



拾穗

世界最大的私人企業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第一五二期

五十一年十二月號

一年一度·勿失良機

拾 總 新年特價優待訂閱

訂最暢銷的雜誌 享最優惠的訂價 得最精美的贈品

(特價訂閱截止日期：52年1月25日)

價目表及訂閱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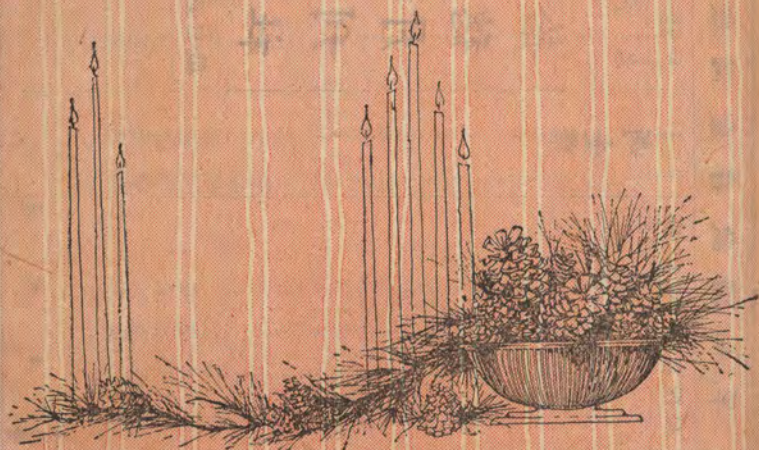
訂 期	價 格	優待特價	平時訂閱	零 售	節省比例
半年(六期)		26元	30元	36元	38.5%
全年(十二期)		49元	56元	72元	50%
二年(廿四期)		90元	108元	144元	60%
三年(卅六期)		130元	160元	216元	66%

國外訂戶附加平寄郵費半年廿四元，全年四十八元

①請利用背面的劃撥儲金存款單(或向郵局索取)填寫訂閱起訖期數，訂閱份數，姓名，地址及款數(如為寄贈親友者，請填寫親友的姓名地址及您自己的姓名住址)。

②將存款單連同訂費一併交郵局存入2537號劃撥賬戶，不要匯費。

③凡未到期之拾總老訂戶亦可利用新年優待特價繼續訂閱。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電報：CALTEX



最近在偶然的一次機會裡，碰到一群新認識的朋友，大家談起拾穗。他們之中多數對拾穗有深刻的印象，並且也有一、二位是訂閱拾穗十年以上的忠實愛好者。當他們知道我是拾穗的編輯人之一時，他們很爽直地提供了很多有關改進拾穗的寶貴的意見和批評。他們所提出的每一種意見，大家的觀點大致是相做的，但只有在談到連載篇幅的問題時，便略有分歧，有的認為連載會打斷閱讀的興趣，應該完全避免。有的認為拾穗連載的文章，選擇都很有份量，已成為拾穗的特色之一。有的認為最近拾穗連載的長篇，不論是科學的，或是文藝的，多數都可以獨立成篇，沒有看過上一章，下一章也照樣可以閱讀，對讀者來說，也許不會引起什麼困難。不過有一些讀者，對題目下面註有(一)、(二)、(三)……的連載文章，往往抱有成見，如果拾穗能向讀者說明這一點，那麼讀者們便不至於錯過了這些事實上可以獨立成篇的好文章。

我想這一些意見似乎應該讓愛好拾穗的讀者們來評判一下。

發行所 張明哲 編輯所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屏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三十九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二〇圓
請利用本刊郵局創設儲金帳戶259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課讀，本社按聯通知後約十天內可以寄達地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世界最大的私人企業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之江譯

大多數的美國人談起電話便連想到每月一份送上門的收費單和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注意收聽的電話鈴聲。沒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服務，家人患急病時便不能迅速召請醫生出診。美國全國性的電視播送節目都靠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通訊系統轉播。缺少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通訊線路，家庭中便不能享受精彩的電視節目。沒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美國便不能進行核子戰爭。美國人的公私生活都投入這家公司的通訊網內。這家公司的活動，最近又昇向太空。(註：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原名是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y Company。該公司早年經營電話和

電報兩種業務。業務擴大後，被政府引用以托拉斯法案限制其活動，該公司乃廢棄電報業務，專營電話，惟公司名稱仍未變更。)

美國全國共裝置電話機七千八百多萬架。提起電話筒，可以迅速和國內任何電話取得連絡。七千八百多萬架電話中，有六千四百多萬架屬於貝爾系統(Bell System)。貝爾系統隸屬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公司全部資產價值二百四十億美元。公司股票持有人在兩百萬以上。股東們稱該公司為AT&T。該公司員工總數共七十八萬一千人。雇員們稱該公司為「母鐘」。(Ma Bell)。一位美國聯邦參議員則稱該公

司爲「地球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獨佔性企業」。

意志堅強的首腦人物

主持世界上最偉大企業的首腦是現年六十歲的凱博爾(Frederick R. Kappel)。他畢生事業無往不利，現任該公司董事長。他的工業王國包括分佈二十四處地域性電話公司，羅致傑出科學家的貝爾研究所(Bell Laboratories)和製造該公司器材的附屬機構西方電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他爲人率直，從不浪費時間於無意義的行動。凱博爾今年的重要任務是爭取調整電話收費的合理辦法。電話收費規章是該公司永恆奮戰的工作。他必須向各方面不斷的解釋在發展勝利女神對空飛彈的事業上，該公司有獨到的真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董事長凱博爾

獻而未獲得非法的利潤。在過往太空電訊的行程中，他必須克服暴風雨的苦難，使公司一帆順風的到達目的地。他的控制全公司業務的總部位於美國電話公司紐約市總公司大廈的第二十六層樓上。他在總部中，思考偉大企業的千頭萬緒公務；和從不間斷的連貫性難題。他時常對訪客說：「你們來此後不久可發現，很多莫明其妙的人士向我們發施不負責任的命令。我們國家內政上最困擾的一問題是政務被一般足不出戶的人們把持。他們除了批示成本的公文外，不願參加實際工作。抱著逆來順受和儘量接受他人命令和態度的人不配經營這種偉大的企業。」

沒有不能滿足的慾望

凱博爾時時以自我奮鬥成功而自豪。他曾說：「我畢生沒有遇到一件不能滿足的慾望。」他的父親今年已八十七歲，仍在主持位於明尼蘇達州的小鎮上的一家理髮店，兼售雪茄烟。他藉工讀的方法在州立明尼蘇達大學畢業。畢業後在西北貝爾電話公司擔任裝電話桿的掘洞工作。他說：「擔任這項工作足以證明一位青年心願吃苦耐勞，立志憑自己的勞力向上爬。一般青年離開學校後便急於結婚；而他的太太則盼望他下班後能維持潔白的襯衫回家。」三十八年前，青年

工程師凱博爾出賣勞力，汗流浹背，獲得一份週薪二十五元的工作，除去每週住宿和伙食的開支九元，所餘無幾。去年他的年薪二十五萬五千八百元，另加一般大企業董事長應享的福利和紅利獎金等。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發展的新領域

美國電話公司是製造核子彈的重要角色之一。該公最機密的國防工作位於新墨西哥州阿伯奎基市(Albuquerque)附近的沙漠區域。該公司附屬機構山地亞公司(Sadla Corp.)的詳情禁止外人知道。這家公司的任務是設計和試驗核子武器的發火和爆炸機件(Arming and Firing Mechanisms)。此外該公司尚有一座全世界最大的離心機。這架離心機的强大離心力足以試驗核子彈頭在發射時和回到地球時所受高速的影響。

該公司位於緬因州的太空站曾一度爲國內爭執太空通訊主權的重心。在緬因州安都佛城的一座高度和十四層大廈相等的充氣的氣球中，裝置一座偉大的雷達天線。氣球內的一座三百四十七噸鉛金屬天線，上下左右不停的旋轉，追蹤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太空中巡行的「電星衛星」(Telstar)。這是世界上唯一的民營公司所有的人造衛星。氣球內喇叭形的天線

電話的家庭再添電話供家中尚未成年的孩子們使用。該公司發現一處「市場的新領域」——國內二千萬名少年男女們需要他們自己的家庭分機，甚至一根對外通話的專線。

少年男女們放學回家後，幾乎獨佔家中的電話。他們使用電話的目的從討論「家庭作業」到找異性朋友談情說愛，五花八門無所不包，而且時常在延續談話從數十分鐘到數小時。一位十七歲的少女艾爾莫坦白承認：「我經常如此打電話。某天晚上，當父母都熟睡後，我和我的知己女友一次通話到天明。」他們認為，自從家中的木椅換為沙發後，最好的社交生活無過於電話。有人統計，在芬尼克斯和司高次德爾兩城市中，數不清的少年男女每週平均打出電話七十次。通話時間往往連續一小時之久。當他們沒有專線電話而必須使用家庭共用的電話時，少年男女們有他們一套保密的術語。他們常用英文字母代替他們閒談中的朋友。他們秘密的詞句例如：「現在正在下雨！」表示向對方警告、父母進屋來了。（註：亞利桑那州以天旱聞名，陰雨是驚人的天氣。）美國電話公司的研究報告，全國有半數的少年男女希望有自己專用的電話，但是只有少數父母願意為子女裝置電話。有時父母們為了自己使用電話的便利，為子女們另裝一



凱博爾和貝爾試驗所總經理費斯克

可以擴大「電訊衛星」發出的超短波信號。凱博爾比喻這種微弱無比的信號說：「從電訊衛星收聽信號無異在我們這裡收聽印度孟買市驚鷹振翼起飛的聲音。」

未來電話企業的繁榮和美國少年生活

美國電話公司的業務天天在蓬勃發展中。以往老式的發展途徑是追隨城郊建築物的發展。新建建築物不斷的向城鎮四面八方擴展，電話公司尾隨於後，增加不少業務。今後的電話公司發展途徑已不限於新建建築物。舉例說：山區電話公司（Mount in States Telephone Co.）的業務策劃人員預測，在工商業勃興的亞利桑那州，於本世紀六十年代期內，裝置電話的數目將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四。該公司一位職員稱：「我們最大的難題是揣想這些新用戶的住址。我們必須預估五年內的住宅擴建情形。」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最近的大推銷計劃是以針對少年男女們的需要為出發點。這項計劃代表該公司的「垂直發展」。目標是希望已裝置



凱博爾和各種不同電話設備

架電話。這些父母們又遇到一項新困難，少年男女仍喜歡使用父母的電話，使他們自己的電話空出來，給同伴們打電話來家的便利，以免自己的電話在使用的時候，朋友來電話久候不通。

母鐘的驚奇故事

「貝爾系統活像一條令人敬畏的巨龍。你們不斷的踢牠的尾巴，牠毫不在乎；兩年以後牠才覺得有點頭痛。美國電話公司董事長凱博爾當他希望從速解除被人攻擊的痛苦時，常常表示上述意見。他以這種態度推動公司的業務，使他歷盡辛酸才擴建起來的世界最偉大的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凱博爾常對人說：『我們的成就不是不勞而獲的。你們看，電星不是在太空巡行嗎！』」

這一活像巨龍的企業組織享受獨佔美國境內大部份電話業務的特權，足以代表美國的偉大。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所屬的貝爾電話系統已達到美國的每個角落，連絡美國的一億八千萬國民，使人人能彼此連繫通話，接洽事務，發生困難時，彼此能幫助。該公司具備六千四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八十架電話機——從甘迺迪總統辦公室上的十八個按鈕綠色電話機到南部路易西安那州以硬幣付款的公用電話都是該公司的資產。

第二，電話企業本身是一種獨佔企業。凱博爾認為自由競爭將造成莫大浪費。他提醒大家注意，老年人想必尚記得，早年美國境內有兩家電話公司的都市；這些都市的電話服務比獨家經營電話的都市惡劣兩倍。迄今美國境內尚有二千九百家規模較小的電話公司。其中規模最大的是通用電話電子公司（General Telephone and Electronics）。該公司具備電話四百四十萬架。

第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贏得全國民衆的鍾愛。貝爾系統去年花費五千一百四十萬元的廣告費；廣告的內容是表彰該公司服務的週到。去年公司的公共關係費用超出廣告費，其目的在喚起全國人民注意，貝爾系統是有負起公衆利益責任感的公司。去年該公司的雇員曾訪問五萬位股東，徵詢他們對公司業務的意見。

「母鐘」又對政客們獻上莫大慰勉。這些政客們操縱着左右貝爾命運的大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華府議會中的游說活動是非常猛烈而且有效。各州政府的主管官員常被請到該公司的研究所，參觀該公司的偉大研究設備和科學及工程上的成就。該公司的廣播電視節目的電星人造衛星，一旦出現在太空中立即引起全國的政客們注意。電星是全部私人企業的成就。該

該公司的主人比任何公司都多——全體股東人數達二百二十多萬人。凱博爾說：「我們是一家偉大公司，因為我們必須完成一項偉大事業。」

這公司的七十八萬一千位雇員都喜歡稱呼貝爾系統為「母鐘」。母鐘是令人神往的別號，代表這意志堅強，富於進取，善待員工如子女的公司的公司。「母鐘」是偉大，快樂和慈祥而且令人敬畏的凱春娜女神（Katharine）。事實上，母鐘最大的苦惱不是電子功效上的難題，而是爭取「民衆的鍾愛」。貝爾系統是藉一項完善的組織，表現「電子的奇蹟」。這公司的業務太廣泛，成就太偉大，而且威信也太顯露，因此樹大招風，難免引起社會上的反感。

該公司的業務似乎與美國人民的企業自由競爭思想背道而馳。凱博爾常說：「倘使你們達到分裂大企業的願望，你們得到自由競爭的結果，你們得到自由競爭後，你們也自食浪費的惡果。」

美國人一向痛惡大企業的獨霸市場行為。以往曾強制分裂很多工業界的巨霸；但未曾分化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美國民意不願分化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原因有三：第一，美國電話公司經營世界上最偉大也是最完善的電話通訊系統，一般說，該公司服務認真可靠，而且收費很合理，客戶很少反感。

公司平日的研究努力，因電星的出現，揚威企業界。這都是該公司歷年促進公共關係的結果。電星出現的翌日，法國歌星蒙坦德的電視節目，喚起全世界人士的注意，表示電訊科學已步入全球性的新時代。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日漸擴展其自動接線設備；今後爭取用戶的鍾愛也逐漸艱難。該公司正在進行統一全國的電話系統；希望在一九六五年以前，每位用戶幾乎都能直接撥號和國內任何電話機通話。這項自動設備可以增加長途電話接線的速度並且節省大量開支；但一旦使用這套直接撥號系統，每位用戶勢必要撥十個號碼才能接通對方的電話。過去使用長途電話的人只需通知電話接線生便可通話。開始使用直接撥號接長途電話時，已有用戶不斷發生怨言。反對的人說，此後每人勢必記憶十個號碼才能通一次話。有誰能記住這麼多的連串號碼？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承認公司當局很同情用戶們的怨言，並且瞭解用戶們憤怒的原因。公司聲稱，在未來的世界裡，每位嬰兒出生時，便指定一個電話號碼，終身使用不變。未來世界的電話將不需要電話線，也無固定的位置。每位用戶衣袋中攜帶一套輕便無線電話機，當需要和他人通話時，從衣袋取出電話機，撥動號碼，對方袋中電話機便能發出鈴響，自動接通無線

電波的線路。這種最完備的自動電話已非科學話，終有一日可能實現。

將來的人民將不可能逃避電話的服務。美國人民目前已爲電話的奴隸。大家都承認，在我們的社會中，沒有人願意，任電話鈴聲不斷的響而不奔往去接電話。小家庭內，在浴室中裝置電話分機已不算稀奇。電話鈴聲已像主人召喚奴僕一般支配着美國人民的生活。

貝爾研究所聞名的科學家皮爾斯博士(Dr. John R. Pierce)是第一位設想利用「電星」的人。他屢次嘗試忽略電話鈴聲，但是像他一般意志堅定的聰明人士也不得不聽命於電話的鈴聲。皮爾斯博士說，某天早上他站在辦公室外的大廳中，和另一位科學家討論一件非常複雜而且驚人的新發明。他辦公室的電話突然發出鈴聲。他說：「我聽到鈴聲不知如何是好。」他討論問題時內心發出的靈感被電話鈴聲驅走。他說：「在我的電話停止振鈴以前，我說不出一個單字。」他被迫放棄和朋友面談而去接電話。這次通話的內容是毫無意義的瑣事。他接着發表他的怨言：「大家都過份重視電話了。電話打斷了我們重要的談話，干涉我們的工作，影響我們的思考。」

少數認爲電話是貪婪無厭的工具。在貝爾研究所

中有一位性情很慈祥的專家華爾先生。他的職責是制止用戶破壞投幣式公用電話。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營業政策是爭取用戶的鍾愛電話機，而用戶中有不少數敗類則多方設法破壞公用電話。他們使用石片，掛小鈎的細線，巧妙的機械設計，做成硬幣形狀的小冰塊，以及各式各樣的偽幣，投入公用電話，希望不付硬幣而達到使用公用電話的目的。華爾說：「在早年時，我們信任使用公用電話的用戶們個個都是誠實高尚的人；現在我們已發現其中難免有少數敗類。」

自從一八七六年三月十日以來，電話賜給我們很多意想不到的功效；也產生無限的煩惱。亞力山大·葛利漢·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先生是一位二十九歲的聾啞學校的教師。他從事研究死人耳朵的構造多年。在那值得紀念的日期，他使用他自己發明的「發音電報」(Speaking Telegraphy)，命令他的助理研究員，從他們的波斯頓研究所的地下室走上來。貝爾先生的電話命令：「華特孫先生，到我這裡來，我需要你。」這句話開闢世界人類使用電話的大道。

另一位年齡比貝爾大一個月的青年發明家愛迪生，發明一套電話傳送器。在這發明前，贊助貝爾公司資金的人已建議將貝爾公司以十萬元的代價出售給西

聯電報公司(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當時西聯的獨佔業務已受到貝爾的威脅。西聯公司拒絕貝爾公司的建議。有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企業組織專家邁爾(Theodore N. Vail)進入貝爾電話公司擔任總經理，開始建設一項全國性的電話系統。一八八一年，貝爾公司號召國人購買該公司股票。四年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成立，命名爲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不久業務蒸蒸日上，侵入西聯電報公司的業務範圍，並控制西聯的行政。最後政府介入，引用反托拉斯法，命令電話與電報必須分營，一家公司不得兼營兩種電訊企業。美國電話公司的英文原文上雖然仍冠以 Telegraph 的名稱，該公司早已放棄電報業務。電話和電報業務分營後，政府仍嫌這兩種獨佔企業組織過於龐大，有再加分裂的趨勢。

在一九一〇年時，有一位作家打電話時很得意的說：「交換台的女接線生能在三十秒內找到對方通話」今日一般的電話用戶可以在九秒半的時間，撥動七個

號碼，接過對方電話。目前貝爾研究所正在改善兩種新式接線方法，使接通電話所費的時間更少。一種是廢棄自動電話機上的撥號轉盤，改用按鈕，使接線的時間減到四秒。這種新式按鈕電話大約在三年內

可以普遍使用。另一種按鈕電話的接線時間只需一秒半鐘。用戶將頂先打孔的卡片插入電話機，按鈕一次便可通話。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估計，倘使本世紀的二十年代沒有普遍推行轉盤自動電話，該公司今日必須雇用一百萬女職員擔任交換台的接線工作。目前雖然已普遍使用轉盤自動電話，貝爾系統的現職女接線生比歷年都多。今年該公司將添雇五萬位新女接線生。

一般的貝爾公司用戶只知道電話是以複雜無比的電線和微波組成的神經系統。貝爾研究所主任菲斯克(Fisk)博士說：「貝爾系統事實上世界上最偉大，最複雜而且功效最顯著的一套「計算機」。這套設備每天必須完成二十五億次各種不同形式的接線工作；每天回答二億五千次問題；這套設備必須將紐約和舊金山兩地以長途電話通話的聲音擴大至令人吃驚的倍數——阿拉伯數字10後面跟上三千位零。菲斯克博士說：「這是我所知地球上最偉大的數值。」

控制這套計算機的組織也是相當驚人。這金字塔形組織的頂端是董事長凱博爾。他是從公司的最低勞工爬昇到最高位置的人。他痛恨自命爲非凡的立體型組織專家(Stereotype Organization Man)這般人只會飼養一批「公司官僚」制度下的走狗。這般

組織專家每天有富裕的時間，橫過馬路兩次到咖啡店去消遣。他說：「我在公司服務三十九年中，在辦公時間內，從來抽不出空暇享受咖啡。」在美國電話公司的紐約大廈中，立志以該公司為終身事業期待調昇的員工都知道，在辦公室時享用咖啡，必失去昇職的機會。

凱博爾的組織包括很多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只是一個連繫機構。貝爾系統的大部份股票也持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股票。貝爾系統的管理也受制於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高級行政人員的支配。事實上，沒有一位大股東持有足數的股票，足以影響該公司的行政。以擅長表演馳名國內的比利·羅斯(Billy Rose)會聲稱，他和另一位股東是該公司最大的股票持有人(團體和投資公司的股票不計在內)。他的聲明使很多人懷疑，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被少數股東把持。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主任秘書則再三聲明，沒有任何單獨個人和團體，能控制董事長的選舉。

股票持有人對公司的信心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業務非常重要，因為該公司繼續不斷的擴展過程中，必須時常在社會中募集新股充擴展的資金。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數年期內，該公司募集九十二億元新股資金，佔美國全國公開籌募資金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二

政府，保留現況。該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迄今仍時時擔心政府的干涉。

貝爾電話研究所擔任整個系統的研究發展工作。該所聘請的專業科學家達四千餘人。貝爾研究所的馳名貢獻是號稱科學界的天才兒童(Brainchild)電晶體(Transistor)。缺少電晶體則太空交通不能實現。這項發明促成「電子交換台」的出現。電子交換台決定長途電話傳遞的路線只需要數十萬分之一秒。也唯有利用電晶體的功效才能發明按鈕接線的電話。當電話用戶外出訪友時，電晶體能使接到他家的電話自動的轉到友人家去。今後將有一種保留線路電話，撥號後如發現對方在通話中，只需按上電鈕，待對方通話完畢，雙方的電話線便自動連接，省去重撥號碼的煩惱，免除因對方佔線的發出怨聲。沒有電晶體則這種保留線路(Camp-on)的電話不能實現。

傳遞資料(Data Information)的電話是貝爾研究所正在進行發展的一種設備。專家們預言，十年內，全國電話網在傳遞資料方面的用途將超出傳遞聲音。傳遞資料電話事實上是一台辦公機(Business machine)和另一位辦公機通話，利用計算機中密碼和密碼，每分鐘可傳遞一千六百字的資料。

電視電話(Videophone)正在貝爾研究所試驗

。倘使投資人士對該公司失去信心，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絕不能募得這些資金。一九五七年，股東們對該公司一度失去信心。失去信心迫使將每股股票的面值分為三。兩年後，該公司紅利又增漲百分之二十。這次股票的漲落轉變股東們的信心。過去購買該公司股票的人動機多屬充未來寡婦和孤兒的贍養費，經過這次股票價值變動後，很多人都抱著股票漲價心理投資，期待增加自己的財富。從此以後，該公司的股票為交易所投機人士的目標。一九六二年市場不景氣時，每股的最低市價較本年度最高價下跌達三十八元之多。

西方電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供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總公司和附屬公司的一切材料——從偉大的交換台到迴紋針，一切都由西方電器公司包辦。西方電器公司的產權隸屬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並且是母公司的製造和採購機構。去年採購材料總價十二億元，包括六十多萬根電話桿。該公司位於印第安那波魯斯城的工廠製造全部貝爾電話機。本年度製造總數將達七百九十萬架之多。共有六十種不同型式，每種型式再分為二種顏色。其中三分之一電話機是黑色，其次為白色和淡黃色的電話機。一九四九年，聯邦政府曾企圖分裂西方電器公司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間的關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奮鬥六年，才能說服

階段中，不久可望實現。利用電視電話通話的人可以見到對方的真面目。一台電視機至少需要六百條電話線路，大規模推廣電視電話所佔用的電話線路必使目前的電話公司無力負擔，而目前的電話線路可說已夠忙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工程師們目前尚未想到，用戶是否願意負擔電視電話的費用。

類似電視電話一般的各種夢想終有一日能實現。目前傳遞長途電話普遍採用無線電微波。貝爾科學家深信，將來一旦利用光波代替微波，則電視電話可能普遍採用。貝爾科學家正在發展一套擴光器(Optical Maser)，可以擴大光波。一條光波在理論上可以同時傳遞很多組電話通訊，電視景象和各種資料(Data Information)，並且利用目前的貝爾線路，不需架設新線。

再過些時候，光波可用中空的管制輸送，像自來水一般便利。一條輸光管可以同時輸送十項電視節目，橫越美國大陸而無阻。菲斯克博士曾自問自答：「我們的用戶中，有誰能想像，美國人民需要這般迅速和這般多的通訊線路？我想十年之內，我們的夢想不會實現。但今後當我們需要的，我們立即可有成品應市。」貝爾研究所的宗旨是：「描想遙遠的未來世界！」

貝爾研究所和西方電器公司對美國國防都有很大的貢獻。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是簽訂國防合同的十大公司之一。自從一九五七年以來，該公司接受的國防訂單達二十七億元。西方電器公司是美國設在北極圈附近遠距離空襲警報雷達防禦網 (DEW Line) 的首要承包商。也是民營信使神人造衛星追蹤站的重要主辦公司。該公司的附屬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山地亞公司 (Sadtia Corp)——負責發展核子彈頭的炸藥以外的機件。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各種國防貢獻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發展勝利女神型防禦飛彈的飛彈。在新墨西哥的白沙飛彈發射場，有三百位貝爾系統的員工正在準備發射勝利女神宙斯 (Nike Zeus) 飛彈。這種飛彈的設計是擊毀來襲的敵人洲際飛彈。

今年春季，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遭受參議院某一委員會的指責非法暴利攻擊。該委員會控告西方電器公司將一部份勝利女神飛彈工作轉包給另一家廠商，歷年來積得的非法利潤達五千三百萬元。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職員辯稱，西方電器公司在發展勝利女神飛彈的過程中，所獲利潤只佔合約所訂全部發展費用總額的百分之三·五。參院的調查迄今尚未結束。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是透過各地分公司與用戶往來，用戶和總公司不發生任何直接接觸。貝爾系統包括二

費用比早年高得多。唯有俄亥俄一州制定資產總值的估計應以重建工廠的費用為基準。其他三十一州和華盛頓首都區以設廠時的費用為基準。

各地電話公司都奮力爭取比當年建廠費用更高的資產估計值。電話公司主張應採用建廠費用和重建費用的折中數為「公平數值」。十五州政府已施行各種不同方式計算公平數值的公式。

根據建廠費用估計各地電話公司資產總值也發生很多爭議。舉例說，西方電器公司設備的售價是爭論之一。密西根州公用企業管理委員會主席英格利士說：「倘使政府不干涉西方電器公司售給各地電話公司設備的售價，各地電話公司的收費可增加一倍，用戶們其他方面的電話開支也將按比例增加。過去一年內，聯邦政府交通委員會曾強迫西方電器公司減低出售給各地電話公司設備的價款六千五百萬元。目前貝爾系統所轄各地電話公司獲准的利潤百分之六·六到百分之八。聯邦交通委員會核定的州際長途電話利潤是百分之七·五。」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和所轄的各地業務公司都必須有充分的利潤才能引起投資人爭購該公司股票的真趣；這是爭論雙方都切實明白的基本觀念。舉例說，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計劃本年度支出二十八億元擴充設備

十四家經營電話業務的地域性公司。這些地域性公司發現，用戶們最關切的問題是電話服務週到以及每月送到家中的收費通知單。因為電話是獨佔企業而無競爭，電話的收費標準是由各地政府制定。非得政府批准不得調查收費標準。貝爾系統所屬的各地分公司必須和四十六州政府個別協議收費辦法。在德克薩斯州則必須和縣市政府議定收費標準。唯有在愛荷華州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可以自定收費辦法，不受地方政府干涉。各州之間的長途電話收費標準則需向聯邦政府交通委員會議價。

政府機關以什麼標準核定電話公司的收費辦法？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大致說，政府政策的原則是准許電話公司獲得合理的利潤。這個利潤是根據各公司的投資金額決定。到去年底，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利潤總數是二百十七億元。

決定用戶收費數目時，政府主管單位必須調查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地方政府轄區內的資產總值，以及這項投資的合理利潤應佔的資產的百分比。

決定公司資產總值的方法是求得各工廠和設備時的建設費用，減去歷年的折舊。但是各地電話公司時常爭辯，這種估計資產的方法未將美國貨幣貶值的因素計算在內。倘使該公司重建各地工廠和設備，目前的資產。這筆款項最大的來源是增發股票，吸引美國民眾投資。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徵集資金的方法又引起莫大爭論。公司方面希望添加股票的發行額。增發股票數量比發行公司債吃虧；因為發行公司債可免納一部份利息所得稅。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爭辯說，公平資金計算方法並未考慮到，當公司營業不景氣的年代，公司仍需負擔大量固定數值的貸款利息。凱博爾解釋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投資政策說：「唯有公司的管理人員能判定應發股票還是應發公司債。手持銳利鉛筆的經濟學家不宜過問此事。這種干涉行動好像一位獨腳的退職的公路巡迴警察，或是一位小雜貨店雇員突然高昇為政府財經大員的得意忘形舉動。他們自己都明白不能稱職。」

聯邦交通委員會主席閔諾是凱博爾敬佩的人物。他主張政府應嚴厲管制電話企業。布茲·愛倫，漢米爾頓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Management Consulting Firm of Booz, Allen & Hamilton) 最近向聯邦預算局提出的觀察研究報告，極力批評聯邦交通委員會管制工商業的行動。報告說：「聯邦交通委員會並沒有很完善的保障人民的利益，給人民便利，滿足人民需求。」閔諾主席說，報告中各點指責只顧到「

「一部份真象」，而並非全部。我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成就非常佩服；但是人人都需要明瞭政府有監視獨佔企業業務的責任。」

聯邦交通委員會監視未來全國的太空交通系統的職責會發生爭論。社會人士都懷疑該會是否有能以勝任愉快的官員擔任支配太空交通的業務。今年七月十日發射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出品電星通訊衛星雖然尚滯留在試驗階段，但電星無異是科學上的偉大成就。雖然電星不是美國的第一個有效的通訊衛星，但電星的前途發展無限，將來必能成為聯絡越洋電話和電視節目的重要工具。電星是世界上第一個私人機關所有的人造衛星。凱博爾說，倘使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能避免政客們的干擾，未來三年到五年之時期內，電星將發展為有商業價值的通訊系統。

今後將採用何種人造衛星供太空轉播電訊之用？這項科學爭戰迄今未決。目前正在發展的人造衛星有兩種。一種是電星又稱國家航空太空總署轉播站（NASA Relay）。今年秋末將射出沒有固定方位的電星二十個，高度四千到八千哩，以高於地球自轉的速度繞地球前進。地面將電波射到電星，電星保留信號，以高速送往另一洲上空，轉播到地面電台。另一種稱為國家航空太空總署同速通信衛星（NASA

Syncon），將三個人造衛星射到二萬二千三百哩高空，與地球同速迴轉。這三個衛星與地球的相對速度等於零。從地球表面望上去，等於固定在太空而不移動。地面電波射向同速衛星；同速衛星像一面反光鏡，將電波反射到另一洲電台。

通用電話電子研究所所長卓特（Herbert Trotter）博士面告參議院委員會：「無固定方位的衛星（指較低高度衛星）的努力研究工作將浪費人力物力，使美國在世界上失去太空通訊的領導位置。一旦蘇俄完成固定衛星系統（Stational Satellite System）後，美國領先聲譽將蒙受莫大打擊。」各方面情報已證實蘇俄正在準備發射高太空衛星系統，並已備有發射這種衛星的火箭，而美國則尚缺少強力火箭供高太空衛星之用。在蘇俄發射固定衛星之先，美國已射出電星，決定了美國太空通訊的領導地位。

去年七月間，甘迺迪總統嚴厲要求美國從速制定太空通訊的政策，和發展途徑。閔諾博士說，聯邦行政當局的建議是代表國營和私營兩種意見的折中方案。某數家公司想獨佔太空通訊系統；某些政府官員則主張由政府包辦。從今以後二十年，美國民眾將親這項爭論為歷史陳蹟——到那時，政府和企業界將攜手合作，只需各方面協調妥當，前進將無往不利。

今年二月間，政府行政當局向議會提出「通訊衛星法案」。這法案提出後，華府發生漫長而熱烈的爭論，迄今未止。

該法案建議成立一家私營公司；授權聯邦交通委員會以法令限制其利潤和活動範圍。反對的人士懼怕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將控制這公司，因為唯有該公司具備規模宏大，資金雄厚以及在電訊界享有最高信譽等優越條件。德克薩斯州參議員夏普羅和阿拉斯加州議員巴特德共同批評這法案：「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施捨行為。」閔諾說：「他們是絕對的錯誤。不管他們的贊成不贊成，政府和企業界必須通力合作。」真正的問題是美國民眾是否因這項發展而普遍受益。倘使我們任由企業制度下的太空交通工具能比蘇俄提早實現，則美國應當放任私人企業的發展，用事實證明美國的制度優於蘇俄。

批評這法案的人又說，美國的納稅人已花費數億元於太空通訊的發展工作。他們指責，這法案贊助的新公司將坐享利益；少數的股票持有人將收納政府的發展的成果於私人腰包。他們又說，將太空通訊管制工作交給聯邦交通委員會是最愚笨的舉動。路易西安那州參議員說：「過去的記錄證實，聯邦交通委員會並未合法合理管制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業務。田納西州參議員提議，成立一個類似TVA的機關，完全取代私人經營的太空企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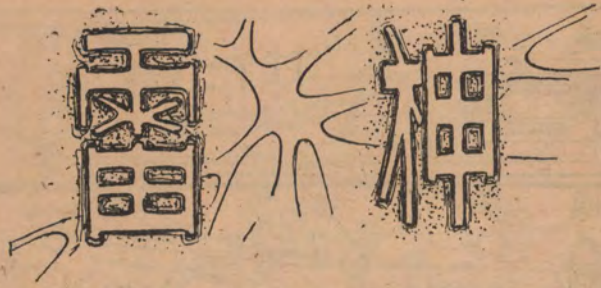
凱博爾咒罵批評他的人：「他們都是藉罵人出風頭的人物。」凱博爾說：「倘使我們將政治活動驅出太空領域，我們必可獲得電星的成功。我們現在已發明驚人的工具；但是缺少能領先前進的政府。」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每逢發展新思想和新服務領域時，必須再三接受這種挑戰。母鐘必須追隨國家進展的趨勢不斷茁長。倘使這公司具備充分的發明，充分的坦白態度，而且獲得用戶充分的擁護，則這公司永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企業。

附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幾項重要統計資料：資金——一九六一年資金總數二百四十六億一千七百七十五萬三千元。資金次於該公司的企業是都市壽險公司（Metropolitan Life），總額一百八十七億元。

員工及家屬總數——大約二百五十萬人。超出堪薩斯州人口總數。

員工人數——七十八萬一千人。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員工總數五十五萬三千人。次於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列第二位。

擴建費用——二次大戰結束後，新建設備總值二百六十七億元。



萬能的光波

L A S E R

• 武 威 •

一條光極，可以射達月球，可以將你的聲音或者幾十個電視信號傳送至遠方，可作為精細外科手術的工具，能像觸媒似的改變物質中的分子組合，能將任何物質蒸發。這些還只不過是「雷神」(Laser)的一小部份功用，「雷神」是二年前剛剛發明的一種光線放大器，它在科學及工業上是一個新的寵兒，它的功用與前途，更是未可限量。

「雷神」已然引起了對量子電子學的探討——研究原子幅射的現象，如螢光等。由此而深入無窮盡的電子世界之中，以求獲致一種可以為人類工作的新力量。有些人甚至認為「雷神」可成為科學小說中的可怖武器：死光。

「雷神」是屬於一種稱為「魔神」(Maser)的放大系統，它是一種微波無線電波。「雷神」則是紅外線及可見的光波。「魔神」已有十年歷史，它被用作為時間及頻率的基準，以及用於微波無線電中作為極敏感的放大器。

「魔神」(Maser)是激發性放射微波放大(Microwave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簡寫。(雷神)則是激發性放射光波放大，以光波(Light)的「L」代替了微波(Microwave)的「M」。

你。

我的妻子在寢室裡整理箱子，準備去一趟愛丁堡，我聽到她在跟女僕說話。

「瑪麗，」她說：「如果我丈夫生病了或者看起來很不快樂的時候，趕緊寫信給我。」

「好，太太，」瑪麗回答著，然後沉默了一會兒，又開口了：「如果他看上去太快樂了，我也寫信給你。」

× × × × × × ×

一個加拿大人要開汽車走很長的一段路，所以他決定在清早三點鐘就動身，當他經過一座橋的時候，受到了過橋收稅人的非常驚訝的注意。

「你知道你沒有把太太帶在車上嗎？」那個收稅人員問道。

「當然我知道！她在家裡睡得很熟。」

收稅人最後聳聳肩膀說道：「噢，那很好。像在這種時候我看到的人都是送太太進醫院生產的，有時候他們因為太匆忙了，結果把他太太忘在家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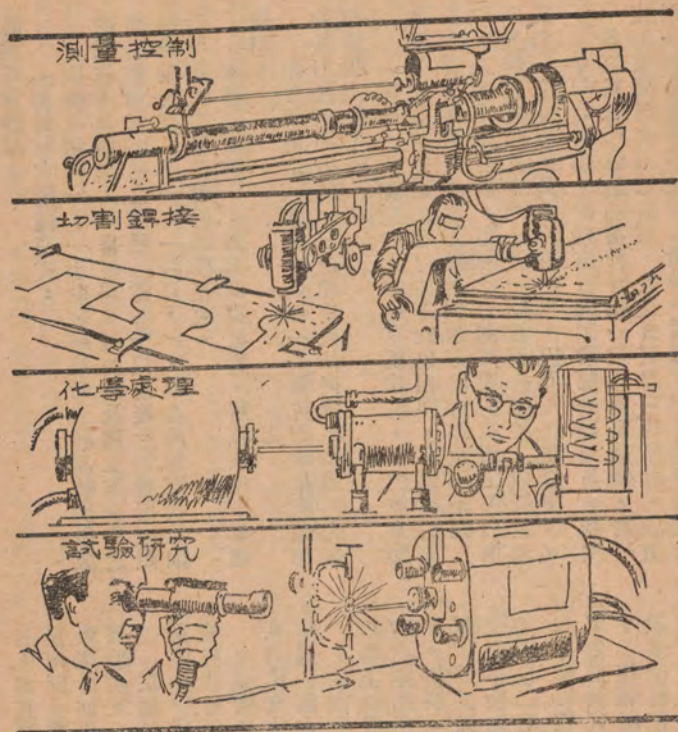
營業收入——一九六一年，貝爾系統每日平均通話二億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二千次。全年營業收入八十億一千四百八十二萬八千元。

電話機總數——六千四百三十四萬零七百八十架。美國全國電話機總數七千八百三十萬架。每年刊行電話簿三千種，分發八千五百萬本。

線路全長——貝爾系統電話全長三億一千七百六十九萬哩。

新機總數——去年各地貝爾公司從用戶拆回破舊電話機一千二百五十萬架。新裝電話一千五百萬架。全年使用該公司的電話機數增加二百五十萬架。

取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版展望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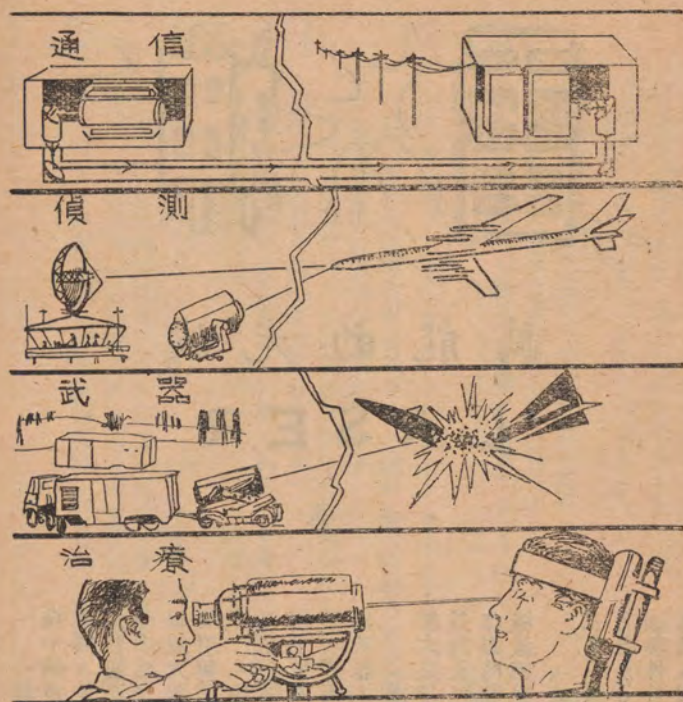


率增加後，電波中所能傳播的信號量也隨之增加。一套微波電話中繼系統，可以同時傳遞千餘電話波道。

我們能夠造成的最高無線電頻率，只有幾公厘長，但是它們仍然較光波長萬餘倍，光波是以每秒鐘幾百兆週來計算的。在理論上光譜的十分之一就可以傳遞全部無線電波段中的訊號。

但是在使光線能和無線電波同樣工作時，科學家們遇到了一項所謂「規律性」的難題。無線電發射機所送出的是一個頻率一定電力一定的載波——一個有規律的波動——信號就隱藏在這種穩定的波動裡面。而平常的光線是沒有規律的，它是一種混雜的振動，在無線電中這種現象稱之為靜電干擾或雜音。

科學界所要解決的，就是使光波能獲得像無線電波一樣的控制，「雷神」就是第一個方法。由於它的工作情形完全是在原子裡面進行，使環繞在原子核外面的電子，由本身的軌道跳到另外一個軌道上去，因此它的外表極易使人誤



雷神的各種用途

光線如何能像無線電波般的予以放大，科學家們早有所知。因為無線電波，幅射熱，光線，X光，以及許多其它形式的能量，都是一種彼此連續的形態，也就是電磁輻射的各種不同現象。無線電波不過是這種廣闊現象中的一小段而已，它包含有用於無線電通訊，電視，雷達，以及治療等用的輻射能，供這些用途的頻率範圍已非常擁擠，但若改用較高頻率又需不同的設備，且未見經濟實用。現在「雷神」則有希望使紅外線及光線能和無線電波具有同等的功能。

在無線電波中，頻率愈高則波長愈短。以電視為例，它的頻率就相當高，它的波動在每秒鐘裡有幾億次，性質已近似光波，不能隨地面的弧形前進。當頻率更高，每秒振動數兆時，它們的波長只有幾寸長，性質也更近似光線。它們可以用反射器聚集成一焦點，遇到物體可以反射回來，它們常用於雷達中。這種超短波也常用於微波通訊，因為頻

認為非常簡單。

「雷神」有兩種型式：

固體「雷神」：一小段玻璃或者各種晶體所做成的圓柱，其中加入數量極為精確的鉻及稀土族金屬之類的添加物。通常這種「雷神」只能產生短暫而強烈的脈動光波（千分之一秒以下），但若冷卻至低溫則也可產生力量較弱的連續光束。

氣體「雷神」：外型似霓虹管，可在常溫下連續使用。

到目前為止「雷神」是惟一一種可以產生有規律的強力光線的方法，它的光度較任何我們知道的光線都要強上數千倍。

「雷神」所產生的光線是有規律的，它的波長與週率可以保持一定，進行的方向也相同。有規律的光線和普通探照燈將強光投射到遠方的情形並不相同，它的光束是平行的，可以投射到更遠的距離，可以用聚光鏡將焦點集中到小至一個波長的直徑（以紅色光為例，它僅有百萬分之三吋），因而可將能量集中。

今年七月間，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員，利用一具紅寶石所做的「雷神」和一架巨型望遠鏡，將一束光束集射到月球表面，並且偵測出它的反射。以加州一家公司所製造的「雷神」為例，它可以產生近於

五千萬瓦特的光束，其強度幾與一個中型發電廠的能量相同。在理論上如果光線的脈波用良好的鏡片予以聚焦，則能產生高達百萬度的高溫，其致連原子都能被擊破。

在通訊中，這樣一束規律的光波，可以成為一個穩定的信號，可予以調變使之傳遞訊息，就像無線電波可以傳送語言聲音一樣。

「雷神」一直還只是試驗室中的儀器。直到本年八月中旬方始有正式商品問世，它是一架可見光束的氣體「雷神」，售價為七千九百美元。

「雷神」和電晶體之類的東西不同，它不會成為市場上的暢銷貨品。但是它所消耗的研究費用，本年度已達到三千萬美元左右，其中有半數是由政府補助的。發展「雷神」最困難的一點是需要極多不同的科學家們共同合作，其中有光學，電子學，物理化學，及原子物理學等。同時用在試驗室內的「雷神」短時期內也仍難成為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無線電擴大器需要調諧器，天線，濾波器，喇叭等的共同發展才能完成，同樣「雷神」也需要有很多的相輔機件才能使它工作。目前已有許多製作電子設備的廠家在開始研究製造，也有幾家光學公司供應含有稀土族金屬的玻璃等。除非能有更強力的「雷神

」以及各種輔助機件正式生產，否則它將仍然是研究室中的設備。

氣體「雷神」所產生的穩定光束，已被認為是最準確的測量工具。它可以精確到百萬分之一吋，因此它已成為一具極精密的儀器。

由於「雷神」可以將能量集中成極小的一個點，因此它也是一件最有前途的外科手術用具，生物學的解剖器具，精密的製造儀器。雖然脈動的「雷神」缺少總能量，但是它一瞬間的閃光已足以在生物細胞或鏡片上灼穿一個小洞。此外還有幾家公司在研究利用「雷神」從事金屬銲接及切割等工作。至於紅外線「雷神」則可擊碎物質中的分子，類似觸媒化學反應。

任何能產生規律性幅射波的設備，都應該能將某一選定的頻率予以放大，「雷神」也不例外。無論是一無線電發射機或是「雷神」，其作用是相同的；將一個交流信號送入線路中，予以放大，使它像琴弦似的不停振動，但是週率愈高也就愈形困難。

這種線路由無線電進而為電視，雷達，其振盪器及擴大器的體積也就愈來愈縮小，以便能與極短的波長配合。進入極短波後，它就變成了一項機械上的難題。多少年來從事研究者在設計供幾公厘波長用的線路上始終遭受碰壁。更無論短至百萬分之一公厘的

光波了。

「魔神」已證實用於微波振盪及擴大中極具效力，「雷神」則對可見及不可見的光波均可適合。二者的理論是根據物理學及量子理論而來的，它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成立了。事後看起來，似乎是非常簡單。

任何一種電磁能，如光波，無線電波等，都是由波動所形成的。在某一週率之下，一週完整的波動稱為光子，它含有能量在內，故又稱為量子。波長愈短則它所含有的能量也就愈大。最淺顯的例子就是慢慢揮動你的手臂，然後再在同樣距離內急速揮動，雖然揮動的距離相同，但動作愈快則力量也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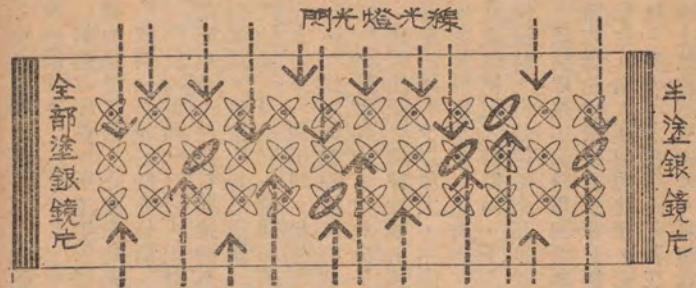
在量子（或光子）內所含的能量，是以電子伏特來計算的。一個電子伏特的能量雖然微不足道，但已足夠產生一個紅外線的波動了。

普通的光與熱是由微小的能量幅射而形成的——許多量子——它的作用就是原子軌道上的電子由較高的能位跳入了較低的能位。在自然界中，當這種現象自行發生時，它就形成了不規律的光和熱的幅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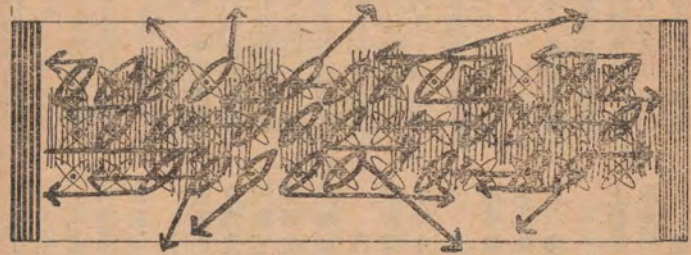
一九一七年，愛因斯坦為量子現象作了一次數學上的分析，他認為電子受到激發時，可以自某一能位跳至另一個能位。

他指出，電子可以用等量的能或光子將它由軌道

紅寶石「雷神」的工作情形



光線衝擊鉻原子上之電子，光能被吸收，這種激發作用使電子進入較高之能位……。



被激發之電子開始回復原有之正常能位，並向四周放射出光子，產生紅色之螢光。



部份光子在二鏡面間反射，激發其它電子放射出光子，造成連鎖反應，將光波放大數百萬倍，最後光波自一端射出。

神 雷

如果這個光波在「雷神」中前後反射，它們將激發其它的電子以同樣的方向及相位放射出光波。在附圖所示的紅寶石「雷神」中，一瞬間連鎖反應使所有被激動的電子，以一個一週的光波向同一方向放射出它們的能量，這些波都像閱兵隊伍的步伐一樣，整齊而劃一。

氣體「雷神」的工作情形也相似，但電子連續不斷的受到高電壓或無線電波的衝擊。當它們回復至原有的能位時，它們在中度能位上略行停頓，而被激發放射出規律的光線。

「雷神」不像無電發射機，它不能改變頻率。它所產生的惟一頻率，是依據「雷神」物質中電子的「適用能位」而定的。如果需要「雷神」產生另外一個

頻率的光波，就得要另用其它物質再做一具。這種穩定性是它的優點——使「雷神」工作的力量是和使宇宙運行的力量相同的。由「雷因」所產生的恆久信號，使它成為一具極其準確的時計。哈佛大學所試驗的一具以微波頻率工作的氫氣「魔神」時計，估計它的準確性在三百萬年內不超出一秒。「雷神」的光波沒有這樣恆定，但科學家們認為不出數年，「魔神」及「雷神」就將用作為國際間長度及時間的計量標準。

光學及電子學似乎更接近於「雷神」的範疇，但最初它却是由於物理及化學的工作間促成的。早在一九五〇年，就有人談論到利用分子及原子的機構去放大無線電波。有一位科學家唐尼士（Townes）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這件工作，他的目標是研究出一種供深紅外線分光儀用的輻射源。一九五三年他完成了一具「魔神」，可以將微波放大。他所用的材料是氣體氫，性能極為穩定，但只有一個波長。因此它的主要前途就成了極精確的頻率標準。此後「魔神」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一九五五年唐尼士在巴黎想到利用一種特殊含鉻的物質來製做團體的「魔神」，次年倍爾試驗室及麻省理工學院的林肯試驗室製成了第一架可將微波放大

的團體「魔神」。它的工作情形非常另人滿意，但惟一缺點是必須用液化氣體把它冷到冰點以下。

唐尼士的目的仍然是要製出一種信號產生器供研究紅外線的分光儀用。倍爾試驗室的史維羅博士建議他利用兩面鏡片，使光線在「雷神」中前後反射而獲致擴大。他的這個理念在一九五八年發表後，就有很多試驗室開始着手研究。

然而理論上的觀念未必一定能切合實際，許多試驗室都遭遇了失敗。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夏季，休斯航空公司電子研究室的梅曼方始做成一具可用的「雷神」，以人造紅寶石為材料。多數科學家都認為紅寶石很難被「撞」出足量的電子，都棄而未用。但梅曼認為他們所根據的僅是一些不充分的現象，他繼續不斷研究，終於發現了如何使紅寶石「雷神」工作。

梅曼的紅寶石「雷神」非常簡單，它是一塊與小手指長短相若的粉紅色人造寶石，兩端塗佈銀質，一端較厚一端較薄，供內部反光用。激發它工作的方法，是用一具照像用的閃光燈，使它的強烈白色光線投射寶石的側面。寶石立即被引發出一道明亮而規律的紅色閃光，由塗銀較薄的一端射出。

原用以激發它的白光，僅有百分之一轉變為規律的光線，然而它達到月球的光束，即使用較試驗時強

上幾百倍的白光，也無法達成。

梅曼的試驗成功後，各大試驗室都爭向這個方向研究。倍爾試驗室完成了十四種不同的晶體「雷神」。其它各公司也時有新獻問世。不久倍爾試驗室又完成了一具氮氣氮氣「雷神」，可以連續不斷的在紅外線範圍內工作。氣體「雷神」雖然更難製造，但也仍然有了很多不同的類似製品，其中有利用鉀氣，也有用氧氣與氮氣及氫氣等氣體。

本年八月，倍爾試驗室又公佈了五種新的「雷神」，可以使用不同的「激發」物，而使它們能工作的頻率範圍也較廣闊。倍爾另外還完成一種可以連續發射出可見光線的氣體「雷神」，這種可見的光束在光學微分尺及干涉儀 (interferometer) 中，用途最大。

幾乎每一樣新的東西都會引起競爭性的研究與發展，「魔神」及「雷神」也是如此。微波「魔神」最初是用來放大無線電波。可使雜音程度極低。不久以氫或氮氣冷卻的「魔神」似乎用途更廣。但研究半導體的人又發明了變數擴大器，可以同樣的有效，雜音低，可在室溫下工作。因而它就取代了許多使用「魔神」的地方。

「雷神」也有同樣的競爭，我們對這種以二極的

半導體產生光線的方法，仍未完全瞭解。本年七月間，林肯試驗室介紹了一套設備，它顯示出將電流轉變為紅外線射線，幾乎有百分之百的效率，雖然這些光線並非像「雷神」所產生的具有規律。倍爾試驗室等也開始向這一方面研究了。唐尼士等研究者也指出，這種設備最後一定可以產生出強力的規律光線。即使它不能達到這一個目標，也必定可以替代若干「雷神」

的用途，尤其是用於近距離通信。

同時「雷神」也將會有不斷的改進，研究者正在試驗各種不同「雷神」。利用液體及塑膠物質的「雷神」，似乎最有希望。無論是光線來自氣體，晶體，塑膠，或是液體，「雷神」毫無疑問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一件發明，它的能力與前途，正是未可限量。

Business Week Aug. 1962

當我的太太告訴我說，她的車子給另一輛汽車在倒退時撞壞了保險槓時，我覺得很氣憤，「你知道那人的姓名和汽車的號碼嗎？」我問道。

「沒有，」她回答道。

「他駕駛的是那一類的汽車？」我問道。

「我不知道，」她說：「我從來就認不清汽車的式樣。」

以後幾天裡，當我們一起駕車出去的時候，我就告訴她每一輛開過的汽車式樣和牌子。最後，我滿意了，她已能認出每一種汽車了。

一星期以後，她回來，面上掛着笑容：「親愛的，」她說：「我剛碰了一輛道奇！」

一位美國旅客跨出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立達機場的客機，他帶了一架袖珍電視機。海關人員驚訝地掀起了眉毛。

「先生！」他說道：「我們以色列可沒有電視！」

「我知道，我知道，」這位旅客忍耐地回答道：「所以我才把它帶來了。」



彭憲成 譯

——本文原載五月五日「週六晚郵」。作者威廉·勞倫為美國名記者，曾經兩度獲得普立茲獎金。勞氏一八八八年出生立陶宛，一九一三年歸化美國，出身哈佛大學，雖然學的是哲學，不是科學，但對原子能的報導成績斐然頗具權威。遠在廿多年前，勞氏即蒐集有關鈾 235 及原子分裂的瑣細資料撰文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的週六晚郵發表，是為雜誌界首次對該項題材的完整報導，距原子彈問世五年前，勞氏便準確地預言「一磅純鈾 235 的威力相當於一萬五千噸的黃色炸藥」。

珍珠港事變爆發後，美國陸軍情報局大規模沒收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的週六晚郵，同時聯邦調查局更要求各圖書館登記索閱該期週六晚郵的讀者，因為勞氏的報導太詳細太精彩了。

因此之故，勞氏被當局另眼相

待，引為原子能發展的「入幕之賓」，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新墨西哥舉行的首次原子彈試爆他是唯一在場的記者，同時他也參加了長崎投放原子彈的任務。他的勇敢使他在「一九四六年再度獲得普立茲獎金」。

如果說科學界有人被稱為「原子彈之父」的話，那麼新聞界稱他為「原子能的教父」當不為過。

譯文為減輕讀者「負擔」起見，將一些人名、地名及引述予以刪節或簡化，僅此申明。再者，七十三期拾穗會刊載勞氏介紹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報導——「紫色的黎明」

——譯者！

今日，美國及自由世由各地的人民正為一種新的末日性的恐怖武器中子彈而感到人心惶惶。這種武器被描述為一種專門殺人而不損害財物的死光。中子彈有別於原子彈和氫彈之處是它不具備巨大的摧毀性和染污性，而保證勝利者獲得戰爭的賠償，使侵略者得到利潤。至少這一點是那些最害怕它的人們發出的警報。

但經本人慎重地研究調查之後，我敢保證目前我們還用不着杞人憂天，也不必從事製造中子彈的浪費競爭。我這意見也許會招致非議與斥責，但我所根據的事實却是無法否認的。

中子彈的恐懼是基於某些事實，但並不是全部事實。在世界核子發展的現階段從科學觀點不可能有人能夠在五十年內完成一個中子彈。即使能夠，其軍事應用之有限與價值的昂貴相形之下無異於殺雞用牛刀。再說中子彈也不是無法防禦的。相反的對於這種理論性的武器遠較原子彈及氫彈更容易防禦。

中子彈的警報是在一九六〇年總統選舉時首次發出的，但這故事的實際起源却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當時加利福尼亞大學輻射研究室的三位科學家在原子能國聯合委員會軍事用途小組的秘密會議上宣稱他們相信進一步的試驗可能研究出一種不帶輻射落塵的小型的「清潔」氫彈。該小組對這事十分重視，因而安排他們向艾森豪總統當面報告。

當然，這種小型的「清潔」氫彈在好些方面和中子彈大不相同。氫彈雖然釋放出大量的中子，但也產生巨大的爆炸和熱力。它熔合六〇〇克的超重氫（氫 6）和四〇〇克的超重氫（氫 2）產生的爆炸相當八萬噸 TNT（黃色炸藥）——四倍於二次大戰投於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

同時，一個小氫彈僅熔合二・二磅重氫，其爆炸和燃燒範圍遠超過釋出的中子射程，因此中子的功用被普通的破壞力所掩沒。

但不論來自任何報源的中子的射程均與鎔合量無關——這便是中子彈概念的發軔。因此，藉設計一種炸彈，減少鎔的質量使它釋出的中子射程超過它的爆炸和熱力範圍成為可能，換言之，從限量的鎔合中釋出中子可以作為死光使用。

中子彈的傳說直到一九六〇選舉時才開始響亮。當它還在試驗室不斷研究時，這個問題便被時常擔任原子能國會聯合委員會顧問的茂雷 (Thomas E. Murray) 掀開。茂雷公開致函兩黨候選人，尼克森和甘迺迪。為着保密關係他沒有指出中子彈的名字，但他提醒兩位候選人；由於兩年的核子停試阻止了美國首先發明一種新武器，一種異於鎔彈——正如鎔彈異於廣島型原子彈——的「第三代」武器。

茂雷的函件中稱這種無名的新武器不是更大和更有効的鎔彈，也不是更小和更有効的原子彈，而是一種專以殺傷人員為目的的東西，它適宜於各種軍事用途，它對使用的國家不會產生自殺性的冒險。他相信蘇俄正在積極地秘密研究。萬一蘇俄搶先成功的話，那麼「今天象徵我們力量的老鎔彈將成為一個軟弱劣勢的象徵」，「核子敲牌將具一番新的意義。」最後他說這不是危言聳聽的「科學小說」，而是「了解核子技術次一階段的人們的冷靜推測。」

核子反應作為工業動力的資源，此計劃的目的在利用海洋中的重氫，這種無盡的燃料足供人類耗用十億年以上。

謝武德計劃尋求一種不藉分裂鎔使鎔熔合的幻想的裝置，科學家稱它為「磁瓶」(Magnetic Bottle)。

事實上這個瓶子所盛的東西不過是氫元素而已。這個「瓶」是由機器發生的極強的磁力線組成，包圍着一些碎成基本質點的氫氣——帶負電的電子和帶正電的質子。這種游離狀態的氫氣，俗稱 Plasma，藉通入大量的電流能加熱至極高的溫度——如果磁力線能持久容納 Plasma 的話可產生熔合。

可是迄至目前，科學上還不能造出一個有効的磁瓶。在美國，英國以及蘇俄已經有各式各樣的磁瓶經過試驗，但都有「漏洞」使 Plasma 在熔合之前便逸散。如何完成一個防漏的磁瓶，這道難關在本世紀是難於通過的，同時，也沒有人真的知道這種不藉分裂引發的熔合是否終能實現。

同時，基於目前的科學進展和概念，無論將磁瓶裝於任何形式的炸彈中均不切實用。即使假定一個防漏的磁瓶終能發明，但那樣一個裝置需要重達數十噸的磁鐵，並由一個龐然大物來發電。例如目前普林斯頓大學建造的一個稱為 Stellarator 的磁瓶（為利用

茂雷此一兩件發表後，立即引起國內許多權威學者的駁斥，有的說他對中子彈作「荒謬的誇張」，有的說他「不懂原子物理，不配談這問題。」有的說他「講話不負責任。」

中子彈究竟有何可信之處？首先讓我們對這武器作一介紹。在理論上，中子彈是鎔彈機械裝配的演進。

鎔彈是藉一個產生一億度高溫的「核子分裂彈」起爆以熔合鎔的原子核。由於鎔彈本身是個附帶產生輻射壓的熱爆炸所以不在乎用分裂彈來起爆。

反之，一個成功的中子彈却不能利用分裂彈來起爆，因為分裂彈所生的爆炸，熱力和輻射落塵會淹沒中子的「清潔殺射」功用。

但自然界却限制這種熔合，或熱核子反應，唯有在數萬度的高溫下才能進行——沒有人知道為何不用分裂彈的爆炸來產生這種溫度。

簡單一句話，用來爆炸中子彈的東西便否決了它的軍事效用。

湊巧，另外還有一種擊發中子彈的可能方法。不過它的實現還遠得很。

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已經多年從事一個數千萬元的謝武德計劃 (Project Sherwood)，希望駕馭熱

鎔熔合產生動力的計劃的一部份)即重達一百噸。即使用一種目前尚在實驗研究中的所謂「超級導體」來製造磁鐵的話，也需數噸之重。任何炸彈內塞上這麼多東西之後，必然較現有武器更為笨重龐大，而它的長處也不見得較我們已有數以千計的老式分裂彈更強太多。

退一萬步說，即使能造出一個重量適度的磁瓶來亦不足以使中子彈成為某些人士所誇張的末日武器，因為認為中子彈無法防禦的假定是完全錯誤的。不管中子的能量多高均可藉五呎超級水泥，十呎泥土或廿呎水予以吸收使之無害。或者藉一層石墨減緩中子速度而後用一層鎢及硼予以吸收。這種方法足以防護人類，建築物及軍事設施。事實上對於它的防護遠較原子彈及鎔彈容易。

同時，即使中子彈能壓縮成一個產生死光效應的投射體內投於一個全然沒有防護的目標，其威力範圍與現有的分裂彈相較也顯得微乎其微。因為最強的中子的射程半徑也不過略大小一哩。

實際上，那些報警者所談論的中子與自然界存在的中子只有小部分相似，讓我們看一些事實：

宇宙中一切原子的核幾乎均由兩種基本質點構成，一種是帶正電的質子，即氫原子核，所帶的電量與

環繞原子核旋轉的電子相等但電性相反。另一種是中子，與質子同為一單位原子量——但不帶電。由於中子的電性中和故能穿透一切有生命的及無生命的物質。帶正電的質子便不能做這工作，因為同性相斥的宇宙律使它接近原子核時遭受強烈的斥力。而中性的中子既可以通过電子的負電外殼也可以通過質子的正電內殼而貫穿原子核。中子的此一能力使人類能駕馭原子能作為戰爭及和平用途。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核子分裂的發現首先使解放足量的中子用來產生原子爆炸，及運用原子爐發電和驅動潛艇成為可能。原子彈和氫彈的爆炸均根源於原子分裂的中子所造成，雖然它們的爆炸及熱力形成的破壞勝於中子効力。

中子的大量獲得唯有兩個可能的方法，分裂或熔合。分裂是擊破鈾235或人造元素（Plutonium），熔合是結合質量為二重氫或三的重氫的核子。從這些原料產生的中子數量均受自然律的支配絕對有限，這是科學無法改變的。如熔合一克的重氫只能放出八分之一克的中子，又如已知的最猛烈的熔合是〇·四克的重氫和〇·六克的超重氫混合一起，也只能放出五分之一克的中子。

這個數量雖然看來很少，但在它的威力範圍內部

足以致人死命。熔合一克重氫所生的八分之一克中子其幅專性可以殺死一億人民，而由重氫與超重氫熔合放出的五分之一克中子的幅射性更足以殺死七億六千萬人民——四倍於美國人口。

但關鍵在這裡。必須將這一億人民集中在一個半徑一千公尺的地區內。試問一個侵略者怎麼能從如此小的範圍內找到如此多的人口？

正因為那些杞人憂天的人們對它的龐大殺傷力的一知半解——顯然沒有認清它所受的限制和技術上的困難——認為中子彈是一種末日武器而大聲疾言美國為着自衛應該不計任何代價加緊製造。

認清全部事實後，我們知道花費數十億元去從事一項發展中子彈的計劃實在是荒謬之至，同時任何以製造中子彈作為恢復空中核子試驗的解釋也同樣可笑，因為在目前，也可能永遠，它只是一個虛無飄渺的東西。克里姆林宮已經在大肆叫囂：『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密切注意美國正在全力從事一項發展中子彈的計劃，這種炸彈能殺死任何生物但不會摧毀物質，唯有企圖掠奪外國土地財產的侵略者才會動員科學家的力量來發展這種武器。』我們只要認清中子彈是既不可能也不切實用的事實便足以消弭這種宣傳。

另一方面，繼續目前小規模的原子實驗也有必要

，因為藉這些實驗可以獲得有用的智識以改良核子武器及發展防漏的磁瓶來駕馭作為動力的資源以改善人類的生活。而在遙遠的將來，如果中子彈終能成為事實，美國的持有它也可以抵制蘇俄的持有。中子彈

充其量只是一種心理戰的附帶武器而已。它的殺人力只限於一個極小的區域，而且這些可能遭受攻擊的重要地區也很容易加以防護。

一位年輕的醫生。學成後回到他的故鄉，他去拜訪這個小村子裡的一位年老家醫師。

「我想你一定是學專門的一科了，」老醫生問道。

「啊，是的，」年輕人回答道：「我是學鼻科的，耳朵和喉嚨都不在內，如果併在鼻科裡一併研究和治療，那就太複雜了。」

於是這位鄉下老醫師又問道：「那麼你學習的是那一邊鼻孔？」

小約翰把他的小朋友從一個水池裡救了出來，當他回家以後，他媽媽問道：

「是什麼使你這樣勇敢呢？」

他的回答出人意外：「我們今天打算一同搭公共汽車回家，車票在他身上。」

一位美國觀光客在旅行德國時看到了貝多汶的鋼琴，他跨過圍繞在四周的帶子，這具鋼琴上敲出了一首歌曲：「讓我們再扭扭吧。」

「我請想每一位到這裡來參觀的鋼琴家都喜歡彈一下這具鋼琴吧。」他向導游人問道。

「不見得，」導遊說：「當柏德雷夫斯基到這裡來參觀的時候，他說即使碰它一下也都是毀壞了這位樂聖。」



蓋迪納上校



泰勒將軍

兵，他們歡笑地在逛着商店。泰勒心情開始緩和下來，在一個十字路口，他們相互會心地交換了一個微笑。

兩輛汽

從車門裡衝出來，立刻包圍住街旁的一群意大利人。泰勒知道這八個人是德國人，也許就是蓋世太保。街上的行人對這種捕人的行動都不表示驚奇，泰勒他們也就從容地轉身離去。

泰勒知道他和蓋迪納正冒着極大的危險，因為他們身上沒有身份證，又不能說流利的意大利語，而他們身上却帶着美國手鎗和美國手錶，如果他們的行動稍一不慎，數千名美國人的生命均將受到影響。

如果他們被德國人捉到，必定會被控以間諜罪名，在秘密警察的刑求下，誰也不敢保證能閉口不透露一句話。他們倆個人均深悉盟軍對意大利半島的作戰計劃，什麼時候，什麼地點第五軍將進攻意大利，甚至於美國傘兵降落羅馬的確切日期。立刻一陣孤獨和恐懼的感覺在泰勒的腦子裡升起來，他是這次任務的負責人，一切的計劃都在他的腦子裡，如果……他想到了那位向他們講解任務的英國將軍對他們所說過的：「如果你們不幸被德國人捉到，我會為你們安排的……」他知道安排指的是甚麼。

泰勒當時就有這種決定，如果他和蓋迪納被俘，他一定先槍殺蓋迪納，然後輪到自己，決不讓德國人生擒他們。

他們倆個人來到一條大街，擠在人群中觀看着謁

泰勒將軍羅馬歷險記

百 紫 評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晌午時分，兩個美國軍官，穿着平民衣服，偷偷地從藏身處溜出來，然後安詳地在德國人控制下的羅馬街頭溜躑。兩人中，年輕的一個是四十多歲看起來仍然年輕英俊的馬克斯威爾泰勒准將，另一個是他的同伴，頭髮灰白的蓋迪納上校。

他們倆個人之潛入意大利，是被許多軍事專家們一致認為是最具重要的情報活動，直接關係着整個地中海戰場盟軍的成敗。

在離開他們藏身處——凱比拉王宮——之前，泰勒自己曾這樣想，也許在街頭走走，還可以搜集到一些納粹在羅馬的兵力佈署情況。兩日來的隱匿生活，已令他們窒息，尤其是此行任務直接影響着四千名美國傘兵的生死存亡，而任務的成功希望至今仍屬渺茫，與其坐在王宮裡枯等，倒不如出去走走，呼吸一點新鮮空氣反而有助於思考未來的情況。

在街上漫步着，泰勒將軍和蓋迪納碰見許多匆忙回家吃——中飯的意大利人，沒有一個意大利人對他們加以特別的注視，一切顯得都是如此平靜及正常。走了沒有幾分鐘，有三個德國兵出現他們眼前，那是三個面貌和善尚帶稚氣的輕年士



左：克拉克將軍，中：奧多格多將軍，右：泰勒將軍（泰勒將軍於羅馬任務以後，再度返回羅馬。）

動頻繁的德國軍隊，在半小時不到的時間裡，泰勒估計起碼有五千人在他們面前經過。雖然德國和意大利是盟邦，以目前的情形看來，似乎是德國軍隊完全掌握了羅馬。

他們兩個人又搭上電車，赴城郊地區觀看，在快

下車後，他們向東南方進行，沿途碰見許多武裝的德國巡邏兵。泰勒這時感到他們的行動實在是太冒險了，於是決定立刻回返掩蔽所。還沒有走完幾條街，泰勒停步下來，望着街上的一座噴泉出神，蓋迪納以為事情不對了。

「你看見甚麼？」他緊張地問道。

「聖伯納多噴泉，張美麗吧？」

「現在不是我們觀光的時間。」蓋迪納說。

「難得有一次機會免費到羅馬，」泰勒勉強地露出笑容說：「我們為甚麼不好好享受一番呢。」

這時他看見有三個秘密警察，已經走到距離他們身旁幾碼的地方，街上沒有其他的行人，很可能他們會過來查詢他們，除非他先發制人。秘密警察走到他們面前，泰勒高聲熱誠地用意大利話喊道：「德國萬歲！」秘密警察用德語同樣回答，然後興高采烈地走了過去。

快到掩蔽處時，蓋迪納想出聲講話，泰勒立刻噓聲制止，因為在不遠的街角正有德國人在注意着他們，雖然凱比拉王宮就在眼前，他們仍得一步一步的慢慢走進去，進入了大門，他們立刻衝進自己的房間。泰勒這時真感到恐懼萬分，他認為這次羅馬街頭之行實在是愚蠢不過的，如果他們遭到了不幸，個人的生命

到電車終站時，泰勒看見有許多兵營和砲兵陣地，都用鐵絲網嚴密地隔離着。「如果美國傘兵降落羅馬，就像降落到屠宰場一樣。」泰勒這樣想着。

一隊德國兵士向着電車跑來，泰勒怕德國人要檢查身份證，於是他向蓋迪納遞了一個跟我來的眼色。他們跑向電車的另—邊，彎着身體，在電車快抵達轉頭整時跳了下去，可能車上有意大利大人看見了他們的鬼祟舉動，但是卻沒有人出聲阻止或告發他們。

他們正好跳到路旁一排水泥建築彈藥庫邊上，彎身走過一段空曠地帶，然後跳進一道防空壕裡，定定神。泰勒估計防空壕的高度可以掩蔽他們，於是飛快地在彎曲的壕溝裡前進了兩百公尺，然後緊貼着土牆喘息。

幾分鐘過後，泰勒聽見軋軋機器轉動的聲音，德國兵士檢查完了身份證，電車開始掉頭進城。泰勒指了指車軌的方向，意思告訴蓋迪納他們仍乘原車返城。雖然蓋迪納認為泰勒的計劃近乎瘋狂，但他仍舊點頭表示同意。他們爬上防空壕，向着電車跑去，電車車長看見了他們，將車慢下來，讓他們順利攀上車箱。一切看起來就好像他兩個下車休息了一陣，又上車一樣，在同城的路上，沒有一個對他們投以驚異的目光。

可以不計，而整個盟軍的損失就不堪設想了……

當泰勒和蓋迪納擔負這次羅馬秘密任務之行時，他們即知道盟軍進攻意大利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即意大利政府與盟軍秘密攻守同盟策訂以後不久，地中海戰場的作戰計劃有了突然的改變，艾森豪將軍及北非的盟軍統帥們決定對意大利半島發動攻勢。

主要的攻勢由美國第五軍擔任，進攻羅馬南方一百五十哩外的薩勒諾。部隊預計在九月九日清晨兩點半鐘登陸，準備一舉粉碎納粹所謂的「歐洲堡壘」。

另外一項攻勢則為所謂的「第二巨人」作戰計劃，它將在薩勒諾登陸前八小時舉行。這是一項勇敢而危險的軍事行動，在九月八號下午六點半鐘，空降駐於西西里島的第八十二空降師的四千名精銳傘兵於羅馬北面機場，他們的任務是占領羅馬城，破壞德國人的通信設備和補給線，進而阻擾德國人對薩勒諾的增援。

據說意大利政府曾決定協助美國進攻羅馬，因為他們怕一旦德國人發現意大利向盟軍投降後，德國人會毀滅羅馬以為報復，所以意大利首相杜多格利奧（Premier Badoglio）願意供給他的軍隊和糧食共同

打擊德國人。事實上，如果沒有意大利人的支援，美國傘兵將陷於孤立的絕境。

艾森豪將軍深悉意大利政府些微的遲疑或猶豫，均將導致這次意大利登陸戰的失敗，尤其是新成立的帕多格里奧政府，還沒有明確的友善證明。所以他需要一個精明強幹的人員到意大利去，由他來決定帕多格里奧政府的支援允諾是否可靠，而這個人又必須是一位高階的戰術軍官，最好是領導傘兵部隊的。他要能絕對嚴守機密，能應付意大利不穩定的政治局勢，能擔負任務中的一切精神和肉體上的困難。在艾森豪將軍的屬下中，只有一個人最適合，那就是八十二空降師參謀長馬克斯威爾泰勒准將。

泰勒將軍出生於一九〇一年八月廿六日，畢業於西點軍校一九二二年班，他身強體壯，並精通日、德、西、法等國語文。一九四二年晉昇准將，在他的策劃下美軍第一空降師才得組成，四十歲時，他成為合格的空降戰鬪員。西西里戰役中，他表現出了他優異的統御才能。

艾森豪將軍又挑選了五十一歲的情報官蓋迪納上校伴隨泰勒將軍前往。蓋迪納看起來真不像是能夠擔任這樣嚴重任務的人，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的法學士，曾經任過梅因州副州長，嘴上蓄著濃密的黑鬚，口裡

經常啣著烟斗，一派文靜學士風度，與鐵腕硬漢型的泰勒搭檔起來，正好適當配合。

他們兩人在西西里受到英國地中海統帥亞歷山大將軍的提示：「你們這次任務有一項最主要的目的，『亞歷山大將軍說，』那就是要得到意大利政府對於我們空降支援的確切保證，你們有權與意大利政府磋商一切，但得聽取我們無線電裡的建議。如果不能得到對方的確切保證，立刻取消『巨人第二』作戰計劃。如果空降按計劃實行，你們就留在羅馬，等候與進城的傘兵部隊會合。」

「假使意大利政府知道進攻薩勒諾將接著空降羅馬幾小時後舉行，他們更容易和我們合作，你們的工作也將容易進行，但是，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你們決不能透露有關薩勒諾登陸的任何一個字，因為如果德國人知道任何一絲有關薩勒諾行動的消息，我方將會遭到嚴重的傷亡和損失。最後，我坦白地告訴你們，這是一項危險的任務，爲了減少你們被敵人發現的危險，我要限制你們只能在九月七號清晨才能動身出發，換句話說你們也只有不到兩天的時間，來完成你們的使命。」

亞歷山大將軍和他們握了手，想了一下又說：「我們歐洲情報人員告訴我說，德國人發明了一種令人

講真話的藥片。」將軍手上玩著鉛筆，用指頭搔著鬍鬚，若有所思似的說：「如果你們被俘虜了，我會爲你們想辦法的……」

九月七日清晨四點鐘，泰勒和他的同伴在巴勒摩港登上一條英軍的魚雷快艇。小艇慢慢出了港口，然後加大速度向着西西里北端的烏斯的略島疾駛而去，在那裡他們還要換意大利船。

東方逐漸露出了曙光，泰勒知道他們的行踪很可能被德國人的巡邏船隻或潛艇所發現，甚至於在晨曦中，盟軍的飛機或船隻都可能對他們加以攻擊的。

泰勒和蓋迪納都穿著正規的軍服，腰裡各帶著手鎗。「我們這種打扮，德國即或捉到我們，也不能以間諜罪名槍斃我們的。」蓋迪納上校說。

清晨六點鐘，他們到達烏斯的略島，就在海上換船登上一條意大利的巡邏艇，在艇上他們受到意大利海軍情報部門首長瑪迦雷將軍的歡迎。這位短小精幹的將軍，就是負責將他們送到羅馬去的。

巡邏艇全速向着兩百哩外的意大利海岸駛去，在船橋上站着泰勒將軍和瑪迦雷將軍。

「爲甚麼你們不用一條速度較快的魚雷艇呢？」泰勒問道；「假使我們遭到攻擊時，還有還手之力。」他儘量輕鬆地將語氣裝扮成普通軍事上的聊天，而

不表露出他內心對此行任務的緊張來，因爲意大利人可靠與否，誰也不敢保證。

「巡邏艇的航程較大，」瑪迦雷回答：「如果我們碰上壞天氣，或其它特殊情況，我們需要在地海上飄流好幾天。」

「好幾天！」泰勒以爲瑪迦雷在開玩笑，不過他馬上就警覺到這是對方在試探他此行到羅馬的任務。

「將軍，我所受到的命令是今天晚上要抵達羅馬，不管在任務情況下，都必須完成這項使命。」

瑪迦雷微笑着點點頭。然後對泰勒講解他們怎樣在意大利登陸。

「我們將在羅馬南方七十五哩一個名叫加厄大的小港口上岸，因爲那裡的德國人盤查較爲鬆懈，同時爲求避免引起德國人對你們在意大利活動的懷疑，我已在清晨十一點鐘電報羅馬總部，說我將押解兩名高階的美軍俘虜到羅馬來，他們是飛機在海上迫降被俘虜過來的。」

泰勒同意地點點頭，不過却對四名提著水桶向他們走過來的意大利水兵表示懷疑。「請你們兩位原諒，」瑪迦雷說：「我必須讓你們的制服看起來真像從海水中浸濕過一樣。」

於是泰勒和蓋迪納並排站着，閉着眼睛，讓水兵

們提着水桶向他們頭上淋水。

他們都站在甲板上曬太陽。遠方出現了一架飛機，泰勒立刻識別出那是一架 ME-410 德國人的偵察轟炸機，他先還有點緊張，不過馬上就鎮定下來，因為根據他們現在的立場，那將是一架友軍的飛機。飛機慢慢飛過來，繞着巡邏艇兜了兩個圈子，然後搖搖擺擺就向着東方飛去。

泰勒和蓋迪納一直坐在甲板上和瑪迦雷將軍聊天。瑪迦雷非常欣賞美國香煙，一枝接一枝的向泰勒索取。

下午，艇上的警報器突然大鳴，瞭望人員發現有一隊美國 A-20 攻擊機向着巡邏艇飛來。泰勒以為巡邏艇將不會遭到攻擊，因為盟軍統帥部有命令這幾天不得攻擊這區域內的意大利船隻。這批飛機大概是去破壞羅馬附近的公路或橋樑的，他們當然不會為這點小目標動心。誰知有一架飛機脫離編隊，向着巡邏艇俯衝而來。

巡邏艇上的槍砲手集中火力向着飛機開火，泰勒緊張地注視着天空，並暗中祈禱那個美國飛行員快點飛開吧。第一顆炸彈落下來，掉在艇尾後的海水中，他揮着手，希望那個飛行員能看見他的美軍制服。第二顆炸彈又摔了下來，也就在同時艇上的砲火擊中了飛機。

兵趕過來對着蓋迪納頭上就是一槍柄，他倒了下去，並且頭破血流，結果他是被兩三個水兵將他抬上岸的。瑪迦雷的另外一個隨員指揮着卸行李，在那看起來不大的軍用提包裡，每個提包均藏有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

泰勒和蓋迪納被攔上一輛意大利海軍汽車，瑪迦雷和其他兩名意大利軍官陪着他們坐在車箱裡，一個武裝的土兵同司機坐在前面，另外還有兩個陸戰隊員騎着摩托車在汽車兩旁護送。汽車窗子都嚴密掩蓋起來，然後瑪迦雷下令司機，離開碼頭向羅馬前進。

離開加厄大港三哩，汽車轉入一條小路，在樹林裡停有一輛意大利海軍救護車。泰勒他們立刻爬進救護車の後座，兩位武裝陸戰隊員也上了車，一個瑪迦雷的下級軍官坐在司機旁邊，救護車轉上公路，又朝着羅馬飛馳。

泰勒他們為意大利政府的安排甚感驚奇和佩服，而瑪迦雷的答覆是：「也許是我們意大利人愛好玩弄陰謀吧。」

泰勒不時從車窗向外張望，希望能窺見沿途德國人兵力的佈署。開始他只能看見零星的德國兵散佈在郊外，於是對空降成功的信心大為提高。愈往前走德國兵出現得越多，在快到羅馬時，泰勒發現公路上起

機，A-20 冒着濃密黑煙，一個滾轉，就衝進了大海中。雖然泰勒為那個魯莽的飛行員感到可惜，但是他想到自己的生命關係着數千名美軍的存亡，又不禁慶幸萬分。

黃昏時分，他們接近意大利海岸。泰勒和蓋迪納拋掉他們的軍帽，弄亂頭髮，丟棄槍套，而將手鎗及子彈藏在襯衣裡的腰帶上。瑪迦雷對六名保護他們的意大利水兵說：「你們也許不明白我們今天所作的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這兩個美國人是來幫助我們政府的。你們今天所目睹的一切，決不能告訴任何人，到有一天，一切真相都會詳細告訴你們的，為了不洩漏消息，你們登岸後將暫時失去自由。」然後瑪迦雷解釋對待美國俘虜應該稍為粗魯一點，「用鎗托打打人，是不會傷害得利害的。」

他再轉頭在泰勒他們的耳邊悄聲道：「儘量裝得像一點，德國秘密警察會檢查每一條船，最好能惹得我的弟兄發火。」

一切交待清楚，瑪迦雷命令帶俘虜下船。泰勒掙扎着不肯上岸，一個水兵就用鎗柄在後面敲打他的肩膀和頸子。另一個水兵則用鎗管抵着蓋迪納的腰部，推着他前進，蓋迪納趁那水兵不提防時，轉過身來對他臉上就是一拳，打得那個水兵鼻血湧流，另外的水

碼有六個營的機械化部隊在向羅馬移動，並且沿途兩旁的德文指示標識，顯示了這塊區域起碼有一萬人以上部的部隊駐紮在這裡，突然車速緩慢下來，前座的軍官掀開小窗對後面說：

「前面有德國人的檢查站，」他緊張地說；「他們在檢查所有不是德國人的車輛，好像是些秘密警察。」

瑪迦雷用意大利話和他談了幾句，泰勒知道瑪迦雷的想法和他一樣，他們是否要停車接受檢查。前面那人轉頭向窗外看了看，然後向後座點點頭。瑪迦雷的臉色難看起來。

「好，我們接受他們檢查。」他說。

到了檢查站，一個肥胖滿臉綹紋的德國中尉軍官站在後面車門邊，由一個德國兵打開車門，當他看見意大利的海軍將軍擠在車箱裡，比他看到那兩個美國人還感到驚奇。他打量了泰勒和蓋迪納一陣後，然後轉頭問瑪迦雷。

「病人在那裡？」

瑪迦雷結巴巴的用不純熟德語說：「這是我們惟一能使用的車輛，而這兩個從海裡俘虜來的美國人，我們又必須馬上解到羅馬去。」顯然地他的話沒有被對方解曉，德國軍官不耐煩地命令兩個士兵將泰勒他

們解下車。瑪迦雷急得講出了一連串意大利話，並用手指着他的將官階級。

一個德國兵抓住泰勒的軍用夾克，就準備往下拉。「這下甚麼都完蛋啦！」泰勒這樣在想，突然他用德語對那個德軍中尉說：

「我們是作戰軍官，在從西西里飛赴北非的途中，我們飛機故障迫降海上被他們捉到了，將軍告訴我們是將我們解到羅馬去受審的。」

德國軍官對泰勒流利的德語一點不表驚奇，「我想你們最好能跟我去。」他說。

泰勒能感觸到插在腰裡手鎗，他想，如果德國人一定要帶他們走，他是有時間開兩鎗的，一鎗給蓋迪納，一鎗給自己，這樣他們腦中的一切盟軍作戰計劃，就將隨着他們的生命消失。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沒有選擇的餘地的，」泰勒立刻接着德國軍官的話說：「尤其我們應該考慮到這點，意大利政府在這次戰爭中已經不夠光彩，我們不應該再令這位將軍失望，何況他還救了我們的性命。」

泰勒的話正觸到德國人癢處，那位德國軍官笑了笑，「你講得很對，」他說：「我們德國人所作的最笨事，就是讓他們與我們並肩作戰，他們真比女人

還不如，你們美國人真應該和我們德國人聯合對抗蘇俄才對。」

泰勒同意地點點頭，於是德國人又稱讚了一番他的德語，再拍拍他的肩頭，這時他才發現了泰勒夾克上的金星，他的目光再慢慢轉到泰勒的制服和靴子上，最後他轉身過去，將雙手插在臀部上，低頭考慮。車子上的都捏了一把冷汗，終於他轉身來，揮手叫車子離去。

「這太愚蠢了，」瑪迦雷說：「一個美國將軍能說這樣流利的德語，他一定會起疑心的。」

「本來你應該帶着一個翻譯人員才對，」泰勒反駁道。

「朋友，」瑪迦雷能釋道：「目前在我們的國家裡，我們反到不是自由的，如果救護車上有着翻譯人員，反會更引起德國人的懷疑。」猶豫了一陣，他又接着說：「說實在的，我的德語說得比你還好。我希望剛才你在車上說的那些有關我們意大利的話，並不真是你心裡所想的。」

泰勒滿臉通紅，立刻加以否認。

夜晚他們抵達羅馬，怕有德國人跟踪，所以救護車直駛海軍總部。直到瑪迦雷確定沒有被跟蹤後，萬命司機開到凱比拉王宮去。凱比拉王宮是一座華麗的

麥克風！他們仔細搜查房間，沒有發現有可疑之處，然後站在房子中央，低聲交談。

泰勒指着他的手錶說：「空降還有廿一個小時就要進行，如果我們不能得到他們支援的保證，我必須停止這次空降進行。卡波里知道得很清楚，分秒時間對我們所具的價值。」

「先看看再說吧。」蓋迪納說：「如果過幾個鐘頭我們還不能得到意大利人的消息，我們可以通知阿爾及爾總部取消這次空降。」

離開空降羅馬還有廿個鐘頭，距離登陸薩勒諾僅僅只有廿八個鐘頭。兩位美國軍官正坐在七在道大菜的歡迎席上，裝着輕鬆的笑臉接受意大利人的歡迎，而泰勒心裡却儘想着明天的事。

「明天晚上，除非我通知總部空投停止，否則八十二空降師將全體降落羅馬。而我只有不足一天的時間來辦理這件獲取支援的事情。」

當第六道菜上來後，泰勒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身來對塞維上校說：「我立刻要見卡波里將軍，你明白嗎？」

塞維略感驚訝，回答卡波里將軍馬上就來。

「不是馬上，我要的是現在！」泰勒咆哮道。

塞維上校離開餐廳，十幾分鐘後，卡波里將軍出

建築，緊隣着意大利的戰時軍方總部，被指定為泰勒他們的藏身處。到了王宮裡，瑪迦雷給他們介紹一個瘦長，黑髮，有着鷹鉤鼻子的塞維上校，他是羅馬城防司令卡波里將軍的參謀長，而卡波里將軍正是與支援空降羅馬直接有關的人物。

「我現在要離開你們了，」瑪迦雷向泰勒說：「不要將你的生意談得太頑固，這裡是意大利，而意大利人是以善作生意著名的。」

泰勒立刻要求塞維上校帶他去見卡波里將軍。

塞維上校舉起雙手作了一個沒辦法的表情，「將軍現在不在。」

「他甚麼時候能回來？」

塞維的口氣很輕鬆，「誰曉得呢？將軍的公事很忙的。」

泰勒儘量忍耐着，「他約好我們到達就會面的。」

塞維鞠躬，「他會來見你們的，等我們準備有歡迎你們的晚宴，你們兩位最好先休息一下。」

在豪華的臥室裡，泰勒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們為甚麼還在那裡浪費時間，如果我不能得到他們人員和物資支援的保證，我必須停止……」蓋迪納作了一個禁聲的表示，然後在泰勒耳邊悄聲說，「小心

現了。他高高個子，滿頭濃密黑髮，上著八字鬍，神情歡暢地向泰勒打着招呼，「對不起，將軍，我剛剛才趕回來。」

看見卡波里將軍毫無疲乏的面容，泰勒知道他一定早就在王宮裡。白白浪費掉兩個鐘點寶貴的時間。

卡波里陪同着他們倆人來到一間私人房間，然後又給他們倒酒。泰勒不願浪費時間，立刻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必須立刻知道你們是否能給予我們空降援助。我們飛機將由底伯河口外一艘英國潛艇導航進入羅馬。你們飛機場有沒有導航設備能將飛機援引至機場上空？你們的地上部隊能否控制機場讓我們的部隊安全降落？需要決定的迫在眉睫，所以我需要閣下的立刻答覆。」

卡波里慢慢地搖搖頭，然後平和地說：「你們的空降行動必須取消，不然那將是無謂的犧牲。」

卡波里的回答來得太出泰勒的意外，所以他緊迫着卡波里加以解釋。

「自從我們和盟軍的秘密協定簽訂後，」卡波里說：「羅馬的情況有了重大改變，德國人懷疑帕多格里奧政府有乞和的意思，於是他們削減我們的軍隊，停頓所有的補給，我們連自己作戰的能力都沒有，何況還要來援濟四千名美國兵呢。」

續請求。

「那是不能允許的，」卡波里回答：「他是一個老年人，不能被打擾睡眠。」

泰勒知道如果他動武，一切事情就都將完蛋，但是在言辭上實在沒有辦法說服這個頑固的家伙。不想辦法不行，於是泰勒拔出手鎗來，比着卡波里的肚皮說：

「如果你不帶我去見首相，我就殺死你。」

卡波里看看抵在自己腹部的手鎗，再看看泰勒眼中那種堅毅的神色，無可耐何地說：「好吧，不過他會像我剛才所講一樣回答你的。」

「我們離開時不准出聲，」泰勒警告他，「不准向外面的人說再見，不准搗鬼，確見人只能揮揮手。」

他們走到外面漆黑的街上，爬進卡波里的汽車，泰勒緊貼着卡波里坐在一起，並用手鎗比着他。半夜他們抵達首相官邸，直接進入首相書房。帕多格里奧元帥被吵醒，立刻進書房來接見這兩位美國客人。泰勒立刻告訴首相，有關卡波里不支援空降羅馬的事。

「我也是同意他的看法的，」帕多格里奧首相說：「我們需要較長的時間來完成準備工作，說服我們的將領，將部隊調到適當的防守位置，調派艦隻……」老人用手拭拭額頭，「我們還有許多工作等待着去

「你們的人能不能夠支持到我們的部隊着陸，就是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只要我們的部隊能夠順利着陸，再組合起來，成功的希望仍舊是很大的。」

「現在羅馬是由德國人控制着，他們調派了許多部隊來，我可以提供你一些資料。第二空降師，一萬二千人，就駐紮在機場附近。第十六和第十九裝甲師，差不多有四萬人，包圍在羅馬城四週，他們擁有三百輛重型坦克，一百輛輕型坦克，和數百門八十八厘米的野戰砲和高射砲。三隊秘密警察日夜巡行全城，可以說每天有軍隊進入到意大利來。」卡波里燃起一隻香煙後又說：「如果你堅持空降行動進行，那就像你自己已在屠殺你自己的同胞一樣。」

泰勒知道，只要他向卡波里透露有關盟軍登陸薩勒諾的時間，意大利人一定會同意支援的，但是他記得亞歷山大將軍的命令：「不管在任何情況下，決不能透露有關登陸薩勒諾的消息。」

房間裡的壁鐘敲了一響。夜晚十一點三十分了，還有十八個鐘點美國飛機將起飛，向羅馬而來……；空降行動似乎已經毫無希望，但是他仍得盡他最大的努力。

「那我必須見見帕多格里奧首相，」泰勒說，卡波里立刻搖頭表示不行。「不要作難我們吧。」泰勒

做，比如遷移補給品等……」他絕望地攤開了他瘦弱的双手。

泰勒知道首相也是在玩花樣——因為盟軍準備登陸意大利半島已成眾所週知的事實，而登陸的日期和地點，却為許多人所急欲知道的。

「如果你逼迫我，」首相濕着眼睛說：「我也只好遵照你的話去作，不過德國人第二天就會割斷我的喉嚨。」突然他的眼神又變得非常神秘的說：「如果我能知道你們將在那裡登陸——也許是薩勒諾吧！我將給予你們有價值的援助。」

在泰勒看來，帕多格里奧只是一個老而無用的傀儡，並且還對美國人充滿着蔑視。他憤怒地站起來，「因為德國人太強壯，和你們缺乏補給，所以你要取消這次空降，可是你又說如果我們登陸意大利，你就能給予我們有效的援助，我請問閣下，這不是有點矛盾嗎？」泰勒繼續說：「你們的鐵路和通信網都已被盟軍空中摧毀，如果德國人多占領意大利一天，你們國家所遭到的破壞將多嚴重一天。」泰勒傾前對老人怒吼道：「你們怕的到底是誰？德國人還是美國人？這是你必須回答我的問題。」

帕多格里奧首相吞吞吐吐，就是拒絕給予泰勒肯定的答覆。泰勒感覺空降希望完全告吹，他必須馬上

通知總部才行。離開首相官邸，泰勒對阿爾及爾艾森豪將軍總部發出第一封電報：

根據帕多格里奧元帥的意見，「巨人二號」計劃他們已不能保證施行。原因爲油料彈藥的缺乏，和德軍重新佈署，我們靜候今後的工作指示。

泰勒 九月八日凌晨一時廿一分

泰勒和蓋迪納於夜晚三點鐘才回到他們寄身的王宮。連日的奔波和焦慮，已經令他們身心俱疲，可是躺在床上，卻又無法入睡，一根香烟接一根香烟的，泰勒和蓋迪納懷着沉重的心情，相互無言地躺在床榻上。天剛明亮，泰勒立刻跑到無線電報房去查問，阿爾及爾可有回電來，值班人員搖搖頭。

「我的電報甚麼時候發出去的？」

「剛發出去不久，因爲我們的發報機臨時發生了故障。」

「甚麼時間？」泰勒追問道。

值班人員抵着頭回答說：「今天早上五點五十八分。」

聽了對方的話，泰勒不禁閉着眼睛暗呼老天，「差不多延誤了五個鐘頭！」他想阿爾及爾收到電報的時間，當在今天七點廿一分了。

早上八點卅六分，泰勒收到一封回電，除了告訴

間來阻止飛機起飛的。

可是在羅馬城中的泰勒，他的心情卻不一樣，時間對他是最重要的負擔。現在已經是八日的下午時分，他再也無法呆在那裡枯等，必須有所行動才行，於是決定同蓋迪納到羅馬街上去走走，觀察一下德國人在羅馬城兵力的佈署，這些情報對將來薩勒諾登陸的盟軍進軍羅馬時，是有些幫助的。

當他同蓋迪納於下午三點鐘返回凱比拉王宮，卡波里拿了一封阿爾及爾剛來的電報，跑到他們的屋子來。電文是：「你們將搭乘一架安排好的意大利飛機回到聯軍總部來，我們已知會所有的盟軍飛機及地面砲火，不准對你們的飛機加以攻擊。」

看了這份電報，泰勒就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他總算及時的阻止了傘兵們前來，現在他再也沒有憂慮的事了。

「十分鐘內你們即將動身赴城郊聖多塞爾機場，」卡波里將軍說：「另外還有兩位乘客陪同你們前往。羅馬將軍將前往北非，擔任意大利與盟軍間的聯絡官，另一位是羅馬將軍的隨從翻譯人員。」

凱比拉王宮外面，載泰勒他們進入羅馬來的那輛救護車在等候着。在赴機場的途中，他們必須穿越過許多被盟軍炸毀的鐵道，好不容易上了公路，救護車

他電報收到外，其它隻字未談。因爲他的電報在上午十一點零三分才轉達突尼斯艾森豪將軍前進指揮部。

泰勒拿到阿爾及爾簡單的回電，不禁懷疑他的第一封電報並沒有能夠給予艾森豪將軍一個明確取消空降的印象，於是他在上午八點四十二分又發出了第二封電報，其結尾爲：

「……根據帕多格里奧元帥及卡波里將軍的看法，他們認爲目前空降羅馬，將立刻導致德國人對羅馬城的毀滅。」

上午十一點卅五分，聯軍總部對於泰勒的兩封電報仍舊沒有答覆。兩日來的晝夜沒有休息，已令他精疲力竭，只有七個鐘頭飛機就該來了，而總部還沒有消息，他該怎樣去阻止傘兵們不要來呢？最後泰勒擬了一封兩個字的電報給值班人員，叫他立刻拍發出去，那是：

「安全」

泰勒使出他的最後一着棋，這是他與總部間的緊急情況密碼！代表取消空降！如果這封電報再不能發生作用，那四千名美國傘兵只有血染羅馬城了。

其實在聯軍總部，參謀人員剛剛才拍電給西西里空軍基地，通知當地指揮官取消空降。因爲在突尼斯的總部裡並沒有泰勒那樣緊張，他們覺得有足夠的時

被德國兵命令停止下來，開在路旁，讓兩營德國的傘兵部隊通過。泰勒看見那些就在他身旁過去的德國士兵，他真想伸出手去摸摸他們。突然傳來一陣嘈雜的人聲，有兩個德國憲兵，咆哮着命令泰勒他們的救護車遠離路邊，下到路旁的壕溝裡去。救護車司機不理德國憲兵的命令，於是德國兵過來推車，更有人想來打開鎖上了的後車門。羅馬將軍的翻譯官告訴泰勒說他們只有半哩路就可以到機場了，於是泰勒命令司機發動引擎衝過去，同時他拔出手鎗，敲碎後面的玻璃窗，對着最近一個德國兵的腦袋上就開了一鎗。就在德國兵倒地的同時，泰勒覺着救護車像飛機似的在瘋狂前進，路後遠遠也響起了淒涼的警笛聲。

救護車衝進聖多塞爾機場，轉過指揮塔台，直向停機坪的一架已經開着車的双引擎飛機駛去。泰勒他們四個人跳上救護車，蓋迪納，羅馬將軍及他的隨員，立刻就被機上人員接引上飛機。

當機上人員正準備幫助泰勒上來時，他看見那些人都望着他們來的方向，充滿着驚懼的神色，原來三輛德軍指揮車及一輛「朋茲」轎車向着飛機衝過來，泰勒立刻爬在地上，掏出了他的手鎗。

一排衝鋒槍從泰勒旁邊掃過，他也瞄着領頭的车輛還擊了兩鎗，可是距離太遠了夠不着。密集的德國

人槍彈，像雨點似的打在金屬飛機身上，砰砰作響。四輛飛馳而來的德國人汽車開始作扇形散開，速度最快的「朋茲」轎車繞弧形準備到飛機前面去；兩輛指揮車直駛滑行道攔擊；另一輛指揮車則正對飛機衝過來。蓋迪納和羅塞將軍他們在機艙裡開槍還擊，並且不停地高聲叫泰勒快上來。

泰勒半跪在地上，兩手緊握着手鎗，瞄準着兩百碼外向飛機衝來的指揮車不停射擊，指揮車的左前輪被泰勒擊中爆裂，車子搖晃一陣後，終於停了下來。泰勒飛快地竄進機艙，又回身對那輛不動的指揮車補了兩槍，槍彈穿過汽車駕駛座玻璃，泰勒清楚的看見德國司機倒下去。車上的德國士兵跳下汽車，集中火力向着飛機引擎作長距離射擊，這時飛機已經加大油门準備作短距離起飛，遠處的「朋茲」看見立刻轉頭對着飛機衝過來。

「拉起來！快拉起來！」羅塞將軍及他的隨員都緊張地對駕駛員吼叫着。

飛機好像是在飄起來，不過那輛轎車就停在飛機前面，車上的德國兵都散佈在四週向着迎面而來的飛機引擎開火。泰勒又擊倒一個德國人，然後衝進駕駛艙，看見那個咬着牙的駕駛員，仰着身子，將駕駛艙緊緊抱住胸前。飛機離轎車不過幾十碼了，泰勒感覺背脊

上在出冷汗，他真不相信他們能夠作到。

突然駕駛員一聲勝利的歡呼，飛機離地，擦着轎車的車頂飛過去。飛機繼續爬昇，飛過了羅馬城，這是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機翼下聖彼得教堂的圓形屋頂，古羅馬圓形劇場的廢墟均清晰可見，不過這時泰勒可沒有心情去欣賞風景，他只覺得全身麻痺，好像虛脫了一般。他轉頭對蓋迪納說：「你認為是誰將我們出賣給德國人，卡波里？」

「不會是他，他只不過是一隻飽受驚恐的孔雀而已。」

「那就是蓋世太保們一直在監視着我們的行踪，他們在沒有確定我們此行的目的前，不願打算驚蛇，誰知……」泰勒聳聳他的肩膀說。

飛機接近北菲的海岸，當駕駛員壓坡度準備轉向突尼斯時，兩架英國戰鬥機出現在他們上空。戰鬥機俯衝下來查看過他們飛機的意大利標誌後，又拉昇而去。

泰勒想到電文上的，「你們飛機將不會遭到盟國空軍的攻擊的。」於是他叫駕駛員保持平穩航線前進。

英國戰鬪機在他們上空盤旋一陣，然後飛下來，搖搖翅膀，保護着他們向突尼斯飛行。當飛機在突尼

斯機場著陸時，泰勒和蓋迪納均落入了睡鄉。

泰勒落地後不久就聽到消息，八十二空降師差點就空降羅馬。原來艾森豪將軍在下午兩點五十九分才接到取消空降的電報，於是一封加急的電報立刻拍發給西西里第五十一空運指揮部，命令空降停止進行。誰知電報在下午六點鐘西西里指揮部才收到，僅僅只有卅分鐘，飛機即將啓航。所有的飛機均裝載完畢，排在跑道上昇火待發，當停止行動命令抵達，傘兵們又下飛機時，許多傘兵都在咒罵着指揮部的辦事糊塗。可是他們又有誰知道，他們幾千人的生命却是一位將軍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爲他們挽救回來的呢。

泰勒將軍——今天他掌管着美國最高的軍事位置——參謀首長聯合會議主席——於羅馬任務完成後，艾森豪將軍會親自頒贈給他一座銅星勳章，並致詞讚揚這位英勇的傘兵將領說：

秦勒將軍——今天他掌管着美國最高的軍事位置——參謀首長聯合會議主席——於羅馬任務完成後，艾森豪將軍會親自頒贈給他一座銅星勳章，並致詞讚揚這位英勇的傘兵將領說：

「他所擔負的任務，是我在這次戰爭中所委命最危險，最艱鉅的一次，他不但肩負着重大的責任，更需要正確的去認識當時的環境，每分每秒他都在冒着被敵人發現的死亡威脅……」

（全文完）

(全文完)

取材自：
To Have 4000 GI's
Male 雜誌 Dec. 1961

Male 雜誌 Dec. 1961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名美國海軍轟炸機駕駛員從一次轟炸任務中回來，他自雲層中下望，看見下面正有一艘航空母艦被浪而後。他便把飛機降落在它的甲板上，並且勝利地向站得最近的一位軍官報告他的戰果。

「我今天非常成功，」他誇張地說：「打下了六架日本飛機，炸沉了兩艘潛水艇，用機關槍掃射了一艘貨船，並且在歸途中我又轟炸了一艘日本運輸艦，讓它留在即將沉沒的狀態中。什麼事情我都沒有弄錯！」

「非常抱歉，」那位軍官用生硬的英語說：「你現在却做了首次的錯誤了。」

×

×

×

×

電視明星瓊尼·卡遜談起有一個女孩子接到她男朋友的封信，上面寫着：「親愛的：我一那天晚在想念着你——你那天然波彎的金髮，你那棕灰色的眼睛，你那微微凸起的頰骨，你那左膝上的癢痕，以及你那瘦削的身材——五英尺四英寸的高度和一百十五磅的重量。」

「這封愛情信可有點兒特別，」瓊尼說道：「你的男朋友是幹什麼的？」

「噢，」她說，「他有一份很特別的職業，他在警察局裡專寫那些失蹤人的特徵。」

盡量減少。目前他正盡量可能的用美國產品來代替。同時他也預料到售貨額及其利潤均將因之而銳減。因為那一個家庭主婦願在國外購買國貨作為旅歐紀念品呢！試問可有任何軍曹願意從福利社裡購買一隻立體收音機平白浪費掉一部份行李免費運送額運回貨色種類遠為豐富的故國嗎？

對於這一事，已在美軍福利社裡幹了十一年之久的懷特奈頗不贊成。因為這樣一來福利社的銷貨量也將全面下降，最後恐怕只會剩下香烟與剃鬚膏有人問津了。又何況福利社的負責人並無控制貨色之權。社中所有貨物一向建基於「自動供應」制度之上的，結果死板板毫無活動性。美國國內的零售店於進貨之時起碼有着選擇取捨餘地。而福利社則否，各種貨色不顧實際需要的自動運到，價格均已訂就，而牠們並不一定完全是福利社經理之所需或者受到顧客歡迎的。牠們的顏色和尺寸常非顧客所需。這便使得買賣雙方十分困惱，結果他只好忍受顧客們的怨尤與牢騷。『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品質數量與價格全是上面決定的啊！』他豎起大姆指對着天花板意指他的上司，一面孔無可奈何的神色。

如欲明瞭「上面的人」如何推行福利業務，你須到海德堡正東方的一座小村去瞧瞧。牠是一座位於中

些電子計算機甚至能在歐洲地區各福利社自知需要什麼之前就分別算出來了牠們的需求。因此這兒的貨品總量出出入入的川流不息，其中有一幢建築物堆滿了二千五百萬張存貨卡，卡上的小孔說明了美國海外軍人及其眷屬之購買習慣。

為欲滿足這些購買習慣，卡特巴哈倉棧經常保持着價值一千萬元的貨品，並跨稱每月可以銷出六百萬元去。一個擁有卡車一千五百輛的運輸隊及一條鐵路負責將貨品運入倉庫於分類標價之後再分別運到五百個大福利社和250個較小福利社去。這些福利社遍佈全歐，所在地自鐵幕邊沿直抵大西洋岸。算起來，歐洲各福利社每年在商品勞務（如酒吧，餐館，美容院以及成衣店等）上面的收入總數可達一億八千五百萬元。毛利及淨利各達88%及80%。

美軍福利社的盈餘為數着實可觀。陸軍的情形已如上述，而空軍在威斯巴登的福利社（AFEX）的營業狀況亦復不容忽視。牠年銷貨額可達一億零八百萬元。利潤約為78%。若將陸空兩軍合併計算其營業額共達二億九千三百萬元，利潤共計二千二百卅萬元，而被列入特殊商品的酒類猶未計列在內。如亦加入，上二數字更要提高至三億一千三百五十八萬元及二千七百十萬元。（全球美軍福利社之年營業額和利潤不計

弗蘭科尼亞名叫卡特巴哈只有泥土小路的村莊。美軍福利社的歐洲地區總倉棧就在那裡。這個地點選擇得似頗奇怪。牠距離鐵幕不及百哩，如果車子開得快可能掠過去不自覺。

此一機構範圍共計二百畝，外面被鐵絲網密密圍住。隔着這道藩籬你可以看見許多漆成白色或藍色的整潔房舍以及許多庫房。乍觀之下就似一片機場。不錯，牠昔日確係希特勒的機場之一，但今天大門上則已掛上了美軍及其福利社的標誌，且由戴着白色手套的憲兵牢牢把守。當你進入大門之後，即可發覺牠是美國商品在海外最大的集中地。

僅就下列幾個數字，你便可以知道牠的範圍夠多麼廣闊了。那裡面分佈着一百多幢建築物。各建築物間的鐵道及道路長度三哩及五哩，貯藏貨品不下五萬種——自網球拍以至女人緊身內衣，自纖巧的手錶零件以至龐然大物的卡車輪胎應有盡有。主管人員是位陸軍上校，他的手下共有一千二百名僱用人員，這批人從無休止的裝貨卸貨，打包拆包，核對標價籤並在每個月裡將一百二十萬張存貨卡放進八百部計算機裡去。

美軍福利社竟要用自動設備似乎聾人聽聞，惟懷特奈之見倘不若此福利社制度就會整個改觀。這些機器的答不停從事美軍號稱的「需求計算」工作。這

酒類已達八億八千五百萬元及五千三百十萬元。海軍及海軍陸戰隊另有福利機構。其年營業額利潤各計三億六千萬元和二千四百萬元。）

軍中生意能夠這樣賺錢自然值得興奮，但也正是使商人們饒涎欲滴潛憤不已的原因。自備資金，免費運輸，沒有所得稅，沒有外國關稅甚至極少支付房地的租金。美軍福利社正是零售商們寐以求的生意。何況牠還絕無競爭之人。同時牠的顧客又是固定的無虞減少。歐洲地區及中東地區的六十三萬名以及散佈全球各地的一百萬名軍人及其眷屬都是牠的長期顧客。牠簡直是個囊括了全世界的軍中商行。

如今，卡特巴哈福利社倉棧專放外國貨的房子景況至為悽涼。貨架上存貨寥寥可數。雖然還有一部份會得運到，惟自「停止美元外流」的命令下達之後，福利社裡的外國貨品是勢將有減無增的了。不過，美國政府此舉原亦無可厚非。因為美軍福利社之原始目的就是供應軍人以少數的美製日常生活必需品而非供應外國奢侈品，據福利社出版的刊物記載美軍福利社首創於一八九五年，距今已達六十六年。最初只在荒涼的美國西部將小刀，紅酒，烟餅和鼻烟盛在鐵罐裡供應當地駐軍。直到一九四一年才被馬紹爾將軍劃歸國防部管轄重加編組而成為一種粗具規模的企業。在

二次大戰期間，牠的一切是相當簡陋。貨品只被放在汽車上或者泥土地面的小屋中。官兵們踩過泥巴前來購買或按週配售的香烟，鞋帶或牙膏。

直到大戰結束，軍人之妻紛紛到海外去和丈夫團聚之後，福利社方才大為改觀而變得雅觀起來。一九四六年四月間第一批軍眷抵達布里斯末海文之後，克萊將軍夫人，克拉克將軍夫人和上千名的軍官太太們紛紛在改裝過的戰艦瑪麗皇后號上面陳列出來的尼龍衣物和小孩尿布而當即引發了男士們的一致歡呼。何消數日，軍人家庭的餐桌上已經有了臘燭與餐巾。做丈夫的開始多刮臉少喝酒，談吐也變得文雅多了。從此福利社趨向豪華。牠搬進了寬敞得多設備考究的好房子，貨色樣樣俱全，從鹽棧子，薄荷面霜以迄尼龍內衣和玩具可謂應有盡有。

不久，馬紹爾將軍補助歐洲恢復經濟繁榮的計劃問世了。為了配合此一計劃，福利社開始向歐洲商人訂貨並鼓勵顧客們踴躍購買牠們。在毋需交納關稅並可免貨運返美國的誘惑力下軍人之妻們對於購買外國貨一時大為熱心起來。而軍人本身亦不例外，他們的對象是英製高爾夫球棒，賴卡照相機，特利凡康收音機和歐洲汽車等。因為這些東西非但可以照樣免稅免費運返國內抑且有時可在美國高價脫售，於是乎福利

社的利潤逐年看高，由於這項利潤一律撥充軍中福利基金，結果財力日益雄厚的陸軍及空軍福利社乃大舉改良海外駐防地的娛樂設備，使俱樂部餐廳餐館酒吧以及體育設備樣樣豪華燦爛美侖美奐。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一九六一年，歐洲的經濟盛極一時美國則面臨四十萬萬的貿易逆差。於是乎方針一轉，美國政府限令海外軍人及其眷屬每人購買外貨所費每年不得超過一百元，同時勸他們盡量購買國貨及勞務並鼓勵他們將金錢投資在儲蓄公債上，陸空兩軍的婦女俱樂部且被要求在貨物部內全陳國貨，將寶果獎品改用美貨並停止再對歐洲人捐輸慈善款項。同時政府也鼓勵軍人之妻及十七八歲的軍人子女們在福利社內找工作以代替為數四萬名的歐籍僱員。甚至在此假中的士兵亦被鼓勵暫在福利社中代替外籍僱員。軍人所買的外國汽車不復可以免貨運回美國，自海外寄回國去的禮品之免稅額亦以十元為限。

在上述緊縮政策之下，福利社的盛況勢將因為利潤之減少日遜一日。各俱樂部及娛樂設備之將漸形減色自無待言。

舉例而言，巴黎附近的洛奇營數月前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會在美國報紙上鬧動一時。一位旅居法國的美國婦女（大概不是軍官夫人）聽見該營的軍官俱樂部

計劃斥資廿萬元從事擴建，便拍了一封電報給甘迺迪總統表示抗議。甘氏當即批駁了此一計劃。其實這筆錢並非公款而係該俱樂部自己賺來或由福利基金內借來的。惟甘氏仍認為那是一筆並無必要的開支而不准來，事實上該俱樂部確有翻修必要，牠非但房屋年久失修而且廚房既欠衛生又嫌狹小難以供應四百名軍官及其賓客每日在內進餐。這一件事足資說明福利社的末來情況。

針對此一危機，曾有三種對策經人提出。第一種是將全部商品酒吧和露天電影院的價格提高以便利潤仍足應付改進工作。惟此一建議受到全體顧客之反對。第二種是由俱樂部等等組織提高會費及飲料價格（鷄尾酒和威士忌至今售價仍在三角至三角五分之間）俾能自給自足並自行負擔保養費用。第三種是多多設置吃角子老虎（目前各俱樂部已有六至十二隻，這種玩藝兒在地主國家和美國大部份地區都是列入非法的）以彌補開支之不足。不過，如果當真辦理起來則以吃角子老虎等湊經費便有成爲美國國策之嫌了。

無論採取那一條對策也好，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美國的海外軍人及其眷屬是會永遠繼續採取「自絕主義」的，而福利社亦正此一心理之象徵。

早在佔領期間，歐洲各地飽受蹂躪滿目瘡痍，爲

欲保持海外美軍生活水準福利社確有存在之必要，但時至今日其存在僅係情性作祟而已。筆者每往訪問一個陸軍或空軍駐防地總會收到一本由新聞官贈送的小冊子。牠解釋可以在此之目的。同時這些小冊子不約而同的指出了一點即美軍在歐洲的第一任務是軍事，第二任務便是加強歐美兩洲人民的友誼。但事實上大多數陸軍空軍眷屬都將自己緊閉在福利社鐵絲網的範圍之內而不願與四周的異邦民衆發生文化及語言方面的接觸。其中頗有些人除掉掉另一個福利社區之外什麼地方也不肯去，在威斯巴登附近的海納堡我曾發現許多軍人之妻雖然居德有年却從未與僕人以外的德國人交談過。我又曾在芳丹不露的塞納河城警備區裡遇到一些軍人之妻，她們自承從來不想到巴黎去，因為軍眷住宅區裡的人們實在太好了，我還會在福蘭克弗東面的蒙安和一大批軍官太太們閒談。她們自稱要靠外國東西生活，言下不勝唏噓，實際上她們並非無權享受福利社的一切福利只不過由於福利社準備的軍眷宿舍不敷分配而不得不在外面暫時賃屋而居罷了。可是軍方與這一批軍眷都一致認為這是一項十分嚴重的問題！混在德國人裡面過着蠻荒生活而未能住在福利社的藩籬之內，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大多數的海外軍人軍眷簡直患上「在一起狂」了。

最近，安諾湯恩比博士，這位以研究文化與輿馳名於世的學人，特別指出了美國軍人「自絕於世」的心理之象徵。

「美軍福利社之爲物，」他寫道：「就像一塊將美國海外軍人軍眷牢牢吸住的磁石而對於地主國家的民衆則係一種侮辱。福利社之存在會使地主國家民衆發覺他們的水及食物不配拿給美國人消費。牠在美國海外代表們與地主國家民衆之間築起一道階級藩籬，而對於這些民衆美國軍人却原負有友好之使命。我想美國人若請俄國人代爲設計一種足以阻繞此一使命之障礙的話，俄國人建議的東西必係美軍福利社無疑。」

多麼可憐的美軍福利社！商人由於牠之本微利厚而嫉妒之。顧客們由於牠所供應之貨品或過多或不足不切實際需要而怨尤之，貨品時常流入黑市的問題困擾着牠。政府又因其經售利潤優厚之外國貨色而剝削之。最後更被歷史家喻爲俄國佬的秘密武器！

那麼，你以爲牠會廢然的摒擋歸去嗎？不，實際上恰恰相反。牠們仍將繼續存在，屹立於全球廿七個美軍駐防地區上面沉着而又樂觀的面對來日。因爲無論利潤會增會減，購買政策如何變遷，其顧客之數目必將有增無減。這倒並非由於征兵額之增加以致加多

會怕生孩子呢！有些軍人太太想要子女，福利社醫院還可以無條件的助其達到目的。至於孩子的扶養問題在福利社制度之下也變得十分簡單，他們看病免費，讀書免費，同時駐在地的勞力低廉，做主婦的儘可僱用僕人洗衣燒飯和照料嬰兒。這樣似乎猶嫌不夠，生孩子還有津貼可領。一名小兵生個孩子就能按月多支廿五元……在上述種種誘惑之下生殖率若不提高才是奇蹟哩！

海外軍眷人口之激增固然爲福利社帶來更多顧客可也爲美國招來不少頭痛的問題。由於福利社的軍眷宿舍供不應求，頗有一些軍眷在外面苦等了三個月至十八個月之久仍然分配不到房子。此外還有學校的問題亦極嚴重。每間學校裡擠滿了學生，體育設備不夠水準，教師奇貨可居。而這一批福利社力不能及的人們的許多需求就要由政府來設法擔負。結果無形中加重了納稅人的負荷。

許多觀察過美國駐歐軍隊情形的人都有「尾大不掉」之感。訪德之時，我曾經參觀過兩個美軍單位——北部地區司令部和南部地區司令部！牠們的公開任務是將各項戰略物資供應給總數十一萬人的若干部隊，而另一未經公開的任務則尤爲艱巨。他們必須照應這批將士的十五萬二千名眷屬，隨時準備於第三次世界

了海外駐軍名額，而係軍眷人口正在上漲不休。

福利社前途最黯淡的時期莫過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間。當時艾森豪總統下令將海外軍眷人數自29400人減至20000人以節制資金外流，其後兩個月裡，福利社人員的心情真夠悽涼，所幸甘迺迪總統迅於一九六一年元月登台做了牠的救星，甘氏推翻了艾氏的命令宣稱只要海外的駐軍及其眷屬願意稍微自我犧牲他們的生活水準以減輕資金外流之威脅，那麼他便肯考慮仍讓海外軍人及眷屬保持原來數目。

但實際上他確能做得這一點嗎？無論如何，這一着在心理上是聰明的。海外士氣因之大振，高昂得空前未有。說起來海外駐軍之生殖率委實驚人。克拉克將軍麾下的二十二萬五千名將士及其十八萬五千名妻室每月可以生出二千名嬰兒來。換言之，年生殖高達5%。同樣，史密斯將軍麾下的軍眷總數七萬人，年生殖率竟達15%。若與美國國內的「不及3%」比較起來怎不令人咋舌！

何以如此？原因十分簡單。即海外軍人生兒育女之所費過於低廉。在福利社補助之下，產婦在醫院中生產每天所費不過一元一角。醫生，護士，藥品與種種試驗完全免費供應。因此生產一次僅需七元七角，八元八角或九元九角便可解決。在這種情況之下誰又

大戰爆發之時將之安全撤退。完成前項公開任務僅需僱用二萬零八百五十名德國工人，而完成後一項管家婆任務則需二萬三千六百名工人。換言之，爲在海外保持十一萬名軍人，美國政府竟須同時供應十五萬二千名軍眷之所需，並以可觀金錢僱用四萬四千四百五十名德國工人。

長此發展下去，未來局面勢必愈難收拾，在德國豪安地方，幾座正爲美軍第卅七工兵團亟需的樓房已被迫改充學校好讓軍人子女有書可唸，而當工兵團無家可歸之時，豪安美國軍官俱樂部却在大事翻修二樓上的接待室，同時該地的福利社則不惜五萬元鉅資興建一間一流的酒吧。

總而言之，只要美軍眷屬繼續逗留海外一天，美軍福利社之將日趨壯大豪華而忙碌殆無疑義。

譯自八月十二日星期六晚郵

地球遭受雷擊的次數如何？

答案是每秒鐘約一百次。每次雷擊的電壓高達數百萬伏特，電流的安倍自一千至三十四萬。

一年以後，晚上八點鐘，葡萄牙航空公司報告出他們由里斯本赴卡諾（Kano），里普維（Leopoldville），魯安達（Luanda），羅倫科（Lourenco）及馬科斯（Marques）等地班機的起飛時間。報告



但是我不必不多考慮，這些古老的樂器受不住溫度的變化。而飛機上的行李艙都是不加熱的，因此大提琴家們乘坐飛機時都堅持把樂器帶在身邊。這種情形常會和航空公司發生爭執，他們認為大提琴體積過大，不能算作手袋。在過去我有時多買一張半票，使問題得以解決。有時在衣帽間裡勉

「我知道大提琴家不大容易找，」我說：「可是真會難到這種程度嗎？我們必須要跑那樣遠？而且非洲也很大，到非洲的那兒去呢？」

「葡屬非洲，我們明天再談這件事。」

當晚在旅館裡，我醒悟到他也許真有意，因為幾天前他還提起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途經里斯本到非洲去。我關了燈，開始胡思亂想。我幻想到爵爺和我一同對着那些酋長和半裸的女奴演奏巴赫的組曲；然後又穿越叢林到次一個演奏的地方去，我一手抱着爵爺一手拿着卡賓槍！

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談起他在印尼旅行演奏的經歷，當時印尼還沒有獨立。他曾為政府的官員們演奏，有時在私人家中對着三四十人表演，他們都渴望於見到歐洲的東西。在他的描述中，這些英國人手裡拿着高脚杯，眼中含着淚水聆聽古典音樂，回憶起從前在倫敦的好日子。因此我想到，非洲人似乎也應該有機會聽聽大提琴，這豈不是最好的文化工作嗎？



大提琴征菲記

雅諾斯·史塔克著
任牧譯

爵爺艾里斯福於一九九六年誕生在意大利的克里蒙那。因為爵爺是由人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它無疑具有一個靈魂，因此我稱他是誕生的。他是怪才史特拉底凡的傑作；一具大提琴。當他誕生時，只不過是一個數目字而已，後來由於他的主人是艾里斯福（Aylesford）爵爺，所以他也被得了一同樣的封號與名位。

我在這裡要記述一些爵爺所經歷的遭遇與危險。雖然爵爺的靈魂較高貴。但我也不得不時時強調我自己的觀點。因為除此之外，爵爺將無法表達出他的意見。

我吃完了最後一口牛排和葡萄牙酒，坐在桌子對面的經理人對我說：

「亞諾斯，你願意到非洲去跑一趟嗎？」

我們剛剛結束在里斯本的演奏會，我和爵爺一同在用餐。演奏會非常成功，我也感到興高采烈。在這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使我覺得有趣的而又不可思議。

「去非洲旅行！打獵還是做什麼？」

「我是談正事，去旅行演奏。」

所用的是葡萄牙語，我只能聽懂其中一句客氣語。提起我的大提琴，我和經理人握別。

我的鋼琴師根特·路德威（Gunter Ludwig）是一位削瘦的德國青年，不到三十歲，拿起手袋和我一同走向檢查口。我又轉過身問經理人：

「你替艾里斯福爵爺安排好了嗎？」

「當然，老伴。」他笑着，拍拍我的肩頭以濃重的劍橋口音說：「不要愁，都安排好了。」



強獲得一席之地來安置他。旅行的難題是大提琴家一生中時時會遇到的。

我和肯特進入機艙後，空中小姐就忽忽忙忙的趕來說了一大堆葡萄牙語。我道歉說：「對不起，我只會英語，或者說法語，我不懂葡萄牙語。」

她指着爵爺以法語回答說：「先生，我們沒有地方放那：那東西。」

「大提琴，」我很客氣的回答。

「那我們也沒有地方。」

我決定要保持愉快，我問她：「小姐，能否請你查查看，我有特許帶這件樂器上飛機，因為是貴國政府請我去非洲演奏的。」

她非常不高興的說：「但是我們沒有地方！」

我脫下外衣，放到架子上，想找個地方來安放爵爺，機上沒有頭等艙，而這時所有的座位都已坐滿，同時也沒有衣帽間，我開始發慌了。當空中小姐帶來一位地勤人員後，她們爭吵了有半小時之久。飛機已然誤了點，其他的旅客開始對我表示不滿。因此我只好拿起衣服和爵爺，招呼根特一同離開飛機。最後，所有的話吵完，機艙裡實在沒有地方能放下我的大提琴，我只好八百個不願意的把爵爺放置在郵件艙裡，外面仔細的裹了四床厚床單，放在郵包上面。一面不斷

的用我的匈牙利家鄉話咒罵，根特一聲不響的跟我進入機艙，最後終於起飛了。機長報告第一站卡諾降落，航程約有八個小時。

窗外，里斯本漸漸消失不見。在那裡三個禮拜，似乎離開我在芝加哥的家非常遙遠。但現在，突然間里斯本似乎就是我的家。

每個人都用第一個鐘頭來安排這漫長的旅途，和鄰居談話，交換旅行指南，他們大多數都是政府的官員，度過六個月的假期再回非洲去服務。政府規定在殖民地工作四年就可以有一次六個月的假，薪金照付。他們是一群非常安靜的旅客，回家度假的人，可在別離時反映出來，初次赴非的，似乎爲了未知的際遇而擔心。

燈光關熄後，我開始回憶過去一年中的經過，由經理人無意的一句話到真正成行。葡萄牙的音樂教育推行委員會似乎是慣於付出極高的代價聘請國際知名的音樂家到她的屬地去舉行演奏會。「至於細節，」我的葡萄牙語經理人說：「會由你的英國經理負責。」我不知道這句話是根本沒有用，我確也收到幾封信說明演奏會將在西非舉行，可是不久又從英國寄來了道歉的信，他們弄錯了，演奏會實際是在東非，最後英國只好因窘的不再問問。這次的簽約也是在二十四

是我拒絕了這種誘惑。

小時前才辦妥，這是南歐許多經理人的一貫作風，已不足爲奇。但是我連這一次旅行的路程和演奏節目竟也完全弄不清。我只知道第一次演奏會是在安哥拉（Angola）舉行，時間是我們到達的當天。其他的演奏會將在莫桑比克（Mozambique）以及非洲各地舉行，節目與安哥拉相同，我還要向誰去爭辯呢？

清晨四點，播音器中報告請乘客束緊安全帶，我們的飛機已在卡諾上空盤旋，我們到了非洲！根特好像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初次見世面，沒有法子能忍住心中的興奮。我自己也想起了在十二歲時第一次離開雙親獨自遠遊的情景，當然我要儘力裝成一付老行家的面孔。現在，多年以後，我仍然能裝出那付面孔，但這次它所掩飾的是失望而非興奮。五分鐘前，我們就已降陸，但是看不出絲毫非洲的景象，我和別人一樣，都急欲一睹非洲真面目，但卡諾的機場則和歐洲的機場全無二致。

在候機室內，我們可以選喝茶、咖啡，或者啤酒。我極爲驚奇的看到很多旅客在這個時候吞下大量濃啤。我想要找點橘子水喝，正在這時一個裹着頭巾的土販子拿了一隻小鱷魚向我推銷，雖然他只一隻標本，但是似乎比起我在國內所看到的活鱷魚更真實。我想不出別人在清晨四點鐘買鱷魚有什麼感覺，但

氣溫這時大概已經昇高到八十度左右，候機室中的大吊扇無精打彩的扇着空氣，它惟一的切用是吹滅我們的打火機。在候機機室的另一端是一個小攤位，陳列着許多皮貨，木頭彫像，和各式各樣的紀念品，甚至有些東西印着「義大利製」，「日本製」。向我推售鱷魚的有十多人，我告訴他們這些東西不適合於觀光客，我不會要。一小時後，我們再度登機，我和根特覺得好像已經是老經驗的非洲人了，我甚至想到要立時找出解決種族問題的方法來。

越過赤道線也只不過是形勢而已，在一萬三千呎的高空上，陸地全是雷同的，一無新奇之感。當我們在里普維降落時，依然如是。機場和布魯塞爾一樣，而且更摩登。我們抵達剛果不過幾分鐘，就有一個年輕土人前來推銷一張他自稱是自己畫的水彩畫。雖然顏色不錯，但是我在別處也常看到這張畫，我始終懷疑它們究竟由何而來。沒有多久又有十幾個土人圍上來，都向我推銷同樣的那張傑作！

由里普維到魯安達航程很短，機場和海關的人員既嚴格而又客氣，而且效率很好，和其他各地一樣。這時有一位講法語的少婦，看見了爵爺的盒子，迎上來表明她是當地樂教委員會的主席，和她同來的是魯



安達的一位秘書。我們乘坐一輛全新的轎車，穿過這座大城，路面保養極佳，各式廠牌的車輛全有，兩傍植着棕櫚樹，碧空萬頃，天氣清爽，溫度剛好八十。事事都合理想，但是我們又談到了希望能看看蠻荒的生活——真正的非洲。

「好的，」主席毫不熱心的說：「我們可以跑一趟看看水牛之類的野獸，但是要深入內陸一百五十多哩。」她的那種態度使得我們只好暫時打消埋險非洲的企圖。當我們到達旅館時，她說爲了要靠演奏會場近一點，所以選定這一家在我看來它很像二十多年前美國南部的二流旅館，出我們意外的竟連空氣調節機也沒有，在我們以後的整個旅程中也沒有看到過一架。缺乏電力是非洲最大的一個問題。我們對於這家旅館的印象，實在是因爲看到城中各處都很摩登，所以期望也高了。我們的主人詢問是否要到音樂廳去看看，試試鋼琴，我們立表同意。

音樂廳是一座摩登電影院，演奏會將在當晚九時舉行。我們的照片，海報都已貼了出來，進入院內足足花了十幾分鐘才找到經理，只有他才有台上那架美麗的史坦威鋼琴的鑰匙。根特看到這架鋼琴後大爲高興——在魯安達能有一架大型史坦威！雖然我們可能見不到非洲的真面目，但是這次演奏會可能非常愉快。

當我們在等候鑰匙的時候，主席女士告訴我們，這是三架專爲熱帶製作的鋼琴之一，政府以一萬八千美元一架爲樂政推行會訂製的，另一架在莫堪麥德（Mo-camedes），明天我們將在那裡演奏。

「噢，是的，」我問：「在什麼地方？」

「在莫堪麥德，你不知道嗎？」

「嗯，現在我們知道了，速不速？」

「只有幾個鐘頭的飛機，」她說：「節目是相同的。」

「什麼節目？」我一無所知的問。

「你今晚演奏的節目。」

「噢，這個節目，你有印好的節目單嗎？」

「當然有，」主席女士說着從手提包拿出幾張給我的。

這些節目原來是我們很久以前演奏過的，使我們寬心的是其中必要的樂譜我們都有。其中有早期的古典作品，貝多芬及杜賽西的奏鳴曲，幾首小品，最後是柯德萊（Kodaly）的無伴奏大提琴奏鳴曲。這時經理來了，鋼琴也打開了。根特深恐長途旅行會影響到他的双手，看到這架偉大的鋼琴後真是喜出望外，等不及搬椅子，等不及我打開琴盒，他就彈了一個戲劇性的和音，然後開始彈奏音階。但他立刻停了下來，

吃驚不置，我也冷了半截。我們聽到的聲音不但難聽，簡直是令人難以相信。肯特好像摸着熱鍋似的小心的隨便碰了一個琴鍵，聲音還可以。再換一個，又使我們大吃一驚，我們不相信的彼此看了一眼。這時主席女士一無驚奇的走過來，我問他調律師什麼時候來。

「調律師？」她轉向拿着鑰匙的人，用葡語說了幾句話，然後對我們說：「他已經來調過這架琴了。」

「一定弄錯了，」我說：「這架鋼琴要調弦。」

她四處找尋電話，「我只認識他一個人，我們的琴都是他調的。」幾分鐘後她回來說：「我們正在設法找他，但是他身體不好，他年紀已經不輕了。」

「他還聽得見嗎？」我不放心的問。

「我們時常有鋼琴演奏會，」她回答說，同時舉出幾位有名的鋼琴家，「從來沒有人抱怨過。」

「讓我們吃飯去吧，」我說：「演奏會以前還可以睡一會兒；我們飛的路程相當遠。調律師足夠有時間把鋼琴調好，演奏會要到九點才開始呢。」

主席女士找了一家城中最好的餐館請我們吃晚飯，它是一家夜總會與小吃店的古怪混合物，厚絨布的帷幔，音樂台，舞池，但是桌椅則又是塑膠做的。音樂台上也有一架立式鋼琴，我和肯特都懷疑到不知是

誰調的？我試了幾個琴鍵，還會有誰？我們三人悶聲不響的吃了一頓飯，然後又回到影院去，找到經理後，他說調律師已經來過。

「那麼……？」

「他仔細檢查過鋼琴，發現有一條腿有點彎，他已經修好。」

到了這種程度，我和肯根以德語相商，不要太激動。我告訴主席女士，為了聽眾必須把調律師再找回來；否則演奏的聲音將令人無法忍受。我們向她告退，回到旅館。晚上八點，鬧鐘吵醒了我們，我穿好衣服後，把爵爺由盒中請出，稍事練習。八點四十五他們來通知時，我們已然準備齊全。

「調律師來了嗎？」

「來了，他在鋼琴上足足花了三個鐘頭。」

雖然演奏會定在九點，可是直到九點三十五分才能開始。廳裡有一半人，大約八百左右，當肯根彈下第一聲和弦，我的晚飯幾乎都要吐出來，這架琴，出乎意外的比原來還要糟！這次的演奏會簡直無從描寫。肯特不敢再彈和弦，只能東按一個鍵西敲一個鍵，同時抱歉之至的看著我，我們兩個人都弄得汗流浹背。只有一件事還能讓我們不致半途而廢逃入後台；我們的耳朵經過長途飛行之後，仍未復原，演奏的聲音聽

起來好像來是由遠處另外的屋子裡傳來，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控制了我們。我們在這裡身負重任，要把文化的優美帶給這遙遠的國土——但却一籌莫展。

我和爵爺勉強強強的對付完前半。雖然每當肯特按下琴鍵，我的內心就在神經質的發笑，但是當我們奏完退回後台時，聽眾們對他們所聽到的東西竟然大表讚仰，使我們二人瞠目不知所對。這時我想出了其中原因，可能這位調律師在當地住得太久，多年前就喪失了對音階的辨別力。因此在魯安達所有的鋼琴都和演奏會中這架一萬八千美金的史坦威聲音相同，聽眾也就習慣了，以為正常的聲音就是這樣！

我猜對了，聽眾內不斷有人向我們讚譽演奏美妙。最後我不得不打斷他們，不願這種不合理的事再繼續下去。在會後的宴會中，我向他們請教；原來這位調律師不僅是魯安達的惟一人物，就連整個安哥拉也只有他一個人。他們告訴我他已經到莫堪麥德去過，為我們調理明晚演奏會所用的鋼琴！

為我們舉行宴會的好心人士，可能一直到今天還在懷恨，因為我們一直談到了深夜兩點半，向他們解釋這位調律師對安哥拉愛好音樂者所造成的危機，尤其是對他們的兒童。我們在水冷怨恨的氣氛之下，轉回旅館，雖然非洲的夜晚非常溫和，但我們所得到的



却是冰冷的握手。每個人似乎都很高興我們要在短短的三小時後起身，乘機往莫堪麥德。一年後聽說有一位調律師不時由約翰尼斯堡飛去調琴，才使我稍覺寬慰。

清晨五點半，鬧鐘把我們驚醒，一小時後——痛恨着世界

、音樂、飛機、以及母親鼓勵我作大提琴家——我和根特一語不發的到了機場。一點鐘後飛機起飛向莫堪麥德，一直到機上發出東安安全帶的通知，我們都不會交談過一句話。我自窗口上望，只見一片空廣的沙漠。最初我以為飛機出了事，要緊急降落。但是我們平穩的着了陸，滑行到一間木屋前，那兒有幾個人正在忙來忙去。

我提起爵爺走下飛機，走向那破爛的建築物。有位年輕人迎上來，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話，只聽出其中有「音樂委員會」幾個字。我回答說：「我是史塔



克。」有幾個土人把我們的箱子扔到一輛老爺汽車上。使我們吃驚的是這位單人歡迎隊只會說葡萄牙語，當他踩下加速器時，我趕忙抓緊轎爺，捱住氣。我們的車速，在那高低不平的土路上幾乎達到了每小時七十哩。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趕，音樂會訂在九點鐘，而現在只不過午後兩點。幾分鐘後前面出現了一個村落，狹窄航欄的街道，幾輛車子，一兩個懶散的土人。我們在一家旅館前面煞住車，令我們驚奇的是它的外貌完全歐洲化，極似巴黎左河邊的幾百家旅館，我們立時就被引入了我們的房間。

我在莫堪麥德的第一個活動是一次淋浴，但是這個澡却洗得嚇人。如果你熟悉法國鄉下及意大利北部的盥洗室，你就會知道其中情形了。浴室的地下有一個洞，兩邊放着兩塊墊腳的石頭。最不便的一點是在沖水時積水會深及腳踝。在莫堪麥德，這種衛生設備改成了淋浴，裝設在屋子中央，地下淺淺的一個水溝排洩流水。當我洗完澡後，得要像袋鼠似的跳出浴室，可是拖鞋已隨洪流而去。直到一小時之後我才能再回到屋子裡去。

我們第二個經驗是午飯，那位侍者古怪之極，每當我們試說葡萄牙語他就發笑。到現在我也想不起我們吃的是什麼東西。好像有魚湯，乾肉和馬鈴薯，還有

一盤蔬菜。所有的菜都是一個味道，似乎是用一個鍋燒出來的，幸而還不致無法下咽。

午飯後我們決定小睡片刻，我們一直熟睡到晚上八點半才醒過來，正好穿衣服。在我們出發以前的來往信件中只有一點是確定的，在全部演奏會中我們都要穿夜禮服——燕尾服，白領結。穿著停當之後，在差五分九點時走下樓，手中提著爵爺，根特拿著樂譜。在旅館前面，有一群歐洲人坐在人行道邊的椅子上，喝着料飲。一大群半裸的土著兒童，拿著擦鞋真跑來跑去。我們一露面所有的人全都靜了下來，用驚恐的表情瞪著我們。我想大概是被我們的全套禮服和巨大的大提琴盒子嚇呆了，在他們的想像中，裡面藏着的不是機關槍就是死鱈魚。同時我又戴着一付黑眼鏡遮蔽那遲落的陽光，正好湊起這幅畫面。我有時常在臆測，第一個人到達一個無人的星球上時，會有什麼感覺。在這莫堪麥德，我經歷了瞬間的這種感覺。我們站在那兒等了幾分鐘，最後只好坐下。這一個行動使兩個大膽的孩子到腳邊替我們擦鞋子。沉寂被打破，啜飲，喧鬧又都恢復了。

九點半才有一輛出租汽車來臨，仍然由司機場接我們來的那傢伙駕駛。由旅館到市禮堂只用了兩分鐘。裡面是一個很適中的大廳，有一個小小的音樂台，

台上是那架魯安達史坦威鋼琴的孿生子。時間雖已將近十點，而廳內仍然空無一人。我拿出爵爺，已經有一整天沒有調弄他。當我們開始活動指頭時，門開了，走進來一小個子，他用法語自己介紹是當地廣播電台的台長，他請求準許把我們的演奏錄音。我儘客氣的解釋前一晚鋼琴走調的經驗，因此不能使他如願，但是在節目的最後，有一段無伴奏的大提琴曲，他可以錄下來。他謝過我們走了，不久就帶來一具麥克風，預備裝設在台上。我阻止他說要到休息以後才可以裝。

他沉思了一會兒說：「你知道，我想你們奏得愈少愈好，這兒的人不大懂音樂。」

我和根特着急了，臨時決定更改一些節目；節目單上的兩首早期古典奏鳴曲，然後是杜賓西的奏鳴曲，休息，然後兩首短曲，一共六分鐘，最後是獨奏——全部節目四十五分鐘，改變了正常演奏會的七十五分鐘。我問那位無線電師，能否在開始前用葡語報告一下節目的改變，他表示同意，拉開幕布就走到台前去。七八分鐘後他回來說一切都準備好。我和根特鄭重的握了一下手，決意無論如何都不發怒。我們深深吸了一口氣，走上音樂台。

我聽到一些好像是鼓掌似的聲音，等到眼睛熟習

了微弱的光線後，我看到約有兩百張椅子，擠在上面的的是二十五個人。剛才的掌聲是這些衣著齊整的高加索紳士淑女們，用他們戴着白手套的纖手，隨意一擊而造成的。他們的任務完成了，隨即沉入寂靜之中，即不動也不關心。我們別無他途，雖然抱憾，也得要開始。

根特一按下琴鍵，我就感到內心要神經質的發笑。「小心，」我自言自語說：「你答應過不可惱怒，你必須在這種情形下盡力而為。」我的左手在指板上滑上滑下，到處摸索，設法去配合鋼琴所發出來的聲音。第一首作品，已有兩百年之久，有兩個短小的樂章。結束後我示意根特一同站起來，聽眾們似乎鬆弛了，重覆一次他們以前的動作：輕柔的一擊。

我們繼續演奏，第二首奏鳴曲有四個短樂章。自我們登台過了整整十五分鐘，我們再度起立，接受那輕柔的一擊。第一部份到此結束，我們一聲不響的退回前台。進入辦公室後，我看到那位無線電師拿著麥克風就往台上走。

「你做什麼？」我問。

「我把麥克風裝起來。」

「等到休息時再裝。」我說。

「現在不是休息嗎？」

我頓了一下：「我們還沒有演奏杜婁西呢。」

「噢！那你們爲什麼退下來？」

「這是一種習慣，在每一組作品之間休息一下。」

他似乎不大相信，但仍然走開了。我們深覺懷疑，在這遙遠的莫堪麥德，是否前朝古典和印象派的作品在聽衆耳中是全然相似。我們再度回到台上，這次竟連掌聲都沒有了。非但沒有掌聲，連人也一個都不見。我向昏暗中搜尋，發現在遠處門後有香煙的火光。爲了找些事做，我開始



調弄爵爺，根特則彈撥鋼琴。

香煙頭像螢火虫似的向我們移來。二十五個人一聲不響的坐回到他們的位子上。杜婁西的這首樂曲，是大提琴家們最好的賣弄作品，含有無數表現技巧的地方。無數聽衆都會被它的色彩與變化所動、表現出極大的喜愛。我醒覺到我們的任務，在我們的藝術奉獻之中，至小是要感動這些人。

我們儘可能的把這首奏鳴曲演好，結束後我和根特站起來，接受聽衆喝采；輕柔的一擊。我們退回後台，聽衆們也都站起來走掉。我點起一支香煙，吸了一半就把它燃熄。

「讓我們演完算了。」我對根特說，一面招呼無線電師去裝麥克風。我們回到舞台上等候，聽衆們熄掉香煙走回來。六分鐘之後我們還得暫時離開台上，因為最後是一首無伴奏的作品。一聲輕柔的拍擊，聽衆們走了。我回到台上，他們回到位子上，我演奏，輕柔的一擊，我退走，他們也退走。

我自信在多變的一生中，任何事情都經歷過：幾次頻臨死亡邊緣，生活在危險中，生活在安逸中；在許多國家中以藝術家的姿態演奏，面對好人壞人，演奏有好有壞。但是這次！即使是對古典音樂一竅不通的兒童們，也立時在指板上不停滑動的左手著迷。事

後他們會問：什麼是奏鳴曲？您怎麼樣演奏？爲什麼？但是在這兒的這些成人，該是有文化教養的，反映出來只是厭煩不耐。突然間我大笑起來，根特以爲我發狂了。

「什麼事好笑？」

「你知道嗎？」我說：「我們剛剛造成了一件音樂史上的記錄，沒有任何一位大提琴家舉行過這樣貴的演奏會。我們的費用，到這兒來的旅費，以及旅館伙食等，大約花費了葡萄牙政府三千多美金，用這二十五個人來均分，今天晚上到這兒來的人每人花費了政府一百二十元！就算是卡拉絲也不會有這樣貴！」

次晨，我們又以每小時七十哩的速度回到機場。回程和來時少有不同，僅只天氣更溫暖。我們在魯安達航了兩天，等候飛機載我們到下一個演奏地去——橫過葡屬東菲，在羅倫科。抵達後，我們立即走向移民局，有一位矮小的紳士在那裡用法語表示歡迎：「歡迎光臨莫桑比給，」他愉快的說：「我不是樂教委員會的人，但是如果二位允許，我願竭誠服務，我是這裡的音樂教員。」

自從我們到非洲，這是第一次有人與音樂有關。但我們仍然謹慎從事——至少魯安達的那位調律師也是和音樂有關的——僅只問他演奏會在何時何地舉行



。這位名叫山姆的人，答應在一小時內給我們消息。羅倫科和魯安達相差無幾，只是較大較摩登。我們住的旅館稱得上是奢華，它是圓形的有八層高。每一套房有一間起居室，一間臥室陽台，窗子對向莫桑比給灣。

我們到達後一小時，電話鈴響了，山姆準時來到樓下，給了我們第二個意外的驚喜。日程上排定我們的第一個演奏會將於三天後在海灣最北端的莫桑比給島上舉行，然後是在貝艾拉，最後是在羅倫科。晚飯時我提起在安哥拉

所經歷的鋼琴問題，得到了第三個意外的驚喜。山姆微笑說用不着發愁，已由約翰尼斯堡來了一位調律師。「這兒的情形和安哥拉不太一樣。」第二天我們才知道二者的差別有多大，山姆請我們到他家裡去，搬出來大量的唱片，顯然他是一位真正的音樂愛好者。多一半的時間我們都在休息，而沒有去遊逛，第三天清早我們精神煥發的起身，準備另一次旅行。在機場上我們登上一架乘坐十人的飛機，它並不直飛島上，只到一個名叫倫布的地方，從那裡再來一小時的船才到目的地。

途中飛機在昆里門 (Quelinae) 略作停留，我們才第一次見到真正的菲洲。棕桐和仙人掌是僅有的植物，溫度高達九十。在機場屋後，赤裸的兒童在近乾涸的河中嬉戲。一位六歲左右的男孩，嘴邊掛着一枝沒有點燃的香煙，不久有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吸着煙走過，男孩和她對了個火把煙點燃。一隊行動遲緩的半裸女人，每人頭上都頂着粗樹枝走過，沒有人說話。她們的皮膚乾枯，骨瘦如柴，年歲已不可測，似乎是在行經她們最後的一段旅程，走向墳墓。離開羅倫科八小時後，到了倫布，我們下一個音樂歷程的入口。來迎接我們的人，一定和莫堪麥德的那一位是親戚，他同樣匆忙的急於把我們送到唯一的



次晨有牛排，馬鈴薯片作早餐，餐後我們重又出去遊歷。我們發現了一個市場，裡面有幾百土人擠來擠去，購買麵包、水果、青菜。蒼蠅、蟲子、野狗，到處都是，而最多的還是塵土。骯髒和土人的多產。隨處都是幼童，不是在媽媽背上就是在肚子裡。十一點，一輛貨車到達，下來五個土人，引起一陣騷動。我們看不出有什麼道理，可是這些湊熱鬧的人却是興趣濃厚，好像是自己的球隊在第九局後半打贏了。我們的出發時間已經快到，不得不離開這興奮的場面。

一家旅館去。在塵土飛揚的路上坐了十分鐘遠遠七十哩的汽車，我們到了一座房屋前面。立時就有十幾個土著兒童圍住汽車，搶着把所有的東西都搬下去——包括爺爺在內。爭奪戰隨即發生，我則極力想奪回我那高貴的同伴。

我們進入一個剪修齊整的花園，有一個招牌驕傲的寫着這是倫布的「大旅館」。過去在巴黎以及其他地方的經驗，使我想這可能是最不高明的地方，因此使我心存疑懼的走進去。

不久我們獲知演奏會將在次日舉行。這時僅是午後，我們無事可作，只好出去觀光。旅館距印度洋僅有幾百碼遠，有一座碼頭伸入水中。煥然令人難耐，因此我們就走向海邊。碼頭是一座寬不及十尺的木架橋，中間有一條窄軌鐵路。六名土人分騎在鐵軌兩旁，穿着些從前大概是短褲之類的東西。當我們從上碼頭，前兩個人爬了起來，其中一個開始用鐵鎚敲打木頭上一塊腐爛了的地方，另一人拿出一枝釘子，慢條斯理的往下敲。他們藐視的看著我們走過，彼此在喃喃的談論着。後面兩個人在我們走進時也開始活動起來，他們用布在擦除鐵鏽，結果弄亮了兩小塊有五角錢大的地方。第三組人也在敲釘子。等到我們走過後，他們就又都恢復了原來打瞌睡的狀態。

午後一點，我提着爵爺，夜禮服，和根特一同走向碼頭。那幾個土人仍然緩慢的在做同樣的工作。碼頭尾端停着一艘整潔的小汽船，一位衣着齊整的船員招呼我們上船。午後三點——非洲的時間觀念又來了——船起碇航向島上。它是一個摩洛哥式的港口，混有些許印度風味。

岸上有一位紳士向我們招呼歡迎，他以一口標準的英語自稱是某某博士，當地音樂委員會的主席，引我們坐上一輛意大利跑車，同時指使一個孩子抱起爵爺坐上一輛人力車上去。根特毫不遲疑的就跟着坐了上去。演奏會仍然是在市禮堂中舉行，鋼琴是一架很少見到的德國貨，根特極不放心的按了按琴鍵，出乎意外它的音調竟然非常準確。他坐下立時就狂熱的彈奏起來。

九點鐘我們回到禮堂來舉行演奏



會，聽衆約有一百人左右，他們的舉止和歐洲大城市的聽衆別無二致。他們注意的聆賞音樂，事後並要求簽名，感謝我們所舉行的演奏會。

晚飯後，我們幾乎是很不情願的向他們道別，坐上一隻小汽船開始我們的歸程。我放好了爵爺，靠入椅中，這時已過午夜，平靜沒有月光，船聲也並沒有破壞這寧靜。天空掛滿了星星，馬達的聲音像是一隻小貓似的低聲嗚叫。早時的淒涼現在都變得美麗了。我感謝母親期望我成爲大提琴家，使我能有機會遊歷世界，看到如此美景，把快樂帶給遙遠的人們。船行漸近倫布，我深感這種寧靜恐難再有。我提起爵爺，在溫暖的非洲深夜中，走回旅館。我安適的睡熟，感到這裡的確是一個「大旅館」。

次日赴貝艾拉的航程也非常愉快，在南波拉應當停留三十分鐘，結果延長到一小時半，其實要做的事只是給飛機加油。但是因爲駕駛員和空中小姐遇見了熟朋友，他們去聊天去了。

貝艾拉是一座摩登的城市，有一巨大的港口，和莫桑比給最大的鐵路中心，同時也是羅德西亞人的娛樂，交易，度假中心。那兒的大旅館是我所住過最好的一家，它有古式的豪華，也有巨型游泳池，健身房，考究的餐廳。

入叢林裡去。直到次日中午，飛機才離開羅倫科。

到了魯安達，另一架發動機也出了毛病，又過了十二小時才繼續飛向里斯本。這時飛機裡已非常擁擠，爵爺也擠在我的位子上。我的確是喜愛它，但是十四個小時坐在那兒，我的背痛也使我羨慕起橫笛家的運氣了！最後，東安安全帶的信號發出，里斯本已在下面。我們的葡籍經理，見到我一手提着爵爺，一手拿着爲女兒買的小鱈魚，他用那濃重的劍橋口音說：

「你怎麼去了這麼久？整整晚了二十四小時。」我一語不發的瞪着他，一直等到走過了海關和移民局，然後也用濃重的劍橋口音對他說：

「老伴，莫桑比給遠得很哪！」

X X X X X

雅諾斯·史塔克 (Janos Starker) 是現代一位有名的大提琴家，曾在達拉斯，芝加哥，及大都會歌劇院等樂隊中担任首席大提琴家。他曾錄過不少唱片，極受音樂愛好者的推重，公認爲目前年輕一代大提琴家中最出衆的一位。史氏近年曾數度旅行演奏，足跡遍及亞、非、澳、等地，本文即史氏在旅行非洲之經歷，其文筆生動，敘事幽默，實亦一傑出之文學人才也。

我們在這裡的演奏會，也是在電影院中舉行，並且也有一架很好的鋼琴。惟一的遺憾是當我們演奏時，隔壁正在放映一部美國武打片，影片一斷——好像是常常斷——噓聲立時四起。這些聲音用來伴奏貝多芬，實不相宜。但是聽衆們非常欣賞我們的音樂，我們也就盡力而爲。

我們的非洲遊歷，已近尾聲，最後一次演奏會在羅倫科，然後飛行二十四小時返回里斯本。這一個演奏會是我們整個非洲之行中最成功的一次。演奏會的下午，我們去巡視音樂廳，鋼琴非常好，我們就坐下來隨意演奏。我原是想無聊的在拉奏，但突然看到山姆坐在前排椅子上，緊閉双目欣賞。我們奏出的每一個樂句都帶給他無限快樂，當我們奏完後，他眼中含着淚水，一句話也說不出，熱情的握着我們的手。回到旅館後，我又拿出爵爺，一直練習下去。當晚的演奏會使聽衆極爲愉快，結束後山姆先生流下更多眼淚，並且親吻我們的双手。他的舉止使我們吃驚不置，但却使我想此行可能終屬不虛。世上應該多有些像山姆這樣的人。

後來在機場上我們受到更多溫暖的道別。起飛時間在午夜，飛機滑上跑道，速度已接近升空，但駕駛員突然踩下煞車。僅僅是由於奇跡，飛機才沒有衝



漫畫：無題

「我所能做的只能到此爲止了，別的醫生恐怕也沒有辦法。但是我知道巴黎有一個人，他不是醫生，但懂得怎樣醫治狂犬病。馬上把約瑟夫帶到他那裡去，如果你們希望兒子能復元的話，恐怕只有他辦法。」

但是當米亞士德夫人將她的孩子帶到了化學家路易士·巴士德 (Louis Pasteur) 的實驗室裡的時候，巴士德也不敢做一個肯定的答覆。他從瘋狗的腦子裡收集了許多細菌，經過處理以後再注射到被瘋狗咬過的狗身上，這些狗經過接種之後不但能痊愈，並且很快地完全康復。巴士德對少數幾個實驗的結果並不感到滿意，他認爲在宣佈試驗成功之前，必須重覆作無數次同樣的試驗。到那時候他已能保證這項防疫的方法對狗是絕對有效的，但是他從來沒有將這種疫苗接種到人身上去。那時候，他正面對着那位焦急的母親與生命受到威脅的孩子，也面對着他一生中所遭到最困難的一個抉擇。

一般比較冷酷的人可能對這種處境會無動於衷，尤其是在那時候，醫學技術尙十分幼稚，一般的醫生可能會表示約瑟夫應自己負起他受傷的責任，許多老資格的醫生會毫不猶豫地將約瑟夫拒諸門外。

但是路易士·巴士德却存着一個不同的想法，他認爲應該尊重並愛護每一個人的生命。當這位婦人將她的兒子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裡的時候，實在令他十分爲難，他以慈父的心情望着這個孩子。當他面對着這個孩子的時候，他根本沒有考慮到在他六十四歲以前在科學界所建立起來的聲譽。但是米亞士德夫人却知道巴士德的名望，而對他有堅定不移的信心。

當巴士德在辦公室裡站着思索的時候，狗吠聲自窗外傳來。在他的實驗室中有自法國全國，甚至於世界各地送來的二百多隻狗，其中包括健康的狗，病犬，甚至於瘋狗。他將瘋狗隔離起來，並詳細觀察每一步驟病況的變化。在另一個部份養着許多健康的狗，這些狗是用來試驗他所發明的新疫苗用的。在實驗室中除了狗之外，還擠滿了許多其他的動物如兔子，天竺鼠，鵝和猴子。小米亞士德那時候正高興地望着籠子裡的動物。終於，巴士德的聲音打破了沉寂。

「是的，米亞士德夫人。」巴士德說：「我可以辦到，這不會有什麼痛苦的。」

當巴士德將針頭從小米亞士德身上抽出時，他問道：「只有這些嗎？我們跑了這麼多路就爲了打這一針？」

科學家 的 發明家

第五章 近代醫學的 始祖——巴士德

在法國亞爾薩斯省梅森格鎮附近的鄉間，一位九歲的男孩在平時上學與下課時經常走過大路旁的一條田間小徑。有一天，正當他穿過一處小樹林時，一隻狗衝出來向他攻擊並將他撞倒在地上，這孩子用手掩着臉，這隻狗就咬了他好幾次，以致他身上被狗咬的地方沾滿了狗嘴裡的白沫，附近一位泥水匠聽到了小孩呼救的聲音跑過來打走了這條狗，將孩子送回家去，並將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告訴這孩子的父母。

這孩子名叫約瑟夫·米亞士德 (Joseph Meister)。他的父母立刻就追問這隻狗的來源，不久發現當地的主人發現牠發瘋時，已將牠打死了。米亞士德的父母將他們的孩子送到醫生那裡問醫生怎麼辦，韋伯醫師爲小米亞士德包扎了傷口，並告訴他們說：

「不，約瑟夫，你還要在這裡住幾天，我為你準備一間舒服的房間給你睡，並且每天還要替你打一針。」
因些，在這些日子裡，小米亞士德每天白天與動物們交朋友，晚上睡得很香甜。但是巴士德却無法入眠。
當疫苗接種的份量漸漸增加時，正如他所預期的發生了作用，他興奮得無法合眼。
在他的女婿爲他撰寫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段：

巴士德爲了要把小米亞士德從死神的手裡奪回來，他體驗到了希望，恐懼，痛苦與焦急等待的各種滋味，到了晚上，他常幻覺地看到白天在他院子的玩耍的孩子受到狂犬病的侵襲而在痛苦中掙扎……雖然他的天才發明已能保證這種可怕病菌已被消滅，而且事實上他將可以不再受這種恐怖性的困擾，但是他善感的性格使他將別人的擔子放在自己肩上，在這時候，這副擔子就是這個孩子。

終於，他的治療結束了，約瑟夫·小米亞士德已完全康復並回到家裡，小米亞士德因爲是第一位接受疫苗注射而自狂犬病康復的人，而成了世界聞名的人物。由那時候起，來自歐洲每一個角落，甚至於來自美國的男女孩子都慕名而至巴黎的巴士德學院(Institute Pasteur)接受治療。到今天，幾乎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有巴士德學院的分支機構。

治療狂犬病疫苗試驗的成功是巴士德一生事業中的一個最高潮。但是，巴士德是否也是一位隱藏在發明家後面的科學家呢？我們一般的觀念都認爲發明了機械或電機方面器具是真正的發明。讓我們由另外的一個角度來看，使醫學，外科手術與農業邁向現代化的一些工具，與使紡織，釀酒，製醋，牧牛，羊，豬等事業中許多難題得以解決的許多方法都同樣是真正的發明。在這些發明的背後，巴士德是使這些發明得以實現的科學家。
巴士德生長在法國法蘭契·康堤(Franche-Comte)省一個叫阿波艾斯(Arbois)的小村中。他的父親是拿破侖軍隊中退伍的軍人，在村中有一家皮革廠。在巴士德少年的時代，他的智慧似乎被他的感情所掩蓋了。在學校裡他並不是好的學生，他的成績僅比全班的平均成績高一點。

可能他學業成績不夠理想的另一個原因是教師對他太愛發問感到討厭。傳說有一次科學老師因他問得太久而大發脾氣：「誰在教這堂課？……你，還是我？提出問題是我的權利，不是你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不但熱愛他的家庭，而在他的幼小的心靈中已知道愛國。事實上，他對他父親，姊妹以及家庭的感情阻礙了他學業的進展。

他渴望受到教育——尤其是愛好數學。在他青年的時代，他的志願是做一位教師。他理想中的目標是進入法國最著名的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但是當他十五歲到巴黎去上這家學院的先修班時，他患了嚴重的思鄉病，以致於放棄了他原來的計劃，回到了阿波艾斯。這件事是困擾了巴士德一生的煩惱第一次的顯露——這個煩惱是他的易於激動的感情。但是在另一方面，各種科學試驗給他繁重的工作却不允許有感情的成份來干涉。

在這裡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他對他的前途尚不知所從的一段時期中，他顯示出了他對藝術方面的天才。他用粉筆與炭條爲他的家人與朋友畫了不少傑出的繪像。

當他年事漸長時，科學逐漸贏得了這場紛爭。——至少科學已戰勝了他對家庭的牽連。他再度前往巴黎求學，在這一次，押在他面前的書本，化學藥品，各種問題，與顯微鏡使他拋開了想家的念頭。他浸淫在工作之中，工作已醫治好了他的思鄉病。在他給他姊姊的信中有一段寫着：

立下志願是一件偉大的事——因行動與工作都隨着志願而產生的，而且工作會帶來成功。所以這三件事物——志願，工作與成就就是人生中最重要東西。

當他十九歲的時候，他已學習了基本的物理與數學。當然在一八四三年能學到的不會太多。到他二十歲的時候，他被Ecole Normale師範學院所錄取。從此以後，他對化學的興趣愈來愈濃厚。他先研究拉瓦錫等人已建立好良好基礎的無機化學，然後再進一步轉向「生命的化學」。這是一個還沒有人開拓過的新學問。在一八四零年左右，許多地方認爲用化學的觀點來研究生命的奧秘是一種犯濫上帝的行爲。巴士德是位虔誠的天

主教徒，但是相反的，他認為上面這種想法正好冒犯了人類與上帝的智慧。

到他二十歲的時候，他已蓄了職業化的鬍鬚。他的一雙眼睛似乎有一種超乎尋常的力量，可以看到事情更深的一面。那時他已能安定的工作，他經常出入圖書館，實驗室和講堂，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杜瑪士(Jean Baptiste Dumas)和貝拉特(Antoine Jernome Balard)。他住在一間拉丁區簡陋的小屋子裡，經常與他的好友卡波斯(Charles Capus)在盧森堡公園和河邊的小路上散步。雖然他比他同年的青年人害羞，但却更老練。對於工作有無比的熱誠。終於，他已克服了他的感情，成了一位完全正常的人，但却有著超乎常人的精力。

有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他自實驗室中衝出來，抱著走廊裡的人高呼：「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將莫明其妙的行人拖到院子裡，並告訴他怎樣他發現了他所發現的第一樣新東西。

令巴士德興奮地衝出實驗室的是一件完全技術的發現。除了化學家之外，很少有人會懂得這樣東西。幸運的是他衝出實驗室後遇到的第一個人是一位學院中的教授。這位教授立刻認清了巴士德的新發現的重要性。

在這一段時間中，許多歐洲著名的化學家們正在研究一種新的化學分析的方法。這門新的學問叫做結晶形態學(Crystallography)，是一種將光學應用到化學分析上去的新學問。在研究時需要應用一架顯微鏡，這是巴士德最喜愛的科學工具。

有許多化合物可以結晶的形態存在，而這種結晶可以影響偏極光(Polarized Light)。所謂偏極光是光線經過一個光亮的表面反射，或通過一塊稜鏡，或用其他方法所產生的一種光線。某種化合物的結晶可以使偏極光向右旋轉，但另一種物質的結晶會使偏極光向左旋轉。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可以令偏極光向左右不同二方向旋轉的二種物質可能是相同的物質，這二種物質可能會含有同樣的化學元素，並有完全相同的化學組成。但是當偏極光射在上面時，却會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因此結論是這二種物質中一定有一點不同的地方。

一位名叫 Mitscherlich 的德國人做了一些關於結晶方面的試驗，但是突然得到一個奇怪的结果使他不知所從。他發現酒石酸(Tartaric Acid)所成的結晶可令偏極光向右旋轉，令他不懂的是一種完全相類似

的物質，叫做消旋酒石酸(Racemic Acid)，同樣也是發酵過程中的副產品，却對於偏極光毫不起作用。偏極光射在上面後不向右轉也不向左轉。對 Mitscherlich 氏來說，這是他從未看到過的一種怪現象。用他以往所做實驗所得到的經驗與知識沒有辦法解釋這個現象。

當巴士德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立即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這上面去。他想盡了方法找來了許多消旋酒石酸並且以繼夜的工作。他利用偏極光的儀器以及一架可以觀測結晶形狀的強力顯微鏡，終於，他找到了答案。他發現消旋酒石酸也含有通常可以令偏極光右旋的普通酒石酸的結晶。但是也含有一種以前沒有被人發現過的新結晶，這種結晶可以令偏極光左旋。巴士德用顯微鏡仔細觀察，終於證實了這種新的結晶的存在。他發現酒石酸結晶的晶面是向右的，而另一種結晶的晶面却是向左的。這二種物質在一起就把旋光的能力互相抵消了，所以表面上看來消旋酒石酸對偏極光產生不了什麼作用。

普通人看來，這好像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情，但化學家們却認為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偉大發現。當這件事傳出時，許多法國科學家都大感驚訝——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學生居然解決了困擾德國著名化學家多年的一個問題，而且還發現了一種新的酸。在這些法國科學家中有一位叫波艾特(Jean Baptiste Biot)的起初對巴士德的實驗結果尚感到懷疑，直到他自己也做了同樣的實驗之後，他不但成了巴士德一位最好的朋友，並且以後在巴士德的研究工作上出了不少力量。

對巴士德來講，尤其是他在事後追憶這件事時，他認為這個新發現所給他的聲譽，與發現了一種新化合物這一事實都並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這件事使他在生命的化學的研究上已看到了一線曙光。

巴士德似乎下意識地感覺到，一定在某些地方有一種有生命的功能，在某些時候會製造出這二種酸，雖然，這二種酸都是在釀酒與製造啤酒時發酵時的副產品。他知道他必須要繼續研究消旋酒石酸。非常不幸的是這種化合物非常罕見。就憑着他的一股子傻勁，他跑遍了整個歐洲，為的就是尋找他所要用的那種不會使偏極光旋轉的那種結晶。他的朋友們把他的這種行動稱之為掘寶，因為他實在是太渴望找到這樣東西了。當時一張報紙說：「不管在山上或山谷裡，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尋寶熱潮。」雖然如此，巴士德仍舊沒有方法找到足夠的結

晶供他使用，因此他想出一種合成這種酸的方法，而他也就成了一位用人工方法合成有機化合物的先驅者。由這一點做出發點，他又開拓了一個新的境界，這就是對最微小的生命加以研究的微生物學（Microorganisms）。對於他來講，這是一個神奇而美麗的世界。在他看來，這細菌的世界不但像一座叢林裡動物的天地，而且與充滿了紛爭、戰鬪、勝敗和善惡的人類的社會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希望有益的細菌能戰敗有破壞性的細菌的那種心情與他希望法國能打敗敵人的那一片愛國心並無二致。

有一天，他發現了一種藍色的菌類，這種菌類的拉丁名字叫做 *Penicillium Glaucum*。這種東西生長在發霉的麵包與乳酪上面，而且對消旋酒石酸有一種特殊的作用。這種細菌可以破壞消旋酒石酸中使偏極光向右旋的結晶，但對使偏極光向左旋的結晶卻沒有影響。無疑的，這是一種具破壞性的生物。這一發現打開了對顯微鏡下生物研究的新天地，並且他相信這種生物一定與人類與動物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替人類與動物帶來了不少災害。

他研究的重心由此時起轉為他起初以為結集成龐大而強勁的集團的各種微生物。他將這些微生物加以處理之後，使彼此之間互相攻擊。但是他也知道以往與有機物質有關的農業、繁殖、醫藥等所用的在暗中摸索，光憑試驗結果來改良的那種方法不會得到什麼實際的結果，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定出一個基本的原則，好讓發明家們有一個從事研究的依據。他說道：

沒有理論，研究工作只不過是例行的習慣性工作。唯有理論才可以激起研究的精神，並發展研究工作。

他所看到一種很不科學化的工業是當時法國的釀酒工業，這是當代法國主要工業之一。雖然製酒的人曾使用了他們全部的心血與他們所能發揮的最佳技術，但仍有大量的酒釀出來之後就成了廢物。雖然製酒的人想盡了一切方法，仍不能防止酒變壞。巴士德認為，這是在製酒的過程中，發酵之後防腐的工作沒有做好。發酵與防腐二種步驟他認為都是無數微小的生物互相吞噬、纏鬥的結果，而這種情況在顯微鏡下可以看得清楚。經過長時期的觀察之後，他鑑別了產生發酵作用以及腐敗作用的二種菌類。當酒正在發酵的時候，可以看到許多

球形的細菌，但是一旦開始腐敗的時候，球形的細菌就被長形的細菌所取代。

在當時，幾乎所有的科學家與醫生們都相信一種所謂「自然發生」（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理論。這種理論被認為是令動物、植物，甚至於人類發生疾病或腐爛的主要原因。這種理論的說法是在生物的器官之內突然發生了一種變化。這種變化的產生並未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但却可以引起腐敗、變質、發熱或組織被破壞等種種現象。甚至於酒的發酵及逐漸變酸等現象都被認為是突然在內部發生了變化——一種原因不能解釋的變化，因此只能歸咎於「自然發生」。巴士德立即認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理論。他相信，一種細菌一定是另一種細菌所產生的，而且細菌一定是由外界進入生物的體內，絕不會自細菌所寄生的生物體內無中生有地產生的。巴士德的一生中曾耗費了不少精力來辯「自然發生」的理論，因此也樹立了不少敵人。但是巴士德却絲毫不灰心，因為他知道他的研究已漸漸接近了事實，而事實的追求是他一生的精力所寄。

巴士德在顯微鏡下面看到了二種微生物，一種球形的，這是來自將葡萄糖轉變為酒精的酵素。這種微生物可以不藉空氣生存。另一種是長形的，這種微生物必須要在充足的氧氣之中方可生存，自空氣中進入酒與啤酒裡面。因此，釀酒過程中一件重要的事是一旦發酵完成之後，將令酒腐敗的細菌殺死。巴士德發現如果將液體加熱到某一溫度——華氏一百二十度——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美國現在法律規定牛奶所必須要經過處理的「低溫消毒」就是這個巴士德為當時法國釀酒工業所研究出來的方法。巴士德一生事業中第一件偉大的成就就是把法國的製酒工業自崩潰的邊緣帶上了繁榮之道。雖然表面上是許多發明家與科學家研究的結晶，但在這批人的背後站着的是巴士德。

由於當時古老傳統的觀念與偏見強烈的反抗，巴士德所得到的成就幾乎每一件都是艱苦奮鬥的結果，但是到底真金不怕火來燒，巴士德的研究結果已漸漸被人們所認清，他的聲望也漸漸提高。自從他在改良釀酒工業獲得成功之後，他不但被人認為是位科學天才，而且是法國經濟的救星。

由於他在工業上的聲譽日隆，所以他研究的範圍除化學與細菌學之外，也涉及了生物學。當時法國另一樣重要的工業是紡絲的工業。絲是由蠶變成的過程中所做成的繭上抽下來紡成的。突然，一種奇怪的疾病侵襲了

紡絲工業，數以百萬計的蠶相繼死去，成堆的繭都成了廢物。這種疾病的特徵是蠶身上長出許多微小的斑點。雖然當時曾想盡了方法來驅除這種病疫，但絲毫得不到結果。由於蠶身上會生出斑點，所以法國農人就將這種病稱為 *Petrine*。終於，巴士德被請來幫忙。由於他不忍看到由於這種疾病所引起的悲慘後果，他立刻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專心研究這種蠶病。

由於這種病疫，法國有一個區域的經濟已陷於崩潰。在他所寫關於蠶病的一本書中最初的一段：

十五年前曾到過汝尼山區的旅客，如果再回到那地方的話，對那裡短時期內所發生的變化會大感驚訝。最初，他可能看到壯健的人將山石打碎，墾成耕地……然後在這些地上種起了桑樹，雖然這些人辛勤的工作，在那時候是愉快，過着安適生活的人。現在，桑園已荒蕪了。所謂「金子的樹」已不能替他們帶來財富。一度輝映着健康與幽默的臉已變得沉默而憂愁。愉快而舒適的生活已被饑餓與困苦所取代。

愛國的巴士德看到了他心愛的法國的一部份已變成了一片不毛之地，怎不會令他心痛。立刻，他收集了大量的蠶，繭與卵以供他做研究之用。他自己建造了一所養蠶用的溫室，並仔細觀察卵的孵化，蠶的長成，結繭的經過，以及蠶蛾破繭而出產卵的情形。因為這些步驟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所以他的觀察繼續了一年多。

他發現了許多令他困惑的現象。有的時候，剛孵出來的蠶非常健康，但是等到結繭，變蛾破繭而出的時候，這種奇怪的斑點開始出現了。這種蠶蛾就會產下帶有病疫的卵。這種怪現象使巴士德百思不得其解，他因此事而晚上失眠，再加上另外許多煩惱的事，終於使他的健康逐漸崩潰。

終於，一次中風使他整個左半身都麻痺了。他自加汝尼鄉間回到了巴黎。在病床上，法國的著名人士川流不息的來探望他。雖然他不能行動，但神智仍很清楚，因此他在病中仍口述關於他研究的結果，由他的妻子記錄。最後，由於他堅強不屈的意志，他漸漸可以下床慢慢的步行，雖然他在步行時必須要忍受極劇烈的痛苦，並且身體非常之虛弱，但他却說：「現在，我必須回到我的蟲子那裡去，法國不能因我生病而受到損失。一個人的生命如果對別人沒有用的話，就變成了毫無價值。」他的朋友與家人們強烈反對他這一個意見，但是他却堅

持已見。他之能恢復健康在許多人看來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跡。

他由一絲一縷的線索，終於漸漸找到了這種病疫的起因——這是一種遺傳性的病症。為了要證實這種病症的存在，他不但要觀察蠶，繭與卵，並且還要檢查蠶蛾。因為這種奇怪的斑點是首先在蠶蛾的身上出現的。由這一點得到的結論是利用選擇的方法，將健康的蛾所產的卵與病蛾所產的卵分開。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因為蠶卵是專門有商人經手銷售的，這些商人唯利是圖，不管蠶卵的好壞。但是漸漸紡絲工業的技術人員開始對巴士德的理論有了信心，紡絲工業終於回到了繁榮的道路上。

他所創立的將遺傳性的 *Petrine* 病排除的方法，在替他寫傳記的凡勒雷-雷鐸氏 (Vallery-Radot) 的筆下所描述的是這樣的：

這種方法很簡單：當蠶蛾破繭而出並交配之後，技術人員將雌蛾檢出來放在一塊布上，雌蛾就在上面產卵。過後，雌蛾就被釘在這塊布上，死後漸漸變乾。到了秋天或冬天，已乾燥了的雌蛾用水將之潤濕，搗成糊狀，放在顯微鏡下檢查。如果發現這裡面有導致病疫的細菌的話，這塊布，連着上面的卵就一起加以焚毀。

直到那時，巴士德的研究還沒有涉及較高級動物的疾病。但是他已能確定這些疾病也是由於「極微小」的生物所帶來，這種微小的生物的繁殖力非常之強。當時，雖然他生活十分富裕，但並不快樂。由他的學生時代開始，他就與他的父親與姊妹保持密切的連絡，並經常詳細報告他研究的工作。他一生所留下事跡的記錄大部份就是由這些書信中發掘出來的。他與一位教育家的女兒結婚，她也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以成了他事業中最佳的助手。他們有一個兒子與三個女兒，但是他所研究並對抗的傷寒症却奪去了他二位女兒的生命。

他經常受到他在科學界同行們的困擾，這些人不斷譏笑他所提出的病原菌的理論。他還要受到醫生們無情的攻擊，醫生們認為他只不過是位「化學家」，不應該與他們搶生意。同時，他却也有一群忠心的擁護者，這些人認為與攻擊他的人是去爭辯根本是浪費時間。他也受到了法國政府當局的嘉獎，得到了榮譽勳章，並應聘入

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工作。

農人們是他最忠誠的擁護者，因為當家畜發生了傳染病的時候，唯有巴士德才能解決他們的難題。在法國有一些地方牧羊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業。一種神秘的病症每一年使大量的羊死亡。這種病症稱之為Charbon或脾臟熱(Splenic Fever)，動物得到這種病症之後變得衰弱，癱瘓，呼吸短促，並在幾小時之內就會喪命。甚至於有的時候，牧羊人因外傷而感染上了這種病。巴士德再度被請去解決這個問題。

有一些獸醫利用顯微鏡觀察羊的血液，發現裡面有一些圓柱形的微生物，但是他們根本沒有加以理會。也有少數的人認為這就是引起病症的細菌，可是他們的見解立刻受到反對病原理論的醫生們無情的攻擊，終於這少數人也只好承認他們的理論是錯誤的，這種病症是一種存在血液裡面的沒有生命的物質所引起的。

巴士德立刻指出他們的觀念的錯誤，並且親自從事研究。他將一小滴病羊的血放到細菌可以繁殖的培養液裡去。經過幾個小時之後，他將會經混有血液的培養液取出一小滴，放入第二杯沒有血液的培養液中，此一步驟一再重複直到第四十杯培養液，也就是一滴血液被稀釋了四十倍。最後，在第四十杯培養液中取出一滴注射到兔子的皮下，兔子立刻感染到了病症。因此巴士德得到了一個結論：引起病症的媒介不是一樣沒有生命的東西，這是一種經過稀釋之後可以迅速繁殖的生物。在他的實驗記錄中是這樣寫的：

於培養液中，一個微小的細菌在數小時內就可以繁殖成一滿杯。用肉眼看起來就好像液體中充滿的棉絮一般。

他有一位名叫肯伯蘭(Chamberland)也將此實驗作如下的形容：

由於巴士德豐富淵博的學識……他證實了血液中的細桿是一種生物，並定名為「細菌」(Bacteridia)……這種生物在適當的液體中可以無限制的繁殖，就好像植物經切割又生長一般。

雖然巴士德不輕易能對他實驗的結果感到滿意，但這一次他已能確定他實驗的結果是正確的——這些使羊感染病症的媒介是一種微生物。因此他就勸告牧羊人採取各種預防的手續，如將死羊埋在羊群不能到達的地方，並且還訂了許多保持清潔的步驟，由這一點表示巴士德已開始注意到防疫工作的重要。但是當羊群的病疫受到控制時，其他的地方繁殖家畜的豬的農人立刻就把他請去解決為這些家畜所感染的病疫。由這時候起，他藉此擴展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一項成就：

自十七世紀起，對防止天花用的疫苗使用得很成功，在美國，富蘭克林等人也承認這是一種有效的防疫方法。但是到那時候為止，沒有人懂得為什麼這種防疫方法是有效的，更談不上細菌學上的意義。巴士德就由此進入了疫苗接種防疫的研究。

他發現將微生物加以「弱化」[Attenuating]處理之後，他可以製出許多種可以防止病疫的疫苗。這種「弱化」處理有許多種方法，如不給細菌食物，用過量的氧氣與之接觸，或加熱等方法。到了最後，他已能用一種在一段時期內逐漸增加注射疫苗量的方法，使家畜，家禽等對傳染病產生了抵抗力，並不再受傳染病的侵擾。由這一點他相信，同樣的防疫方法一定也可以使用到人類身上，使以前醫師們認為無法醫治的傳染病疫也能加以預防——最後，他終於發明了一種使他聲名大震的疫苗：防止狂犬病的疫苗。

有一件今天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在一百年左右以前在全世界醫院中是一件非常普遍的現象，醫院中由於手術不清潔而死亡的人非常多。那時候幾乎沒有人知道如何消毒。除了英國李斯特(Lister)，法國的巴士德與他們二人的一些學生之外，幾乎沒有人重視消毒的重要性。外科手術用的器具在手術時連續地加以使用，在二次手術之間僅略略的洗一下。紗布與綢帶是用床單撕開而成的，上面佈滿了細菌。外科醫師們在手術之前也不知道將手好好的洗乾淨。接受大手術的人經常因患惡疽或敗血病而死亡。醫院裡瀰漫着一股傷口腐爛所發出的惡臭，現代的醫院裡所開到的消毒劑的味道根本沒有。

在英國，李斯特已開始採取消毒的步驟——利用酒精或碳酸將細菌殺死。在法國，巴士德所採用消毒的方法是保護傷口，使傷口不受到空氣中細菌的侵入，並且將所用的外科手術器具均予加熱消毒。甚至於為動物動

手術的時候，巴士德在使用一把刀或其他器具之前一定先在火上烤一下。他最初對於細菌與微生物的理論是：大部份的細菌，包括使酒變酸的細菌在內，是藉空氣作為傳染的媒介。

巴士德與李斯特二人所推行的新方法受到的阻力非常之大，因為他們的理論正好與一般人所相信的「自然發生」的理論相反。他們二人的遭遇與其他許多早期的科學家與發明家一樣，因為他們的看法已超越了當時一般人腦筋中那種守舊的觀念。

終於，逐漸地，發明家們開始追隨巴士德的脚步，就好像許多發明家開始懂得熱力學與電磁學的新理論之後從事新的研究一般。外科醫師與醫院的主持人開始使用新的外科技術，製造醫用器具的人開始供應消毒用的設備，實驗室中的顯微鏡與其他新器材也大量增加。食品工業，罐頭工業與裝瓶工業也開始應用防止食物與空氣接觸的新設備。牛乳與釀酒業也開始廣泛使用消毒的手續。憑着這些新知識與技術，人類與死亡與病痛的戰爭終於獲得了空前的勝利。很明顯的，在巴士德從事研究工作的半個世紀中，人類的文明社會的面目大大的改變了。

替巴士德撰寫傳記的人們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凡勒雷——雷鐸博士(Dr. René Vallery-Radot)。凡勒雷——雷鐸博士是巴士德的女婿，他將巴士德一生事蹟仔細研究之後，發現在他的性格中最特出的二點是他不但是一位科學家，而且也是一位心腸慈善的長者。他不忍心看到別人受苦，甚至於他用來做實驗的狗也如此。在解剖一隻狗時，他一定用過麻醉藥之後才動手——當代的動物學家很少有人這樣做。當一位被瘋狗咬了的孩子因為沒有及時送到他那裡以致來不及救治時，他不禁為之流淚。當他訪問醫院之後，那裏的景象像縈繞在他的腦海中，經常使他失眠。

當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爆發之後，他不顧曾經使他半身不遂的中風，而去請纓殺敵。他終身都設法消除對普魯士「侵略者」的仇恨。他一切偉大的成就都可以說是一股愛國的熱忱所激發而造成的。英國偉大的生物學家曾舉出過巴士德的成就的一個實例——可能巴士德本人都不知道，他為法國所節省的金錢遠較普法戰爭中法國所付出的戰爭賠款為多。

在一篇他晚年所發表的演說中，他提到一個他對世界的看法。自這篇演講發表的時候——一八八八年——到今天這一段時間中，人類似乎更能了解並體驗到其中所蘊含着的真理：

……如果我用一個哲學上的觀點來作一個結論的話……我可以說現在世界上正有二種相對的現象在那裏纏鬥。第一個是流血與恐怖，也就是將科學知識運用到恐怖的手段上去，使許多國家不得不經常處於備戰的狀態之下。另一個是和平的方法，使人人都能夠安居樂業，並用科學上知識解除人類的痛苦。

在這二種現象之中，前者是利用強暴與征服的手段，後者則以人道主義為前題。後者珍惜每一個人的生命，前者却為了滿足某一人的慾望，而犧牲上百甚至於上千的生命。我們是人道主義的工具，在這狂暴殘忍的世界中，我們必須醫治人類的病痛。我們所發明的止痛的方法可以使無數受傷的士兵復元。這二種方法到最後那一個會得勝，恐怕只有上帝知道。我們必須要用法國科學的力量來維護人道主義，並擴展生命的領域。

在另一次他在一位他心目中的英雄的葬禮中曾提到他所堅信不移的一些真理：

我們應祝福他，因為他心目中不但有位真神和有一個崇高的理想，並且以藝術，科學的理想與福音的真理作為引導他前進的明燈。由這裏面產生了偉大的思想與偉大的成就。

在巴士德的一生中，不論在學校裏，實驗室裏，家裏，甚至於偉大的法國學會(Académie Française)中，無疑地他維護了這一個真理。

★

★

★

★

★

★

★

★

★

★

我們跟大多數的父母一樣，從來沒有聽見過什麼叫做結合層癌，但是蘇已經安然無恙了，她的癌已在成熟前被鑑定且割除了。倘使過了成熟期，這種癌會很迅速地變成一種致命的癌狀黑痣，我們叫它爲「惡性黑素瘤」(Malignant melanoma)。一顆癌不是一個瘤，瘤是普通的病毒侵入所致，不會惡化；這種結合層癌在顯微鏡下辨認，在那裡它的細胞特徵(在維其他東西中)可看得很清楚，普通的癌是生在表皮或真皮(第二層皮)中，而這種癌是生在表皮與真皮的結合處，其命名即由此而來。醫學權威們叫這種結合層癌爲「生前，色素細胞分佈中的一個錯誤。」這是所有癌的總稱，醫生不知道何以有的癌是結合層的，有的不是，他們也不能指出那一些結合層癌！假使留在身上過了成熟期，將會變成癌狀瘤。

雖然一百萬顆結合層癌當中也難得碰到一個惡性的，小兒不該碰得那麼巧，不過幾乎所有的惡性瘤都是起始於結合層癌，或混合癌！癌部份係由結合形細胞組成！但是在潛伏期不能按此來作成成熟前期的診斷或手術。這也就是何以父母們應該隨時注意孩子身上的癌的改變，如形狀或顏色的變動，但不該爲之緊張或憂慮，假如發現有什麼改變的時候，那末就該立刻去請醫生檢查，我們非常快慰因我們已經做到了。



美國癌症研究中心的哈勞特說：「小兒患癌的很少，然而三歲到十四歲的兒童因此喪命的，爲數比他病任何病症還多，爲父母者必須知其事實，必須有癌症常識，但不必爲之憂慮，這篇文章確切地敘述了小兒癌症的狀況，以及使患者及時就醫的有價值的報導。」

小兒癌症治療的曙光

芸 英 譯

當我大女兒蘇七歲的時候，我們發現她頸圈上有一個痣，大小跟米粒相仿，這顆痣被我們學護理的朋友注意到了，她暗暗地囑我妻子稍加注意，「當然這不會有多大害處，」她說：「但是這種痣倘有變化的時候是須要去請醫生看看的。」當蘇十一歲的時候，這顆痣活躍起來了，蘇告訴我們說，那顆痣發大了，我們仔細一看，見它顏色變黑了，形狀也改變了，經皮膚科醫生看後說：這可能是結合痣(Junction nevus)——潛服性的先期癌狀瘤，檢查結果證實了醫生的診斷；於是即動手術局部麻醉，還在痣的邊沿割去薄薄的一條好的皮，以確定是否尚有癌細胞存在，這樣只留下一點點傷痕，且慢慢地長得看不出了；此後我們又在她背上除去了三顆同樣的痣。



「不是小孩很少得癌症嗎？」父母也許會這樣問，幸運得很，極少極少，醫學權威如美國癌症研究中心，美國公共衛生局，國家癌症學院等明確的統計，約在七千個孩子當中才會碰到一個會變成(或與生俱來的)長毒瘤的；「那又何必要爲小兒癌症驚恐呢？」或許有人會這樣說，但我要說這不是驚恐而是警惕，正如前任美國癌症研究中心董事凱末龍博士說：「警惕勝於遺憾。」

據說五到十五歲的孩子每年要被癌症殺死四千五百個，三歲到十四歲的孩子因癌症死亡的人數比其他任何病症要多得多，事實誠然，癌症的死亡率凌駕所有小兒病症之上；在最近三年期間由癌症死亡的孩子有一萬二千九百人，而在這同一期間，因其他病症而死亡的如結核病，小兒麻痺，百日咳，破傷風，癩疹，糖尿病，白喉等等統統合起來才不過六千三百人，多一點，比癌症死亡率的半數還少。

紐約州癌症管制衛生局有兩位醫生提出警告說：「惡性瘤常在小兒身上生長，所以醫生們必須常常記住其可能性，應該想到這些小兒惡性瘤是包括着各種不同的特徵的，在診斷或治療之先，必須要注意到癌的可能性。」

成人與小兒癌症有何不同？

它的位置與型式不同：雖然小兒癌（如成人一樣）也許在身體任何組織上都會生長，但醫生們發現小兒癌常偏好在下列四部位生長：神經系，尿管，造血器，骨骼；一般生癌的部位包括眼、腦、骨髓神經、下腹部、腎臟、淋巴腺、骨髓、骨骼；患者越年少，癌生長得越快。

美國癌症研究中心的醫生們說，在小兒癌症中，患白血病的佔45%強，腦癌約25%，腎臟、神經及淋巴腺患癌者各佔6%，眼癌約5%；北肯塔基羅以維城的一位外科名醫毛爾在一本兒科醫藥刊物上寫了一篇關於小兒癌症的報導，列出其常患部位如下：造血系統（白血病）、腦、柔軟部位、眼、腎及骨骼幾部位；醫生們一致認為小兒癌除了腎臟以外，很少在其他如胃、腸、肺等內部臟器裡生長。

小兒癌比成人的難辨別，部份因為小兒身上常生的病瘤給弄糊塗了，同時小兒又講不清到底那裡不舒服，並因有些父母偏會忽視小兒病情的嚴重性——尤其在肉眼或溫度計找不到什麼道理的情形下，所以醫生很難診斷。

骨癌——這是罕見的一種，但在小兒癌中比成人

驚醒的父母可以幫助醫生早診斷；頸上的小核可能就是淋巴癌，視物或行走困難，突然失去知覺或疼痛可能是腦瘤，小兒眼瞼上的白點可能是眼癌，假如你能向醫生指出這些徵狀，而且醫生發現果然是癌，不要絕望，今日的醫藥已能有效地對付這些惡性腦瘤、腎瘤或骨瘤、眼瘤以及表皮先期癌狀瘤，甚至白血病——這最可怕的癌症。

我們知道什麼是白血病嗎？

「白血病不再像以前那麼是急性致命的病了。」潘夕凡尼亞醫學院放射系主委潘特格拉斯博士說：「許多科學家相信，照新近醫學知識的進步看來，可能那絕症會像其他癌症一樣地被控制住了。」潘博士的樂觀引發自國家癌症學院的研究人員們：一位癌症專家說：「這急性的絕症白血病現在能被改為慢性的了，一般地小兒比成人容易改為慢性，且緩延的時光也較長。」據專家們的調查，關於白血病及相關的血組織癌，統計在小兒癌的死亡數目裡要佔半數，成人每年由此死亡者約佔二萬五千人，十倍於小兒，也許還在增加，醫生們尚不知其所以；另依美國癌症研究中心的報告，小兒白血病在過去十年中已平下去很多，這下降的效果該歸功於一九四八年以後，醫生們在治

普遍，別的癌不痛，骨癌却是反常的，美國癌症研究中心警告說，持續性的疼痛如延至一星期還不好的話，這就告訴人必須去看醫生了。

對小兒的一些普通的痛或不適我們就應防備他患癌嗎？

雖然有經驗的癌病醫生們認為忽略小兒們的病痛是錯誤的，但對一個顯然非常健康的兒童講，有一些微不適是無須為之擔心的，不過為了孩子的安全計，母親不妨帶去給醫生檢查檢查，過份的憂慮是不智的；兒科專家們特別慎重提醒說：父母們倘若忽略小兒們訴說那裡痛——尤其是特別持續性的痛，也許會造成遺憾；同時又說：小兒常常在晚上醒來叫手痛或腳痛，顯然的這些是普通的，不關緊要的痛，或是出於白天動得太過，或弄傷了等等，如果痛了幾天還看不出到底是什麼時，不妨去看看醫生。

醫生們如何應用小兒癌症的新知識？——假如醫生對病症能看得清楚，治得快，可使小兒康復得快，醫學博士凱末龍在他的一本書著作「癌症真相」(The Truth About Cancer)一書中闡明從早診斷的重要，他說：「可是不幸得很，小兒癌往往會被延誤直到癌已長得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的時候，而在這種情況下要去醫治，往往是為時過晚了。」

癌用藥方面大大的改進的緣故。從那時起，應用抗葉酸 (Antifolate) 作用，即饑餓白血病原細胞的方法，此法顯出了神效的功効，那就是將病原細胞所需要用來生長及繁殖的葉酸 (Folic Acid) 杜絕；接着又出來了 ACTH 和可體松 (Cortisone)，這些藥物起初出奇地緩和了病狀，幾乎好像找到了根治的藥物似的，抗葉酸延長了白血病患者時光從極少的幾月延到約一年，有些且能延長到兩年，然後突然產生抗藥力，以致希望又渺茫了。

但醫生們永不灰心，在一九五三年，他們找出了第三種藥——硫醇普林一六 (6-Mercaptopurine) 與抗葉酸法及 ACTH 和可體松 (Cortisone) 兩種藥混合並施，增長了患者生存的時光，這種改良的複合治療法的效果，僅依一所波斯頓醫院十年來的記錄表現在，在八百個小兒白血病中有半數以上在治療開始後仍能生存十四個月，有百分之十活到二年半以上，還有一個孩子在八年之後轉為強壯了，按醫生們的尺度治療一個癌病需時五年；很可期望的，尚有藥物在實驗室裡待試用，無疑的將定能助長白血病患者生存率。美國公共衛生局阿蘭他傳染病中心及芝加哥阿康尼癌症研究院經常從附近的學童中研究着「叢白血症」，假如那些研究人員們能找出一種明確的一般性的因

素，如某種過濾性病菌，則將來有希望發展到種疫苗，像動物癌症疫苗似的，已經治好了一種老鼠身上長的毒瘤。至於目前的光景，照醫學界權威說，對白血病劇烈的患者，藥物治療的效力小兒要比成人好得多。藥物治療除了白血病以外，還能用在別的癌症上嗎？

是的，通常藥物治療多用於對腫瘤施外科手術時，或X光治療時的輔助；腎癌——這是醫生們常見的「腎胚葉癌肉瘤」也需用藥物治療，凱末龍博士說這種瘤要佔全部小兒癌的1%，這種癌多侵襲於初生嬰兒，甚至胎兒身上也被發現過，但過了七歲就很少發生；這種癌常像一個硬塊似的在一邊最低的肋骨底下，母親為小兒洗澡時，或是小衣服裏得太緊時也許會發現，有時小兒小便裡有血——這是急須求醫的信號——更常見的症狀是在發現腫脹之先，有小兒羸弱疲倦或有隱隱的痛（有些像便秘）等現象。

當小兒患腎癌時，單靠外科手術祇有百分之五的生存希望，加上適當的X光放射可增加相當的生存率，如果加上藥物，如抗生素（Auribiotic）及放線菌素（Actinomycin），則可使情形更加改進，凱末龍博士說：「小兒腎癌現在差不多有半數可以治好，至於其他癌症者當以從早就診為宜。」

醫生們都說及時治療是很重要的，且據調查，有百分之七十五在兩歲以前動手術醫治的，仍能生存三年，腎癌在一歲以前就診，可有80%復生的希望，然而倘過二歲以後，則即使用手術，放射及藥物三者並施，也僅能極救20%的受害者。

關於神經系統：

中樞神經系——腦及脊髓——須賴外科及X光來解決難題；神經瘤（神經母體瘤）即生在下腹部及骨盤神經中的癌，則用藥物治療有所感應，如：氮芥（Nitrogen mustard）、氮素（Nitromin）、三次乙基三聚氮胺（Triethylene melamine (TEM)）、三次乙基磷酰胺（Triethylene phosphoramide (TEPA) Chlorambucil——這些都是延緩劑（Slow-ing agents），其能延長的時光約為40%，同時也可用來解救患者與神經癌並發的骨痛。

這種瘤的醫治當然也是越年幼（最好在兩歲以前）痊癒的機會越多，據國家癌症學院的報告說，曾見過好些自然消解甚至痊癒者；伊利諾大學醫學院的一位醫師華倫可兒根據最近的調查，發現這些非經治療而自行康復者約有15%。

何謂小兒眼癌(Retinoblastoma 視網膜真性瘤

這種癌跟腎癌一樣的普遍，紐約名醫哈勞特(Dr. Harold W. Dargen)最近在美國放射研究中心報告說：「淋巴核癌不是不可治的，事實上它比其他癌症有較好的治癒前途，有1%的患者——包括小兒期用手術或放射，或兩者並用者，以及附加藥物氮芥(Nitrogen mustard)治療者——可延壽到十至十五、甚至二十年以後。」

月份 Family Circle

罐頭食物可以維持多久

答案是難以確定。一九五八年檢查了一批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九年屬於史各脫和沙克爾頓南極探險隊的貯藏物，除了一二罐例外之外，其餘毫無改變。又檢查了兩聽在一八二三到一八四九年製造的肉罐頭，它們也只略略乏味，另外一罐貯存在已五十年的梅子布丁則完好如昔。

意大利維拉出售在水中可以閱讀的書。銷路最大一種，書名叫：「怎樣學習游泳。」

小兒癌症治療的曙光

據凱末龍博士說，這種貓眼癌(Cat's-eye cancer)是小兒癌中最易根治的一種；這裡重提一次，從早就診與瘤的大小是醫治的重要關鍵，著名的紐約眼瘤專家歐傑傑李斯(Dr. Algenon Reese)說，當患部不超過1/4網膜時光X放射治療可以治好，有時用氮芥(Nitrogen mustard)同時治療，也有一些自然消滅的；這種癌似有極強的遺傳趨勢，幾乎常向四歲以下的孩子襲擊，患者的平均年齡為兩歲，有一個嬰兒祇滿一個月就患上了，他那警覺的媽媽發現那緊要的初兆——一隻眼睛的瞳神擴大了——立刻告訴醫生，在變成白障之先尚有一段發展期，這個孩子救回來了；不幸的是一對大一點的姊妹，當醫生發現已太晚了，祇有外科手術也許還可有一線希望，醫生竭盡了所能，可是那四歲大的姊妹仍不免一死，兩年之後，他的妹妹開始了同樣的徵兆，那喪痛猶新的父母驚覺地趕快送去見醫生，於是光線膠凝器(Light-Coagulator)（今在52聯邦醫院應用，供眼科手術或特別眼瘤之用）有效地烤化了瘤的生長，五年後那治療的眼睛仍保持正常。

何謂淋巴核癌？

藝苑搜奇錄

藝苑搜奇錄

藝苑搜奇錄

藝苑搜奇錄

藝苑搜奇錄

神與巨人(三)之戰

Alexander Eliot 著
周 筆譯

每一個人都知道希臘的台爾斐(Delphi)為阿波羅神廟的所在地)是古典世界的試金石。創造歷史的古人自阿加曼農(Agamemnon)荷馬史詩依利亞特中的希臘統帥)到奧古斯都(Augustus)羅馬帝國第一任皇帝)莫不相沿成習地跋涉到那裡去求諒於阿波羅神廟。他們說阿波羅神廟不會說謊，他們也衷心地相信。在今日我們要到了阿波羅神廟裡去，只須從雅典乘早上的公共汽車，花幾個鐘頭越過景色可愛的派奈撒斯山



以宙斯為首的神祇們在奧林比亞山與巨人展開血戰。

(Mount Parnassus)。阿波羅神廟矗立於陽光普浴的山坡平谷上，正處於閃爍發光，回聲嘹亮的峭壁之下。它的背景正像是昨晚上岩石剛逢雷擊被天斧砍斃而成的一樣。除此以外，這古代留存的廢墟和雕刻也適可證明這永保青春的環境之可貴。

遊客到台爾斐來一定得消磨一個星期；走馬看花定然會忽略了那裡最令人賞心悅目的紀念碑。舉例來說，完成於第六世紀中葉為描繪「大屠殺」Gigantomachia的柱頂線盤中部的雕刻就極易為人忽視。我猜想每一位研究古代雕刻的學生都會各有所好。可是我個人的選擇却首在「大屠殺」。它無論在形式與內容兩方面都富有古風；完完全全是雕刻與觀念的完善結合品。

有時候，古風(Archaic)一字的意義是「古而又拙」。可是所謂古，決不能超過了它的創造時期。所謂拙，在所有偉大的藝術中是不存在的，不論這一種藝術是在那一個時期或那一種型式。在藝術界裡眼在宗教界裡一樣，「古風」一字必定代表著一座橋樑，是人類奮發努力的兩種成果間的歷史間距。它領導着從原理上的瞭解通往哲理上的認識。例如，古代希臘雕刻便是刻鑿粗劣崇拜男性生殖器的界石和 Pheidias 之間的橋樑。同樣地，古代希臘宗教也從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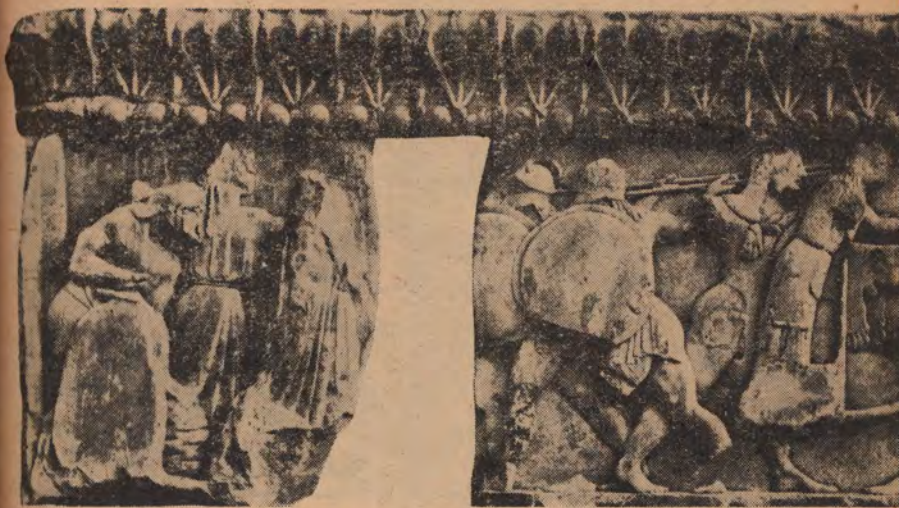
神與巨人之間的戰爭，並沒有廣博完全的傳說留存下來。我們現代所有的只是這個巨大剪嵌細工中的一些碎片，都是偶然地在古代文學與藝術中東鱗西爪地保存下來的。我個人的想法也只是一種試驗性的，不過我希望由此能覓致一種排列這些碎片的方法。

神與巨人的戰爭顯然地是當巨人把宙斯的兒子擄去並吞食以後才開始的。宙斯使用憤怒的雷電作為報復，把巨人大多數的族類焚斃了。這一個神話事實上掩飾了一件歷史。以宙斯為首的叛逆者反對以人體作為祭品，牠們這一群奧林比亞的徒黨們終於摧毀了一大群性好食人肉在神話中稱之為巨人的古代僧侶。從此以後，希臘人就不再把他們的命運交給任何職業性的僧侶手中了。

可是宙斯的攻擊並不能一下子就結束了戰爭。數十名憤怒的巨人還是逃得了性命。再加大地母親又產生幾個新的巨人。她的孿生嬰兒，阿羅台（Alcadæe），一個月長高九呎。當阿羅台還在嬰兒的時候，就把戰神阿雷斯（Ares）塞進一個青銅罐，只為了要表現他們的本領。在他們十幾歲的時候，他們發誓要大鬧天宮並姦污月亮處女神阿蒂密斯（Artemis）。於是月神就把自己幻變成一隻赤色牝鹿，有一天當這對孿生子出去打獵的時候，她就在他們之間奔跑。幾乎同時的阿羅台對這一頭美麗燦爛的赤鹿射出了箭，可是沒有射中，他便相互殘殺起來，刺戰而死。因此威脅便解除了。

等學者從那時起開始研究和建立這次大掙扎中的複雜圖面，在幾個世紀以來，奧林比亞的神祇統治了當地希臘的山岳，川流和森林的魔鬼。換一句話說，理智化的哲理宗教以武裝的教訓把有恐懼作祟心理的祭司們驅入於地下。

有一位神話學家，勞勃脫·格萊夫（Robert Graves）依然在讚揚着那一時期發生的一切。古代天然的魔鬼對一位單獨的「偉大女神」忠順服從，而這一位神祇當然是人性化了的，格萊夫自己的英國女王直覺地使他傾嚮於祭祀這位原始型的皇后。按照格萊夫的说法，制服了這一位女神和她的子孫的奧林比亞的神祇們，便真正是野蠻人。新的神祇們也確實可能是猙獰兇惡的；但至少有一點是正確的。他們並不只是為他們的生命而爭鬥，他們是為永生不朽。



台爾斐阿波羅廟中柱頂線盤中部的雕刻，完成於二千五百年前，為不知名的藝術家所刻。

的奉獻引導而進入柏拉圖的世界。「大屠殺」便正好是這些文化發展中的中間產物，它正像是橋樑上的一支臘燭。

它代表着所有古代戰爭中最偉大的一次，古典希臘的宗教由這一次戰爭而誕生。這次戰爭首先在人們的內心與意志裡爆發戰禍。在這動盪危急的時代裡，真正的血液橫流。兄弟殘殺，父戮其子。黑暗的祭祀一掃而空，整個僧侶的地位毀壞了。古代原始的和激烈的崇拜自希臘城市中逐出。於是一組以宙斯為首的輝煌的神祇出現了，它們統治了大地。年輕的神毀壞了古老的巨人。幻想睥睨了迷信，希望扼住了恐怖的咽喉。從此展開了古典時期的一千年。

古典學者常認為「大屠殺」從未真正在神話的領域之外發生過。可是事實上它是發生過的。古代的神話使人類間發生的重要史實，無論在主題上與對象上都混亂了，並且有了高度着色的改變，神話故事天然都是相同的，而我們的大屠殺故事也同樣地可以反映出古代的真正事實。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首先悟解到希臘光榮的黑暗背景，而他的「悲劇之誕生的轉捩點。像弗拉茲爵士（Sir James Frazer），古斯里（W.K.C. Guthrie）和都德（F.R. Dodsds）

同時「大地母親」在她秘密深淵裡孕育了一種藥草，它可以使殘餘的巨人長生不老。現在命運之神下了判決，除非有一個人類中的英雄來拯救他們，神祇是註定要死亡的了。因此巨人們便計劃着一次大攻擊。可是宙斯以迅捷的行動來躲避這次災害。他爲了防止仇敵們找到「大地」的神奇藥草，他於是禁止日月發光。並利日月蝕晦冥之時，他摸索到這種藥草，自行服用。然後他召來了他的凡人兒子赫格利斯（Heracles）來參加這必須到來的一次爭鬥。清算的那一天黎明時分，沿着奧林比亞高坡上神祇排列了他們的陣勢。黑區區地一群巨人們出現了，他們的身軀比杉樹還要高，越過發亮的雪地而來。

在一剎那間戰線就要瓦解了，奧林比亞行將血流成渠。這一刻的景象也就是台爾斐柱頂盤上的「大屠殺」雕刻所表現的一幕。這裡所蘊蓄的力量足以令人屏息。像這樣一種在廣闊的戰線上同時展開的慘酷戰爭又怎樣在浮雕上表現出來呢？可是在藝術上不像在科學上，一位天才也許可以找到一個簡單的答案來解決這個似乎不可能的問題。在事實上這位古代的雕刻家把雙方相對的軍力轉變成爲與觀眾視線成爲直角，然後稍稍把他們展開，正像揭開窗上的百葉窗簾一樣。這樣便可以使人們看到了巨人與神之間的爭鬥。他們用這種方法在柱頂線盤浮雕上表現出了戰爭的場面，在每一點上都同時在接觸作戰。

雕刻並沒有什麼取巧和華飾；它表現的手法缺乏顯明熟練。而這種沉默的作風在古代藝術中是屢見不鮮的。是什麼才使這種樸實的作品成爲偉大的藝術傑作，那是由於事實上它在簡單平靜中說明了一個激烈變動的故。雕刻中的每一個人體都是安置得恰到好處，而他們之間的留空地位有着抽象性的美。一直到現在還略微留存着顏色，更使它的原設計提高了不少地位。原來雕刻上的空隙地位是藍黑色的天空，盾，髮，和衣服染以紅黃和綠色。武器和馬具主要是青銅製的，釘在雕刻上，只有戰士們的皮膚才是大理石的發光本色。

神話中巨人的名字是用「跳躍者」，「迅捷」，「狂野」這一類字眼來稱呼的。藝術家依照一貫的習慣儘可能減少他們之間相似點；他使他們穿上有隱蔽面部作用的。每一位神的兇悍攻擊，粉碎了巨人的青銅防禦甲冑，不過藝術家却只表現了戰爭的第一場驚怖的場面。正如音樂中的一個簡單的和音有時可以作用到耳朵的深處，因此這一項雕刻也同樣地影響了眼睛的深處。幻想中的爭鬥終於被這一位藝術家完成了。這些神祇們在人類的幫助之下殺死了巨人，有了人類的幫助以後，他們完成了這一項使命。他們獲得正義，使他們的聲名永垂

史帛。

在戰線一邊上是愛奧拉斯（Aeolus 風神），他俯下身去解開他的風袋來抗禦他的敵人。其次是一對女神，但現在已不能辨認了。其次是英雄赫格利斯，神祇方面的人類同盟。然後是諸神之母賽拉爾（Cybele），駕駛着她的雙輪獅車。然後是阿波羅（Apollo 日神）和阿蒂蜜斯（月神），一對孿生的弓箭手，她們並肩發射。然後是狄奧尼撒斯（Dionysus 酒神），拿着光裸的刀跳躍着。他的頭盔上裝飾着無柄酒杯作爲冠冕，然後是希拉（Hera），宙斯的妻子，旋轉着俯下身去用矛去刺殺一名仆倒的巨人。然後是雅典娜（Athena 雅典守護神）單獨用她的盾牌



派奈撒斯山上的古代阿波羅神廟廢墟，本文所述之石刻即發現於此。



她缺乏跟「妮娜」和「品太」相同的航行特性。它的載重量約為一百三十噸；它正確的長度未知。它的長度少於一百英尺，吃水約為六英尺半。它在航行上跟不上「妮娜」和「品太」。「品太

「所有的橫帆裝置與「聖太瑪麗亞」相似，不過它的噸位只有聖太瑪麗亞的一半。它的船主是克利斯多勃·昆蒂羅，在這次航行中，他也以水手身份參加。很顯然的，當市上的父老們命令他的船隻去服從皇室的命令時，他別無其他選擇。

可是當航行了三天以後，她的舵鬆裂了，它的船長，馬丁·阿隆查·披桑告訴哥倫布這是被昆蒂羅自己毀裂了，他希望能因此把「品太」放回去。

根據老式的估算，「妮娜」的載重量是六十噸（一直沿用於船隻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為止），它的意思是這艘船能裝載六十大桶（Tun）的酒。它的船身長七十呎，寬度是二十三呎，吃水六呎。它只有一層甲板，而在「聖太瑪麗亞」號上，前端還有第二層甲板。「妮娜」的船長是維生特·楊尼茲·披桑，是「品太」船長馬丁的弟弟，年方三十歲。「妮娜」的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旗艦

妮娜返國記

A.B.C. Whipple 著
墨 客 譯

它真正的名字並不是妮娜（Nina）。它的真名是聖太克萊拉（Santa Clara）。可是歷史上相傳下來都用的是從它本身上相傳下來的小名。一四九二年命運註定的那一天，若安·尼努（Juan Niño）正好有一條帆船停泊在西班牙的派羅斯（Palos），這一條船從此以後便一舉成名了。那一天，有一名水手帶了一封信給派羅斯的市長和議員們。信上說：「爲了你們所做的某一件事，服務不當，我們的議會決定加以處份，罰你們準備兩條裝備齊全的帆船爲我們服務十二個月，一切費用均須由你們負擔……」這一封信上現在便提出把帆船交給持信人克利斯多佛·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全權處理。信上的署名是：「國王與王后，發於格蘭那達城（Granada），耶穌紀元一四九二年四月三十日。」

在西班牙國王斐迪南和王后依薩蓓拉的命令之下，市長和議員們別無其他選擇。因此假泊在碼頭上的兩條船，「妮娜」和「品太」（Pinta）便移交給了哥倫布。當這兩條船正在由當地船東出資裝備時，這位年輕的未來船長又以國王的命令向他們要求尋覓第二條船。結果在鄰近的里奧·定圖（Rio Tinto）找到了它。它的名字是聖太·瑪麗亞（Santa Maria）比前兩條帆船要大一點。

「聖太瑪麗亞」之所以成爲哥倫布的旗艦，就只因爲它是最大的一艘。當第一天結束的時候，哥倫布已經可以看出

船主，若安·尼努在西班牙艦隊上是第二名指揮官。在所有航行的過程中，妮娜始終一路領先。這是違背哥倫布的命令的，可是要使這一艘迅捷的小帆船退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過了一陣子以後，哥倫布對這一個事實也只好決定視若無睹了，他只要能看得「妮娜」就行。

一路氣候很好。可是由於時常看錯了陸地以及對哥倫布航行過速的懷疑日增，水手與船長們都不斷地埋怨，他們覺得老是有這樣的順風在他們背後吹送，他們將永遠無法回返西班牙了。

之後，到十月初，他們最後終於發現有接近陸地的徵兆了。當十月九日那天的晚上，有人躺在「妮娜」的甲板上，他抬頭看到並聽到有一大群鳥自頭頂飛過。整個晚上鳥群不斷飛過，牠們的噪鳴聲在天空中發出了回聲，牠們的影子遮住了明月。這就是一年一度北美洲鳥群經過百慕達南遷到西印度去。現在妮娜便跟隨着牠們直趨巴哈馬(Bahama)群島。

十月十一日，「妮娜」船上有人從海裡撈起了一根樹枝，這是綠色的，上面還有花朵，頗像卡斯提爾(Castile西班牙地名)的玫瑰。

十二日清晨，「品太」的瞭望哨，羅特里哥·特·屈利安那，望見月光下有一些固體的表面：那是淋浴

於月光中的峭壁。他跳躍起來，放聲狂呼。這是陸地。他們找到了亞洲！他們都是這樣確定，哥倫布尤甚。現在他從事逐島的搜尋，黃金，珠寶，以及其他財富，他知道印度多的是這些東西。

他搜尋着，從聖·薩爾伐陀(San Salvador)一路經過巴哈馬(Bahamas)到古巴，向風航路(Windward Passage在古巴與海地之間。)和希斯班尼拉(Hispaniola)。每到一地都是由於可見而不可及的黃金跡兆引導着他繼續前進。

永遠在下一座島上，下一個海灣，溯這條河流而上，或是在那座山的那一邊存在着黃金的希望。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品太」失蹤了，披桑沒有絲毫警告地改變了它的航向，獨自去探尋黃金。

然後災禍降臨了，一四九二年的聖誕前夕，聖太瑪麗亞撞上了一處海岬，這個海岬就是現在海地的海角(Cap-Haïen)。它在水手們恐怖的眼光下撞成碎片。這一來只剩下妮娜一條船了，可是它又不夠大，裝不下這許多生存的船員。因此當妮娜返回西班牙時，一定得有一部份人留下來。整個聖誕節的那一天都消磨在艱苦地收拾聖太瑪麗亞船上的殘餘什物。那時在海岸外來了一些當地土人酋長圭坎那迦利(Cu-

acanagari)的獨木舟，土人們幫忙着把東西搬到岸上。圭坎那迦利派遣守衛守護着這些搜集起來的物品。後來哥倫布的紀錄說，沒有失竊一塊木板和一枚釘子。

當他們在幫助收集殘餘的物品時，酋長就到了掛着海軍司令旗幟的妮娜船上，去安慰哥倫布，根據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載，這位印第安酋長說：「他用不着表示憂愁，他可以給他所有他需要的東西，他可以給那些登陸的基督徒兩所很大的房屋，如果必要的话，還可以再多給一點。」可是這位酋長甚至還奉獻了——黃金！

有些土人在帆船四周划着他們的小舟，他們舉起一些金塊，大得像一隻手。當圭坎那迦利酋長看到哥倫布的反應時，他答應這位統帥說：「這種東西多得很多，他們沒有什麼用處。」

哥倫布現在毫不懷疑地樂觀起來了。「這許多東西都到了手，」他報告地說：「說老實話，這不是一場災禍，反而是交了好運；如果我們的船沒有觸礁，我們便會繼續在海上航行，而不至於在這裡下錨。」他愈是這樣，便愈覺得他對聖太瑪麗亞的喜愛從來就及不上妮娜。這一艘旗艦雖然是最大的，可是它「很笨重，不適於作探險和發現新大陸之用。」

發現黃金這一件使四十名留下來的人振奮了精神。這是一生中的好機會，在舊世界的其他人們得到消息渡洋而來之前先在亞洲獲得了財富。

在海地北岸的狹窄海灘上，他們在這新世界裡建立一座舊世界的居留地。哥倫布稱之為拉內維達特(La Navidad意為基督降誕節)用來紀念他們在聖誕節的那一天，雖然看來是遭受了災難，但實際上却獲得了幸運。

一月四日黎明，妮娜啟航，緩緩地駛出了海灣。哥倫布對這一處海灘上的小小居留地投視了告別的一瞥，妮娜的航程已經決定了：向東返回西班牙。

當哥倫布離開拉內維達特的第二天，「品太」在海平線上駛過來了。披桑到了「妮娜」船上解釋理由：他因為被相反的風吹開了。哥倫布冷冷地對待他，在他的航海日記上對披桑離開的理由，認為「完全是假的。」哥倫布認為披桑的船私自離開是爲了去尋求黃金。

航行稍緩的「品太」把「妮娜」留在她的後面，不過這兩條船在最初的時候航行得很順利。它們在頭四天的航行比這次來回航程中任何時間都要來得迅捷。當它們速度最快的時候，即使是「品太」也接近每小時十二海哩。這比現代最時髦的帆船比賽還要快得

多，在一四九二年時，這個速度是所有「妮娜」和「品太」船上的人無論在陸地或海洋所曾經經驗過的最高速度。

可是就在海平線上，還有一連串南歐最利害的冬季風暴停留在那裡。在聖誕節的季節，熱內亞港口向在被水封鎖的時期，其他的船隻都因逆風關係留在里斯本的碼頭裡不能出海，可是「妮娜」和「品太」却正迎頭碰上了這風暴。

第一次風暴的兇兆開始於星期一，二月十二日，風速已接近每小時二十五英里以上。所有沒有被風吹掉的帆都放下來。「妮娜」就在西班牙稱之為「乾樹」的狀態下航行——指船上沒有張起一張帆。

十三日傍晚，集合的風暴引起了巨大的波浪。整晚舵手都浸在浪沫之中，海水一直浸到腰部。值動的船副從高塔般的浪潮間窺望前方，呼喊著航程的改變，以拯救帆船免於傾覆的厄運。

由於風吹著它的船尾，「妮娜」的帆雖然沒有使用，但它仍在暴風雨之前以接近八海哩的速度前進，第二天，「品太」又在海平線上消失了踪跡。

在哥倫布的命令之下，有一個水手取出了跟「妮娜」船上人數相等數量的豆子。在其中的一粒豆子上做了一個「十」字形的記號。然後把豆子放在一頂帽

了右舷。每一次咆哮著像塔一般的波浪滾滾而去以後，第二個第三個又接著衝到。一小時又一小時，整天又整夜，第二天又是第二夜，直到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哥倫布自從第一次風暴開始襲擊以來就沒有閉過眼睛，水手們也都是這樣。

最後到十五日清晨時分，風勢似以稍殺。一聲呼叫來自一位名叫賈西亞的水手，這一聲尖銳顫抖的呼聲超過了暴風雨的怒吼，好像來自一哩以外的怒海。賈西亞看到了陸地。

這一次陸地的發現，其歡迎的程度跟那一次在新世界聖撒爾伐陀 (San Salvador) 的一樣。不過這一次的陸地證明近乎是欺騙。妮娜花了七十二小時才到達亞速爾群島的聖太·瑪麗亞。哥倫布三天三晚來才得到第一次的睡眠。

他疲倦地引導著帆船沿島行駛著，尋覓安全的下錨處。當他最後找到一處以後，他派人上岸去找尋最近的教堂，以便朝拜還愿，他們受到一群島民的襲擊，領隊的是一名好管閒事的年輕葡萄牙上尉，他宣稱奉葡萄牙王的命令，所有登陸葡萄牙領土（包括亞速爾群島在內）的西班牙人都得受拘捕。這位軍官最初不自信哥倫布所說的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途徑。他最後總算被勸服釋放「妮娜」船上的人，於是這艘帆船總算又再度駛入了茫茫的大西洋。

子裡搖動。哥倫布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攏來，除了在舵輪和帆桁上掙扎的人在外。他在喧鬧聲中大聲地喊著向他們解釋，每一個人都可以摸一粒豆子，如果抽到有「十」字記號的，等到他們從暴風雨中得慶生還以後，他便須專門去朝拜圭達露濱 (Guadalupe) 的聖瑪麗，代表全體船員對天主的感謝。之後，他第一個上去摸豆子，摸到了一粒有「十」字記號的。他於是發誓，如果他得能活著登陸，他一定要去參拜聖母。

暴風雨沒有減弱的跡象。他們又在帽子裡摸了一次豆子，這次有「十」字的豆子給一位名叫彼得羅·特·維拉的水手抽到了。他也發誓要到安哥那 (Angona) 去參拜羅里托的聖瑪麗。哥倫布答應去朝拜的費用由他支付。每一個人都說出了他自己私人的心願和祈禱。

暴風雨依然猛烈如山。哥倫布再次召集人員在帽子裡摸豆子。這一次他對著暴風雨喊叫說：那一位抽到的得花一夜功夫看望，並且須在派羅斯附近的聖克萊拉·特·瑪格爾 (St. Clare de Meguer) 舉行彌撒。這一次很像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因為哥倫布又抽到了有「十」字的豆子。

狂風依然有增未已。大海無情地打擊著「妮娜」，一個海浪掃過了左舷，接著另一個海浪又立刻掃過

妮娜前進了二百五十英里又碰到了第二次風暴的襲擊。這次是旋風，比上次的還要利害。在這亞速爾羣島與大陸之間的通道上，冬季風的速度達每小時一百英里，哥倫布在他的航海日記上記載著他對「如此接近家鄉的時候遇到這樣的風暴實在非常苦惱。」

「妮娜」在這猛烈的暴風中掙扎了四天四晚。三月三日，正當日落時分，一陣狂風把一張帆撕碎成碎片。甚至收捲起來的帆也都從帆桁上撕裂。

水手的帽子又再度裝滿了豆子。哥倫布又是第一個抽籤，抽到了有「十」字形的豆子。哥倫布發誓要去朝拜海爾伐 (Huelva) 的聖瑪麗·特·拉·新泰教堂 (St. Mary de la Cinta)。

三月三日晚間結束了恐怖。在這第一個派了瞭望哨的晚上，一名水手的微弱聲音喊了起來：「陸地！陸地！」這是葡萄牙巉岩圍繞的海岸，他們被風吹送著以高速度衝向陸地。「妮娜」現在只剩了一張小的前帆，這也是他們僅有的希望。哥倫布下令把它張開，緩緩地轉換了方向。這天晚上，每一個人都在祈禱，妮娜這艘帆船能維持不墜。「妮娜」面臨著當前的巉岩峭壁而掙扎著它的生命。

上帝和妮娜幫助他們脫離了險境。第二天早上，在卡斯凱斯 (Cascaes) 一個小漁村裡，居民驚奇地看到一艘破爛的小帆船像一隻池塘裡的鴨子似的在碼頭

國際冷戰期間問錄



第六章

美國破密局——

中情局的伙伴

孟 椿 譯

美國破密局（譯註，原文：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為與俄帝國家安全會有所區分，就其主要業務譯為破密局。）就避免引人註目這一點而論，遠比它的工作伙伴，中央情報局，來得成功而高明。它的職責，美國國防部曾有簡明扼要的規定，說「它是專門致力於特業研究與訓練的機關。」所以也不像惡名在外的CIA那麼隱晦不明。

可是論機關的規模與重要性，破密局並不亞於中情局。據悉NSA新建的三層鋼骨水泥大廈中共有一萬多人工作其間，而這座建築的體型僅較美國國防部所在地的五角大廈略小而已。該局新廈位於瑪利蘭州的喬治米德堡，佔地一百四十萬平方呎，比起中央情報局新廈的一

的平靜水面上停下了下來。「妮娜」回家了。

三月十五日，經過修理以後的「妮娜」回到派羅斯。這是「妮娜」，「品太」和「聖太瑪麗亞」離別了三十二個星期的老碼頭。可是使哥倫布震驚的是「品太」在幾小時以後也駛進了港口。

在阿查雷斯遇到的風暴，把「品太」吹向「妮娜」之北，完全錯過了那座島嶼，並且也沒有遇上幾乎使「妮娜」完蛋的旋風。「品太」在葡萄牙的貝熊那（Beyona）登陸，披桑派人趕快送信給斐迪南和依薩蓓拉，希望能勝過哥倫布，得到發現新航線的榮譽。

可是回信使他沮喪了，國王和王后寧可得到哥倫布的正式報告。等到風暴過去以後，披桑帶着「品太」離開了港口，駛往派羅斯。他站在甲板上觀望着他的家鄉港口的熟悉風光，可是當他進港以後，却發現「妮娜」已經在碼頭上了。

披桑甚至沒有向「妮娜」報到。它一下錨以後，他便上了岸，步行回家，上床睡覺。可是他却永遠起不了床。艱苦的航程使他的身體變得非常孱弱，再也不能得到發現新大陸的榮譽的打擊，馬丁·阿隆查·披桑在幾天以內死去了。

可是哥倫布却成為航海上的英雄，「妮娜」也分享了榮譽。「品太」想獲得首先發現新大陸的榮譽，而「妮娜」却因成為哥倫布的旗艦並把他安全地帶回

了家鄉而得到了盛名。

一四九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妮娜改用了她的舊名「聖太·克萊拉」，參加了自卡迪茲（Cadiz）出發的十七艘艦隊，這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第二次航行。雖然哥倫布挑選了一艘較大的船隻作為他的旗艦，橫越大西洋，但是一等到他們到達那些依舊認為是東印度的島嶼時，他的旗子便移到「妮娜」船上。當艦隊遇到颱風的時候，艦隊上每一艘其他的船隻都沉沒了或撞上了礁石，可是只有「妮娜」却安然脫險，當哥倫布回家時，妮娜依然是他的旗艦。

在哥倫布的第二次航行之間，「妮娜」受雇駛往羅馬經營貿易。當它離開塞地尼亞時，它給海盜俘虜了。水手們都被迫上了盜船。但在黑夜裡船長和三名水手脫出了他們的鎖鍊，偷了一隻海盜的小船划返「妮娜」。

妮娜船上沒有海盜看守，所以這四名水手得能舉起了帆，割斷了纜索，悄悄地駛走。而它的脫險也全靠它的靈活和迅速。只要它一領了頭，誰也無法追上它。

「妮娜」又參加了哥倫布的第三次航行。它最後的結局如何却無人知道。不過無論如何，「妮娜」已經享有了不朽的聲名了。

Catholic Digest Oct. 1962



百十三萬五千平方呎猶勝一籌。凡是奉准入內參觀的訪客，走進這座U字形的大廈可以看見各色各樣蒐集情報的新戲。NSA擁有全美首屈一指的無遮欄長廊，長九八〇呎，寬五六〇呎；一道高達十呎的雙層鐵絲網圍牆；四角設有四處側門，由荷槍實彈的哨兵值崗，還有一座佈滿電子計算機的地下室，包括中國國際商業公司與雷明敦兩家公司負責新建的「旋風號」計算機在內。此部機器號稱可以識破任何國家的密碼。此外地下室設有輸送帶系統，可以將各種文件以每分鐘一百呎的速度遞至大廈各寫字間。大廈內更設有傳遞公文冷氣管路，它的電訊線路錯綜複雜，數量之多勝過世界上任何其他建築。各辦公室廢紙簍均有不同顏色的標籤紙，以利區分。每天下班以後，各處廢紙均匯集在一起，保存一段時間後再予銷毀，保證不致因倉促的焚化而誤毀要件。

據悉，破密局另有八千名軍職人員派在全球各地的無線電台或雷達站工作。因此它的全部人員數達兩萬名。單論工作人員亦不遜於中央情報局。至於每年的經費，據可靠來源的報導，破密局的年度預算接近五億美元，其中三億八千萬美元是用以維持廣大國外通信網的費用。另以一億美元用於保護國內基地。這些經費均列為美國國防部本部的預算，使得主辦單位必須煞費心機安排在各種項目以內。

像如此龐大的經費，當然應該有它相稱的正當用途。破密局以從事於「通信情報」為法定職司，這個貌似忠厚的詞彙，實際上包括以下幾種含義：

- ①它負責偵破每一值得破譯的外國政府密碼。
- ②它負責設計美國的密碼，當獲悉被其他國家偵破時，應立即更換模式以保萬全。
- ③以分佈全球各地約二千處無線電截訊台，其中不乏設在船隻或飛機上的電台，它主持外國通訊的監聽工作。

④它負責判定鐵幕國家所設雷達防禦設施的部署情況。

另據悉破密方法的人士報導，「破密局孜孜不歇的記錄每一共黨國家發射的電子能量，並收聽可能聽到的所有通訊。這真是想像不到的狂妄作業。絕大多數收聽到的是成音的電訊，可是其中多半是密碼或密碼，憑藉這些紀錄將用以啓開破譯俄國人密碼的門徑。截聽俄國陸、海、空三軍總部與下屬部隊間的通信，可以作為俄帝有無從事突襲跡象的參考。」

一位離職的破密局人員表示以平凡手段監聽各國通訊主要目標在於「能夠精確的測知，鐵幕內外，每一團軍隊的駐防地點。說據NSA對於各部隊的部署情形瞭如指掌，他們洞悉全球各國的軍隊防地，因為軍隊必需通訊，而他們的密碼經NSA計算機處理以後，無不原形畢露。」

多虧有NSA從旁監聽，美國才知道當U-2偵察機駕駛員鮑爾斯因發動機故障降至三萬六千呎時該機即淪為俄國高射部隊攻擊的目標。監聽站收到俄國砲兵報告飛機改變飛行姿態的無線電話。

多虧NSA追蹤站的活動，美國在韓戰時即已證實蘇俄駕駛員曾與北韓空軍比翼雙飛，因為追蹤站紀錄下來駕駛員們曾以俄語在空中交談。

多虧NSA的監聽，西方國家才知道蘇俄從事飛彈發射時曾經遭遇多次挫折。因為破密局收聽到他們在準備發射時的倒數計時：十、九、八、七、六、五……。

破密局曾經獲得一些成就，我們只不過無意間從道聽途說中獲悉一二而已。因為NSA是結於做公共關係的單位，相形之下使人感覺CIA倒有點像一家廣告公司。部份由於共黨報紙的大力喧揚，部份由於隱晦方式保持公共關係，CIA的杜勒斯局長在任上時已成舉世聞名的情報之王。可是，情報界以外的人，對於現任破密局局長羅斯特海軍上將(J.H. Frost)，可以說素昧生平。按照傳統的慣例美國三軍的情報首長依次輪流擔任此一消息非常敏感的職務。破密局局長從來不接見記者，不管採取何種方式，公開的或秘密的。

當一九四七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案後，CIA與NSA兩兄弟即應運而生。該法案規定將各軍種的密碼單位加以合併，其中最重要的單位便是美國陸軍的破密局。陸軍破密局原先設在阿林頓堂一間女子學校的舊址，後來國會撥款三千萬美元供NSA建築新廈之用，才喬遷到喬治米德堡的現址。

NSA長於揭露別人機密而結於不使家醜外揚，這的確是無法可施的憾事。人為的過失常使該局的科學家們戰慄無已。職員總數超過一萬人，要想保證人人正常，萬無一失，恐怕世間還沒有這樣精密的保防網。有兩件事例，由於雇用人員行為乖戾，已使NSA的清譽為之受累。新近發生而且影響深遠的一個事例就是一九六〇年八月間該局有兩個年資較淺的數學家突然間變節投俄，這兩人是馬丁和米徹爾。這件公案的來龍去脈以後有專章介紹。此處值得一提者，這兩人的變節以後竟不顧一切把他們過去服務單位的內幕盡情加以洩露。出席莫

斯科的一次記者招待會時，馬丁和米徹爾吐露了不少消息給俄國人，這些消息一直被美國政府所封鎖而使美國人民蒙在鼓裡。

他們透露了NSA的組織概要，事後美方並未加以否認。據說，在NSA總部以下共分四處，依次為：

①業務處——負責將國外截聽到的素材予以處理，遂行密碼分析，通信量分析並報告分析心得。業務處下轄五科。②ADVA，高俄科，專門研究俄國的高級密碼和他們的外交密碼。③COM，亞共科，專門研究亞洲各共黨國家的密碼技術。④ALLO，中盟科，對美國各盟邦，中立國及某數特定共黨國家的密碼電訊保持記錄。⑤MPRO，計算科，以數字式電子計算機與資料處理機等設備供各處科隨時利用。

⑥研究與發展處——下轄三科：①REMP，該科不受國界限制，研究各國密碼術以及破密的應用問題。除任其他單位的技術顧問外兼任計算機分件的改進與發展。②RADE，設計無線電接收機，發報機，無線電定向儀，指紋紀錄器，並研究功能不明的通訊設備。③STED，該科研究密碼機器的一般缺點，並使演詞保密的理論問題。

⑦製造與保密處——負責美國密碼系統的製造與安全。

⑧人事處——調查求職人員的背景與經歷，並以測謊儀器試驗人員是否忠貞，健全。

破密局是一個對工作人員經常使用測謊儀器的機關。但是馬丁，米徹爾的變節事件非常遺憾的證明這玩意不大可靠。外界人士對於測謊器平素即有兩種不利的批評。第一種人認為它未必可靠。FBI的胡佛局長就不信這一套，他曾說：「我個人不受測謊儀器的紀錄來左右自己的判斷。如果測謊器紀錄顯示受測者有性生理變態，你就當真相信嗎？」第二種人認為這種試驗有脅迫性。主試人告訴受測者說這種試驗僅供參考之用，可是事實上如果不舉行測謊試驗，人員的忠貞調查將耗費很久的時間。主試人多半是粗魯的退職警員，而非專家。試驗的本身常使人心煩。主試人把類似血壓計的探頭轉在受測者的臂膀上，胸腔處掛着一具量肺器，另有一只電極接在手心。於是電筆便在量肺器的紀錄紙上自動描繪曲線起來。主試人多半提出一些揭人隱私的問題。自發生馬丁，米徹爾變節事件後，破密局已將調查重點改為精神科醫師的個別會談上。據說在事後的普遍

調查中又清出八名同性戀的嫌疑份子而予以解職。

由於國會委員會對於馬丁，米徹爾事件進行澈查，結果導致破密局的人事處處長克恩被迫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自請辭職。調查發現克恩在一九四九年進入破密局時會使用偽造文件。在求職申請表上他自稱係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生，實際上他畢業於紐澤西法學院。他憤報他的母親出生於美國，實際上却是出生於俄國，在求職申請表上他的全名是毛利斯·哈羅·克恩，經在其他紀錄表格檢查發現為莫力士·哈萊·克恩。這些本是無足輕重的小節，可是一想到這人在美國政府最敏感的機關裡擔任最敏感的職務就變得嚴重了。何況他對錄用馬丁與米徹爾負有重責。衆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主持NSA的洩密調查事宜，當他出席秘密會議接受議員的盤詢以後，克恩丟官的事便決定了。主持調查的議員暗示，該局在保安方面頗有問題，恐怕有人要掉腦袋哩。克恩因老眼洩底而辭職使本案達到一個高潮，餘波所及也查出十來個職員的安全有問題。

馬丁和米徹爾毫無忌憚的公開了另一項秘密性的事實，那就是美國曾經得心應手的「偵破約有四十個盟邦的密碼」據他們說，這一輝煌的成就，一部份得力於美國對密碼分析術的研究有方；另一方面也說明一個事實，此即美國對於供給盟邦使用的電訊器材無論構造與線路均極熟稔；此外也應歸功於他們收買了友邦大使館的譯電員。

據說所有的情報工作中以密碼設計和密碼破譯最為困難。NSA職員有頗高的百分比因過度的精神緊張和工作勞瘁而自請辭職。儘管目前對電子計算機的運用非常着重，可是第一次大戰後在美國國務院首創密碼局的工作勞瘁而自請辭職。儘管目前對電子計算機的運用非常着重，可是第一次大戰後在美國國務院首創密碼局的工作勞瘁而自請辭職。

夏德黎則認為仍舊有徵兆顯示許多人因為從事此一工作而神經失常。夏德黎在回憶錄中指出他曾批准兩位女分析員的辭職。因為「其中的一位經常夢見有一隻大狗在她房間裡亂跑。她追捉了好幾個鐘點，從床上追到床下，從椅下追到鏡檯底下，最後總算逃到了。却發現那隻狗的身上竟有一個字，赫然是『密碼』」。另外一位女職員訴苦說，每天晚上睡覺總要作一個怪夢。夢見自己背着一大口袋沉重的海灘漂石，沿孤寂的海灘散步。她背着這袋石頭，掙扎着走了好幾哩，一面尋覓與袋中相彷彿的石塊。當她找到一塊完全相似的石塊時，才把袋中相似的石塊扔到海裡去。這是減輕負荷的唯一辦法。」

另外還有件案子使破密局上了報紙頭條新聞而狼狽不堪。那是一九五四年NSA的一位工作人員被捕受訊

，因而將破密局連繫在內。一位叫彼得生的工作人員被控竊取破密局的機密文件，然後將密件轉手給另一國家——即北大西洋公約盟邦之一的荷蘭。彼得生實際上犯的過失，不過把NSA破譯出的荷蘭密碼電碼經他的手又還原主而已。檢察官警告彼得生說，如果該案被迫公開審訊，NSA就得處於將一切活動在法庭中公開的窘態；如果被認錯，一定可以獲得緩刑的宣判。彼得生果然認罪，但仍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破密局副局長席爾姆出席預備庭作證，曾經透露了該局部份的保安措施。他描述一般的保防情形說：「我們的建築，外面設有雙重鐵絲網的圍牆，日夜由哨兵巡邏。辦公廳內大部份亦有人日夜警戒。每一位工作人員均經歷嚴格的安全調查，每人身世都查得清清楚楚。凡屬機密文件，縱然位於雙重鐵絲網圍牆的辦公廳以內，亦不得隨便散置，必須放在保險櫃中。整個大廈依機密等級可劃分為三個區域。在第一區，任何密件，除非置於三層暗鎖的保險箱中，不得公開露面，更不得在保險箱以外過夜。此一區域經常派人巡哨。在廣大的第二區，因為保險箱不敷應用，各種文件可以存放在公文櫃或辦公桌抽屜中。如不在承辦人手中時，公文櫃與抽屜必須加鎖，並派有衛兵日夜守衛。」

第三區是指奉准將文件攜出破密局而言，經指定的工作人員可將密件携至另一機關，或取出公文參與某項會議。如果他們坐自備車攜帶文件去別處，一定要有人陪伴。如果原係鎖在保險箱裡的文件，開完會之後必須歸還原處，或存在其他機密的保險箱中，絕不准個人攜帶回家。」

為增強工作人員的保密意識，席爾姆說：「凡屬新進人員都要接受特別的安全訓練。並由保防單位定期複述安全守則，此外每隔一定時日要求在一張紙上簽名，保證最近已經重新熟讀守則中的特定部份。」儘管破密局防範極嚴，保防官員縱有三層暗鎖設備仍無法控制人員的心靈。彼得生，這位不成其間諜的間諜，便是人類失常的一個例子。

彼得生是高個子，近視眼，為人性情和順，臉色蒼白，一九一四年出生於紐奧連。他先入洛約拉大學，繼則轉入聖路易大學，終獲科學碩士學位。畢業後曾在母校洛約拉任助教，隨後又在紐奧連米地學院教物理。由於健康情形欠佳，他的聽覺不靈，在一九三八年又染上了肺結核病，因此只得在靠近家鄉的地方任教。

一九四〇年，他接獲陸軍通訊署情報處處長亞康寄來一封情詞懇切的信，建議他參加研究密碼學的函授班。

如果成績出眾可以分派工作。他果真接受此一函授訓練，解答每一週末收到的習題。彼得生發覺那些都是機密性的問題。這樣苦練了一年，一九四一年五月，他果然獲得一份工作。七月間他開始在通訊署下的密碼處任職。

二次大戰期間，因機緣湊巧，彼得生和荷蘭派駐華府的軍事連絡官法庫爾上校相結識，成為莫逆之交。他們在一起研究密碼術，志同道合，相處極洽。戰後法庫爾奉調返國，但彼得生仍和他的荷蘭好友魚雁常通。一九四七年破密局改組成立。彼得生由陸軍調往該局，主持一個訓練班。大戰期間參議員麥加錫曾經和他共過事。當彼得生因案繫獄時，麥加錫曾出庭作證，說是「他的名譽很好。可以算局中有數的高級重要人員之一。」另外一位同事作證時也說：「他常能在極艱難的情形下達成任務，而且做得很好。他是一位卓越的技術師和出色的教官。」

彼得生曾為破密局主持訓練計劃，他編寫講義，授課，當他被捕時除正常的密碼研究工作而外，每週還要上二十二小時的課。

彼得生曾說：「這種工作有時很傷神。」他業餘的消遣是演戲，阿林頓堂鎮上的劇團他是主要份子之一。不過他將大部份的精力與時間仍舊花費在破密局的工作上。

一九四八年彼得生做了一件令人費解的事，他把破密局檔案中一套中文商用密碼簿從辦公室取出帶回阿林頓堂的公寓。他把密碼簿捲在報紙裡拐出了大門，順利通過哨警的檢查。在這套密碼簿裡每一個漢字用四個阿拉伯數字編成密碼，文字總數約有一萬個。在商業通訊方面用起來很方便，只要花十五美元就可在市面買到這種密碼簿。後來庭訊時，檢察官問到這件事，他答說，帶這本密碼書回家是為解答編寫教材遭遇到的一些問題。還有一次他把破密局的一些器材帶回公寓，其中包括一部號稱「海格林」的密碼編撰機器在內。這種機器自一九三九年以來即出世，其時可作戰爭剩餘物資向瑞典一家製造廠申購。另外還有一份文件，有關破密局在韓戰期間截聽的北韓通信分析，「題名為北韓秘密通信之傳遞」，印刷日期為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

此外，在一九四八年與一九五二年，彼得生曾數度與荷蘭駐美大使館通信官史杜得會談，供以情報。他告訴史杜得破密局已經偵破了荷蘭外交密碼，目前正在監聽荷蘭駐美大使館與荷蘭外交部之間的通信。

彼得生這樣做法並非為得金錢，而是純然出乎對於荷蘭友人表示好感。約在這個時候，他被人發覺神經有欠正常——因為他不斷向報館投書攻擊政府。可能因為他所作讀者投書以至導致對他的調查。一九五〇年八月廿九日，美京華府郵報刊出他的一篇投書，其中有一段說：「今日美國政府機關被一些不負責任人士盡情加以攻訐，只差控以叛國罪名，由於那般夜郎自大的毀謗者的關係，美國人民暗暗對他們的政府逐漸失去信心。為重振政府在民衆心目中的威望，各機關被迫儘可能把有嫌疑的人拿來開刀，作為犧牲。」

可能由於這封信引發對彼得生的安全調查。也可能突然發覺彼得生可以接觸的機密文件忽告失蹤。也可能由於他常常無故不到工，他上司在考績表上本來該打「甲」的，現在只打了個「乙」。不管真正原因何在，事實是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正當彼得生在破密局訓練班的教室中上課時，忽然被捉將官裡去。兩位IFB辦案人員帶他去局裡仔細盤問了他。下一個星期六，調查局的人又找到他的寓所。彼得生太太正在臥室裡穿衣裳。「他們一把推我坐在椅子上，混身上下的搜我，看我有否攜帶槍枝。然後用手銬銬上我的手，帶我出門。」他回憶說。他們帶走他以前，准許他敲敲臥室的房門，告訴太太：「我要跟這些人出去一趟。」

「過不過夜？」她問。

「大有可能，」他說：「你最好把洗臉用具遞給我。」

彼得生被帶進亞歷山大尼亞法院，給關了起來。

「失去自由以前，」他說：「我一直跟調查局的人合作，回答他們提出的一切問題。我簡直弄不清楚他們的目的何在。」他的確處處合作，甚至簽字同意讓調查局的人可以不必憑搜查證檢查他的公寓。

調查局辦案人員不費吹灰之力便找到那些嫌疑物件。這些物件被彼得生從局裡取回家之後，一直放在儲藏室的架子上，一放好幾年，一直不會動過。他第一次被傳訊以後有充份時間可以加以隱藏，可是他沒有這樣做。

當FBI人員通知彼得生他們尋獲些甚麼時，他曾這樣的表白：「當我發覺自己把國家秘密文件供給無權接收的外國人士時，內心極為不安，知道這個禍闖得不小，因此更不敢把它們歸還阿林頓大廈。由於內心不安，

使我事事感覺懶散，只好聽天由命，在困難的時候我常常是這樣的。」

彼得生一案於一九五五年一月開始審訊。作為一名被告，彼得生的表現頗頗溫馴。直到起訴書請求按情形特殊提出公訴，他才弄清楚犯的甚麼罪。司法部起訴書上說他「抄下文件上有關美國破譯荷蘭密碼的機密記錄，轉交給荷蘭人。」起訴書列舉的罪狀共有三款，控方向他表示，如果他對第三款認罪，第一，第二款就不予起訴。第三款說他利用文書情報損失美國的利益。

司法部這樣的慷慨，原因是如果彼得生作無罪的申辯，將迫使破密局派人出庭公開該局的秘密。彼得生的律師也告訴他如果認罪可能被判緩刑。

開庭查庭時，會因彼得生携出破密局文件的機密等級性質引起激辯。破密局派出一位官員在法庭中詳細解釋該局機密等級的區分辦法。據說凡機密文件共分以下三種。第一種屬「極機密」。此等文書如經洩露足以造成沉痛的損害，必然會導引外交關係的破裂，引起外國的武裝攻擊，足以引起戰爭，甚至可能損及我方的防禦計劃。第二種屬「機密」，此等文書如經洩露，亦可嚴重損及國家安全，危及外交關係或影響我方防禦計劃。第三種屬「密」件，如經洩露，對我方亦不利。

那位官員說：「中文密碼係由破密局另行編纂，NSA對它負責，應該視同密件。」而且就實情而論，這套中文密碼代表一種方法與模式，許多遠東國家文字不適以電力傳遞的，都可以仿用此法傳遞觀念。而且本密碼簿也許在中國仍有實用價值。至於告訴荷蘭人美國竊聽他們的通訊，可能會引起美荷兩國邦交破裂，情形就嚴重多了。

最後，彼得生並沒有因為認罪而被判緩刑，而是判了七年有期徒刑，主審法官聲稱他是一個很危險的間諜，「可能——大有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很嚴重，很嚴重的後果。」

彼得生的認罪却保全了美國與荷蘭兩國間的外交關係。如果美國公開承認竊聽荷蘭的通訊，荷蘭政府絕不會干休的。現在荷蘭當局只輕描淡寫的說明，他們以為彼得生得當局允准才接收資料的。便悄悄的打發了這一件事。

後來彼得生因為健康不佳被監禁在米蘇里州青田城的聯邦醫學中心。

一九五二年二月，彼得生在監中寫信給主審法官，申辯他被判七年監禁未免太重了。他說因為自己已經認罪，所以不能上訴，但是判決他服刑的法官可以根據適當的法律理由，更動他的判決。因為他發現假如他能證明他的認罪起因於律師的經驗不足，或辯護不力，就可以申請變更判決。他說在他被捕時並無律師在場。典獄官替他介紹一位叫金萊的律師。那位金律師回信第一句話便說：「我擔任辯護的業務費收費三千美元，需要當事人先行付現。」彼得生說他的一點積蓄早已為這件案子付律師費用貼光了。他太太因為口吃的關係又不容易找到工作。以後彼得生也就沒有再提這件事了。

政府對於處理彼得生案出手頗為狠毒，這究竟不是一件與共黨間諜有關的案子。不過據司法部國內安全處太法官黎萊說：「這種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行為，我們實在無法縱容。彼得生案，縱然算不上稱之為『叛亂案』，但至少可稱之為『跡近叛亂』。對於『跡近叛亂』我們也應知所凜悟，因為啤酒雖非烈酒，可是喝多了啤酒，一樣會使人變成大腹便便的。」

第七章 美俄雙方的諜報魔術

董黎參加中央情報局已經十易寒暑，可是其中倒有九年是在北平草籃子監獄度過的。頭兩年他單獨被關在密室，聽候接受以間諜罪名受審。等到被判無期徒刑後，他反而受到較好的待遇。他一日三餐，吃米飯，有蔬菜，肉類佐餐。他可以在監獄的內院每天散步一小時，還可以抽十枝配給香煙。通過共匪紅十字會的安排，他可以收到信件，閱讀心愛的雜誌和報紙。這多年來，他總共收到一千多封信，多數寄自不知名的同情者，也有少數來自寂寞的芳心。他的母親瑪麗·董黎在康涅狄克州新不列顛城當教員，經常把當地報紙的體育版剪寄給他。一九六〇年她曾獲准去看兒子，那年他整整卅歲。她帶給他書籍和美國香煙，一共會見五次，每次兩個鐘頭。她發覺兒子的情形大體良好，穿着共匪發給藍棉布的囚衣，外套一件藍色棉背心；足登毛氈鞋。

草籃子監獄中還關着另外一位CIA人員，是原籍波士頓的李察·費陶。他有一對孿生女兒，可是父女們

一直不曾見過面。美國政府公告董黎和他在海上失蹤後不久，他的妻子即告病故，女兒們歸親戚們代為撫養。費陶一度跟董黎關在一間獄室中，目前他改為和一個會說英語的中國難友同室。費陶提到他的同室難友，曾說：「他也犯的是間諜罪，判了十五年徒刑。他是國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年約五十歲，家中本來很富裕，有兩處房產，一輛簇新的別克轎車。現在甚麼都沒有了。你以為他一定很難過，但是他為人倒很達觀。」

費陶和董黎一度請典獄長仍舊使他二人同住一室。典獄長口頭說只要他們行為良好，可以辦得到。但是這個請求一直沒有下文。

就董黎而言，加入中央情報局還是他離開學校的第一樁工作。一九五一年夏，當他畢業耶魯大學時曾應徵「參加美國國防部的一個文職工作」。就在這一年因為韓戰的關係，中央情報局第一次大量徵集大學應屆畢業學生去海外擔任工作。在華府受訓之後，董黎隨即派往日本東京西南約五十哩的一個小鎮叫原本的地方。在原本營CIA組訓一些國民政府的志士，準備使他們空降到中國的東北去打游擊。由於韓戰爆發，在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之後，原本營於一九五一年七月開訓。最近據說已經結束。美國空軍用飛機把國民政府的志士空降在東北地區，並加以補給，必要時從空中撤離。這些飛機裝有特殊的裝置，可以無須着陸而能把物質和乘客由地面鉤回。出任時，常常宣稱一架空運機由漢城飛往日本橫濱，以資「掩飾」。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廿九日，有一架空運機載着董黎和費陶，還有另外九名國民政府的游擊隊員從漢城機場起飛，可是始終不會到達「橫濱」。因為該機不幸在中共地區被擊落。

費陶也在那架飛機上，因為他也已加入了CIA。他本來在商船上幹海員，後來投效了中央情報局。他擁有波士頓大學體育獎學金的資歷，因為發覺當足球教練的收入太差，才一再改業。上級告訴董黎，費陶二人，他們飛往中國東北此一行動是國民政府總統揮戈反攻大陸的前奏。但是董黎不相信。他認為韓戰正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戰，既然中共匪幫和俄帝沆瀣一氣，美國只好盡力保全殘存的一地區了。

靠英國路透社收錄到的北平廣播，世人才知道有關董、費二人受審的消息。那廣播的大意說：「兩名美國間諜供認曾經受過諜報和游擊戰的專門訓練。」據共匪控告，他的任務，「除了從心裡作戰，還擔任引進地下工作人員，補給，再補給，撤離等工作。……並任情報員的空投，維護與撤離。」審訊期間共匪並將俘獲的物件加

以展覽，其中包括槍械，密碼簿，金塊，和共匪的貨幣。北平廣播說董黎坦然承認他和費陶是中央情報局訓練出來的情報員。

共匪對於此一審訊會經大肆渲染，和後來蘇俄審訊 D'S 飛行員包威斯的作法如出一轍。展覽會場設在北平故宮輝煌的大殿之一。除了飛機殘骸的碎片，董、費二人攜帶的地圖、手槍、罐頭食品均一一展示出來。還展出一張照片，上面描繪一位跳傘落地時腦部受傷的美軍少校，正接受一名共匪男護士的醫療。

董、費二人在一起受審的另外九名國民政府游擊隊員，有四名判處死刑。宣判以後不到幾星期，董、費二人在獄中新添了一批難友。另外一架 B-29 飛機於飛入東北境內後被共匪擊落。機員亦押解到北平監獄，聽候審訊。據北平電台後來廣播說該機機長小安諾德上校已供認他們的部隊正為中央情報局服動，「空投特種情報員，並對已經着陸的情報員員保持連絡，實施補給，並於必要時自地面把他們撤走。」費陶回憶 B-29 機員在監獄中一共關了三週，那一段時間他們曾接受很顯明的優待。

被俘期間有一段最精采的經歷，那便是一九五六年共匪曾派人領導一行觀光各大城市。他們先後訪問上海，杭州，哈爾濱，衡陽，南京，武漢等地。

一九五六年，有四十幾名美國學生不顧國務院的阻撓，接受邀請前往中共區作觀光訪問。這群學生曾經會見董黎與費陶，跟他們個別見面，規定不准寫筆錄，也不准攝影，更不准談案情。學生們會見董、費二人以後，決定集體的寫一份書面報告，但是報告發表以後對所持觀點却引起不少爭論。在四十一名學生當中不乏共黨的同路人，因此把董費二人在共匪的待遇寫得天花亂墜，因此有人大表不滿。其中有個叫莫亦耳的學生單獨具名發表他的觀感說：「他看見董黎談話時句子很短，手不停的在抖，所講的有時點頭不對馬嘴。」

他們也獲准訪問另一個叫魏爾士的美國人。魏爾士在韓戰中被共匪俘獲，成為變節不願遣返的廿一名美國士兵之一。魏爾士二十一歲，原籍紐約。被共匪俘虜以後解到中國大陸監禁一段時期；竟賣身投靠當起了偽北

京大學的學生。這名叛徒身高六呎，自稱當了偽北大的籃球校隊代表。目前已跟一個匪酋之女結了婚。結束了有關董黎和費陶這一段公案以前，需要說明一點，美國政府始終不曾公開承認這二人是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只說他們是美國國防部所雇用的文職人員。

正當俄國間諜挾帶器材滲入美國和西方各國暗中活動之際，美國也設法派遣諜員滲入共黨國家。董黎與費陶不過是派往遠東做工作的一個例子而已。當美國人以「非法」諜網滲入俄國的時候，必須極端的審慎。通常儘量避免生於本土的美國人去俄境擔任工作。因為縱然給這些人施以完美的語言和習俗的訓練，使他們備有非常逼真的偽造證件；可是在密封的俄式社會中他們很難生根立足。反之，一個俄國間諜，只要有一張獲得移民簽證的文件，提著一隻旅行皮箱，縱然滿口生硬的外國腔，仍能在紐約活躍而不致引人矚目，但是一個美國情報員，如要活躍在俄國境內，必須要有天大的本事。在一九四九年負責美國陸軍心理作戰的魏德邁中將，當時曾坦然承認：「今日潛伏在俄國做工作的情報員，日常生活實在很不容易。不過我們的確有幾個人在那邊。我們正慢慢的在那邊發展組織。我們通常不能從俄國得到上好的情報報告，但是情況在逐漸改進中。」

自一九四九年中央情報局開始派遣俄僑潛返俄國以來，這一技術業已臻完美。在表面上這些俄僑跟美國情報機關毫無關係，他們大都是反共自由俄聯（簡稱 NTS）的一份子。這一反共的俄民團體大本營設在西德法蘭克府。自一九三〇年以來，自由俄聯即已派遣情報人員進入俄國，他們頗富經驗。中央情報局通過 NTS 和其他俄國籍的僑民團體有效的控制這些情報員，並且監督其訓練與滲透任務。這些情報員分短期與長期兩種。短期的滲入俄國執行特定的情報任務，事畢立即言旋；長期的潛伏在俄境作冬眠狀態，進行長久的活動。他們滲透的路徑通常是由西柏林出發，經東德進入某一衛星國家然後再深入俄國。俄國與波蘭，捷克斯拉夫的邊防通常都不太嚴密。介乎俄國與伊朗和阿富汗之間也有很長的交界線未曾設防。此外還有其他的滲入方法，舉例說，可以乘飛機跳傘降落，或亦可乘輪船由波羅的海的國家進入。

俄國發行了一本小冊子誇耀她的反間成績，題名為：「當場捕獲的現行犯」。其中聲稱自一九五一到一九六一年，共有二十三名滲入俄境的情報員已先後落網。小冊子中說：「在這裡我們只能列舉不太重要的少數例證，相信尚有大批後續人員正在情報學校中接受諜報活動的專門訓練。」該書並且對於活動在俄國境內尚未被發現的情報員人數，表示關切。

一九六〇年一月，俄國發出一個文告，聲明凡是放棄活動自行向俄國政府登記的情報員，可獲寬赦。該文告大意說：「凡為外國情報組織工作從事活動的俄國公民，如自動向當局報告他跟外國情報機關的關係，並交

出所負的使命，可受不起訴處分。」

縱然蘇俄有星羅棋佈的警網，也難得在兩倍於美國國土的六百萬方哩面積上處處設崗。俄國本土的大量流動人口，也可以幫情報員的忙。每年有成千累萬的人從監牢或勞工營中釋放出來，形成一股滔滔不絕的洪流。新的移民到處受人歡迎，不管在居民稀少的地區或者在工廠和集體農場。工廠和農場的人事主管對身份證不全的新手並不過份挑剔，因為到底可以添增另一個生力軍。一個有警局紀錄的人，在俄國比比皆是，他可能是受牽累的從犯，也可能是被鄰居檢舉的人。不過如果想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之類的都市落籍，就比較困難。倘沒有正當的職業，連在大城近郊找個宿處也大成問題。

從西德啓程向俄國滲入的情報員大都攜有完整的證件——共黨青年團的團員證，從事居留證，軍中服役證書，在職證明卡。只要越過邊境，他們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定居下來。他們可以到四鄉去跟情報組織或NTS的細胞取得連繫。一個陌生人在俄國鄉鎮徘徊，不會受人注意，因為這種人天天都有。

據美國情報官員分析說：「當場捕獲的現行犯」一書有很多羅織和誇張之處，更有完全出於虛構的地方。以下便是例證。

例一：耶庫塔曾在紅軍當兵，隨軍到達德國戰線。一九四一年受傷被俘，德國人要他加入德軍，否則就要處死。耶庫塔只好從命。二次大戰結束時，他在德國慕尼黑黑戰俘營。每天和其他的戰俘去機場做工，僅獲得少許象徵性的工錢。一九四六年，他碰到一位長住在慕尼黑的俄僑，那人正徵募長工赴南美和非洲做工，保證有很好的報酬，至少要比戰俘營好得多。耶庫塔簽約加入，被送到北非卡薩布蘭加，一做就是五年。他做了五年苦工，工錢很低。於另一位俄僑協助之下他在一九五一年重返西德。在法蘭克福他邂逅自由俄聯的一位領袖，曠可諾維支，欣然加入NTS分枝機構之一的「蘇俄研究學會」。於是他被派往一處美國人開辦的訓練營，接受九個月的高級訓練，其中課程包括如何使用無線電發報機，運用密碼，以及小型武器的射擊訓練，和講解情報蒐集方法等。

當耶庫塔越過邊境進入俄國時就遭逮捕。一九五二年二月，他在莫斯科的中央記者俱樂部露面招待記者，報告經過。他發表的談話，第二天全部刊登在真理報上。那是一篇大肆宣傳的資料，其中耶庫塔曾說：美國情

報人員竭力使我們生活趨於腐化。鼓勵我們上課和玩牌時也要拼命喝酒。在慕尼黑時我曾被帶往妓院冶遊。想起流落在外的俄僑過着日趨腐化的生活真令人痛心疾首……有一點應在此說明，美國人不斷的告誡我們，如果進入俄國後遇有遭受拘捕的危險，時應該立刻自殺，不要投降。在我們離開希臘以前，一個美國情報官員曾把氫氰酸的針藥縫在襯衣的領口上並且告訴我們，使用這種針藥會馬上死掉，絲毫沒有痛苦。我們給這種毒藥起了一個外號，稱之為「艾倫·杜勒斯的禮品。」

例二：羅維柯夫是白俄羅斯人。當他十七歲那年，德國軍隊佔領他的家鄉，他被送往德國，在一處農莊幹活。一九四五年，他在美軍食物供應中心做臨時工，也在慕尼黑的露美機場做短工。

不久他也被曠可諾維支所吸收，加入了法蘭克福的「蘇俄研究學會。」一九四九年，他去貝城西接受高級訓練。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奉派進入俄國，隨身帶着一部無線電發報機。一入俄境，他立刻變節向俄國當局投誠。在記者招待會席他大放厥詞的說：「美國情報官在訓練我們作爲他們的情報員時曾經預先告誡我們，如果被俄國治安單位緝獲，就該利用預置的毒藥自殺。並且叮嚀我們有條理的否認跟美國有任何關係。最多承認和法國情報局有連繫。在西德我們確實接受法國人的訓練。」

開始時我在森林中藏了一段時間，後來冒險的出來見人。當我在白俄羅斯漫遊一程以後，我對於所見到的一切獲有深刻印象。我發覺俄國人民已自戰爭的廢墟中迅速的康復，而且俄國的生活情況遠較美國情報官所描繪的要好得多。

我抑制住恐懼心，到國家安全單位去自首。在詳細報告一切我所知道的事情之後，我花費相當時間陪同保安官員去發掘被我埋藏在不同處所的器材。我被判處充軍五年。去年我上報告籲請寬赦，獲得了准許。現在我可以隨心所欲去俄國境內任何地方，但是我選擇留在喀司羅牙斯克區的國家農場工作。我已經結婚，不久就要做爸爸了。」

以上兩則毒辣故事，故意頌揚鄉土與祖國愛的力量，藉以打動真理報讀者的心弦，同時也打算用來感動其他迷途的俄僑。不過這兩個例證中，多少也有點真實性。因爲大家都知道中央情報局確在西德設立訓練營專門召訓俄國人，然後派赴俄境擔任諜報任務。

但是俄國人在小冊子中所渲染的未免過於天真了。這些自首的情報員提起主持訓練的美國人時，幾乎十指所指集中於同一個人。照這樣講，CIA派在西德某一位何立地上尉恐怕要有三頭六臂才行。因為自首的人一再再而三的提到他的大名。羅維柯夫說：「何立地上尉嚴重的警告過我，必要時我應當自殺。」耶庫塔也說：「何立地上尉，還有其特務人員教給我們各種諜報方面的技巧。」一九五三年，向俄國治安當局自首的庫則牙塞夫也招供：「在何立地上尉指導之下，我學習如何做間諜和暗中破壞份子。」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紐約時報發表一篇特寫，記述一個前CIA諜員，普那托維斯基的自白，他自認：「曾在西德的間諜學校受過訓練。他的教官中有三個人由於蘇俄報低的一再渲染，已經成為聞名俄國的新聞人物。」三位教官中的一位便就有那位無處不在的何立地上尉。

據俄人編印「當場捕獲的現行犯」那小冊子說，幾乎所有迷途知返的情報員都是「自動自發的改邪歸正」，然後重投祖國懷抱的。他們一致公認自上次離家以後，俄國已經有了無與倫比的大躍進。這些人都裝備了全套的諜報用具，像手提無線電發報機、照相機、嗎啡、毒藥針、手槍、導引飛機的航路信標器，可以折疊或拼裝的自行車，蛙人裝備，羅盤，彈藥無不一應俱全。易言之，使間諜看來更像一個雲游四海的萬能工匠。有的情報員還攜帶小型油印機，準備複印反俄的傳單。

據自新人士報稱，訓練這些情報員的設施遍及西歐各地。在西德便設置了好幾處高度專業化的訓練營。離慕尼黑以西五十哩有一個叫高夫布仁的小鎮，附近有一個小機場，專門訓練情報員練習跳傘着陸。高夫布仁以北十哩處的藍氏堡，設有一所實施暗算的訓練營。據一個被捕的情報員供認：「我們學習如何使列車出軌，破壞鐵軌，爆破橋樑，以及如何暗中破壞軍火庫與工業設施等技術。我們更練習如何使用引信，起爆管和電力起爆……我們會實習爆破油管，以及引發用香烟罐改裝而成的炸彈。」

正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在情報界以秘密手法實施的各種魔術表演當中，首推秘密滲透最稱直接危險。美俄雙方慣用的魔術手冊中列有無數巧妙方法，舉其荦荦大者，不外利用觀光客和學生刺探情報，運用假證件滲入；接近來訪本國的對方旅客；賄賂；勒索；色情；還有顛覆或外圍組織等等，不一而足。艾倫·杜勒斯有一次曾這樣下了一個定義：「假如你能說服一個政府官員供給給你一份重要資料，你獲得的

便是情報。假如他把一份機密文件放在辦公桌上，被你想法弄到手，這便是諜報。」
情報機關的主要職掌，是要把分散於各處白領工作人員研究作業綜合起來加以分析研究，尋出其中的道理。舉一個例，有一家工廠的領班工頭投書當地報紙編者埋怨他們的原料到得太慢。真理報於是發起運動，徵集大批工人去西伯利亞附近某地區做工。隔了幾天，一個鐵幕衛星國的政要發表演說，頌揚此一地區的工業界有了重大的革新，同時略去其中讚揚有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頌詞。從這些東轆西爪的零星斷片消息，情報專家便能判斷出新近發現兩處俄國原子工廠的所在地。

這是位於華府或莫斯科情報中心的日常工作。但是，在幕後情報員還要擔任許多更秘密的使命。其中慣用的戲法之一便是利用業餘人士順便的蒐集情報。這在中央情報局稱之為運用「愛國情報員」的技術。CIA和即將赴俄國旅行的學生、教員、商人或觀光客從事磋商請他們「協助」。反之，俄國的情報機構諄諄告誡每一位就要啟程赴美的人士，他們作為愛國公民的基本責任之一，便是盡量蒐集能夠獲得的一切資料，並報告他的所見所聞。

白齡是美國一家製造推銷部門的副經理。他決定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去俄國作十天的訪問旅行。他告訴芝加哥美國人報的專訪記者，「CIA的人找到我並問我，是否答應在訪俄期間做一點強記事物的觀察，事後再記下旅行時的見聞。」他考慮了兩天沒有接受這個請求。以後他再沒有見到那位CIA人士。談到白齡的談話，CIA一位發言人表示他們所以知道他的名字，是從紐約一家專辦去俄簽證手續的毛賓觀光旅行社查來的。同時又說：「我們努力尋求能夠瞭解對方的一切資料。這一點不足為怪，俄國人也正這樣做。利用觀光客他們却比較我們美國容易得多。」

一九六〇年夏，原籍密西根州的大學畢業生卡明斯基在俄國旅行訪問期被捕，判了七年徒刑，罪名是進入軍事禁區從事間諜活動。俄國於宣佈卡明斯基已承認指控的罪名之後，就把他驅逐出境。他回到美國後不久，名記者皮爾遜在他的專欄中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少赴俄觀光的美國旅客被控以間諜罪名。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爾布萊特參議員根據這篇專欄向CIA局長艾倫·杜勒斯提出質詢。富氏疑慮到利用未受諜報訓練的愛國情報員在技巧上是否適宜。他建議杜勒斯局長運用觀光客與學生之時，最好不要操之過急。

運用觀光客去俄國擔任諜報活動，要特別謹慎，因為俄國人防範得非常嚴密。一位觀光客只要頸項上掛着一隻柯達白朗尼廠牌的照相機，就可能被列為嫌疑人物。如果他將大城市火車站或其他無關宏旨的設施攝入鏡頭，就會因觸犯俄國的安全規定而遭拘禁。如果一位觀光客事先得到中央情報局的指示，他就不自覺的暴露在這危險之中，可能要關幾年的牢也說不定。

最近就有這樣一個例子。接受富爾布萊特獎學金就讀西柏林自由大學的美籍學生馬京尼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以間諜罪名被俄國判處八年徒刑。顯然這是俄人為配合柏林危機而採取的一種宣傳攻勢。國務院並沒有向俄國政府提出抗議。馬京尼下獄以後，俄國立即以措辭強硬的照會致送美國駐俄大使館，警告說美國必須中止以觀光客做間諜活動。

俄國利用馬京尼案大肆宣傳一番，使美國計無所出。馬京尼是一九六一年七月廿七日在基輔被捕的。被捕後關了一個多月，不露聲色。西德美國當局也沒有發佈他失蹤的訊息。最後，九月四日由莫斯科電台發佈他的被捕才掀開了底牌。

馬京尼年廿二歲，畢業賓州州立大學，能操流利的德語和生硬的俄語。他是在一輛去烏克蘭的汽車上被內政部的MVD人員逮捕的。莫斯科官報曾對此事大加渲染。說是馬京尼在基輔雇了一輛計程車要司機駛入一處對外不開放的禁區。司機但尼盧克報稱，我把車子開到指定地區，這位客人神情顯得很緊張。他不停的東張西望，仔細觀察每一棟房子，對街上軍事設施尤其感覺興趣。可是他佯裝對於街道的修建工程頗感興趣。

自D-15偵察機事件發生以後，汽車司機都忠誠的奉行俄國政府的保防運動。但尼盧克把他見到的情形向安全單位反應。立時由兩位MVD人員和一個陸軍軍官將馬京尼加以扣押。還說當他被捕時「正以抖顫的手，持着照相機在迅速的攝取鏡頭。」他們從馬京尼的腰帶中搜出八捲膠片，公路地圖和幾本記事冊。俄國人把底片沖出來放給他看，馬京尼當即承認是他拍的，並且說：「當然，這本不是觀光客應該攝取的照片。」

他確切供出他的旅程，從西德出發經波蘭到俄國南部，完全出自CIA的安排。兩位CIA人員，一位叫「吉姆」，一位叫「戴爺」給他一幅漆成草綠色的德造平民小汽車，和一筆旅費。又教我如何運用膚淺的密錄記錄沿途軍事設施的位置。馬京尼供認說：「如果碰見軍隊就寫遇見農夫，見到營房就寫遇雨，路上若有軍車

車隊就寫車輛往來頻繁。」

檢察官克里莫夫主持軍事法庭，審訊馬京尼兩天，指控他於接受CIA六週的諜報訓練以後來俄活動。控告他學得照相，密碼，和測圖要領並且交付他一份軍事設施的資料供他核對。俄國報紙對馬京尼案報導極為詳盡，說他旅行的路線是從西柏林出發，途經東德波蘭進入俄境。消息報上還刊出他那輛懸着西德牌號的平民車照片。也刊出他用密碼以速記方式寫下筆記的字蹟。

雖然審判在秘密中進行，而消息報却登出馬京尼的談話：「現在我的確覺得自己的行為越出常軌，並且要遭受俄國法律的嚴厲制裁。」他得到的俄國嚴厲制裁是八年有期徒刑，只比後來的C-15飛行員包爾斯少兩年。不論你是譴責俄國故意製造間諜事件加深柏林危機也好，或者你是嚴辭責備CIA不應利用觀光客從西柏林去刺探俄國也好，真正的犧牲者乃是馬京尼。本來他希望在自由大學期滿後回賓州州大完成他的醫學學位的，但現在他要度過三年鐵窗生涯，以後還要在監獄的農場住上幾年。

另一方面，俄國的情報機關並不單單依靠觀光客本人提供情報。他們似乎技高一着。每當俄國人派遣一個觀光團或文化，運動代表團出國時，他們的情報機構，總要在職員或隊員中安排一名KGB或MVD的人。變節投美的俄國密探拉斯托洛夫在美國參院委員會作證時曾證實俄國潛水團赴日本獻技時其中派有一位KGB上校在內。艾大荷州的參議員魏爾克忍不住問他：「這上校可會潛水！」

那當然是考驗間諜的一個辦法。蘇俄派往意大利出席羅馬世界運動會的代表團之中就有一個KGB情報員冒充為運動員。那人身材修長，年輕美貌的女選手。參加的項目却是拋鐵餅，這當然留下了破綻。俄國風土舞歌舞團在紐約獻演時，有一個着農夫裝的人也在台上亂蹦亂跳。投靠美國的俄國情報員德瑞賓正在台下觀賞，一眼便認出他是KGB的庫則也斯夫上校。本是一個很資深的情報人員。無論在布魯賽爾的世界博覽會，在紐約的俄國展覽會，在訪問美國核子設施的代表團，或在學生團體交換訪問團，總派有俄國情報人員寄跡其間。這種人員有双重使命：一方面監督情報資料的蒐集，另一方面又可防止團員們可能投奔自由。

一九六一年夏季，當列寧格勒芭蕾舞團在巴黎演出期間，團員勞瑞夫正企圖逃脫時却受到兩名KGB人員緊緊尾追。那兩個腫臉愚笨的傢伙極難扮演「天鵝湖」中獵人的角色。勞瑞夫用盡心思才得在臨上飛機前幾

分鐘在巴黎機場順利取得法國的政治庇護。

有的時候情報人員也暗中煽動觀光客要他們樂不思蜀的長留斯土。美國遊客和代表團團員在旅俄期間突然被捕，控以莫須有的罪名，但是俄國情報員會來暗中談判如果答應合作就可安然釋放。以後在專門談論變節者那一章時我們再仔細推敲其中的伎倆。

關於策反術，中央情報局在這方面表現得也不落人後。他們跟派駐西方的俄國情報員接頭，其中不乏有人曾作表示如若機會合適，他們願意投奔自由。很多變節的俄國情報員都是事先經過綿密的安排的。不過，有時也發生過中途變卦情事。一九五五年俄國駐維也納大使館二等秘書賴尼乃柯曾暗中通知美國方面他打算攜眷將離投奔西方。美國情報當局為他辦妥入境手續，核准長久居留權。國務院並從速寄去由特別助理簽署的准許進入美國證明文件。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兩名CIA人員依約在一家維也納餐廳和賴尼乃柯見面，商討如何使他赴美細節。他們把入境證明文件給賴尼乃柯看，沒想到他拿到文件往口袋裡一塞，突然改變態度，拒絕CIA人員的要求。兩個情報員只好看住賴尼乃柯，不讓他攜帶文件離開餐廳。不料賴尼乃柯拿起喝剩的半杯啤酒便潑到一個中央情報局人員的臉上。這是預先約定的暗號，一隊全副武裝的俄國軍官立刻把守餐廳的前後門，禁止人員出入。中央情報局兩個人發覺已陷入圈套，立即到後面一間房子裡準備越窗而逃。奧國的警察聞聲而至，但是俄國人佔人多勢衆，拒絕警方的處理，聲明要等美俄憲兵到場三方面共同解決這件糾紛。

美俄雙方憲兵到場以後，俄國人帶走他們的人，美國人也帶走他們的人。後來據傳說那兩位CIA人員一位是格雷，另一位是馬寧上校。究竟是俄國人的陷阱，還是美國人的戲法？也許兩樣都有一點。

一九六〇年，俄國人在紐約舉辦了一個蘇俄產品展覽會。到會場參觀的反共俄僑常常藉機與俄籍職員們攀談。進一步再以佳饌美釀招待可能倒戈的對象。酒酣耳熱時悄悄問他們願不願意投奔美國，並保證給他們找到適當工作，並且可享有長住美國的權益，要他們考慮以後再答覆。倘若職員有家的話，就要他回國後跟太太商量一下。凡屬派遣出國的俄國人，眷屬常常留在國內作爲人質，其中道理不問自明。有許多訪問西方的俄國人，若非頭盧妻子兒女留在國內，可能闖進集中營，他實在是極願投奔自由的。

捏造文件欺敵乃是另一種高明的間諜魔術。中央情報局善於利用西德的烏爾士坦出版社印製贗品的東德「新德意志日報」。法蘭克府的自由俄聯總部也常常捏造俄國的真理報和消息報。俄國人更是捏造文件的老手。有一年正月，間俄國人蓄意把一束「秘密文件」洩漏給素以刊登新聞見長的倫敦「每日快報」(日銷四百萬份)。其中之一是捏造的一束訓令。其一，由前任國務卿赫特致給倫敦美國大使館，要求他們加速辦理共黨集團國家國民的投奔西方案件。另一件爲一長達五頁的備忘錄，係由美國前任陸軍部長布洛克簽署發出，案由與前一訓令相同。兩個文件蓋有官方鈐記，附有檔案編號，看來是不折不扣的官家文書。但是美國大使館的發言人於招待記者時却說：「根據調查，我們根本就不會收到今早某一晨報報導的這兩份文件。」

俄國人慣用的戲法之一便是偽造某一西方國家的文件，使他們同盟國家之間因相互猜疑而失和。這多年來，俄國人利用東柏林假文件製造廠，曾經捏造了不少假冒的文書。舉幾個例子如下：

△美國故國務卿出言中傷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

△美國國防部長柏萊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百分之六十七的美國空軍人員患有精神病，及房事過度等症。

△勸說美國駐波昂大使館暗中支持西德的法西斯政團。

△以美海軍前任軍令部長法羅斯特將軍的名義發佈備忘錄，暗示美國支持印尼反政府集團的立場。

俄國人擅用的另一套間諜手法是賄賂，勒索和美人計。一般人認爲女間諜瑪他·哈麗的時代已經過去。艾倫·杜勒斯說得好，「在某人房間內暗中裝置截聽談話的錄音設備，遠比派一個女間諜上床去蒐集情報來得輕而易舉。」俄國那個不得善終的KGB頭目貝利亞，一直表示蔑視女性。可是他也曾說過，一個男人事業是否成功，要看他是否能摒棄女人而定。有一次在接見新聞記者時，他也承認，他還不能完全不用女間諜。

貝利亞說：「我不喜歡用女人擔任秘密工作。不過，有時可以用她們當釣餌。我們雖難以相信，一個大人物往往一上床就變得很小而把秘密消息向枕邊人傾訴。這一類消息不是在會議席上可以弄到手的。我有時能從一個妓女得到機密情報，因爲她的老相好是政治局的要人之一，他可能把很機密的意向這個女人洩露。」

美國官方判斷俄國人已經不再利用妓女或放蕩女人作間諜。不過美國反間諜莫洛士特有不同的觀點。他說當他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時，「我會參觀過一處性魅力訓練班，那裡東一間，西一間到處鶯鶯燕燕。他們把如

何獲致秘密並給俘獲的男人洗腦等技術傳授給受訓的美麗學生。」另據其他業已投美的俄國間諜透露，有時甚至連男性間諜也要接受此種風流特技訓練。

一艘俄國貨船於一九四六年在斯達哥爾摩擱岸時，關洛維斯基乘機投奔西方。一九五五年，他寫了一本書提名：「一個俄國情報員的回憶錄」，由倫敦金伯書店出版。書中在記述接受情報訓練時，曾在離莫斯科四十哩的拜柯伏GRU訓練營見過技術的現場表演。他們的課表中課目繁多。除了學習地圖閱讀，密碼研究，破壞技術之外還有性魅力一課。擔任此一課程的教官姑隱其名，但是他本人堅持同學們叫他的外號：「拉斯譜丁」(譯註：Rasputin, 1871-1916，俄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時的淫僧，風流狂妄，慾慾官闈，其人遺臭史冊。)[「拉斯譜丁」上課時會說：

「我要特別強調說明的一點，是當你執行任務時，必須讓女人知道你愛她，需要她，已經被她撩起春心。但是，如果你在性技術表現上不能使她獲得滿足。她不但會厭惡你，可能會恨你。縱然你不愛她，也應該使她獲得性的滿足，這樣她便死心塌地愛你。一個女人在表達愛慾時，常常比男人要熱情而少私心……我要教你們如何對任何女人產生這種性魅力，不管她們夠不夠漂亮。而且，我要教你們，只要懂得其中奧妙，便可以在應付女人性的要求方面，有求必應，不會洩氣。」接着拉斯譜丁用教鞭在掛圖上明白指點何處第一性感地帶，何處是第二性感地帶。

然後從理論進入實際，拉斯譜丁率領全班學員去到位於列甯格勒路的一棟房子裡。不久就送進來一名矮而肥的農家女郎。教官說：「你們都看得到，她長得並不美，一點也引不起我的性慾。但是我要跟她做愛而且還要保證使她獲得高度的滿足。……雖然她已經一絲不掛睡在我旁邊，我却仍然是無動於衷。但是，顯然的我必須要興奮起來才行。在這種情況你最好以兩眼集中注視女人的眼睛，女人的靈魂之窗有意想不到的魔力。如能憑眉目傳情，撩起慾火和挑逗，再加上肉體之間的直接摩擦，便能使男人勃然而起，躍躍欲試，一旦達到相當的興奮並和女人發生實際肉體關係，你必須心裡在想像自己曾經驗過最美滿的一次交媾，你就會樂此不倦。反而言之，假如你身旁睡着一個大美人，使你很動心，但是環境却不允許你達到性慾的高潮。你不訪集中精神想像一些最使人討厭的事。」

關洛維斯基接着又描寫說：「於是拉斯譜丁開始充份玩弄農家女的第一、第二性感地帶，開始和她做愛。起初她似乎反應遲鈍，但是不久她突然背起脊背又把頭儘量壓在躺椅的邊上，便嘩哭了起來，是任何男人都懂的一種哭法。哭了一陣子，她閉目養神，一面開始吻拉斯譜丁。」

以後的八小時，我們都在那裡學習，眼見拉斯譜丁打發了五個女人，每一個女人似乎都很滿足。而教官自己却並不在海灘上消磨一整天的男人更辛苦。」

美國情報機關似乎也不便小覷女間諜的能力。美國破密單位的創始者夏德黎曾寫道：「在一九三〇年代，某位上尉情報官，他所以願意幹這一行，完因為找女人方便，假如要用美人計算從老幾手上弄到一樁秘密的話，他可以不費勁找到適合所需做女間諜的材料。他有老小，少的，肥的，瘦的，美好的，醜陋的，金髮的，黑髮的，隨要隨到。」在俄國人的宣傳小冊子「當場捕獲的現行犯」上也有他們的一面之辭：「一位職業情報員某甲，自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五月期間，曾經混在波茨坦俄國駐德陸軍軍團部一段時期。某甲唆使他年輕美貌的太太跟乙同志接近，乙同志是俄國人，駐柏林為時已久，沒有家眷。某甲之妻常常和乙同志所混在一起，目的在於勒索。甲太太受丈夫的指示，跟乙同志親近以後就要脅他背判祖國，一同逃往美國。沒有料到乙同志把全部經過向駐德國民主共和國的俄國大使館報告，情報員某甲賠了夫人又折兵，他是白費了一番心機。美國情報當局生怕案件公開，影響國家顏面，便在一九六〇年五月悄悄把某甲夫婦調回美國去了。」

縱然美國中央情報局沒有訂立運用性魅力的官方政策，當其他魔術失效時亦不乏運用美人計的例子。反之，俄國利用女色則相當殘酷。投美的俄國情報員賴斯托洛夫曾言之鑿鑿的解釋KGB如何以俄國女人為要脅盡量利用一個日本籍的俄諜。他說：「約在一九四六年的夏天，駐東京俄國軍事代表團來了一個日本籍的雇員名叫竹木七藏。這人乃是MVD中年資很老，而且最忠實可靠的情報員。作為日本政府擁有的北車貢島產業的官方代表，竹木七藏曾經長期住在俄國。曉得他有寡人好色的弱點，MVD使用一則美人計網羅竹木七藏為俄國情報機關的工作人員。MVD知道他的弱點所在，便安排他跟一個莫斯科名妓見面，其實這妓女本是MVD的情報員。由MVD撮合的這段好事不久便因兩情纏綿而秘密成婚，同時竹木也正式成為MVD的一個情報員。作為竹木在東京從事諜報活動的酬勞，俄國人准許他隔一段時間去北車貢島與太太相會一次。那時他太太便在

Schubert and the Romantic Period



(六) 舒伯特與浪漫時期 (續)

孟德爾仲 (Jac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一八〇九年生於漢堡，為書香門第之富家子弟，自幼即獲有良好之教養及音樂環境的薰陶，得天之厚，其他作曲家罕有其匹，居柏林，其家庭為一著名之音樂中心，絃歌不絕，每双月的家庭演奏會，有名的音樂家以能獲得參加，引為殊榮。少年的孟德爾仲，九歲時即成為一優越的鋼琴家，十二歲時開始作曲，他最初的作品大都為他的家庭音樂會而作，故自早即獲有名家指導及親自指揮的種種機會。

十六歲時，享有即席鋼琴演奏家的聲譽，作品中也已有十數首頗著價值。於此時開始，實已成為一成熟之作曲家。其「仲夏夜之夢」序曲，絃樂八重奏 (Opus 20) 於此期間內已奠定了其後日之音樂風格，自此而後，以其醇美甘甜之旋律，完善精詳的音樂形式，終生作曲不絕。

自一八二七年自一八三五年間，其音樂的活動罕有中斷，以鋼琴家及指揮家聞名於世，並被知名為一優越的作曲家。在各種文學或藝術的園地中，與一些著名的人物交相往還，獲益良深，並長時期旅行在外，數次的英倫之行頗受彼邦人士所重視，在歐陸上其音樂家的聲譽也日隆。其最

二位MVD上校陪同下由莫斯科到達當地。竹木七藏與太太聚首的公寓也是MVD出錢租賃的。所以要派兩名上校擔任監護人員是因為MVD頗為重視竹木七藏的緣故。竹木一直死心塌地忠貞的為俄國情報機關工作，弄到許多重要情報和日本外交部的機密文件。直到一九五四年為止，他仍舊在日本活動。

除了利用女色和其他方式的勒索之外，情報機構亦善以大量金錢從事賄賂。在伊朗投奔西方的一位俄國情報員曾經表示，俄國每年花好幾百萬美元來賄賂伊朗政要，俾使俄國人可以得到更大的權益。中央情報局據說曾以一百萬美元買通了一位曾經稱霸越南的軍閥，是位名叫阮平的將軍，唯一交換條件，要求他長住法國，不得再在越南滋事。現在阮將軍把錢存在瑞士銀行裡，本人則在巴黎作寓公，享受安適的退休生活。

翻閱西洋歷史，使人領悟自古希臘羅馬屠城記的時代外圍奸細即成為用謀的手法之一。幾十年來，散在世界各國的當地共產黨一直是俄帝的現成而全能的外圍組織。天下共黨是一家，當地共黨在供給情報員，捏造偽證件，供備資金等方面與俄國非法諜網以無比的助力。甚至俄國正教派在北美的大教區也在暗中與俄國政府密切勾結，這是世人不洞悉其奸的秘密。北美俄國正教區中有一派公的支流為着取得紐約聖尼古拉大教堂的管轄權，曾在一九四五年告了一狀，迄今仍在訴訟之中。紐約州法院判決反共教派勝訴，理由是「有充份證據證明大教區一直為保障俄國利益一再發生惡意的政治騷亂。」但是一九六〇年的六月紐約州高等法院又做了相反的裁定。訴訟仍在上訴之中。

通過俄國政教的北美大教區和其他俄人團體，俄國正在美國發動一次堅毅的運動，一方面誘騙俄僑充當情報員，一方面鼓勵入籍的變節人士心意轉重返故國懷抱。

爾後四章中將報導四樁間諜故事的工作實情。他們在莫斯科或華盛頓上級卓越的導演下如何達到蒐集情報的任務，而且規避被警察的緝獲。我們發覺，縱然人手不足，手段毒辣，一個出色的間諜往往不是虛張聲勢，渴求刺激那種典型。幹這一行的人，他必須要能耐住無底的孤寂。一個成功的間諜，並不是精於化裝的千面人，而是一個不為人注目的平凡人物。除了膽大心細，冒險犯難以外，他需有驚人的記憶力。他是一個手藝人，而非天才。他像個苦行僧而非冒險家。鐵一般的事實擺在面前，令人懷喪，不應再存有浪漫蒂克的誤解。這些事實是：漫漫的長日，艱鉅的工作，跟冒險的險不相稱的報酬，職務沒有保障，而且唯一的大刺激常常發生在被警察捕獲之時。

偉大的成就爲在一八二九年的三月，在柏林兩度演奏巴赫的「聖馬太受難曲」——巴赫死後的首度演奏，這些演奏會，才使後世能夠深識巴赫的不朽作品，因他的介紹，惹起了樂壇對巴赫的研究熱，對巴赫作品的發掘和收集，終於印行了他珍貴的全集。其不斷的努力，舒曼自始至終便衷心的協力合作。

一八三五年，孟德爾仲接受了利比錫 Gewandhaus 管弦樂團的指揮職位，並盡力創辦了利比錫音樂學院，於四月間成立，舒曼也爲創辦人之一，其熱誠與吸引力，隨其行踪而散佈，利比錫因他的居留，而使它的音樂光輝飲譽歐洲。在此之外，一有餘暇，即作旅行演奏，並時於各地住客座指揮，雖然忙碌，其作曲的生活也始終未曾間斷。

於此期間，並在普魯士王宮中負有音樂責任，時需準備宮廷演奏會節目，與節期性音樂活動的籌備，多方的責任，有時頗感分身乏術，尤其對利比錫的音樂責任，更時時耿耿於懷，不斷的旅行演奏，也使身心勞瘁，一八四七年是忙碌的一年，其光和熱的發散也達至高潮，但健康却大受損害，在此一年中，其早熟的生命終於耗費盡盡，僅以三十八歲的年齡便與世長辭。

孟德爾仲的高尚品格，與作爲一個成功的音樂家，語言學家，畫家，甚或是僅是單純的未受污染的人類之一，他使音樂歷史有了一個充滿清新與醇美的人物，其光輝使音樂世界爲之生色，並因其天賦，其教養的完整，衆多的友情與家庭的溫暖，使他成爲音樂史上天之驕子，其幸福的一生，甚少其他的音樂家可與之比擬，更使音樂的這段浪漫時期充滿了高貴的氣息。

羅勃特·舒曼 (Robert Schumann) 比孟德爾仲小一歲，一八一〇年生於薩克宋尼。其浪漫派音樂的寫作頗受同時期的文學作家學所影響，特別是文學家雷契特 (Jean Paul Richter)，文學家筆下的極端敏感，熱情洋溢與狂妄幻想的人物，是其一生的寫照。

他的母親本反對其從事音樂，不論其自幼時即已顯露其音樂天才，少年時便已是一個頗有成就的鋼琴家與作曲家。她堅持其進入利比錫大學之法律系，但大學的自由生活，反使其有機會學習音樂，他放棄了法律系的功課，終日埋首於鋼琴前——終因使用不當的機械設備，使手指頭受傷，已致無法彈奏，乃轉而致力於作曲。兩年之後，終獲其母的勉強同意，離開學校，專門學習音樂，師事有名的音樂家魏克 (Frederick Wiek)

，因而緣識其女兒克拉蕾，她雖小於舒曼九歲，但其鋼琴的造詣已蜚聲樂壇，及後成爲歐洲有數的鋼琴名家之一，也成爲舒曼一生的音樂伴侶——克拉蕾父親的反對，經過甚多的波折，最後是仗仗法律而結合。

一八三三年，舒曼結交了數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出版音樂評論的期刊，舒曼自任編輯，在十年間的不斷努力下，他的刊物成爲德國音樂評論的權威，影響樂壇至巨。隨其崇高的音樂理想，與美妙的文學筆法，形成爲音樂的最高標準，這是他對音樂的最大貢獻之一。

當孟德爾仲於一八三五年移居利比錫時，此兩人開始了長久的友誼，直至一八四七年孟德爾仲逝世爲止。這兩個個人儘管在各方面如外表，氣質，或教養上都頗屬相異，但却俱皆醉心向罕人崇拜的巴赫的音樂。孟德爾仲的首先發掘和演奏巴赫的音樂，使後者在多年努力下，印行了他的音樂全集，自一八五〇年至其逝世，巴赫音樂的搜集與考證是舒曼孜孜不息的重要工作。此兩人對音樂的貢獻，除去其作品工作，其對巴赫的重現及研究，是現代音樂史的一件大事。

一八四〇年，在婚後，克拉蕾作了一次地域甚廣的旅行演奏，舒曼伴隨着他更有名氣的妻子旅行各地，一方面仍須兼顧利比錫的出版事業，身心交瘁，因之精神略顯異常，在德累斯登休養了一段時期之後，始告痊癒。

一八五〇年接受杜塞多福的歌唱協會指揮及該市之音樂指導，但他並不擅於指揮，他難於集中心力和天性缺乏表示的力量，因而並不宜於指揮之責。三年之後，他被迫退休，就在這一年，他遇到布拉姆斯，時僅二十歲，舒曼曾預言他將來必成大器。於此期間，舒曼的精神又顯異常，日益頹萎，健康狀態更加不濟，一八五四年一度自殺未遂，憂鬱感日趨加重，終於神智不清，一蹶不振，一八五六年，年四十六歲，在完全失去心神狀態下，長離人世。

孟德爾仲之於室內樂，自其作曲初期，即甚感興趣，最早期作品爲三首鋼琴四重奏，Opus 1, 2, 3 寫於一八二二至一八二四年，在十幾歲的年紀，却已充分顯示他對樂曲形式的嫺熟與俱有優雅之風趣，但當然，無法苛求如以後作品般的精純技巧與豐富的想像力。不過在這些樂曲中，有一點頗堪注意，就是他突出的「諧謔樂章」。諧謔曲本源自「小步舞曲」，爲固定的三拍子樂曲形式，速度悠緩，適合於宮廷舞之用，海頓筆下的小

步舞曲即是此種典型，貝多芬將小步舞曲改寫為諧謔曲，雖內容上輕鬆愉快，富有幽默感，但在形式上尚大體保留以前的典型，雖在後期作品中，如第九交響曲的諧謔樂章，將三拍子改為二拍子，速度也加快，但祇能算為例外工作。在舒伯特的C長調四重奏中，顯示出兩種不同拍子諧謔曲的鮮明對照，但目的是表示兩種情感的對比，前部三拍子為光輝明亮，後部的兩拍子樂段却轉為低沉憂鬱，現在到了孟德爾仲筆下，「諧謔曲」與以前全然不同，全部是兩拍子，最後餘留的小步舞曲形式完全消失，其形式更接近「迴旋曲」形式，在下面音樂中頗多例證。

孟德爾仲的下一首室內樂作品是六重奏，由鋼琴，小提琴，兩支中提琴，大提琴及低音提琴所組成，與前述的鋼琴相似，雖顯有年輕的天才表現，但却更多的稚氣和天真未泯的神貌，在內容上並無深入之感。此種六重奏的配樂相同罕見，大提琴，低音提琴與兩支中提琴的結合，使音色過份低暗，這種配樂法與舒伯特的「五重奏」略似，但此時的孟德爾仲當然無法與那時的舒伯特相比，我們有理由相信孟德爾仲本人也並未重視這首樂曲，因為直至他死後十年，此首樂曲才由他人印行於世。

六重奏的一年之後，孟德爾仲首次踏入了偉大作品的門檻，一首由四支小提琴，兩支大提琴所組成的八重奏，降E調，寫於一八二五年，編號Opus 20，達到了非凡的水準，這首樂曲在實質上並非兩組絃樂四重奏的應答樂體，而是真正的八聲部樂曲，富有管絃樂的章法，全曲以溫柔急速的諧謔樂章為最佳樂章，一般而論，主題明晰，節奏清亮，抒情意味濃厚，第一小提琴擔任幾屬獨奏之重要地位，故此曲例屬於孟德爾仲的主要作品之一。

孟德爾仲的第一首絃樂四重奏，A長調，寫於一八二七年，第二首，降E長調，寫於一八二九年，兩首作品同時印行，編號為Opus 12與13，此時的孟德爾仲，已進入了成熟的作曲家地位，在兩首四重奏中，極富旋律之美，小處也盡善盡美，後期作品的巧妙技巧，在這二十歲時的兩首絃樂四重奏中已顯露無遺。

降E調四重奏的第一樂章，充滿了旋律，第二主題接續第一主題的節奏，俱有抒情美的古典風格，第二樂章是有名的輕快小調(Canzonetta)，孟德爾仲的長於描寫「神仙故事」的輕妙幻想情調，是他音樂的一大特色。最後一樂章是終結，第一章的主題再次重現，前後連貫，令人有圓滿結束之感。Opus 13四重奏與

Opus 12有相似的意趣，係根據其本人的一首歌曲而作。

另一首絃樂五重奏(兩支中提琴)，A長調，寫於一八二六年，又重寫於一八三二年，Opus 18，雖頗有喜悅之情感流露，慢樂章也頗具劇性，慣有孟氏作品的流利和美麗，但較無突出之處，祇能算為平平之作。

Opus 44的三首絃樂四重奏，D長調，E短調，與降E長調，始寫於一八三七年，完成於一八三九年，為第一首四重奏的十年後作品，在這十年中，孟德爾仲的音樂已不似以往的僅有如仙境般的迷人與幻想，現在加多了較有真實情感的激動。在D長調，頭尾兩樂章熱情而光輝，中間兩樂章更較有悠閒與泰然自若的優美表現。E短調旋律流暢，以最佳的「諧謔樂章」而著名，純樸而抒情是孟德爾仲的最佳樂章。

降E長調四重奏，孟德爾仲達到他罕有的充沛力量的表現，確切完美，宏亮的快板隨着一首生動的諧謔曲，及感情深湛的慢樂章，最後是光輝奪目的終曲。一般言之，孟德爾仲的樂章偏重於多情感多幻想以及纖柔的女性美，在這首四重奏中，在程度上，男性的力量較有突出的表現。他完善的音樂教育，在這首樂曲的對位法樂體可見一斑，在形式上，也嚴謹精密，已達完美無瑕的地步。

孟德爾仲的兩首鋼琴三重奏，Opus 49，D短調，Opus 66，C短調，各寫於一八三九及一八四五年，俱為輕妙宜人的娛悅之作，在抒情及流利的旋律中，充份表現了浪漫時期音樂的特質。

在他的音樂中，不論其為迷人與美麗，時雖激動或有力，但從無粗狂的衝動，他永是完善無疵，優婉不迫，他的風味，技巧，溫馴與幻想，往往使心境平靜的聆者得到無限的樂趣。

第二首絃樂五重奏，在其他樂曲的進步中，反而顯出其鮮有表現。

孟德爾仲最後的一首四重奏，寫於他第一首的幾二十年之後，Opus 80，F短調，然其生命最後一年的作品，全曲充滿灰色情調，悲涼的情緒貫澈，慢樂章少有早期般的優美，但却更多暗色情感，全曲甚少動人之處，故難與其以前的作品相比。

舒曼之作品曲習慣，於某一期間內，專心作曲某一形式的音樂，為人所熟知，例如一八三九年前僅寫作鋼琴曲，一八四〇年一年間，他祇寫作歌曲，一八四二年是他的「室內樂年」，他全部十首「室內樂」在這一年之內寫作了六首，計為三首絃樂四重奏，一首鋼琴五重奏，一首鋼琴四重奏，以及一首鋼琴三重奏。

Opus 41 的三首絃樂四重奏寫於一八四二年夏天的數個星期之內，它們為 A 短調，F 長調，與 A 長調，從他作曲生活的起始，他的音樂便以溫柔纏綿為最大特色，如在第一三四重奏曲中，樂引予人以如夢般的迷惘感覺，熱情而柔婉的旋律充溢於慢樂章中，雖不時有激動的快板過門樂節——一切俱符合於浪漫樂派的情感表現。

但在 A 短調四重奏的慢樂章中，却是一個雅典，優美的最好樂例——直至被中段的急板樂節所打斷，在 A 長調中，旋律豐碩——却也被另一段急動的劇性插曲所中斷，這些便是舒曼音樂的特色，慣作突驟的情感變幻，在双重個性的情感脈動中作劇烈的比照描劃，這些特性使他的音樂充滿了變化的迷人美麗，演奏者如忽略了他這双重的情感變化，往往無法領略到他音樂的美妙。

在他這些四重奏中，每一篇樂章都是傑作，例如 A 短調的終曲，便是令人興奮，精力充沛的一個樂章，F 長調的第一樂章顯示了一個翱翔飛揚的，多情而溫暖的舒曼，最後樂章却代表了一個富含青春氣息，精神橫溢的青年浪漫派人物，A 長調的第二樂章，以變奏曲的形式出之，是所有作品中極有幻想的美妙樂章，但一般的變奏曲形式全棄之不用，他另有獨自的格式，全樂章有力，衝動，忽又變為憂鬱，代表了他極盡技巧變化能事的才能，是舒曼的一篇佳作。

此三首絃樂四重奏完成的幾個月之後，舒曼又起了新的意念，他對鋼琴自早便十分喜愛和重視，他之後三首室內樂作品，俱以鋼琴作為主體，降 E 長調鋼琴五重奏，便是這個意念的成果，寫於一八四二年九月，編號 Opus 44，雖篇幅不長，但却極為珍貴，是十九世紀該類樂體的最佳代表，其形式影響後來同樣樂體的作曲甚巨。

甚少舒曼作品能夠自始至終顯現得如此的氣質高貴，生氣蓬勃，有力活潑，第一樂章清澄明澈，完善週詳——有力的主題跟着一個抒情柔媚的副主題，展開與重現樂段，俱為典型的結構，完全是古典的奏鳴曲式，第二樂章有葬禮進行曲般的風格，第三樂章諧謔樂章以迅速的下降音階樂節作為主體，最後一樂章，舒曼達到其極度幻想與完美技巧的崇高境地，形式上為奏鳴曲式，謹嚴精密，僅以樂曲形式而論，已屬完美無疵。

降 E 調鋼琴五重奏寫於一八四二年的年底，在這首作品中，鋼琴顯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從樂器的平衡觀

點視來，其他三種絃樂器合奏僅能與鋼琴分庭抗禮，此種專注於一件樂器的室內樂，頗為不智，但從全首樂曲看來，僅屬小疵。因為整篇樂曲是如此的美麗和絢爛多彩，全曲以緩慢而莊嚴的樂引起始，導出第一主題，主要展開的方式有如貝多芬的降 E 調四重奏，樂引部份也在展開中重現，主題以緩慢及快速兩種速度交互奏出，顯出不同的格調。諧謔樂章為大型曲式，有兩組對比的三重奏部份，在對比中極現舒曼風的浪漫色彩，最後一樂章包括有精細的對位法樂段，但較之突出，樂器以最低音奏出，多過旋律所需要，所以頗形暗澹的光色，同時也頗有零亂鬆懈之感。

一八四二年最後的一首室內樂作品是一首以鋼琴，小提琴，大提琴，三種樂器組成的小曲。編號 Opus 88，名稱為「幻想小曲」(Fantasiestücke)，第一樂章以「浪漫曲」為名，以一簡單的主題為主，第二樂章是「諧趣曲」(Humoresque)，是一首冗長而散漫的樂章，以不相關連的數首樂段組合而成，第三樂章是大提琴與小提琴的二重奏，以進行曲結尾。這是舒曼的一首較不重要的作品，雖偶有柔美如歌的樂段，但所含容舒曼音樂的優點為量甚少。

與上述相似的另一首室內樂小曲為「神仙故事」(Marchenerghlungen) 作於一八五三年，編號 Opus 132，是由三件不常組合的樂器合奏，它們是鋼琴，單簧管，與中音提琴。浪漫派作曲家之喜愛嘗試新的音色，這裡又是一個例子。雖然中提琴與單簧管俱具有陰黯的音色，但在舒曼筆下却配合得如此的輕怡悅人，全曲以四首小曲組成，第一小曲生動，幻想的主題，及清俏的伴奏，造成一種童話故事的氣氛，第二小曲仍為生動，主題反復不息，第三小曲，中提琴與單簧管的双重奏，自由流暢，溫柔而有愁思之感，是舒曼最佳的敘述曲體，第四小曲，較之前面三首更為輕怡迷人，是舒曼其他室內樂作品中所無的特性，全曲的氣氛自然流利，雖言之無物，但對兒童而言，却是娓娓動聽的一首樂曲。

舒曼的其他室內樂作品是三首鋼琴三重奏，Opus 63，D 短調；Opus 83，F 長調，這兩首寫於一八四七年；Opus 111，C 短調，寫於一八五一年。在前兩首中，以往的情感脈動現在展開為激烈的激動。氣氛的突驟變幻，在 Opus 41 絃樂四重奏中尚是猶疑的應用，但在這裡却已成爲堅定的特性，例如在 D 短調三重奏第一樂章，開始尚是朦朧迷惘的情緒，但驟忽間尖銳的節奏突然出現，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又回復原來的迷惘情

緒，速度如浪潮般的起伏不定，一切顯示出情感的動盪不停，在F長調三重奏中情調也同樣的激動不寧。在這些作品中，舒曼如夢幻般的情調消失了，更多的活力與勇往直前的力量表現，如在D短調的最後樂章，其猛烈怒吼的形態，在以前難得一見，但情感變幻無定，F長調的第三樂章，其纖細入微與美妙的音色更是出色的卓越。

最後的一首鋼琴三重奏，是一首不平衡的作品，包括有極富天才表現的舒曼風的幽默樂段，同時有漫無目標，文不對題的強力表現，舒曼的音樂一船固有過份渲染的傾向，有時反而失去其應有的效果，第一樂章波動的主題貫連全章，變化展開之後，乏力支持，頗現無法歸依之感，中段樂章欠缺生氣，已顯疲憊及了無生趣之態。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研究古典樂派的幾項特點，來作為評判舒伯特、孟德爾仲、舒曼音樂的根據，(一)古典樂派的作曲家全皆接受「樂曲展開」的基本原理作為所有樂曲的開展方法，一個主題有了某種節奏的特性，在展開中發揮了它的力量，在全樂章中始終不能遠離那個主題，貝多芬便是最能認清這種展開的特性，他以高超的手法，處理「動機」的樣式，在他最後的四重奏 Opus 130-133 中是最顯明的例子。(二)古典樂派的奏鳴曲式的特性，有對性的對比，相對的兩個主題常有情緒對立的劇性，在展開的樂段也是如此，在重現樂段中也是如此，它們間的對立增加了音樂的變化與效果。(三)古典樂派雖在種種的對立及變化中尋求開展，但却永遠離開不了平衡與統一的法則，這種法則在作曲家的腦中是屬於牢不可破的觀念，這種法則則包括調性的統一，除了為求情緒的變化或主題的對立而外，基本調性始終如一，即便在變調之後，也必須在曲終之後恢復原調。

這三種古典樂派的顯著特性，簡明說來，是音樂組織的展開原則，劇性的對立，與內在的統一，織成了偉大的古典作品的最基本條件。

舒伯特很少顧及到這些古典形式的原則，他更於注重抒情旋律的寫作，因他旋律的汨汨如流，他無須以單一的主題來作為整章樂曲的展開材料，所以也免去了在形式中講求對立，他的旋律已經具備了各種的變化與情緒，以及各種的和聲色彩，旋律是他作品中最主要的基幹，最後在他的大作品中，各個樂章很少有連帶的關係

，所以與古典樂派的統一原則頗為違背？這可能是浪漫樂派之有別於古典樂派，它不囿限於形式的束縛，而從性靈及抒情上求得自由的發揮。

孟德爾仲的音樂比之舒伯特更較接近古典樂派，他完整的教育與完善的樂章背景使他在最早期的作品中，便明瞭在形式背後的重意義。在他成熟之後，他雖然完全應用古典樂派的各項法則，但却更有他自己的見地，他既不是盲目的形式主義者，(如若古典樂派的末流，僅注重樂曲的空虛構架)，也不是空虛幻想之作(如後期浪漫派的通病)。他以完善的教養及背景作為一己的評判，但是他的缺點却為缺乏深入，因他個人的天性，以及後天的養尊處優，他的音樂少有充沛的力量表現，更無深刻情感的宣洩。

舒曼，在他的室內樂中，顯有不穩定的兩種相對的傾向，他既沒有足夠力量與過去斷絕關係，但却又輕易的拋棄過往的成法，舒曼時常在形式與內容的情感方面，顯出不能相容的衝突——這種衝突本是古典樂派所最善於處理，但却是浪漫樂派所常忽略的弱點。

在他的歌曲與鋼琴曲中，他的自由一如輕風弱柳的飄盪，但在真正室內樂的作品中，種種組織的限制，使他左右為難，在小曲及輕鬆小品上，他表現得應付裕如，優越無比，他的靈感似若自天而降，之無斧鑿痕跡。但在巨型的大作品中，他却欠缺耐力，他的靈感更適合於瞬間的感情，但若在大曲中，靈感往往消滅得太快，令人無法捉摸，他既不能與舒伯特的抒情旋律相比，也無法與孟德爾仲的完美形式相提並論，但他的豐富幻想與夢般的迷惘情感仍在浪漫時期中自成一格，那個時期，在我們現在回顧起來，那是一段流逝而去的時光，充滿了熱情，迷人，幽默，幻想與美妙的風韻——雖然從未曾是力的表現。這時期的音樂是如此的動人，與扣人的心絃，但却不是高不可及的遙遠。但在後來，它終於加入了力量，既充滿了情感，却又充滿了理智，宏偉的構架注入了動人心魄的珠淚，那便是後期浪漫派的最高表現者——布拉姆斯的音樂。

(未完待續)

精神與肉體



Flanders Dunbar M.D. 作
朱 桓 銘 譯

愛之過敏——氣喘，溼疹，偏頭痛

過敏症

我們對疾病時身體與情緒二因素間相互關係的了解，在過敏症方面已較其他疾病更接近完善的階段。二者的間隔溝並沒有變淺，也沒有變狹，其不同的地方是溝通的橋樑已有了進展。因此，有時似乎於花粉熱（又名枯草熱，一種因花而引起的過敏症——譯者）的發作與患者的情緒狀況的關係較其他疾病更為密切，只是因為我

們知道它更多的緣故。

我們已很熟悉我們給它的外號，並指出其基本因素是「窒息的愛」。不論它是來自外力，或者是患者自己去找來的，都無大差別。

關於這群疾病及有關情緒因素的智識是比較新的。過敏（Allergy）這個字在一九〇六年以後才被創立應用。它的字義是「被改變了的力量」。可說是一個人對特別的刺激改換了反應的能力。這種改變表現於皮膚，鼻腔組織，氣管組織，腸胃等對花粉，塵埃，食物，或類似物質的反應。它用花粉熱，氣喘，或發疹以表現它自己。

這種情形是不難辨認出來的。各人敏感的物质通常可以用皮膚試驗測出。令人不解的就是為什麼一個人為豕草而打噴嚏，另一位則因貓皮而發生。至於第三位則因接觸某種染料而發疹。第四位却一點過敏現象也沒有。同樣的物質嬰兒亦可從母乳中吸收到。然而，不論其反應是花粉熱，發疹，氣喘，惡心，或毫無反應，均將由情緒作用，加上遺傳及物理環境諸因素而決定。

以上的事實並不是新的發現。希波克勒得斯本人已知道氣喘的發作可由於強烈情緒的衝動引起，近年來比較新的智識是關於這些情緒如何發生作用，以及一些我們可以為它們做的事。早期，像一九二二年哥斯答醫師在德國醫學雜誌所發表的，關於如何有效地治療了一位曾經四個月來用種種措施仍無法停止氣喘發作的婦人。他不用以前她服過的藥物，而是施用催眠術。第一次治療時，他暗示她能夠安睡，她真的睡了。另一次則寬釋其焦慮的心情，包括她怕死於結核病的恐懼。她顯然於十八天內治癒了。但兩個月以後又有新的發作。這次對催眠術無反應。哥斯答因此改用心理分析治療。為了回答她的一個問題，他提到一些有關內臟的事。數天後，病人發生了腸胃病。十天後，腸胃病與氣喘一起消失了。

至於這種治療的永久性可能仍有疑問。然而，像哥斯答的方法發表後廿五年來，直到僅僅數年之前，關於認識氣喘患者的特有過敏現象是屬於情緒因素之發現才有些進展。過敏症專家專心致力於他們的試驗。理論上

認為如果病人能夠離開他所有過敏的物質，他就將不再生那種病。如果一個人所過敏的物質只有數種，則易於離開。這理由是很明白的。一位城市居民僅僅對有毒的常春藤發生過敏現象，那只要學習認識這植物而避開它就好了。但是，一位農人或樵夫，則就比較困難。至少離開它有困難。

一位過敏症患者對許多日常物質都引起反應時，問題便變得更複雜了，尤其是他要乘地下火車的時候。例如一位過敏症患者會引起過敏的名單有：榆樹，橡樹，無花果樹，杉樹，山胡桃樹，樟樹，牧草，俄羅斯薊，豕草，等等的花粉；山羊及野豬的毛髮；羊毛，煙草，亞麻種子，某種殺蟲劑，家庭的塵埃，最後是輕度的對十五種不同食物的反應。

甚至，縱使他有無限的方法及空閑的時間，這個人仍將終生奔走，但無法避免與這些物質接觸。大部份人都受家室，職業，朋友，收入，以至環境，及使他們遭遇過敏的氣候的限制。

但是，例如氣喘患者實際上能離開那些物質時，他並不是就不患過敏症了。經多次的作用，情緒的反應亦將引起發作，但不能在他們的皮膚試驗上發現任何反應。在另一方面，解除了情緒的衝突，常可以使患者全部或部份痊癒。甚至再使他暴露於他所敏感的花粉或塵埃時，亦不致發病。

自然，皮膚試驗是有用的。氣喘症似乎有兩類。一類有時叫做「外因性氣喘症」，是由於外來因素引起。如塵埃，花粉，食物，動物的毛髮等；另一類是「內因性氣喘症」，是由於內分泌系統及情緒系統的障礙，或新陳代謝不調等內在原因所引起。這兩類可能常常合併一起發生。第一類如果是單獨存在，則只要除去外在致病因素而有所裨益。但是另一類則不能和各人的情緒分開。

治療第二類的過敏症，過敏症專家與精神科醫師是不可分割的小組。也許精神與身體的關係從未像近來從花粉熱與氣喘的研究中所發現的那樣清楚過。賴陽·索尼醫師在他的論文報告中說：「情緒作用所引起的生理改變不是由於模仿過敏的症狀，就是使身體組織對敏感物更為敏感，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有些特殊的情緒似乎特別與氣喘及花粉熱有關。由於渴望母愛與母親照顧所引起的衝突，就是其中之一。可能因為得到的愛過少，或被寵愛過分而引起挫折。另外一種過敏症情緒上衝突的特色是由於慾望被壓抑的結果，常常與渴望母愛有密切的關係。氣喘患者不斷重複遭遇這種「窒息的愛」時，其情緒史上和高血壓患者的敵意及未解決的情緒衝突正是個對比。

自然，幾乎每個人都會，且常常會非常渴望母愛。我們必需注意渴望與花粉（塵埃或是食物）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對個人的關係。正如每個人的黏膜幾乎都受到塵埃的刺激，但不一定發生氣喘。所以渴望母親愛幾乎是普遍的現象，但不一定是有害的。

氣喘患者經常有特殊的母子關係存在，同時似乎與其疾病的性質相關。這就是在感染的傾向中，疾病將是這種特殊情緒構造的結果。

氣喘 (Asthma) 字源來自希臘字母。意思是「喘息」。患者是呼吸困難，哮喘，窒息，幾乎要悶死了。氣管的黏膜受到刺激而發炎，發炎阻塞空氣的通過並分泌痰液更使阻塞加重，同時氣管運動的肌肉亦發生痙攣，也使空氣通道梗塞。在任何情況中患者表現的事實是覺得呼吸困難，從不易發現的輕度哮喘以至很明顯的急性發作。氣喘通常是個呼吸問題。

一個剛生下來的嬰兒首次經驗到的也是呼吸問題。嬰兒生後首次的獨立行動必定是開始呼吸，同時開始哭。只有當嬰兒的生命有危險時，他才會哭得慢。因此，傳統的方法是拍打他的屁股使他開始哭，呼吸以及開始他的獨立生命，也許直到開始哭，使空氣衝入以張開他的肺以前，孩子是感到窒息的。

不久，哭可以達成嬰兒的別的目的。哭可以喚人來——通常是母親——幫助他及安慰他。因此哭被固定成為解決嬰兒自己難以處理的問題的手段。常常在成年的氣喘患者可以由於哭泣而停止氣喘的發作。（這哭泣是指真正的哭，而非因氣喘而淌眼淚）。因為哭泣使患者達成了情緒的一種寬釋形式。利用哭泣當作情緒寬釋的現象，大部份成人亦很難壓抑的。另一顯而易見的就是患氣喘的孩子比同年齡的一般孩子都哭得少些。氣喘可能代替了哭。

孩子稍長時，對母愛的渴望，伴隨着失去母親的恐懼同時發生。這是很普遍的現象。但是有些孩子會在情緒與呼吸系統合併發生作用將情緒困難轉變成氣喘。其原因是：由許多理由中的一種使孩子不能確信他在母親生活中的地位。有時他妒忌兄弟或弟妹。有時母親在有意或

無意中表示孩子打擾了她的事業或幸福。她可能是忽視孩子，或是爲了補償這種感覺而表現過分袒護的態度。有時她設法打破孩子依賴的習慣而使嬰兒過早獨立。時常在先出世的孩子不夠老練去過獨立生活以前，又生下了另外一個嬰兒，他真正需要的母親照顧被轉移到弟妹身上去了。

尋找愛的孩子

從實際氣喘患者的研究中，發現他們比一般人更強烈地依賴母親。在日後生活中就是依賴代替母親地位的人——太太或是丈夫，親戚，朋友，醫師。在這些氣喘患者中，其疾病是導源於內在的壓力或者是合併外來的過敏。下列病例的報導並沒有過分誇張。

A先生和母親一起睡直到十一歲。一生中他仍舊在情緒上依賴母親。甚至他的婚姻生活，他一再用他以前曾想到過對待母親的態度去對待他的太太。睡覺也要像他和母親一起睡時那樣的位置，向太太要求更多像母親的愛而非夫妻的愛。A先生不再和母親睡同一張床是因為一天晚上他碰到了母親的乳房，母親認爲他已長得夠大了。她會送他去露營，這是他第一次離開母親，他立即第一次發生了花粉熱症。於廿六歲他違背了母親的意見而結婚時，他第一次發生氣喘。

B先生自四歲開始就患氣喘。他的父親是個伶人。父母均離家很長的時期，而B先生的孩提時期是羸弱的。母親當他生病時都盡可能緊緊的把他抱在床上。事實上這種情形在他廿一歲以前仍時常發生。除非母親隨父親去旅行或他被送去治療氣喘時，他經常和母親在一起。顯然在這分離時期他的病比較沒有問題，和氣候並無多大關係。

C太太覺得自己是家裡四個孩子中不被喜歡的一個，孩子受着母親的支配控制。當這孩子在六歲時，她的妹妹誕生而和他們的哥哥分享母愛時，她發生了氣喘。從十三至十五歲之間她不在家，也沒有氣喘。她回家後立即再發，直到她二十九歲再離時才消失。以後不再有氣喘症。一直到在另一個城市再重復她在家裡那種心理狀況的生活時才再發。

D先生生於波蘭，被母親當作嬰兒一樣寵愛，因爲他是孩子中最多病的一位。於他的第一個弟弟出世時，

他發生了紅疹。他是很嫉妒弟弟的。自他十八歲起常常有氣喘發作，那時他已離開了他自己的天下。他到美國不久就發生了花粉熱症。

E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早年曾染氣喘及花粉熱，二者同時發生，並沒有發現過敏物，後來終於消失了。他也非常的接近他的母親，她是富攻擊性但迷人的婦人。他想她交互地一方面刺激他成爲一位世上重要的人物，同時一方面「打擊」他有任何達成這目的企圖。

F小姐在她兩歲大的時候就患氣喘，她很嫉妒弟弟。他只年輕她十五個月。她開始發病是當母親生病而被送到別處去的時候。她後來相信那不過是她母親用作離開孩子的藉口而已。F小姐的童年是漫長的家庭不和與分離。她七歲時父母離婚亦未能使家庭和睦。

G小姐出生時是難產，體重不到四磅，她的生命開始就遭受氣喘。雖然她是細小羸弱，她却得到很少嬰兒應有的母親照顧。因爲G太太長期生病，從G小姐很小的時候開始就被母親得意地讓她獨自去生活。

這七位典型的氣喘病人的病是有許多情緒上的基礎或因素。也許過分強調了他們強烈依賴母親，然而這過分強調的原因大部是由於以往的印象或經驗所認可的。這些現象大都強烈地被壓抑而沒有被討論過，甚至獨自在醫師診察室時，也要等一段長的時期以後才會被討論到。

受驚的孩子

自然，氣喘患者的問題不僅僅是因母親方面。事實上，他們大多數共同的困難是爲兩性問題，通常與母愛有密切的關係。一般說來，過敏症患者有很強的性的好奇與誘惑——不一定是很強的性慾——同時他們又害怕這些衝動。他們在害怕如果表現出他們的好奇心以及企圖滿足其誘惑，將會失去他們母親的關心與愛護。通常，母親與這方面有影響的是完全避免與孩子講到兩性的事或者使他們覺得是可恥，罪惡，或者是骯髒的。在我們的七位氣喘患者代表中，以下的記錄比較可使人相信這些事。

A先生的母親嚴禁在家談到兩性的事。她設法灌輸給她的兒子對性的強烈的羞恥感。這感覺在他結婚後仍舊保持着使他的婚姻十分不美滿。大部份是由於他們的性行爲以及性生活的缺陷所引起。也許他將母愛，性誘

惑，及所引起的恐懼合併成一最單純的指標，從他在廿歲時發生的事故中可以看出來。那時他已經達到幾乎要和一女孩性交的時刻，因為他的情緒是如比苦惱，使他在緊要關頭跳下床跑回家去向母親懺悔他的「罪」，他很自然的被自覺的以為性慾較正常低落的的情緒所困擾。他和太太的性生活雙方均不稱意。有關兩性的情緒如此強烈而顯著地磨折着A先生。以致使他的情慾在毫不相關的情況下發作。例如他看到他的老闆娘蹣跚的時候，或者類似引起他好奇與誘惑的很輕微刺激的情況下發作。

B先生的母親也是慣於嚴厲地壓抑孩子可能對兩性任何表現的好奇心。她的兒子在依賴婦人及性慾二間者發生強烈的衝突，結果發生了氣喘。

C太太未從她的母親獲得任何性的智識，甚至關於月經的智識也沒有。但是，在她青春期，她就被絕對禁止與男孩來往。很自然地，她違反這命令，在她年輕時便秘密戀愛懷孕。她母親強迫她和那男人結婚——他表面上是愉快，迷人，但却是個軟弱的青年人，婚後，他和她的家人一起住。在丈母娘支配下，他生活得輕鬆愉快。他死後，C太太離開家庭，而氣喘症也就此消失了。

D先生記得在童年就害怕任何有關兩性越禮的行為。他又親是他害怕的主要對象，雖然他也怕老師及牧師。他在性教育方面的好奇與過程可能和任何別的患氣喘或不患氣喘的孩子相同，但他所留下的印象却比普通入深得多。他整個生活中都依賴着像母親那樣待他的婦人。

E先生的心理困難表現於神經質較氣喘更為厲害。他被選入病例之中不是因為他要來治療，因為他對氣喘已置之不理，而是因為他對任何婦人的身體接觸都會使他引起很強烈的嫌惡，同時他又又有同性愛的強制觀念。

F小姐童年的故事是很富啓發性的。不論是真是假。她設法想起——像真實發生過的事情一樣——在四歲時開始手淫，過分對性的好奇，數年後和弟弟及一位十六歲女佣人玩性交的遊戲，十歲時曾實在企圖和弟弟性交，在同年夏天，像她的說法，她被一年輕人「強姦」等等恐怖的历史。這些記憶表示早期的好奇與誘惑，聯同對它們不愉快的情緒反應。同時也很顯明的，F小姐的母親並沒有多大幫助她，禁止討論到兩性的事，禁止她申訴關於她自己對性行為以及使她委屈自己去侍候丈夫的高尚精神的嫌惡。她的丈夫被形容作殘忍與不體貼的人，但不能說他是個粗人，因為他思念他的太太。

G小姐像F小姐一樣從父母得到很不適當的性教育。使G小姐在青春發展期對性的觀念像父母祈望中那樣，以為是極端不法的事。這經驗結果使她的情緒障礙像F小姐那樣更富幻想亦更為強烈。

為什麼這七位會發生氣喘而不生別的病。也許不只是情緒因素而更有別的。例如他們中間除了F小姐，他們的近親均有氣喘症的記錄。遺傳或假性遺傳因素同時決定對過敏的感受性，這也是一項醫學上很著名的情況。

疾病將加重情緒的作用也是很明顯的事。情緒作用亦將加深疾病。患氣喘的孩子有一種很可以了解的恐懼是怕他自己單獨一個人在發作。這無依的空虛的感覺使他比他的兄弟更依賴母親或母親的替身。在個人生活裡發生了這種惡性循環，需要母親的照顧及渴望母親的照顧互相加強作用，後來終於二者都變得有害而需要治療。

氣喘亦可以看作獲得他人注意的手段。然而，藉別的方法亦可獲得注意，最後終於變成下意识的反應。假使一個人被剝奪了他認為應得的東西時就會引起他的反應，自然這不屬於氣喘，許多病人藉此獲得「酸葡萄」式的滿足。但氣喘患者的作用是很強的。他們說：「如果我不能用這方法得到我所要的東西，我就用別的方法。」氣喘的發作就是他們所用的別的方法。例如B先生發覺因為氣喘發作可以獲得母親的保護。C太太很少得到母親的照顧，她很生病。但由於病的發作而得到父親親切的看護。D先生記得在小時候只有在生病時才被帶到母親床上，他評論說：「我病我已知道生病時才能和母親在一起。」

另外的因素，在情緒發展過程中，使成為氣喘症而非別的病症是由於經常的壓抑而不能有自然感情流露的哭泣。氣喘患者常常在童年，因為害怕而養成壓抑哭泣的習慣。哭與呼吸系統有密切的關係，當正常情緒的出路受阻時，它便轉向到最接近密切相關的途徑——呼吸器官。所造成的氣喘可能許久之後才發生。但這相關的理論已由許多氣喘患者的經驗中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如果他們能夠哭出眼淚來，便可以代替哮喘而得到寬解。

他們安心了

每一位氣喘患者很快就獲得痛苦的經驗，某些情緒上的風暴將帶來或加重發作。不但如此，風暴得到平息

或避免將可解除或防止發作。各類的神精病科醫師及心理分析學家已應用這原則治療了許多被過敏所引起的哮喘、窒息、嘔吐、搔痒等所奴役的病人。

在這方面最富啓發性的研究之一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間，在芝加哥心理分析研究所對廿七位病人，作二星期至四十三個月的研究。其中七位已於上面說過了。

自然，全體病人都曉得他們自己的——或是他們的父母的某些情緒衝突。因為其中有十一位是兒童，此外他們也沒有到研究所去。因此，他們已顯著地表示出藉藉神身體醫學的步驟，使病人了解有關情緒的問題，其結果會怎樣，雖然十五位沒到完成爲他們安排的全部治療過程，廿七位病人治療的結果如下：

症狀消失……………十一位
極大進步……………八位
有進步……………一位
無改進……………七位

獲得以上結果的治療過程是對患者的情緒生活問題作長期的分析，加上勝任的過敏症專家的合作，避免接觸那些最易使人引起過敏的某些物質，對治療是很有幫助的，但是，它們大部份都是無法避免的。似乎使接受治療的患者獲得利益的主要因素是情緒上的穩定。那七位病狀無改進的顯然有嚴重的神經症。行爲的型式比較沒有固定的，是比較容易治療。

治療之中，他們最初經歷到症狀寬解的時候是他們能夠自然地懺悔他們從來不敢指出或說出的事情，看法或慾望，或他們以爲已經忘記的事的時候。懺悔的慰藉功效多年來已聞名於宗教界，似乎有許多相同的效果對那些以氣喘代替哭泣的人。後來他們將治療他們的醫師當作他們所思念獲得照顧的母親。以後的治療將有一時期的間斷，正像早期生活裡從母親的支配裡得到自由，他們突然出現的獨立性格會打斷治療。通常這類病人只要保持不求於人的態度，他們便可以避免氣喘的症狀。但是如果這種作用轉弱，不論由於內在的痛苦，或由於生活中新遭遇到的壓力，他們便將再度發生氣喘，或者發生別的過敏症而回到分析治療醫師那裡去。

如果他們終於了解他們自己在思念母親或像母親的人——太太，朋友，心理分析醫師——的原因是爲了抵

抗他們的性衝動，並且形成了情緒的障礙；同時了解爲什麼在力求獨立却又在害怕真正的獨立。他們將因此獲得莫大的幫助。我們七位病例的記錄是很好的說明。

A先生發覺起初是如何依賴母親，以後是依賴他的太太，使他懷疑自己的男子氣概。後來形成永遠未曾稱心的亂交異性的行爲。明白了這些之後，他的病才開始好轉。開始治療時，心理分析醫師被他當作母親的替身，每天一小時和他討論他過去的瑣事以滿足他對關心的渴望。此種討好他的治療過程，因心理分析醫師休假而間斷時，A先生很是氣憤，因爲他失去了每天得到的關心。他的氣喘再發了。他逐漸充分了解依賴他人的理由，他的發作隨著逐漸減輕，最後終於消失。由於一次在一月份發生了很不平常而嚴重的發作使他確認了這種因果關係——這次以前他的病是有季節性的，並且在冬天從未發生過。他的發作開始是正當一次沒有向太太提起的親密的誘惑行爲之後。他一直害怕太太會曉得那事的實情。他理解這才是他的真正困難時，他的病才好起來。此後甚至在春天及秋天也不再發作。太太和他的關係也轉好。他們最後獲得合理的正常婚姻生活。四年來已不再患氣喘。只有輕度的花粉熱症。

B先生是比較嚴重的神經症患者，被診斷爲妄想型的性格，有很強的壓抑作用，雖然他在女孩子面前會感到不安。他曾聽說過結婚可以治好氣喘——一種迷信，在科學所能解釋的許久之前，已表現了對事實的一部份了解。廿三歲時他登報徵婚。他從來信中找他的伴侶。他幾乎沒有評定的標準。他找到一位粗壯的女人。她在兩性生活，情緒上以及智識上都蔑視他。他開始接受治療時是卅九歲，依舊在財政上依賴着她。從他們的婚姻關係上看來，大概不致覺得奇怪B先生會不斷的想念別的婦人。但是他從未實際去做，只不過是想想而已。花了數個月的時間，分析治療醫師和他談到他的許多懷疑與恐懼，已使他足以減輕他的害怕與疑心而安慰自己。除了他較嚴重的神經質症狀之外，他對病狀的認識已足夠使他有效地合適處理它們。他打算在經濟上獨立，要與太太離婚而和一位一起生活比較會幸福的女人結婚。他的氣喘發作，以前是四季不斷的。現已只限於花粉熱的季節。他的身體健康的改進與情緒的改善成正比例。

C太太在她的生活史中有兩次離家時便沒有氣喘發作，從這現象中找到解除她的病的線索。第三次再發是生活在和父母家中相似的環境的時候。以後再發是當雇用她的紐約一間商店的上司（男人）開始償認另一位婦

人的時候。她感到被她認為是保護者的忽視，在家裡她也有同樣的記憶。在這時期以前，她以為店裡的空氣調節有益於她的健康。此後，就是有空氣調節也照樣發病了。

她遷往阿城，得到較佳的工作並帶女兒愛德娜住在一起。以前愛德娜是留在南部和C太太的父母一起。愛德娜照顧她。經多次的氣喘發作與鼻腔手術，直到C太太深覺情緒上能夠依靠她的女兒時，病才好起來。愛德娜對任何接近C太太的男人都發生妒忌。身為長者的婦人却沒有獨身的習慣。在渴望又恐懼失去她孩子的愛之間爭扎，她的氣喘繼續惡化。

最後，她遷到芝加哥去治療。愛德娜留下沒去。一時期她好得很多。但不久當她生活裡情緒上再度變得複雜時，她的病復發了。這時她正設法和一位有妒忌的太太的醫師相戀。同時又將她那同樣患有氣喘的情夫當作已婚的男人看待。這位醫師不久就脫離了這種關係，但由另外一位男人加入，這位男人不能離開他的家庭。C太太痛感除了帶來她自己及那位男人家中不找麻煩的夫人及孩子的悲傷之外，她沒有得到什麼。最後她以真實電影作風，堅持要求他選擇她或是他法律上的配偶。他以同樣的作風選擇了他的太太。使她驚奇的是此後她的氣喘比較少發作了。

大約在這時期，愛德娜自學校回來，重新負起像母親一樣的職責。C太太只有輕度的發作，但從最近的消息裡，雖無經過長期的分析治療，她從此獲得一些關於她的情緒結構的了解，但她仍走向再發之路。她再次因得不到另外一位男人的愛而失意。同時又怕如果帶進另外一位男人進入她的生活圈子，她會失去愛德娜。

過敏症專家覺得D先生的病已絕望而放棄治療。分析治療醫師亦懷疑能否幫助他。沒有機會讓他脫離實際使他受苦的環境。他唯一可以得到的職位是經常接近運載牲畜的鐵路工作——他是對畜性的毛髮過敏。他的太太是位肥胖且不整潔的婦人。她很討厭他。他經常為她生氣，因為她的外表同時認為她不是他們孩子的好母親。從患病他得到相當多物質上的利益，首先得到的是第一次大戰後部份殘廢養老金，其次是他的同伴因可憐他而代他做許多工作——D先生是天生的懶骨頭。最後，因為他患的氣喘是如此急性又如此長久，他的肺已有了器官性的損傷。

雖然有這種困難且無法改善其物質環境，由於他了解自己的處境與情緒，使他贏得相當的改進。花了

很長的時間——三百零三小時的心理分析——。雖然有畜性的毛髮，D先生已不再有急性氣喘發作。只有在家對太太生氣時才會發作。

「我恨且不滿我所得到的。」已得到治療效果時，他說：「但是總比沒有要好些。」

E先生的問題是陽萎及同性戀的幻想。他們的治療過程是長期且很辛苦的心理分析。正當他懺悔他兩性的複雜關係時，他發生了氣喘症。後來，他實際討論到這問題時，他的病便得到寬解。最後，他已能夠在男女世界裡，尤其在女性世界中建立安全感。他的陽萎消失了。他只有比較輕微而斷斷續續的氣喘。

F小姐被診斷為青春遲延及氣喘症。分析治療過程裡，她詳述她的異性及同性亂交的長期歷史。她不能決定她自己是較喜歡被人當作嬰兒一樣照顧縱容或者安下心來過成人的生活而有自己的孩子。氣喘發作加重她的掙扎。最後她的結論是認為自己長成，她結婚、找工作，和以前會爭吵的親友一起和睦相處——她已不再有了氣喘了。

G小姐，廿一歲以前她沒有發作氣喘。三年之後才開始接受治療。她特殊過敏的物質已經找到，同時主要也是她的情緒衝突。她自己覺得後者和她的健康狀況有關。經二年半分析治療後，她報告說她已開始試吃小量會使她過敏的食物而發覺沒有不良的作用。並且，她又說，如果她能哭出來，她永遠不會再有氣喘發作。

這些病歷是一部份初期用心理分析治療氣喘有效的實例研究。因為許多治療途徑已經發現，使心理分析治療氣喘需要的時間縮短。然而，因為他們的情緒衝突型式是如此早期就建立了，同時又如此強制性，氣喘的患者治療仍需我們更大的努力。

愛我但不要觸犯我

一種童年所埋下延遲爆發的地雷相當恰當地在淺的地方爆炸而造成皮膚病。其保險絲通常比其他類似的地雷的要短小。濕疹與醫學的關係普遍地當患者尚年輕時就表現出來。「窒息的爱」已將他們重重包围，或者說他們的身體已被它所遮蓋了。皮膚是最易受影響的部份。

「媽咪」，一位小病人呼叫說：「如果你不愛我，我身上就會痒。」

追究皮膚過敏的精神身體因素時，必須記得嬰兒是靠皮膚去感覺到母親的感覺為何。在別的表现能力發展之前就有了。更進一步說，皮膚在身體各部份中是個人最能經常意識到的部份。它是各種感覺，愉快與痛苦的知覺媒介。由此我們表一些最平常的精神身體的關係。幾乎每個人都會因情緒作用而流汗。近代戰爭中，軍人體會出精神身體作用的真理，當他們遭遇艱苦的管制生活時，他們創造出「從汗中發洩」的成語。大部份人都會因情緒作用，通常是覺得自卑，罪過或羞辱而感到臉紅，或者看到過別人臉紅。四十年前許多試驗中，表現出精神與皮膚的密切關係。靠催眠暗示可以使人皮膚發生水泡。是真正的水泡，過些時候才痊癒且留下疤痕。

因此，孩子要除去皮膚傷痕的疼痛時，會認為「媽媽會把它吹去」，或「爸爸會吻它，使它不痛」。這是精神身體疾病治療的健全基礎。家常的小贅瘤現在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暗示作用而治癒。相反的，打擾或挫折，可能引起痛或痒的感覺。有位婦人十年來每日下午在身上發生浮腫，是因為她的弟弟天天來看她使她從來沒有和丈夫單獨在一起的機會。將這種相關聯的事解釋給她知道時，她便不再發作了。有位女孩一當有強烈的思念時便發生蕁麻疹。這點不能立刻得到理解。過敏專家亦找不出理由。後來發現如果能因受挫折而哭泣，她就會沒有蕁麻疹。

典型的皮膚病患者的特徵是渴望愛情，又怕如果去尋找愛情時會受到傷害，在這二者間發生深刻的情緒衝突。「撫摸我，安慰我」。他們似乎第一句話是這樣說。但是，下一句話會說：「不要觸犯我」。他們之中有許多是寂寞的人。雖然他們被親友與熟人所環繞着，他們似乎不能獲得長久深厚的友誼。疏遠了一個又一個，永遠不讓自己建立真正親密的友誼。

通常他們的父母是慈愛的，母親比父親更屬於家庭世界的中心，家屬歷史裡有許多過敏的人，但是他們的皮膚病的原因大都是模仿上輩的症狀而非真實的遺傳。

雖然他們的家庭環境通常是寬大為懷的，但是皮膚病患者由於過分渴望愛情而使其童年受到傷害。後來他們中許多人都顯出對自我意識過分誇張，易害羞，盡力去做到言行正確，怕引人注目，渴望別人的歡迎與奉承，有時他們被稱做過分的因循主義者。他們參加體育活動較智力活動為多，顯然是希望從比賽勝利而獲得嘉許。

他們的兩性適應，表面上尚可，但女性則對任何事都較對撫愛容易生氣。致於男性則解釋說似乎從來沒有遇見過合適的女人而變得亂交異性。

他們的病通常與個人的得失有關。他們所依靠的人或事被人從他們身邊移開。可能是年輕時代就死去了母親，孩子並非因關心母親的死而悲痛，却是認為母親故意隨便捨棄了他。一旦這行為的型式成立之後，將沒有比失去錢袋引起更嚴重的發作。他們常自病中誘導出過分誇張的補償作用，結果使他們更難抗拒疾病。用他們病之顯著症狀去撫慰他們的暴露的習性。從使用藥膏及同情的期望中，使他們對看護的渴望獲得部份滿足。

他們常不敢負責任，甚至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抱怨。但從來不怨他們自己害病，「我擔負了太多的責任」。他們會說：「我經常害怕」。或說：「我不要再依靠她，但我却離不開」。他們忍氣吞聲，且以此為榮。一個旅社的小工常因得不到他想像中那樣多的小費而發生紅疹。但他却以他能保持禮貌而自傲。（自然，不能說別人因為不禮貌而沒有發生皮膚病。）

例如，瑪嘉麗直到她的濕疹嚴重發作的原因被研究以後，她的情緒穩定性才好好的建立起來。自她六歲開始，就斷斷續續在身上發生輕度的濕疹。但當廿二歲時突然擴張至手臂，頸部與臉孔上，且維持了兩星期，直到她發現她的皮膚疹與各種不佳的情緒反應的關係後，她的發作才開始消失。這是她從未有過的發現。

瑪嘉麗是獨生女，她和雙親間互相有深刻的愛，她特別喜歡父親。看護她的病有六年，同時她說她有許多朋友，樂於參加宴會，喜歡跳舞，童年時代就對運動很感興趣。她有好潔淨的強制行為（這是患這類皮膚病的女人的特色）。談到她自己時說：

「人們都說我無事忙，我喜歡凡事都有秩序，如果有人把衣服丟到床上，我會立即去拿起來。我也以同樣的態度去工作。我是個秘書，任何事必需有秩序。」

瑪嘉麗十九歲時，和她訂過婚的一位空軍在中國去世。後來她和另一位大她九歲的人訂婚。當她的濕疹劇烈發作前三個月，父親死去。瑪嘉麗自己將未婚夫及父親的死和她的皮膚疹連結在一起。因為她正在壓抑她的感情。

「我覺得心神不定，」一次她解釋說：「但永遠沒有表現出來。」又說：「我不能說任何傷人的話。我不

覺得那樣做有什麼好處。我記得從來沒有生過氣。當我是小孩子的時候，別人打我，我從不還手。我要別人喜歡我。」

她熱中於結婚。但她說要等到找到鄰近母親的房子時才結婚。這點在當時的情況，似乎是個小聖人。然而，像她那型的病人常常就是這樣的「可是，我不要和母親一起住。」她明白地說：「兩家人住在一起永遠處不好的。」

更加戲劇化的例子也許是法蘭絲。她以情緒的爆發決定她發生濕疹的日期，這較大部份童年時期的地雷更為明顯。她十二歲時父母分居，四年後，和她住在一起的母親有了私生兒。法蘭絲和她的弟妹分離，二位年輕的被送到救濟院，法蘭絲回到父親那裡。一方面因母親而覺得羞耻——她從未向她丈夫提到她的私生弟弟，雖然他們已結婚五年——另一方面她不喜歡和父親一起住，她首次發生了濕疹。然而她從未怨恨她的雙親，依舊和她的私生弟妹來往。她常想要幫助他們，雖然他們並不報答她。

「如果他們不要孩子，就不該有孩子。」這是她對父母最直接的批評。「如果人家不喜歡你，你便不可能愛他。我的母親不要我們，父親已是如此。」

法蘭絲愛好藍球與游泳，喜歡宴會跳舞，和別人處得很好。說過：「我從未對人生氣。」她曾做女侍，商行店員，接線生，直到他婚後生孩子前數個月才停止。有關她的病，她有一個很大的掛慮就是怕傳染給孩子。她羞於帶孩子出外，因為怕別人說她是個壞女人，壞母親，讓孩子面臨傳染病的危險。她走小街，以免別人見到。但她從未請教醫師她的皮膚病有無傳染性。

法蘭絲的情形與瑪嘉麗一樣，同是顯明地對愛的渴望與害怕受到傷害。受到強烈壓制的情緒經由最著明的途徑——皮膚發得出路。他們的問題是在確保那些她所愛的人，但他們永遠沒有覺得心安。從他們那裡分開她所愛的人，因此確實感到不安全時，疾病便從防禦較弱的地方爆發。

這些病例都是比較簡單的。有許多人一回有好幾種過敏症。皮膚病，氣喘，花粉熱，及某種消化不良症同時發生，一位對這些心因性身體作用有經驗的醫師可以很準確地預言，今日患其中一項疾病的病人，下次來的時候會帶著另一項來。

呵，我可憐的頭

從精神身體醫學看來，偏頭痛與過敏症有關。性格型式上，心理因素是相同的。雖然這類病人窒息之愛的發生無需家草的幫助。偏頭痛是最痛苦的疾病之一。其心理因素曾被間接的承認，有一個理論認為這病主要是發生於竭斯底里的女人，如果她們能用頭腦而不糊亂盲從，便可以治癒。但是因為這病不只限於女人，亦不只限於竭斯底里性格的人。這理論便被冷落在一邊了。

然而，偏頭痛的重要性，除了腰痛之外，對一般大眾及醫師，從頭痛是醫師診所裡患者最主要的症狀的事實上看，便可以想到。如果能記得頭痛是有各方面的原因，那麼，只除去症狀而不考慮原因的治療，以長期的健康的觀點上說，那是很不滿意的。然而，它們是症狀，只顧及疾病單純方面的成見在日後付出更嚴重病痛的代價時才會獲得片刻的寬解。

偏頭痛只是頭痛的一種，雖然是常見的一種。它及各種頭痛均與身體障礙有關。馬克斯·哥爾德西亞醫師主張它們是由於頭顱內的壓力因組織內不正常的鹽分積留而使這區的小血管流量增加所致。用藥物除去這過多的鹽分，且減少血管壁的不穩性，建議使用無鹽食物，常很成功地治療這病。

然而，他發現最初與血管壁有關的一些因素是心理狀況，精神緊張，情緒困難與過勞。

將偏頭痛病人和患其他頭痛的病人分開，當作一個人整體去檢查？而不只是精巧地設法去分類成化學物質，那麼，他們的性格型式與其他過敏症患者的是相同的，精神身體醫學的治療方法是相同的，一樣容易有效的。除去了他們的頭痛症狀，同樣可以除去其原因。

代替「愛我但不要觸犯我」的行為，偏頭痛患者便有強烈獲取愛的慾望，在尋找愛的時候又怕受到傷害，因此使頭痛在假期更為嚴重。他不願離開情緒較少不安的職業生活而和家人一起相處。頭痛使他得到次要的補償作用，使他避開那種接觸。

這作用和病人的目的大有距離，他可能更願沒有頭痛，他所致力的主要的補償作用並不見得好多少。然而，這作用可變得很強烈而常常擾亂治療。幾乎很難喚起病人本身去抵抗疾病的慾望。常常像氣喘，花粉熱，及

皮膚病患者一樣，偏頭痛患者常被捲進窒息的愛的安適懷抱裡。外力很難助他們脫離那懷抱。這類病人中的一位嗜盡了被窒息的情緒的悲傷與甜蜜的滋味。說到她母親時：

「她使我太依賴她了，她做所有的家事，並替孩子出主意，甚至不讓我為我的丈夫做飯，那是我喜歡做的。她替我做所有的事，我怎能說傷害她的話呢？我如果能夠做到，我便不會對我的孩子那樣。」

（本篇完，全文待續）

在地球上，當金屬與金屬接觸時，並不能相互接合起來，因為在大氣的包圍之下，金屬表面有一層氧化物的薄膜，或是有一層很薄的氣體，使兩種金屬表面實際不能相互接觸，可是假如在地球大氣層以外的高度真空中又是怎麼樣的情形呢？

國家研究公司的科學家們設法創造了一種極高度的真空，發現在這種情況下，金屬表面的氣體蒸發了，氧化物薄膜一經清除以後，不再產生了。裸露的兩種金屬面一經接觸便牢牢地粘在一起，就像焊接了一樣。

這種現象也許可以解釋有些太空中人造衛星的失敗。科學家目前正在設法尋找一種能製造永久壽命的軸承。不過這種金屬在真空中接合的現象也有它的優點，當太空車輛在軌道上裝配時，如果它們的聯接點是金屬做成的，那麼只要它們一接觸便可以堅固地焊接在一起了。

×

×

×

×

×

任何人可以具有的最後可愛的美德是容忍。

容忍是一面透鏡，它可以使我們看到他人觀點上的一切事物。容忍是一種慷慨，它使我們謙遜地讓其他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意見和他們自己的特權。容忍是一種偉大，它使我們肯讓人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去尋求快樂，而不固執於我們自己的方式。

懸宕奇情小說——

韓傑克遙望球標，估計距離，試揮了兩下球棒，然後瞄準草地上的球用力擊出。

小公務員想練好高爾夫球真不容易，為了生活，每星期要上六天班，星期日上午去教堂，下午少不得有點應酬，祇好每天提早六點鐘起床，練上一小時球，然後趕上八點三刻的火車去辦公廳。

這個辦法雖然不壞，却有個缺點，就是在這個時候練球，始終打不出理想的水準；他嘆了一口氣，心裡默誦着球訣：雙手握緊，兩眼平視……他揚起球棒，突然一聲淒厲的叫喊使他楞在當場。

「殺人囉！救命啦！殺人囉！」

是個女人的聲音，夾雜着痛苦的呻吟。

傑克拋下球棒，循聲奔去；這聲音就發生在附近；四下一片田野，祇有兩三幢房屋，最近的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別墅，位於一條斜坡之上，傑克遠遠就近，從側面陡壁爬上斜坡，在一分鐘之內趕到別墅門口。

一個年輕的女郎站在花園裡，傑克第一個念頭



艾沙·克麗絲 著
山隱 譯

，認定那叫喊聲必是由她發出，但旋即打消此念。她手裡提着一只籃子，裡面野草半滿，原來她是在紫羅蘭花叢中拔除野草；她生着一双紫藍色的眸子，穿了一件紫藍色的衣服，本人就像是一朵嬌艷的紫羅蘭。

這女郎睜大了眼睛望着他，半含驚異，半帶嬌嗔。

「對不起，」傑克說：「剛才才是在叫嗎？」

「我？沒有，當然沒有，」她答。

她那驚訝的表情，是如此的純真自然，把傑克弄糊塗了；她的聲音溫柔而清脆，帶着一絲異國尾音。「但你一定聽見那叫聲，」他說：「就在這附近發出的。」

她凝眸望着他說：「我什麼都沒有聽見。」

他回報她的凝視，心裡懷疑如此淒厲的叫聲，她怎麼會聽不見？但她平靜的表情，使他相信她決不是說謊。

「那聲音就發生在這附近，」他堅持地說。

她露出懷疑的神色：「什麼聲音？」

「殺人囉！救命啦！殺人囉！」

「殺人，救命，殺人，」她重複了一遍說：「一定有人跟你開玩笑，先生，誰會在這裡殺人？」

當晚下班回家後，他查遍所有晚報，不見一條謀殺消息，他頹然就寢，心裡也不知道是喜是憂。

第二天，天氣非常潮濕，連最熱心的球迷，他們的興趣也發了霉；傑克沒有去打球，躺在床上睡了個懶覺，然後搭火車上班。一整天心裡還是惦记着這件事，晚上回家遍讀晚報，依然沒有下文。

這可怪透啦！他心裡暗想：也許一群小孩子在樹林裡捉迷藏……

第三天早上，當他經過別墅時，看見那女郎又在花園裡拔草，顯然這是她每天例行工作；他故意走得很近，希望她能看見他。

當他走向第二個三叉路口時，抬頭瞥了一眼手錶。

「現在正是七點過廿五分，」他喃喃自語：「我想……」

他的話沒有完，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女人的尖叫。

「殺人囉！救命啦！殺人囉！」

他回身飛奔，那女郎站在別墅門口，臉上現出驚異的神色。

「你這下可聽見了吧？」傑克勝利地叫道。

她那双大眼睛顯得非常深邃，但略略現驚恐；當傑克走近時，她甚至回頭向別墅瞥了一眼，好似決不

傑克茫然四顧，擔心花園裡會赫然躺着一具屍體；他決不相信剛才那叫聲是出於自己的想像，他再向別墅的門窗看了一眼，靜悄悄地沒有絲毫異樣。

「你要搜查我們的房子嗎？」那女郎不客氣地問。

傑克轉過身來：「對不起，」他說：「那叫聲一定是從樹林裡傳出來的。」

他舉了舉帽子向女郎告別，轉身走開，又回頭瞥了一眼看見她鑽進花叢裡拔草去了。

傑克在樹林裡搜索了很久，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但他確信自己聽見那喊聲；最後他放棄搜索，回到旅館匆匆用罷早餐，趕八點三刻的火車上班。坐在火車裡，他一直內心不安，是否應該立即去報警？但那女郎的神態使他失去信心，顯然她以為他是無中生有，警察局的態度也可能如此；他自問是否確曾聽到那喊聲？

現在他對自己也懷疑起來，也許那是一種自然現象的巧合——怪鳥的尖鳴——使他誤為一個女人的叫喊？但他憤怒地拋開這解釋，那確是女人的聲音，他聽得非常清楚，還記得當時曾瞥了一眼手錶——七點過廿五分，對於辦案的警察，這也許是一條有力的線索。

定是否該逃回屋裡躲避。

「我什麼都沒有聽見，」她凝視着他搖搖頭說。傑克好似兜頭挨了一記悶棍，她那誠實的表情，使他不能相信她是在說謊；這時她臉上又現出驚恐神色，再度回頭向別墅瞥了一眼，顯然她起了懷疑，懷疑他是個神經失常的瘋子。

傑克好似混身浸在冷水裡，難道她懷疑得對；自然的神經果然出了毛病？驚恐之餘，他一語不發，踉踉回身舉步，那女郎望着他走開，搖頭嘆了一口氣，彎腰繼續拔草。

傑克一路上反躬自問：如果我確實在七點廿五分聽見那叫聲，一定是一種幻覺，否則別人怎會聽不到？

這天他一直心緒不寧，提前上床就寢，決定明早再求證實。

他躺在床上輾轉不能成眠，好容易闔上眼睛，一覺醒來已是七點二十分；他連忙披上衣服，拔步奔出旅館，明知在七點廿五分以前趕不到目標地，但他相信如果那喊聲確是一種幻覺，那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聽見；他一面狂奔，一面注視腕上的手錶。

七點廿五方正，遠處傳來女人的尖叫，雖然聽不清楚，但他確信是那幾句話，叫聲發出的地點，也

還在別墅附近。

他突然靈機一動，認為這是一種愚弄，可能是那女郎故意跟他惡作劇；他毅然挺起肩膀，從高爾夫袋子裡抽出一根球棒，他要打球朝別墅方向打去。

那女郎還是和往常一樣站在花園裡，當他舉帽向她招呼時，她羞怯地向他道了一聲早安，模樣兒比往日更顯得嬌柔可愛。

「今天天氣真好，不是嗎？」傑克假裝興高彩烈地說。

「是的，天氣真好，」她答。

「對你的花一定也好，我猜，」傑克說。

那女郎抿嘴微笑，頰上現出兩只梨渦。

「那才不呢！」她說：「我的花需要雨水，你瞧它們都乾枯了。」

傑克借著看花踏進園裡，迅速向四週掃了一眼。

「它們好像開得很茂盛，」傑克假裝一心看花。

「出太陽總歸是好事，」她說：「花枯可以澆水，但日光對健康有益，你先生的氣色今天好多了，我看得出来。」

她那安慰的語氣使傑克大為冒火，活見鬼！她真的把我當成了病人！

「我根本沒有病，」他強忍怒火說。

失去昔日水準，他一心惦念著那刺耳的叫聲，不時偷觀手錶。當他們打到第七球標時，已經逼近別墅，這時是七點過二十分。

那女郎和往常一樣地蹲在花園裡拔草，在他們經過時並未抬頭觀看。

草地上躺著兩顆球，傑克的球就在洞邊，醫生的球距洞略遠。

「我要一棒進洞，」醫生說，彎腰察看球路；傑克木立當場，眼睛定在手錶上，這時是七點廿五分正。

球在草地上迅速滾動，在洞邊停了一下，然後滾進洞內。

「真準，」傑克說，聲音好像不是自己的；他把手錶向腕部推了一下，現出寬慰的神情，怪事沒有發生，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他摸出煙斗燃上一斗煙。

他們隨著球走到第八球標，當醫生揮棒擊球時，一個女人淒厲的尖叫聲爆發：

「殺人囉……救命啦！殺人囉！」

傑克嘴裡的煙斗掉在地上，他回頭望定身旁的賴醫生。

賴醫生用手掌遮住陽光，仔細打量遠處的球洞，顯然什麼都沒有聽見。

「那好極了，」她連忙順著他的口氣加了一句。

傑克覺出她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話，憤然轉身離開。當他趕回旅館進早餐時，意識到（並非第一次）鄰桌有個人默然向他注視，他是一位中年男人，生著一張線條勻稱的臉，領下蓄著濃黑的短鬚，一双灰色的眼睛神采奕奕；他的舉止穩重而儒雅，好似屬於教授階級的高尚人士，傑克知道他的名字叫賴文頓，據說是一位醫學專家。

但這天早上傑克變得特別敏感，陌生人的注視使他心中發慌，難道這位醫學權威從他臉上看出有什麼不妥？難道自己真的趨向瘋狂？那女人的尖叫聲是出於自己的幻想？還是別人的惡作劇。

突然他想起一個簡單的試驗方法：幾次尖叫聲都是他單獨聽見，如果他找到另一個人同去？可能有三種情形：也許那尖叫聲停止，也許他們兩個人都聽見，也許，還祇有他一個人聽見。

這天晚上，他決定照計劃進行，賴文頓就是他要找的人。他們輕易地展開交談，賴文頓好像早就等待這機會，顯然他對傑克極感興趣，他們約定明天早飯前同去練球。

他們清晨七點出發，這是一個大好天氣，晴空無雲，却又並不太熱；賴醫生的球打得很好，但傑克更

一剎時傑克祇覺得天旋地轉，踉蹌地向前邁進了兩步；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仰面躺在草地上，賴醫生正彎著腰看他。

「好啦，沒事了。」

「我剛才怎麼啦？」

「你暈倒了，年輕人……」

「啊，天哪！」

「你有什麼煩惱？心裡不舒服嗎？」

「等會告訴你，我先要問你一件事。」

賴醫生點燃煙斗，在草地上坐下說：「你儘管問吧，」

「這幾天來你總是注意我，為什麼？」

賴醫生猶豫地靈了一下眼睛。

「這是一個很沒有道理的問題，你知道，一頭貓也可以正視帝王。」

「我不是質問你，而是真心想知道這理由，」傑克說。

賴醫生的表情變得嚴肅，他擡起眉頭說：「我願意老實回答你，我發現你的舉止神態顯得特別緊張……」

「我也老實告訴你，」傑克迅速地打斷他的話：「我快要瘋了！」

他突然住口，但賴醫生並沒有像所預計的大吃一驚，於是他祇好再說一遍：

「我告訴你，我快要瘋了！」

「奇怪，」賴醫生喃喃自語：「真奇怪。」

傑克忍不住怒火上升，他憤然說道：「你們當醫生的，都是沒有感覺的木頭。」

「喂，年輕人，你說話太武斷了，我雖然畢業醫科，但並不會行醫，嚴格說來，我不是給人治身體上普通毛病的醫生。」

「你專治心理上的毛病？」傑克凝視着他問。

「可以這樣說，但稱我是靈魂學家更為恰當。」

「哦！」

「我從你音調中，聽出你瞧不起靈魂學家；也許你認為是江湖郎中，算不得正牌醫生。但是，年輕人，所謂靈魂，也就是醫學上所稱心理或潛意識；一個人的心理如果不平衡，就會神智錯亂，產生幻覺……」

「我的神智已經錯亂了，」傑克頹喪地說。

「我不相信，」賴醫生說。

「我被幻覺所困擾。」

「晚飯以後？」

「不，大清早。」

「這不可能，」賴醫生說，點燃熄滅的煙斗。

能是有人開玩笑，但你誤以為真，於是第二天早上同一時間，你的潛意識使你又聽到那叫聲。」

「決不是潛識！」

「但現在這解釋推翻了，如果叫聲出於你的潛意識，你就不會在時間延誤以後又聽到那叫聲……」

「那麼，怎樣？」

「那麼，顯然那叫聲是在某一特定時間，一定地點發生；那地點在別墅附近。」

「不錯，但為什麼祇有我一人聽見？我素不相信鬼，為什麼偏偏會聽見那倒霉的聲音？」

「哦，這個問題我現在還不能解釋，有些人甚至於還能看見鬼，雖然他們自己決不情願看見；拿『電』來打比，有些東西導電性特佳，什麼原因不知道，但我們惟有接受事實。你的情形也是一樣，也許將來能解釋為什麼那叫聲祇你一人聽見，而那個拔草的女孩子聽不見，你知道，世界上儘有許多超自然的現象……」

「那麼我該怎麼辦？」傑克問。

「面對現實，」賴醫生平靜地說：「你放寬心回去上班，我留在這裡繼續查看，我認為那座別墅是神秘的中心。」

傑克站起身來：「好的，我走了，但是……」

「告訴你，我聽見別人聽不見的聲音。」
「一千個人中，有一個人肉眼能看見木星，其他九百九十九個人都看不見，但你不能說那一個人是幻覺。」

「木星是科學已經證明的事實，」傑克說。

「但你今天的幻覺，也許明天就被科學證明為事實，」賴醫生說。

傑克雖然不相信，但賴醫生的態度使他大為寬心；賴醫生仔細望了他一會，於是點點頭說：

「你最好把心裡的困擾說給我聽，憑什麼你認為自己將要瘋狂。」

傑克把全部經過簡單地說了一遍。

「但我不懂，」他接著說：「為什麼今早叫聲遲了五分鐘。」

賴醫生思索了幾分鐘，於是問道：「你的錶現在是什麼時間？」

「八點欠一刻，」傑克說。

「這就對了，我的錶是八點欠二十分，」賴醫生說：「你的錶快五分鐘，這一點非常重要——對我很有價值。」

「有什麼價值？」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你第一次聽到那叫聲，可

「怎樣？」

傑克臉紅了臉：「我相信那女孩子決不會有問題，」他囁囁地說。

賴醫生現出微笑。

「你沒有告訴我那女孩子生得很漂亮，」他打趣地說：「你儘管放心，我相信這件事發生在她出世之前。」

傑克當晚下班返回旅館後，立刻去餐廳找他的新朋友，他現在對賴醫生信服得五體投地。

賴醫生果然已在坐候，他邀傑克同桌用餐。

「有什麼新發展嗎？」傑克焦急地問。

「我調查那座別墅的歷史，」賴醫生說：「別墅原來的主人是一對年老夫婦，老頭子去世後，老太太搬去女兒家，別墅由原建人收回自用。一年以前，他把別墅賣給一位姓杜的——杜先生和杜太太，他們是一對很奇怪夫婦，杜先生是英國人，杜太太是俄國人，長得非常美，他們足不出戶，不跟別人來往，也沒有客人上門，附近謠傳他們來此隱匿，不知躲避什麼。」

「一天清早，他們突然搬離別墅，一去不回。隔不多久，這裡的房地產經紀人收到杜先生從倫敦寄來的一封信，委託他儘快把別墅出售，屋裡的傢俱和陳

設已經先期拍賣。經紀人把別墅賣給一位毛先生，但住了兩星期就搬走，目前是一位法國教授和他的女兒住在那裡，搬來才十天。」

傑克默然聽賴醫生說完這段話，於是問道：「我看不出這跟尖叫聲有什麼關係，你以為呢？」

「我對杜氏夫婦感到懷疑，」賴醫生平靜地說：「據說他們大早搬離別墅，但沒有人看見他們離開；雖然杜先生後來有信來，但沒有任何人知道杜太太的下落。」

傑克的面色變得蒼白。

「你是說……這決不可能……」

「別緊張，年輕人，」賴醫生說：「人死以後——尤其是凶死——常會陰魂不散，向合適的人托兆……」

「但為什麼偏偏挑上我？」傑克氣憤地說。

「這個我也不能解釋，」賴醫生搖了搖頭：「讓我們忘記今晚的談話，」他建議地說。

傑克表示同意，但事實上談何容易；整個星期，他心裡一直被這個疑問所困惱，他已經放棄早上練球的習慣。

一天下午，當他下班回到旅館時，僕歐通知有一位小姐求見，他直覺地認為必是別墅花園裡除草的那位女郎，事實證明果然。

是噩夢，但昨晚我又夢見她，並且又聽到她的慘叫，我怕極了，先生，我該怎麼辦？」

她滿臉驚恐，雙手緊握，眼中現出求助的神色。

「別害怕，馬小姐，」傑克安慰地說：「我想請你把這件事告訴我的朋友賴醫生。」

她沒有反對，傑克連忙起身去找賴醫生。

幾分鐘後，傑克領着賴醫生走進會客室；經過介紹後，馬小姐把全部經過對賴醫生又講了一遍。

「非常奇怪，」賴醫生聽完以後說：「你告訴了你的爸爸嗎？」

她搖了搖頭：「我不想使他煩心，他的病還沒有好，」說到這裡，她眼中孕滿淚水：「我什麼事都瞞着他。」

「我明白，」賴醫生溫和地說：「我很高興你來找我們，馬小姐：這位韓先生跟你有同樣遭遇，我相信我們已經觸到問題的核心，你們沒想到嗎？」

馬小姐全身微震：「啊！我幾乎忘了，我還帶來一件東西，」她從皮包裡取出一張舊圖畫紙，上面用水彩畫出一個女人——身材秀挺，面容俏麗，站在一張矮桌前，桌上放有一只翠藍色的瓷瓶。

「這是我今早在廚房碗櫃背後發現的，」她說：「這個女人和這只瓷瓶正是我夢中見到的，賴醫生。」

她顯得非常困惑和緊張。

「對不起，先生，我冒昧地來看你，因為……因為我要告訴你……」她吞吞吐吐地說。

「請進，」傑克領着她走進旅館的會客室：「請坐，嗯……小姐。」

「我姓馬，馬菲麗。」

「哦，請坐，馬小姐，你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她今天穿一件墨綠色衣服，映着雪白的皮膚，愈顯得嬌艷動人，傑克在她身旁坐下，不禁心跳加速。

「事情是這樣的，」她開始說：「我們搬來不久，聽見這座房子……鬧鬼，沒有人願意在我家幫傭，這到無所謂，反正我自己會燒飯和料理家務。」

真是個好女孩子，傑克心中暗忖，繼續凝神靜聽。

「提起鬧鬼的事，我本來毫不相信——直到四天前，」她說：「最近四五天來，我每晚做怪夢，夢見同一個女人——她長得非常美——手裡拿了一只翠藍色瓷瓶站在我面前，好像有什麼事求我幫助，天哪！但她不會說話，我不懂她要我做什麼，這是頭兩晚上的夢；前晚的夢又有改變，當那女人和翠藍色瓷瓶消失後，我突然聽見她失聲慘叫，正是你聽見的叫聲——殺人囉！救命啦！殺人囉！」我驚恐而醒，安慰自己這

「真奇怪，」賴醫生說：「這件事的關鍵，顯然就在瓷瓶子上，照這張圖上看來，這像是一只中國古董……」

「不錯，正是中國古董，」傑克插口說：「我叔叔收藏的一只藍瓶子，跟這只一模一樣；我叔叔是古董收藏家，那只瓶子我前不久還親眼看見過。」

賴醫生沉思有頃，突然抬頭問道：「你叔叔得到那只瓶子有多久？」

「多久？我不知道。」

「你想想看，是他在最近收買的嗎？」

「我實在不知道……哦，我記起來了！他那天拿瓶子給我時，曾說是最近收買的。」

「不超出兩個月嗎？杜氏夫婦是兩個月前搬走的。」

「我想大概如此。」

「你叔叔有時會去拍賣行買東西嗎？」

「他經常逛拍賣行。」

「這是一個奇怪的巧合，也許杜先生的東西裡有這只瓷瓶，剛巧被你叔叔買去；韓先生，請你馬上找你叔叔，問他那只瓶子是在那裡買的。」

「這恐怕辦不到，」傑克垂頭喪氣地說：「喬治

時間一分一分地滑過，突然他聽見自己的聲音在說：「我覺得某種奇怪的事就要發生，我覺得……」室內好似愈顯黑暗，寂靜好似一堵密不通風的牆；他覺得靈魂好似脫離軀殼，眼皮再也睜不開……當他醒來時，祇覺頭重如鉛，不知置身何處。日光刺得他睜不開眼，耳邊響着虫鳥的鳴聲。突然憶起一切：黑暗中圍桌而坐，馬小姐，賴醫生，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坐了起來，頭痛欲裂，勉強睜開眼睛，環顧四週，發現自己躺在別墅附近的矮樹林中，四下別無人影；他瞥了一眼手錶，不禁大吃一驚，現在是中午十二點半。

他掙扎着站起身來，拔步奔向別墅，他們一定不知道他在黑暗中離開，跑到外面露天睡了一夜。到別墅後，他用力敲門，敲門好久也沒有人答應，他們一定是去找尋他了；不然……他不敢想下去，不知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儘速回到旅館，正要向櫃台詢問，肋骨上突然挨了一拳，回頭一看，一個白鬍子老頭笑嘻嘻地站在他背後。

「你沒想到吧？」白鬍子老頭說。

「哦，喬治叔叔，我以為您還在幾千哩之外哩。」

「我昨晚回來的，找你不在了，你整晚那裡去了？」

「喬治叔叔，」傑克儘量保持鎮靜說：「我遇到一件怪事，讓我全部經過告訴您。」

當他說到藍瓶子時，喬治叔大聲叫了起來：「瓶子呢？瓶子在什麼地方？」

傑克瞠目不知所對，喬治叔氣急敗壞地援着說下去：

「那只瓶子是中國明朝的東西，至少值一萬磅，是一件極名貴的古董，現在，瓶子呢？」

傑克趕去賴醫生診所，護士小姐冷然望着他說：「賴醫生昨晚搭車走了，他留了一封信給你。」

傑克撕開信封，裡面是一封簡短的信。

年輕的朋友：

超自然現象得到解釋了嗎？馬小姐和她患病的爸爸，以及我，都向你問候；我們十二小時以前離開，時間儘夠了。

靈魂學家 賴文頓留字

(全文完)

叔去歐洲了，我連他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他此去多久？」

「至少一個月。」

一時大家保持靜默，馬小姐焦急地輪流望着這兩個男人。

「我們還有別的辦法嗎？」她畏怯地問。

「祇有一個辦法，」賴醫生說：「這是權宜之計，但我相信一定有效；韓先生，請你設法把瓶子拿來，如果馬小姐允許，我們帶着瓶子去別墅住一夜。」

傑克覺得混身汗毛豎立。

「你想我們會遭到什麼事？」他不安地問。

「我現在不知道，但相信會找出答案，」賴醫生說：「也許瓶底有機關，裡面藏着什麼……」

馬小姐叫了一聲：「啊！你說得有理！」

她眼中射出興奮的光輝，但傑克絲毫不感興趣，他覺得這簡直近荒謬，但不便掃馬小姐的興。賴醫生道貌岸然，好像他的提議完全合情合理。

「你什麼時候可以把瓶子拿來？」馬小姐問。

「明天，」傑克不情願地答；他雖然不贊成賴醫生的主意，但心裡也希望及早打破這個疑團，因為那女人的尖叫聲一直困擾着他。

第二天他去叔叔家取來那只瓶子；說也奇怪，這

只瓶子真和畫上的一只完全相似；他仔細檢查瓶底，看不出有任何秘密機關。

他和賴醫生到達別墅時已是晚上十一點鐘，馬小姐早在迎候，不等他們按鈴就把門打開。

「請進，」她輕聲說：「爸爸在樓上已經睡了，我們不要驚醒他，我已經替你們煮好咖啡。」

她領着他們走進小客房，端來兩杯芬芳撲鼻的咖啡。

傑克打開層層包裹，取出瓷瓶。

「啊，就是這只！」馬小姐輕叫：「跟我夢中見到的完全一樣！」

賴醫生開始準備工作，他把一張小茶几搬到屋子中央，又搬來三把椅子，於是從傑克手中取過瓷瓶放在桌子上。

「現在，」賴醫生說：「大家坐好，熄去燈，讓我們在黑暗中靜待。」

大家遵命坐下，賴醫生的聲音又在黑暗中響起。

「什麼都不要想，心情完全放鬆，記着，不要害怕，這沒有什麼可怕的……」

大家不再說話，寂靜中顯得陰氣森森，好像隨時會有鬼影出現。傑克並不害怕，却感到頭暈目眩，他相信馬小姐一定也會有這種感覺。

一九五三年六月，一輛矮潤的灰色坦克順着東柏林的史太林，奧里大道而下，它的加農砲威嚇地擺來擺去。在漆有紅星的鋼甲裡，俄國的坦克士兵，雖在嘈雜的機器聲中，依然可以聽見德國工人怒吼的聲音，他們原來只爲要求改善工作待遇的和平遊行已變成了對紅色統治不滿的激烈叛亂。

警察已經不能控制這種騷亂。隨着每一小時的逝去，對蘇俄統治不滿的挑戰有逐漸蔓延至整個東德的可能。於是紅軍出動了，以謀鎮壓叛亂。一位德國青年，高呼反抗，拾起一塊石塊向站在坦克砲塔裡的俄國指揮官擲去。人民站在坦克前進的道上，就好像他們要用赤手空拳把坦克撕碎一樣。

忽然之間坦克的機槍卡卡聲響以短促的點放射擊起來了。子彈把工人掃倒就如鐮刀收割稻子一樣。紅軍以三年前鎮壓匈牙利工人的同一手法，殘暴而有效率的平息了柏林工人的起義。

在萊斯登附近，巴魯城中，羅伯特·白立克聽到自柏林傳來的消息——俄國大砲已經用來對付德國工人。他覺得反胃就像下腹受到別人重重的一擊。他以疲倦，沉重的步子走回家去。他打開通往他寓所的門倒在一張沙發椅內。他的妻子看見他的面容驚呼道：「羅伯特，你臉色好蒼白啊！你病了嗎？」

白立克搖了搖頭。「沒有，英格，」他說：「我很好。」然後他很沉悶的說：「你會聽到柏林的消息嗎？」當她說沒有，他告訴她有工人們的抗議遊行以及蘇俄的大砲如何射殺這些人民——而東德的共產黨領袖們對此却噤若寒蟬。就是這些領袖們把一切過錯都歸罪於「反動派」及「帝國主義的特務」。但是他內心知道，那都是騙人的。

在他與他妻子商談的晚上，有人在外面敲門。白立克看到來的四位客人乃是與他在同一工廠工作的四位夥伴，他本人在廠中任監督的職務。他請他們進入客廳。

其中年長的一位說：「羅伯特，柏林傳來的消息是什麼意思？廠裡工人感到非常困擾。我們必須向他們解說。」

白立克說：「你不應該到這裡來向我詢問這些問題。你知道我是已經被黨開除了的。」

那人點頭道：「我們知道。但是你可以告訴我們這幕後真象如何？」

白立克很傷心的說：「我要告訴你。在柏林所發生的事與在希特勒統治之下毫無分別。我很後悔我用了畢

生的大半時光爲了一項並不比法西斯強的主義而效命……這就是我以爲我多年來奮鬥的結果……。」

當他話說完之後，客人都走出門去，默然無言。

白立克回顧逝去年月，到現在好似一幕可怕的悲劇。他盡力奮鬥幫助他的同胞解脫掉一個暴君的枷鎖，却又把他們扣在另一個暴君鐵鍊之中。來度這種痛苦的日子。

這話要從一九二八年開始，那時他還只有十幾歲，便參加了在布雷斯盧的共產主義青年組織。五年後，受共產黨朝夕教誨，他加入了紅軍地下組織而成為反抗希特勒政權鬥爭的一位領袖。蓋世太保拘捕了他，以叛國罪在獄中服刑五年。在他立下書面保證不再反抗政府後乃被開釋。但是幾乎在旋踵之間，他立即又在布雷斯盧組織了一個地下共產機構。

白立克記得當一九四五年俄國部隊到達以及希特勒在柏林像瘋人般的死去那時他是多麼歡欣。納粹滅亡了，他將幫助這個國家步入共產主義。以後他在黨中很快的擢升，曾一度充任東德人民警察的總督察長。那是一個很有實權的位置，他堅決要求警察要走黨的路線，所指派的官吏，政治立場正確。他參加新統治者的會談，對制定政策也有權發表意見。

但是由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與紅黨領袖瓦爾特·烏布里契及他太太羅妮的解釋不同。他們開始稱他爲「修正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

他被貶降，派到巴魯，羅瓦工廠充任文化監督。這次降級對他是一大打擊，但是並沒有動搖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白立克首次從迷夢中醒覺是當巴魯工廠收到莫斯科的訂單要建造鐵路用的快車車廂。在建造中，俄國對設計有許多變動，使得廠方預期百萬馬克的利潤都成了泡影——而這些利潤是早已列爲員工紅利及改善工廠工作環境的開支。

在柏林的中央委員會一再給予巴魯工廠保證，告訴他們不必擔心，蘇俄政府將會補償合約上的損失。但是幾週之後，工廠中各部門的首腦都被召開臨時特別會議，在會中一位來自柏林的密使說：「有鑑於我們與我們蘇俄同志的密切接合，因此中央決定把在建造中因變更設計而增加的開支予以剔除……」

他很明白的說，此項決定的意思便是廠方之資產平衡表要加變更。對工人們不能告訴其真正原因，否則工人們會怨聲載道，極為不滿，而將這種不滿情緒指向蘇俄。他說，中央一致同意這件事要由白立克同志來完全負責。他要向工人們說，由於他個人在管理政策上的錯誤，原先應允的收入現在落空了。他要向群眾坦白，那一百萬馬克的損失是由於他沒有能夠及時警覺，鼓勵工人更加努力工作，力求節約，導致他們產生過高的期望。

在室中的每一個人都轉過頭來望着白立克，等待他表示遵命辦理。白立克緩慢地從他座位上站了起來。「我拒絕接受，」他率直的說：「我在蓋世太保的獄中住了五年並不是為了便於對工人說謊。蘇維埃聯邦要在建造上有所更改因而造成此種損失——因此，蘇俄應該付款。那是蘇俄的責任，工人們應該知道真像。」

白立克的同志們再三請求他不要固執已見，接受黨的決定。請求逐漸變成威脅。但是他固執不移的表示他決不在這種欺騙集團中扮演角色。

白立克立即被召在柏林面臨中央委員會。再度他拒絕變更立場。委員會把他開除黨籍，還隱隱約約的威脅他說：「如果你不遵照指示行事，顯然便是一個敵人……敵人是要遭受整肅的。」

在他告訴了工人們他對柏林事件的看法之後，這些往事又重泛在白立克心頭。他知道爲了其本身與家庭的安全他不應該那樣暢言無忌。但是他看得很清楚，如果他現在被迫屈服，未來歲月都變得毫無意義了。

幾天之後，當一位警察牢牢抓着他的臂膀說：「跟我來，總部要找你。」他一點也不以爲異。警察帶着他走進一間房屋。他面臨昔日他幫助建立東德警察系統時候的伙伴。現在那些舊日同志以冷酷含有敵意的眼光望着他。警察局長拿起一張紙開始宣讀他幾乎是一字，一字的複誦白立克對柏林事件中俄國人行爲的嚴厲指責。

警察局長問道：「你說過這些話沒有？」

白立克點點頭：「我說的那些話都是出自肺腑。」

「你要對你所說的話產生之後果負責。」

「如果你要拘捕我，」白立克說：「你現在就動手吧。」

那局長笑了。「啊，不，」他說：「我們不會碰你的。當我們準備妥當，另有處置你的方法。你可以走了。」

當晚羅伯特，白立克獨自在家中坐着，深慶他已經把妻兒都送往柏林去探親了。英格最初不肯離開他，但是他說服了她，在情況將如何發展還難逆料之中，如此做對他們最爲有利。他業已收到她們安全跨越邊界進入西區的消息。

在八月中旬，柏林事件的一個月之後，白立克聽見敲門聲音，開門後發現來客都是他任秘密警察職務時的舊友。他請客人進來後，把門關上了。

「好，」白立克說：「你是來抓我的嗎？」

來客搖了搖他的頭：「不，羅伯特。我是以朋友的身份來看你的。我來警告你，你的處境非常危險。」

「怎麼樣的危險呢？」

「他們將在三週後來拘捕你。罪名是你曾鼓動柏林的抗暴運動。」

「爲什麼他們現在不逮捕我呢？」

他的朋友說：「他們等待英格與孩子回來。」來客緊握他的手然後溜出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十二天之後，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一位身材高大黑髮的男人經過西柏林馬倫菲爾斯難民中心的大門，排列在男女混成的行列中走向登記桌。終於他走到文書員的面前，那職員說道：「請報姓名，」他回答：

「白立克：：羅伯特·白立克。」

白立克便是這樣隨着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的人潮流入西柏林，時至今日依然還有不少的男女想方設法溜過邊境，寧願放棄共產主義的美麗遠景來爭取個人的自由。他們前來——工人，醫生，律師，教授，教員，學生——西方尋取避難所。其中也有少數共產主義的間諜，他們隱身在難民之中，把難民的行蹤，活動報給東德的秘密警察。但是絕大多數是爲了謀求於東德中他們所不能獲得的機會，多數難民，在確定了其受政治庇護身份後便由西柏林飛往西德的各城鎮之中，成爲其組織的一份子。

白立克棄邪歸正的消息很快的傳遍了盟國情報機構，他們對此異常關切，因爲他不是一位普通難民——他對東德共產統治階層內部工作情形有深刻的了解，是有專家的智識。對共產黨重要人物話如瓦爾特·烏布里契。及所謂人民警察，都有認識，如果他果如他所說的反共，他將可供給西方無價的情報資料，幫助西方來抵制。

蘇俄諜報機構在西德與西柏林的活動。

一位盟國官員訪問白立克，坦率的向他攤牌，「我們需要你的協助，」他說：「但是我們應該同時向你說明，你留在西柏林將是非常危險的事。我們需要你——但是，自然，如果想離開柏林的話也完全聽便。」白立克在地板踱了一陣，然後獲致決心。「我對處境危險的體認也許更甚於你們，」他靜靜的說：「我願意留下來。」

有一年多的時間，羅伯特·白立克的聲音經由無線電定向廣播傳送至東德，其內容包括對馬克斯理論的批判，討論東德共產黨內部腐化的各種問題，喚醒東德他們已淪為蘇俄的家臣。他的廣播引得東德報紙強烈抗議，使得他昔日的伙伴群起狂吠，指責他是反動派，「資本主義的走狗，」「奸臣，」及「叛徒。」

單獨是白立克的廣播便足以使共產黨恨他入骨。而他又在西柏林設立了一個「辦事處」，逐漸形成反間諜活動中心。他發展了多線消息傳遞的管道深入東德內部。一再揭發冒充難民而進入西柏林紅色間諜之真面目，以及那些曾在東德警察部隊服務的工作人員。」

白立克——據西柏林官員們說——在這共謀大肆活動的城市裡，成為最有效率反間諜員，其有效程度使得共產黨決定不能對其活動再加容忍。他必須除去，不僅在謀保障紅色間諜網，也為了殺一儆百以防他人效尤。於是他被注定要處死刑。

由西德警察事後拼湊起來這段故事，有二個男人及一個女人被指派來綁架白立克。共產黨在徵募從事謀殺工作的人員方面，毫不困難。監牢之中關了許多罪犯，他們渴望獲得緩刑的判決，為他們的家庭謀取利益，或是在西柏林圓滿達成任務換取優厚的酬金。

對付白立克的計謀逐漸展開。於一九五五年九月的一個午後，當他正在熙攘的科佛斯丹大道上溜躑，欣賞人潮的騷擾，與裝飾得五色繽紛的街窗與那點燃的東柏林成為強烈的對照。當他走過一個路旁咖啡座時，一個人從一張桌邊站了起來拉着他的手臂。「白立克！我真難以相信。」

白立克轉身看到的一位舊識，保羅·戴維基，禿頂，鼻樑的小個子，他在東柏林最後與他晤面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彷彿記得保羅曾與共產黨警察發生了點糾葛。他在戴維基的桌旁坐了下來，也要了一杯咖啡。

「你現在在做什麼？」白立克問道。戴維基聳了聳肩頭。他說，兩年之前他逃到西柏林，從那時起，他便是在找到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在有這麼多難民逃入西柏林的情況之下，很難找到任何固定職業——但是他並不抱怨。

戴維基的故事並不特殊。在這奇特的半個城市中，孤懸在紅色海洋裡，有大學教育及高貴背景的男人每要以勞力謀生。任何能維繫生命的工作他們都要把握，直等到時來運轉再更換較好的事情。戴維基很明確的表露他也是對共產主義的幻覺覺醒才逃出來的。當他們那天下午分手時，戴維基已經巧妙的把他們之間舊日相識之情又連繫起來了。

自此之後，這兩個個人時常晤面，在一起喝咖啡，或是吃午飯，回憶過去及以往的朋友們。最後白立克表露他是在從事情報工作。

「也許，」戴維基說：「我能對你有所幫助。」他說他有個朋友在東柏林，赫伯特·黑維格，他在薩美爾士堡監牢工作，常常溜進西柏林與他在那邊所不能買到的東西。他常帶來許多有關東德警界有趣的消息。戴維基深信白立克一定會喜歡與黑維格會面——也許會很有用處。

在一個事先安排的會晤之中，白立克覺得黑維格是個很有風趣的人，對於東柏林情形有驚人的了解，尤其在警界方面更是詳盡。很快的，他便習於與戴維基及黑維格每隔兩週聚會一次，在哈街三十號四樓戴維基所居住設備簡陋的小公寓房間裡爭辯，回憶或是交換消息。

十一月份的一個黃昏，白立克敲着戴維基房門，來開門的是一位他從未見過的美麗黑髮少婦，使得他頗為驚異。

「請進，」她含笑說道：「你是白立克先生，是不是？我聽到保羅叔叔常常提及你。」

戴維基在她身後出現。「羅伯特，」他說：「這是我侄女克萊斯汀娜。」

「我不知道你還有位侄女，白立克說：「你一向把她藏在那裡？」

戴維基用手臂擋着那少婦。「她昨天到的——現在她是很平安的與她老叔叔在一起了。她已經把傢俱重新擺佈了一番，我都不認得自己的家了。」

自此以後，每當白立克、戴維基、與黑維格聚會時，克萊斯汀娜都在那裡倒啤酒，準備三明治，參加他們的談話。幾週過去之後，她似乎來得特別喜歡白立克，對他招呼得特別殷勤。有時當他離開英格勿忙的去與他朋友聚晤時，知道克萊斯汀娜將會很親密的坐在他的身邊，他覺得有些問心有愧。但是，他們的關係止於友誼而已，白立克覺得很幸運他能有這樣的好朋友。

白立克如果曾經偷聽了一月底戴維基與克萊斯汀娜間的談話，他將不會對他的朋友們如此放心與喜悅。克萊斯汀娜與她的「保羅叔叔」在他的寓所中晤面，很輕鬆的說：「我找到那地方了，簡直是天衣無縫。現在我們所要做的是如何把那個傻瓜騙到那裡去。其他的事都好辦。」

「那個地方在那兒？」戴維基問道。

「在威爾瑪士道夫——珍街二十一號，」克萊斯汀娜說。她拿起一張紙片，很快的畫了一張圖。「那是在底層，有三扇，門這是你的房間。這扇門通到珍街上的鉛匠店；這扇門通往過道可以直出大門；這扇門經由廚房進入一個弄堂，屋主希望你用這扇門出入。」

「誰是屋主？」

「馬克斯·史密梯。他又老又聾。經營那鉛匠店。他與他的太太住在這間房裡，洗澡間的對面。」

戴維基說：「租金多少？」

「不要為錢發愁，」克萊斯汀娜說：「我已付過錢了，你在二月一日搬進去——從今天算起，三天以後。我會安排把你的東西搬去同時購買佈置那地方所需的傢俱。」

戴維基點點頭：「今天午後我將會看到我們的朋友。」

當白立克到來時，戴維基已經在科佛士丹咖啡店等候着他了。他告訴他有關新租了所公寓的事。「我的生日在星期六，」戴維基說：「我們要有個宴會，你也可以看看我的新居。你會到的吧。」

「我會去的。」白立克允諾道。

在星期六，白立克對他太太說，他將參加戴維基的慶生宴，但是他會很早回家的。

「請當心，」羅伯特，白立克太太說：「你於夜間在街上行走是不大安全的。」

「不要耽心，英格。我不要緊的。」

當白立克走過弄堂到達戴維基住宅時天已經黑了。幾分鐘之後黑維格與克萊斯汀娜都相繼到達，興高采烈，笑聲不絕。接着他們便開始舉杯祝賀戴維基的新居，祝賀克萊斯汀娜的新生，愛情，與自由……

在九點三十分，鉛匠史密梯進入過道，試圖進入浴室，裡面有人。他試了兩次，門都是鎖上的。他覺得很不高興，便敲那打新搬來房客房間。

戴維基開了門後，史密梯先生說道：「我曾三次想進入浴室，每次門都是關着的。」

「對不起，」戴維基說：「我們的朋友一定是出毛病了。」

他與史密梯一同前往試圖打開浴室的門，後面跟着黑維格及克萊斯汀娜。對他們撞打的舉動裡面全無反應。黑維格及戴維基用肩頭撞開房門，他們看見白立克屈身在浴盆的一端，臥在他自己所吐的穢物上面。他的臉呈醬紫色，他的呼吸急促。

史密梯先生很不以為然說：「他喝醉了。」

但是克萊斯汀娜哭着說：「噢，不，他生病了。我們一定得把他送去看醫生。我去找一乘出租汽車。」說罷立即跑出鉛匠店到了街上。

不到一分鐘，她就回來了。「我叫到一輛出租汽車，」她說：「這司機會幫忙我們。」那隨着她進來的男人幫助黑維格把白立克從地板上抬了起來。他們把他抬出前門到了街上，戴維基隨在後面。

史密梯由窗口中望着，看見那兩個人把神智不清的白立克抬進後座，關上了車門。那女人登上前座，汽車開動只有戴維基還留在走道上。

後來，這位老人追憶那輛汽車，是個黑色摩色德——賽茲轎車，卻沒有出租汽車應有的白色條紋。而那女人能夠在這僻靜的街上那麼快就找到一輛出租汽車也透着奇怪。但是在當時他太冒火了，簡直對此等事絲毫未加思索。他迎着戴維基走去。「我准你舉行一個安靜的宴會。」他說：「而不是酗酒的叫罵。今後我將不容許這種情形在我家中發生。」

「對不起，」戴維基抱歉的說：「我想不到我的朋友竟喝醉了……我現在想出去呼吸點新鮮空氣，這件事

對我而言也很突然。」於是他消失在夜暗之中。

史密梯在星期日的清晨對於他新房客宴會的情景餘恨猶存。雖說他們中只有一個人喝醉，但是這已經夠受的了。他的太太不得不擦洗浴室，他勢必要整修撞損的浴室門。他正在喃喃自語時，聽到前門敲門的聲音。

一位面色蒼白，憂形於色的女人站在門外。「我是白立克太太，」她說：「我的丈夫在那裡？」

「我完全不知道你丈夫的事，」史密梯粗暴的說。

「你一定知道，」她哭着說：「他告訴我他昨晚是在這裡來參加個宴會。他一直沒有回家。」

「他不在這裡，」史密梯說。

「他一定在這裡，」那女人情急的說。

「那麼妳自己進來看好了。」他引導着她到達戴維基的住房，白立克太太走了進去。她環顧房間的四週，然後慢慢的從一張椅背上拿起一件起綑的夾克。她把臉沈在裡面嗚咽起來……那是她丈夫離家時所穿的一件夾克。

一件起綑的夾克……此外一無所有。

西柏林警察很耐心的把這件故事拼湊起來。他們所不能獲得證據的部份，他們可以由片斷的資料加以推測得來。這些是他們所確信的：羅伯特·白立克被麻醉，綁架，也許被謀殺了。戴維基，黑維格及克萊斯汀娜都因為共產主義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而受到重酬。

第六案

時間：一九五〇—一九五四

地點：西德

罪行：偽造欺詐

罪行並非儘都是貪得無厭，充滿恐怖的事蹟。有時一名罪犯可能是一個很文靜，儒雅的人物，他所違犯的法律就好似一幕喜劇的序曲。當警察奉命去搜查一位孤獨的小個子，破獲他以巧點手法與政府權威鬭智時，也不禁為之失笑。

美國秘密工作人員在幾年之前於紐約城中發現有若干粗製濫造的一元鈔票流行。差不多就像以鉛筆描繪的一樣。但是竟被某一個人成年累月的使用了出來。

秘密工作人員對他們的對手產生了又恨又佩的心情。他們由他使用偽鈔的作法上找出了很多有關他們所要尋找人的資料。他顯然是一人獨居，也許是他城中住宅區的一間陋室裡。他的需求非常簡單，因為他從未在一次次之中，使用多過一元的偽鈔——而只用來購買食物及少許衣着。他是個極為小心謹慎的人，因為他從不回到同一店舖行使第二張偽鈔。他所選擇來使用偽鈔的所在，都是些黑暗的小店舖，燈光不好沒有人會對一元的鈔票加以仔細察看。

最後，陷阱終於合攏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可是那時這偽鈔製造者已經在秘密工作人員中成了傳奇人物。

卡爾·白格樓也是德國偽造案的傳奇人物。但是他的野心却非同小可。他夢想着全世界都公認他為藝術家，他的成就如何請看下面故事。

×

×

×

×

×

×

×

×

×

×

×

×

第六案 文雅的騙徒

卡爾·白格樓正躺在床上睡午覺時，監獄的守卒把他牢房的鐵門弄得震天價響。「起來，白格樓，」守卒把牢門開了，命令說。

囚徒由瞌睡之中醒來，摸索他的眼鏡與神智，試圖把其處身的鐵門世界置入焦點之中。「什麼毛病？」他驚詫道。然後他很癡呆的自語：「出什麼毛病了？」

守卒說：「問頭子去，他要見你。快些！」

白格樓匍匐起身，他是個皺紋滿面，沒有身材的中年人，上唇留着一排鬍鬚，迷惘而近視的眼睛。當他戴上眼鏡時，眼光更令人覺得不可捉摸。他隨着守卒走下走廊，盡力在想他究竟犯了獄中的那一項規定——為什麼他會被叫去見監獄當局。通常這都不是吉兆而白格樓並不想生事。他很不安的用手搔他頭上已疏落了頭髮。他被帶到西密德先生的辦公室，他是監獄管理員之一。西密德坐在他桌子的後面，他身材魁偉，手掌碩大，看來似乎但憑其一双赤手可以撕裂一張桌子或是人的頭骨一般。

西密德用一種正常，溫和的聲調呼道：「喂，白格樓……」這聲音使得白格樓內部肌肉緊縮。大聲，或是粗暴的聲音通常都會使得他有如此感覺。他靜默的站在那裡，神情緊張的等待着看下一步的發展。

「……你是名技工嗎？」

白格樓深感意外而喃喃說道：「我是名藝術家。」

西密德哄然大笑，白格樓又感到一陣壓迫。「藝術家？」西密德說：「是的，我知道，你是偽造的藝術家。這是你為什麼被送到這裡來的緣故。不過我聽說你會修理無線電。是不是？」

白格樓說他知道一些，只要無線電的毛病不太繁雜，他是可以修的。

「好，」西密德說，站起來身來。「跟我來。」

他們通過走廊，越過監獄廣場，走出監獄大門。白格樓差不多要用小跑才跟得上這獄吏的步子。這是一年多來第一次看到灰色石牆的外貌。他回想當一九四八年六月，法官為他在漢諾福犯了偽造配給證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幾個鐘頭之後，就被關到牢裡面去了。現在能夠到外面來，雖說為時很短，也覺得很高興。在他走向監獄附近西密德的住宅途中，西密德對他解說，他有一個好的無線電收音機，不知道出了些什麼毛病。他接着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的妻子整天到晚把這鬼玩意兒都不停的開放着。

「白格樓，」西密德說：「你能夠把這收音機修理得使它不能收到那些怪聲怪氣的歌星以及他們那些情歌嗎？這是她整天裡收聽的東西。」他因為他自己的幽默而大笑起來。

由格樓覺得這時笑一笑該不會見罪，於是他微笑的說：「我還沒有這麼大的本領。」

西密德引導白格樓進入他家中的客廳，指着一張收音機櫃。「就是它，」他說：「你在地下室中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工具。」他望了望他的手錶。「現在是兩點鐘，我將在五點鐘回來。不要妄想逃走。」他粗大的手指略略在白格樓的額上捏了一下，然後西密德就走出去了。

白格樓檢查這收音機後，認得它是格蘭地格名廠出品的好貨色。他從地下室找到一個小工具袋又回到客廳來。只用五分鐘他便找出了它的毛病，只不過是斷了線，他可以在幾分鐘之內把它修復。他把收音機從櫃中搬出來放在地板上，正要開始動手時，他感覺到房中似乎還有別人。

白格樓轉頭，看見有個女人在門口站立，眼睛望着他。她的雙手很不安的在不整她的圍腰。她是位很纖小，整潔的中年婦人，生得一付棕色大眼睛。她顯然曾是一位美麗的小姐，但是生活却帶給她時懷恐懼的表情。白格樓突然體會到，她的神情使他聯想到獄中囚徒們充滿疑慮與不安的氣氛來。

他向她點點頭表示看見了她。內心中却很敏銳的感覺到她是多月份來他所看到的第一位女性，而現在又沒有旁人。他幾乎希望她會走開。

「我是西密德太太，」那女人低聲的說：「不要管我，你做你的吧。」她走進房來在他身旁的椅上坐下，雙手依然在不整她膝上的圍腰，看上去好像如果他要突然間有什麼動作她便會逃走一樣。

白格樓撥弄那收音機。他的手指抖得厲害，他費了很大勁才能加以控制。「我是個囚犯，」他惡聲的說：「但是你用不着害怕。」

「我並不害怕，」她說。

白格樓說，「我很快就可以把收音機修好，那時你又可以欣賞愛情歌曲了。」

「你怎麼會知道我聽些什麼呢？」她說：「是不是我先生對你說的？」白格樓點點頭。她用低半音的聲音說：「一個人總要有個伴侶——縱然只是無線電中傳來的聲音也好。」

白格樓對她從心頭泛上很奇異的同情與了解。她的聲音這樣的柔和悅耳。他希望她能夠繼續在他身邊坐着，因此他仔細的檢查收音機每一部份，並沒有打算把斷線接起來。

漸漸地雙方拘謹的感覺都消失了，就像兩個渴望有人能夠同情的聆聽——或只是聽——他們衷曲的傷心人一樣。他們彼此傾訴往事。她的名字是安娜，她聽到他想要成為名藝術家之夢幻滅轉而將其天才用之於偽造一節似乎絲毫不覺得震驚。她也明白的告訴他，她原來也抱著遠較目前成為西密德太太為大的夢想，雖然在談話中他們一直都未曾提到西密德的名字。

白格樓也不能解釋，何以在這半天的當中，他竟會突然墜入愛河，這是有生以來的第一遭。他極度的想要再與這女人晤面與她談話。她使他重新覺得又像是一個人——一個人他所說的話值得靜靜的聆聽。

當西密德在五點鐘回家來的時候，白格樓把無線電的零件拆散在房屋的一角，似乎很忙碌的在工作。安娜聽到外面有沈重的脚步聲時，便躲起來了。

「我找到毛病了，」白格樓說：「明天再多給我一點時間，我便可以把它修好。」

西密德把他帶回監獄，但是第二天午飯之後又把他帶回。在天上垂鑒人間事務的德國神祇當他看見西密德高視闊步的走出門去怕也不免要為之失笑。

這次當安娜進房來時，他們之間再不存有羞澀之態。當後來，卡爾·白格樓脫口說出他已愛上了她的話，她的眼睛不會因為受了冒瀆而發火，也不會笑他的狂妄，她流下了眼淚。

白格樓站在那裡，無助的雲着眼，被他自己的行為嚇着了。他很不自然的輕拍她的肩頭，她投入他的懷抱，他們像兩個發現什麼動人事物的孩子般大笑了起來。一名囚徒很笨拙的與一位獄吏的失寵太太談情說愛也許是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對他們而言，這個下午真是一寸光陰一寸金呢。

下午快過去了，白格樓匆忙的拼湊起收音機再加以試驗。屋子裡充滿一個歌手狂歌愛情歌曲的聲音。安娜笑着說：「我實在再用不着它了。」在西密德回來之前，安娜對卡爾耳語說：「我將等待着妳。」

卡爾·白格樓在一九五〇年服刑期滿，重獲自由。安娜在等着他，他們一同溜走了。安娜留了一張短簡給她的丈夫，很仔細放在那座收音機的上，當西密德晚上回來時收音機中還正在播送情歌。那封短簡的結語寫着，「再見，永別了。」安娜的意思是永遠不要再見他了。

安娜西密德與卡爾·白格樓定居在韋瑟河畔的漢密恩城。當安娜離婚手續辦妥之後，他們結婚了。安娜崇

拜她的丈夫。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在她眼中看來都是了不起的。對她而言，他不是一名偽造欺詐犯，一名釋囚。他是一位藝術家，一個文雅，仁慈的人。

安娜與卡爾生活得很愉快。但是就連安娜的愛情也不完全能替代白格樓心頭所燃着的熱焰——要被世人賞識認為他是位偉大的藝術家之野心。當他發現由於他一度入獄的緣故許多門徑都對他擋駕之後，白格樓決定如果他能經由合法途徑贏得世人的賞識，他將要成為德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偽造者以滿足他的野心。他的藝術可能是難見天日的「黑藝術——」但是却將是一種不容忽視的藝術。

「我將使他們認識我，」他對安娜說：「我將使他們承認我是權威人物。」於是安娜便會用眼光表達對他的崇拜同時說：「自然，卡爾，我確信你會的。」

在白天的時候，白格樓的工作是充任卡車司機的助手，搬運傢俱到西德的通都大邑。在夜間他使用他的照像機，彫刻板及一架手印機工作。當鄰居對他的夜間工作表示奇怪時，卡爾告訴他們：「我在研究發明一件東西。」有時他也用詩歌來表達他內心中對他自己才力的欣賞。在他某一首詩中，白格樓寫道：

我是丹青妙手，

五顏六色都從心所欲……

我是個中權威，

在我的世界中

我永遠為主。

當他完成了這詩篇之後，他重讀了一遍然後用很熟練的手筆簽署：「查理大帝——黑藝術領域之王。」

那是一九五一年春天。

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威斯柏登的罪犯偵查局從聯邦銀行分行中收到幾張他們所發現的偽鈔。都是票值十馬克的（每張約合美金二元四角四分），全在西佛利亞區用出。他們製造得足可亂真，事實上在偽鈔流入銀行以前完全未被察覺。警察的偵查查明這偽鈔的行使都是一張一張的經由雪茄煙店，啤酒公園，小飯館或是蔬菜店轉手的，而這些店舖的位置都相去非常遙遠。沒有一名接受這種偽鈔的商人能夠指稱是誰把這種鈔票交給他的

或是大膽的提供這名神秘人物「X先生」的形貌。他可能是到店舖裡來購買零星物件上百陌生入中的任何一位。

在接着的八個月之中，銀行截取了一連串定量流入的十馬克偽鈔。警局檔案之中開始大量增加X先生傑作的樣品。這偽鈔與任何已知的德國鈔票偽造的手法都不相同。每張都很規律的比真鈔票要短一公厘。他們沒有真鈔所具有的紋路，更仔細的察看又發覺那上面與所有德國鈔票還有些不同所在，便是它沒有那種花紙似的微點。鈔票上的人像有些細毛。

但是這些差異都不是在匆匆一瞥之下便能鑑別的。對於來經訓練的眼睛，除非是把它與真鈔放在一起仔細比較，否則看去與真鈔無異。

警察開始查核犯有前科以及過去曾偽造鈔票有案的釋犯的活動。這是很緩慢的工作，這條線索使得他們重新翻閱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參與希特勒政府所主持之下偽鈔作業者的姓名以及他們的所在。二次大戰當時曾有價值數百千萬美元的英鎊偽鈔都已印製完成。其最終目的是要在世界各地，使偽鈔汎濫以摧毀英國經濟。在這項作業之中，希米萊的部下們把製偽鈔的罪犯以及有印刷、雕刻才幹的藝術家都搜羅在一起，製出的偽鈔，其精緻程度只有英國銀行才能分辨得出真假來。這些奴工非要成功不可！因為如不成功便要處死刑（他們幾近成功的事將在下章中敘述）警察們無法確定這位X先生不是其中之一。

但是多少週來，警局在這方面的努力是白廢了。X先生的身份依然是個謎。但是警局已經確定這位X先生是單槍匹馬。找不出他利用組織散用偽鈔的跡象，幾乎可以確定他是自己把偽鈔脫手，挑選一家小而忙的店舖，那時的收賬員不可能把每張鈔票都仔細過目。

顯然X先生是對照像、影刻與印刷都很有研究的人。警察專家深信他所採用的方法是先把真鈔照像再放大約二十倍。這放大的照片再經過照像，然後再在感光版上縮小到原來大小，從事影刻。由偽鈔可知X先生是使三個顏色版以獲得非常逼真的偽造物。

忽然之間，十馬克偽鈔的流傳停止了。約有六個月的時間完全沒有X先生活動的新報告。而後，一種新的十馬克偽鈔出現，比起先出的那一套又精緻多了。這些偽鈔依然是比真鈔短一厘，紙張也是與先出的那一種相似。

。印刷遠較鮮明，證明X先生在使用新的版面。同時這次顏色點子也加上了，是用很熟練的手工繪製的。

幾月之後，西佛利亞區，歐柏郝生的中央銀行發現一張二十馬克的偽鈔，這使得銀行職員中很引起一陣波動，他們對此頗為關懷。這張鈔票在一般人眼中絕難認出其為偽鈔，除非用放大鏡與真鈔票在一起仔細比較才看得出來。除掉對紙的感覺上有所不同外，簡直可以騙過許多專家——如果X先生不曾犯了一錯的話。真鈔票上面有個寓言性質的人像立在蜜蜂巢旁，象徵西德的實業與勤儉。但是在X先生依照的鈔票上忘記在蜂巢的底部為忙碌工作的蜜蜂繪個開口。

警局送出警告小冊子給銀行、貿易行、郵局以及商家指出二十馬克偽鈔的差別。但是X先生顯然是對警局所分發有關偽鈔文件動加研讀的學生。很快的二十馬克偽鈔上的蜂巢都有開口了，那是用鉛筆仔細加上去的。

這一新發展使得罪犯偵查部的部長漢斯·笛克侯夫加強追查X先生的努力。專案小組的首腦部先設在漢諾佛以後遷往道瑟道夫。但是在一九五三年行將終了時，仍然找不出X先生真象的踪跡。由於偽鈔只由他一人過手，而其數量又僅供其一己所需，為數有限因而使得搜捕工作益形困難。在兩年多之中，他所使的偽鈔總數不過只值美金一萬零四百九十七元六角。

笛克侯夫部長在威斯柏登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來討論這個案件。「我們必須擴大我們的偵查，」他說：「我們會查對那些已知的偽造銀行鈔票犯結果是條死胡同。我們要翻閱過去三十年的記錄，查核每一名與任何偽造有關的人。」

警局順着名單一個個查核所有因為偽造案判刑的人。最後輪到卡爾·白格樓。他的記錄載明他曾一度在政府印製廠充任技工。他曾兩次因為偽造配給證而入獄。他是一位照像與彫刻專家。

差不多在同時，一個婦人到漢諾福警局報告說她耳聞另一個婦人炫耀他說她行將獲得無數供應的五十馬克鈔票。她可以廉價出售。在例行查核這種可能是酒店中的瘋言醉語過程裡，警局查出這誇口的婦人曾一度被牽入推銷偽造配給證的案件中，而供應偽造配給證人的姓名却是卡爾·白格樓。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黃昏才降臨不久，兩名警察敲打白格樓在漢密恩住宅的大門。等了一會兒，白格樓把門開了，一件白蘭絨的睡衣裹在身上，他那神情不定的眼光向黑夜中窺視。在他身後站立着安娜，當他看見

記英雄海怒

152期

拾 穗

186

警察們的制服時眼中露出恐怖的神情來。

警察把搜查許可證給白格樓過目。他力白他的無辜，憤怒的抗議說他的私生活被侵犯！——但是這都沒有用。搜查的結果找到照片底版又在屋櫥下面一個秘密位置找到相當數量的印刷材料。他們也找到他的工廠，在很少用的後面房裡。那裡有架手印機，照像機，照像設備，以及白格樓用來表現他藝術品的彫版。

他們同時找到白格樓已經完成準備大量印製的五十馬克版面。這次他的紙張上面有紋路，同時也沒有遺漏蜂巢開口部份。銀行專家檢查其中一張偽鈔後，驚異得直搖頭：「如果這偽鈔上市了，」其中之一說道：「聯邦政府勢將被迫收回所有在德國流行的五十馬克鈔票。它做得異常完美，不僅可以騙過多數專家——將會造成普遍的災害。」其他的專家們也都同意他這一說法。

當這意見被傳到關在獄中的卡爾·白格樓耳裡，這服裝不整的囚徒臉上顯出光彩來，就好像許多批評家的陪審官承認他的作品可與世上名著齊名一樣的欣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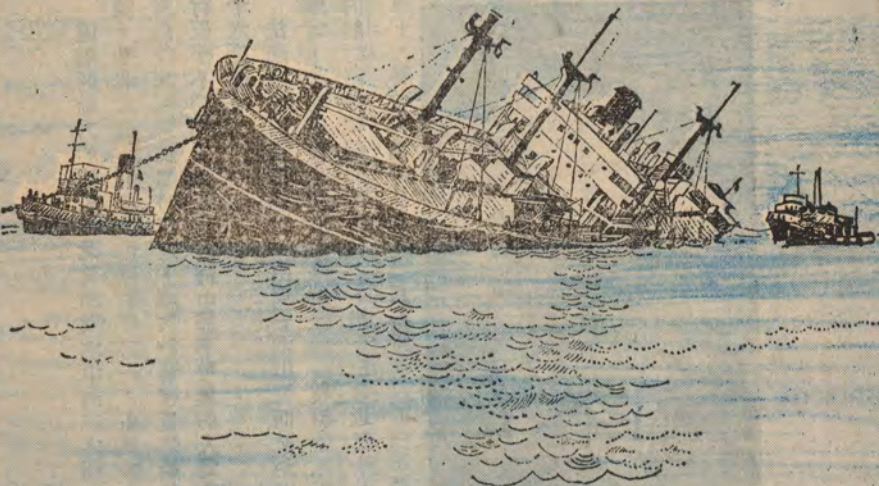
但是卡爾·白格樓的名聲還未達到最高峯。一天，當他正坐在獄中時，一位獄吏前來有所請托。那官員解說警局方面希望能攝製一份記錄片，顯示偽鈔製造者工作的情形，這將成為有關「黑藝術」的歷史性記錄片。要用作警察局的訓練影片，這位官員面部毫無表情的說：「你將是影片中的明星，白格樓。」

白格樓神色飛舞的望着他。「是的，」他說：「我願意做。」白格樓指導着在獄中設立起偽鈔製造工廠。所有他手製的裝備都發還了他，同時供給他所需要的補給。日復一日的他在耀日燈光之下坐在他工作桌上。當照像機對着他時，他成了明星，很耐心的顯示他製造幾可亂真的偽鈔之驚人技巧。

這張訓練影片今日在德國警察局用來對所有新進人員放映，是他們標準訓練的一部份。在影片接近終了時，卡爾從他工作中抬起頭來，在他臉上露着勝利而驕傲的笑容。他似乎在說：「……我是個中權威，在我的世界，我將永遠為主。」

白格樓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在獄中死去。

他的妻子安娜呢？她一直都崇拜他。不論如何，他已被批評家組成的陪審團公認為在他的領域中最偉大的藝術家了。



法利·摩瓦特 原著
哈 揚 譯

法利·摩瓦特，(Farley mow
B)，加拿大人，生平最喜歡根據實
事寫作。

所著之書大都描寫北冰洋，愛斯
基摩人的生活。此外海洋救難，獵狗
，貓頭鷹，以及一個步兵團等等。都
是他筆下小說的好題材。

本篇選自法利的第九部隊作品：
「蛇焰火」。

「黎賽斯特號」於一九四五年九月，由倫敦
泰晤士河啓航，橫渡大西洋。在航程已將近完成
三分之二時，她首先遭受到一連串強烈颶風的襲
擊。這正是大西洋的颶風期，由於船上的無線電
又突然失效，這隻不幸的船隻竟駛入暴風中心區
域，不久之後，發現船身已有五十度傾斜，船
長和水手們除了放棄船隻之外，已無他途可走。
所幸這時恰好有另外的船隻經過，於是船員們得
救了。幾天以後，搜索「黎賽斯特號」殘骸已經
成為許多船隻的一致目標。其中包括兩艘屬於馬
里澤基金會股份有限公司的救援拖船，聘請海上
救難專家，勞勃·菲斯頓同為指導也從事這一項
工作。搜索工作似乎已經絕望了，但是幾天以後
，突然發現「黎賽斯特號」出現目簾，更使人咄
咄稱奇而幾乎無法置信的是她竟然飄浮水面並沒
有沉沒，經過一段艱苦的追逐，卒獲致高達百萬
金元的獎金。

這艘低動力的輪船在北美洲與地中海口之間往來行駛，是北大西洋航運最忙碌船隻之一。在航線上，船隻的往來可以說無日無之，龐大的運輸量使船隻的航行似乎不需要依賴茫茫大海中那不可見的人為北緯三十六度線。

法國輪船「吉恩號」，由馬賽港出發西航至巴爾提摩爾，也是經常來往於這條航線的一艘船隻。不過它的航行路線較偏北，事實上，幾乎已靠近三十七度

本文作者：法利·摩瓦特



船尾上面寫着：「黎賽斯特號——倫敦」。

「吉恩號」上的每一個船員們的心中敬畏與貪婪兩種心理交織着。船主也很希望能將這艘漂流的棄船拖曳到巴爾提摩爾去，這樣他可以要求一筆數額不小的救難獎金。但是他也得考慮到自己的船。巴爾提摩爾遠在一四〇〇哩外，而且由這天早晨的天氣預報得知一個新形成的強烈颶風——颶風第八號——已迫近佛羅里達州的基維斯特了，在未來的幾天以內，風向可能由西轉北。除此之外，還有些問題都得要鄭重考慮。其中最冒險的一個辦法是假如可能的話，派遣幾個船員到棄船上。可是大部見到這艘棄船的人都有着成見，他們認為「黎賽斯特號」即使在那良好的氣候下，也不可能漂浮太久，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條船傾斜到如此程度而仍然能在海上漂浮的。所以「黎賽斯特號」是否有救濟的價值也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吉恩號」精力過人的船主布雷頓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立刻無可奈何的下達命令。「吉恩號」回歸原定航線。在東面的海平線上「黎賽斯特號」漸漸越來小了。布雷頓向紐約海岸警衛隊發出電訊稱：

本船在北緯37°、西經82°4'處曾發現破損的倫敦汽船「黎賽斯特號」，該船已被放棄，傾斜六〇度，

線了。九月二十一日，太陽光照射在船體上，船主計算了一下，發現要登上美國的領土還有一四〇〇哩的遙遠距離呢！

這是一個暖和的日子，陽光普照，晴空萬里，「吉恩號」上柴油機沉重的聲音使船上水手們個個昏昏欲睡。也許這時瞭望員也正在打盹，但他突然在船首右舷方向發現了一個隱隱約約的目標。兩者慢慢的接近了，他驚奇的大喊以引起船橋上廂房內值日長官的注意。這位官員攜着一副雙眼望遠鏡，經過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觀察，隨即向船長報告。

「吉恩號」立刻由酣睡中醒來了，一個個生氣勃勃。各個船員都爭先恐後的由船艙以及前甲板下的水手室中爬出來，每一個都帶着疑惑的眼光注視着這個突然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幽靈。「吉恩號」的航線迅速的改變，緩緩地向這個怪物逼近。

原來這是一艘船，一艘很大的船，她整個船底都展露在「吉恩號」船員的眼前。

「吉恩號」全神戒備的繞着這具沉寂的幽靈移動着，很顯然的，這是一艘被放棄的空船。有人注意到

向東北方面漂浮，航行極度危險。

當「吉恩號」的電訊到達馬里潭基金會的船舶救濟專家菲斯同的手中時，他立刻發出命令，在二十一日下午一時準備發動一次龐大的海空搜索。可是菲斯同正處於窘境中，他最大最好的拖船「福瑟芬號」正擔任另一項重要的任務，其他的「奧雷昂號」與「莉蘭號」離開哈里法克斯至少有六小時的海程，也無法回程相助，再加上兩艘糧秣補給和油料供應都將告罄。即使要傳用這兩艘船也得到附近港口添購補給品和加油，這樣才能再度出海。更值得憂慮的是它們引擎都早已超齡，時常會發生故障，更需要來一次徹底的修理。

拖船設備的缺乏還不是唯一的問題，這時強烈的颶風第八號也開始大肆淫威。

這個強烈無匹的颶風發生於牙買加南部約一〇〇哩外的卡雷畢恩，在九月十八日，僅不過是一個微弱的低氣壓旋風而已，但它很迅速的擴大以曲線路線向北方移動。九月二十日的夜晚開始到廿一日，颶風襲擊古巴海岸，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並有若干人喪失生命，停泊在海岸的三艘巨輪也不知去向，大概是沉沒了。廿一日中午，颶風到達基維斯特摧毀了美國氣象局的測風儀，當時測知風速達每小時一二〇哩，使得

泊岸的巨輪「海浪號」沉沒。

由於大陸的高氣壓移往大西洋，洋面的船隻可以因而推測到這個新颶風在離開佛羅里達州後將折而往北。不論任何地點，假如颶風迫過「黎賽斯特號」的附近，結果當然不言而喻。即使乘船安然無恙未被吹沉，也一定會使向東搜索的許多拖船遭遇到極大的危險。

菲哲斯同除了在辦公室內安穩靜坐考慮關於救濟「黎賽斯特號」的許多難題外，並沒有採取什麼實際的行動。僅在許多圖表上註上若干時間符號以便判斷棄船的位置。每次他都被許多無法解答的謎語難倒。「吉恩號」船主固然說過這艘棄船確是往西北方向漂流，但是菲哲斯同對於這一帶海洋有長期豐富的經驗，這是無人可以比擬的。他知道在棄船位置附近貿易風和洋流的方向大都是固定不變向東南方向流動的，既經研究後，他斷然下令他的拖船向正確的漂流方向追尋。

菲哲斯同根據「吉恩號」的報告而推斷出拖船應該搜索的方向和航線，但是經驗和直覺又告訴他這似乎是不太可靠的。

紐約收得「吉恩號」的電訊時間為大西洋標準時間十二時四十分，一小時半以後由紐約向西部洋面的

船隻廣播，警告各船嚴密注意。到中午之前，在北大西洋西方一區的船隻，幾乎沒有一艘船不知道這個消息了。

其中有一艘荷蘭籍的拖船「柴瓦特·畿號」對此大感興趣，它帶着那些購自百慕達的舊纜繩（Dead tow）進入紐約港。儘管他船上的水手個個都是超人，「柴瓦特·畿號」也無法在下午十六時以前將新纜繩換好，而且還要把油罐中灌滿柴油，才能下海操作。

以船主的眼光來推測「黎賽斯特號」在被發現之前，在海面停泊的可能性很大的。如果運氣好，船隻不會被風力吹到附近的港口去。在「吉恩號」發現漂流船與「柴瓦特·畿號」能到達現場的時間空檔中，這位荷蘭籍的船主設想了一條搜索路線——東北方向。全力追跡，預料在六小時後可追及「黎賽斯特號」。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十八時，「柴瓦特·畿號」燃起了啓航祭神的聖火。它還有着近千哩的路程呢！

海上遇難船隻的救濟是一件需要最高智慧的工作。「柴瓦特·畿號」的行動仍然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因為馬里潭基金會的情報是很靈通的。在「柴瓦特·畿號」遠在視線之外時，菲哲斯同已接獲通知。紐約方面的人員告訴他說，在這一場「黎賽斯特號」

逐戰中，他已經有了一個強有力的對手了。

在二十日下午十七時三十二分馬里潭公司所屬的「荊蘭號」已駛近哈里法克斯港，港口浮標在望，水手們精神都不禁鬆弛起來。船緩緩地駛入港口，他們即將暫時拋開那單調的海洋生活。大都是輪休人員，都早已理好他們的海員旅行袋，大多數在一起興高采烈的討論着離船後的節目安排和遊樂場所。

九時正，「荊蘭號」靜靜地躺在船塢裡，克勞夫船長和總工程師希金斯通話說他已完成了引擎的檢查工作了。回房檢好衣箱，然後從容地走出船橋，步下甲板，在這裡正有一具跳板搭到岸上供人員來往。菲哲斯同登上船來，在欄杆旁邊和克勞夫船長會晤。

「黎賽斯特號」已被發現了，「他突然說：『請你立刻到毀伯羅牙去把燃料加足。你們所需的補給品早已準備好了。』」柴瓦特·畿號」已經在三個小時之前由紐約出發，雖然它每小時速度約比「荊蘭號」快四五海哩，但是他們的路程却要比我們遠得多，所以我們還是有機會的。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以前完成一切的準備，啓綻出航。」

這一個消息對「荊蘭號」的水手真不管晴天霹靂，他們情緒的沮喪，真是文字所難以形容的，但這又

有什麼辦法呢？誰叫他們是上海離船的水手。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零七分，馬里潭公司的「荊蘭號」再度踏上征途，向大海駛去。他們僅僅只在港口停留了三小時。

二十二日拂曉，陽光穿破了雲層，只見霞光萬道，天際一片嫣紅。和暖的西南風輕輕的吹拂着。「荊蘭號」這時正以全速向東南方向破浪前進，時速已達到十四海哩。但在輪機室內，船上的總工程師正憂慮地注視着柴油機。希金斯實在有許多理由值得憂慮。「荊蘭號」幾乎從加入馬里潭公司船隊那一天開始，引擎就難得有一天完全順利。這些引擎本身性能雖然非常優越，可是工作任務太多，船隻使用頻繁。最近幾個月以來，又從沒有作過一次敵



底的保養和修理，引擎故障情形也就更多了。希金斯將手指橫置在機器上，全神貫注地傾耳靜聽，希望在震耳欲聾的嘈雜聲中，找出機械故障的所在。

「荊蘭號」正安靜地接收無線電，公司在電碼上指示船隻在正午時與哈里法克斯港相隔之距離和位置，這一天，「荊蘭號」並沒有向外發出電訊，這是起碼的保密方法。因為那實力強大的競爭者很可能用直接天線接收到「荊蘭號」所發出的電波，而測出該船所處的位置和航線來。如此則馬里潭公司拖船的一切行動都在對手的掌握下，這一場艱苦的競賽也必敗無疑了。

遠在北方的「福瑟芬號」和哈里法克斯港發出的電訊並沒有直接的聯繫，這時正忙於拯救古老的「奧雷昂號」。他們似乎都對「黎賽斯特號」由海洋墳場中復活的事漠然無所知。

而遠在南方的颶風第八號正處於一個非常不平常的情況下。她自從在佛羅里達半島肆虐之後，至今仍然毫無動靜。——沒有向前運動的象徵。對於颶風的來臨，各處都全神戒備，造成了價值一千二百萬美元的損失。

在哈里法克斯港馬里潭公司的神經中樞裡，每一位幕僚人員都保持着警戒狀態。燈火通宵達旦，一部

以上的路程呢！至於「柴瓦特·畿號」則幾乎靜寂得像一座墳墓。馬里潭基金會公司無論是施船上的工作人員或是哈里法克斯港的首腦人物都大表焦灼，因為他們無法測到它的位置。

已經沒有人去關懷颶風第八號的位置和行進路線了。因為自從二十三日以後，颶風中心開始很快地朝東北東方向移動。至二十三日正午，已離開佛羅里達海岸三〇〇哩以外了，指向百慕達。

二十四日，西行路線漸漸風平浪靜，海水一片碧綠，南方有五級風吹來，但「荊蘭號」上的人員心情却都非常緊張，時間似乎也過得特別慢似的。正午之前，他們通過了二十一日「吉恩號」船主所報告的「黎賽斯特號」所在位置。自此以後，又經過了七十七小時，仍然一無所獲，於是他們推測「黎賽斯特號」如果不是沉沒了，那麼一定是在向東九十度弧形範圍內到處漂流，距離原地可能已在二〇〇哩以上。但是使人覺得詫異的是自從「吉恩號」發現漂流船隻至今偕長的一段時間裡難道沒有被其他船隻發現過？看來「黎賽斯特號」未沉沒的希望非常渺茫。即使它們仍然存在，「荊蘭號」上的船員們認為要和「柴瓦特·畿號」競爭，也是毫不公平的。後者啓航在先，佔

分工作人員上床休息，而另一批輪值人員又守着電話機，準備收聽各處發出的電訊。

在深夜二十三時，自「福瑟芬號」發出的電訊傳達至菲斯同辦公室。電文說：

「奧雷昂號」全速向東北方向進駛，遭遇暴雨，觸及暗礁，現船艙及鍋爐房積水盈尺。該船水手及我手下船員六名已被迫放棄巡邏船上負傷者。損壞之齒輪正全力搶修中，預計明晨可修復現已決心不作棄船之打算。

半小時之後，回電立刻由哈里法克斯傳遞至聖約翰電文稱：

暫時放棄修理工作，黎賽斯特號仍在海上漂流，希儘速往助荊蘭號，搜索範圍在北緯 39°07' 西經 62°15'，東南部——非特。

「搜索範圍東南……。」菲斯同毅然作一最後決定。他對於「吉恩號」船主關於「黎賽斯特號」漂浮位置之電訊報告置之不顧。

至九月二十三日正午，三艘海上救難拖船一齊向現知的「黎賽斯特號」最後位置集中。「荊蘭號」約在「吉恩號」船長所報告的位置西北二百五十哩處。「福瑟芬號」正以全速破浪前進，時速幾乎已達到十七海哩，向紐芬蘭海岸下行，可是距目標還有九〇〇哩

計航程可能領前一倍以上，且時速亦較「荊蘭號」快四至五海里，照說「柴瓦特·畿號」早該到達搜索區，更何況船上還裝有雷達設備，種種條件比較下，這艘龐大的荷蘭籍的拖船佔着絕對的優勢。

更糟的是希金斯的報告到達船橋，使船長更為之焦慮不已，右舷引擎已經發生故障了，「荊蘭號」的時速被迫降低到十三海哩。是要逐漸減低速度呢？抑或停止機器作一次徹底的大修？克勞夫船主必須要在這兩者中作一抉擇。他終於選擇了前者，使「荊蘭號」仍繼續前進，並且遵從菲斯同的訓令，在東南方的洋面上展開一寬約五十哩幅度的搜索工作。

這天清晨，天氣預測報告颶風消息。颶風第八號突然再度改變前進路線指向東北，正好離開搜索區。「荊蘭號」上的船員都不禁為這個消息歡欣鼓舞。但是並沒有使「福瑟芬號」的考利船長眉頭開展。

十七時二〇分，考利在諾瓦·斯科蒂亞的山德尼附近收到來自哈里法克斯港的電訊：

一五時三〇分大西洋中央，在百慕達以北四〇〇哩之颶風正向東北方向移動，時速約三十二海哩，颶風中心覆蓋面積約五〇哩，暴風半徑三〇〇哩，廿四小時之後，可望獲得前進方向之加速度繼續向東北移動。

現在颶風第八號，對「荊蘭號」已不能構成威脅了，因為暴風運動方向已漸趨穩定。但是可慮的是由於颶風的轉向，以三十二海哩的高速前進勢將和「福瑟芬號」正面相逢。預計遭遇時間可能在二十五日黎明。

雖則陸續又有非哲斯同的電訊來到，但考利的困境並未因此而消除。非哲斯同的電訊稱：

颶風可能移過塞波島，希密切注意，採取適宜措施，以免陷入中心位置。競爭對手相信已在搜索區域內活動。

接受非哲斯同的訓令之後，他們即將要面臨一次無情考驗。考利船長下令船艙釘上木條準備抵抗來襲的風雨，船隻仍繼續前進。

在大海另一方的「荊蘭號」，却因受到暴風雨的影響，海面一片陰暗，能見度減小，甲板上的工作人員每一個人盡力的搜索那遙遠的海平線上的葉船，由於目力的過度的使用，沒有一個人的眼裡不滿佈紅絲。但是這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是徒然的，除了無窮盡的海洋而外，別無所見。他們不但沒有遇到那艘令人心悸的「性能優越，稱雄海上的「柴瓦特·織號」，也沒有發現過任何商船煙囪所噴放出來陣陣濃煙。電訊人員緊貼着無線電正像初墜情網的少年男女

重的聲響向前進行，強烈的南風激起了千堆白浪，衝擊着船頭，輪機室和船橋都被水花濺濕了。但是船員們個個視若無睹，在船橋的兩翼，每一個披着油布雨衣向暗黑的前方凝神注視。

「荊蘭號」竟夜和驚濤駭浪艱苦奮鬥似乎已感到精疲力盡了，次日黎明天氣仍然沒有轉晴的象徵，只得被迫降低船速。廿五日早晨十一時總算到達了「阿爾庇蘇拉號」所報導的地點。沒有一絲一毫的標記或痕跡足以證明「黎賽斯特號」確曾經過這裡，除了風，這時風力已略向西移。假如根據風向來判斷，「黎賽斯特號」在當晚應當朝東或東北方向漂流。但是決定這艘葉船漂流的方向的並不僅憑藉風力，更重要的是洋流。但流經此處洋流的方向却又幾乎指向正南方。克勞夫當機立斷，重新擬定了搜索的計劃，再向東南方駛行。

在那一天，很難知道「柴瓦特·織號」到底是處於怎樣的一個情況下，自從「吉恩號」船主發現棄船後，它即向東北方向航行。可能有新發現而改變原定計劃。

「柴瓦特·織號」船上有雷達設備，因而可以極其順利地到達「吉恩號」所報導之地點，不需要視力的指引。直至船長收到紐約電台告大西洋海面船員廣

一樣，他們凝神諦聽着分佈於半個大西洋洋面的各船隻間的通話，似乎在等待某一消息。十八時正，有用國際電碼發出的電文，電訊員立刻取出抄電拍紙簿來。

1. BBBS 阿爾庇蘇拉號對各船發電，一七時四〇分，發現漂流中之葉船，位置在北緯三十六度西經49°30'——辛格涅。

幾分鐘之內，克勞夫立刻在海圖上將「荊蘭號」所在的位置標示出來。約在「吉恩號」所報告發現葉船之地點東南一五五哩之外。距離「黎賽斯特號」新發現地點亦有九〇哩。這時「荊蘭號」突然掉轉船頭改變航路，正如一頭獵犬由鼻孔嗅到肉香一樣。

而在輪機室裡，希金斯也創造了一個奇蹟。船隻雖然仍舊繼續前進着，但損壞的機件却漸次修復。當他由船橋獲知上一電文後，立刻下令艙內兩部引擎一齊增至最高轉速。

或許「柴瓦特·織號」並不會收到「阿爾庇蘇拉號」所發出的電訊，但不可能不知悉三小時以後由紐約廣播電台向所有船員廣播所報導的消息。當夜二十三時正，它也開足高達三〇〇〇匹馬力的引擎向海洋表面那難於捉摸的地點急駛而去。

夜幕低垂，四面一片黑暗。「荊蘭號」發出了沉

播重複報告「阿爾庇蘇拉號」的新發現時，「柴瓦特·織號」約在「黎賽斯特號」新位置北方約二〇〇哩，當地洋流在通常情況都是向正東流動的，風力甚強指南西南，此二大因素為「柴瓦特·織號」決定搜索路線最重要之參考。約十二小時之後，它已經行駛到「阿爾庇蘇拉號」所報導新地點東北六〇至七〇哩之間。

「荊蘭號」上的水手無時無刻不在希望「柴瓦特·織號」出現，但是一直到廿五日這艘荷蘭籍的拖船仍未出現，更不見「黎賽斯特號」的踪跡。於是他們成堆的在議論着：

「不知道確實的方法地點，要想在廣袤一萬平方哩以上的大西洋中去搜索一艘船，真是大海撈針，談何容易。有幾個年紀較輕的還會攀上船桅希望能看得更遠些，那裡視界比船橋還要遠五、六哩呢！」

「水手們都會感到詫異，難道「黎賽斯特號」竟是另一個「飛行的荷蘭人」？自從我們十七日開始搜索工作以來，少說也有十次我們以為它一定是沉沒了。但是每當我們作此判斷時，總有另一項新消息傳來，使我們疲於奔命，至今仍然一無所獲。可是羅斯（「荊蘭號」的大副）却毫不灰心，雖知他也明白表示過這工作確是因難重重的。」

下午十四時，瞭望員突然發現海面漂浮着許多東西。「荊蘭號」全體人員都爲之心頭大震，一齊奔上甲板觀看，原來不過是些廢棄的貨物，殘破的木板以及一些腐蝕生鏽的鐵桶罷了！

暮色又籠罩了整個海面，漫漫長夜裡，「荊蘭號」有如一個盲人。大部份的人都爲「黎賽斯特號」如果不是沉沒的話，可能早就被「柴瓦特·畿發」發現拖走了。這個論調當然是振振有詞的，因爲如果「黎賽斯特號」仍然漂流海面，以這艘荷蘭拖船的優良雷達號探測設備，似乎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來說，直到現在，仍然沒有收到「柴瓦特·畿發」發出電訊呼叫，如果他們成功了，相信他們一定會全世界炫耀的。

對「荊蘭號」來說，廿五日真不是一個平常的日子，但是對「福瑟芬號」却也未必。廿四日夜間和廿五日，「福瑟芬號」向它原定的航線全速進駛，連即將來臨的颶風也在所不顧了。

考利算計好如此向前疾駛，颶風可能與船首成直角方向襲來，假如距離夠遠，拖船可能自颶風中心免脫。可是當夜晚來臨，黑暗有如死亡，雷聲雷閃再來上呼呼的風聲，考利船長也不敢太自信了。夜二二時，「福瑟芬號」高昂的船頭也被大量的浪花濺激着。

候仍然極其惡劣，巨浪排空，聲威驚人。使「荊蘭號」船員個個心裡蒙上一層陰霾，而「柴瓦特·畿發」上的水手心情也不見得就舒暢許多。

而在哈里法克斯，連非哲斯同也開始爲之焦灼不安。蒙特爾的上級公司已頻頻加以壓力，公司的各副總裁也常彼此互相詢問是否有新消息出現。搜索工作本質上似乎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它不僅僅是一樁價值美金百萬元的海上救難任務，而成爲向海洋神秘挑戰的奇怪工作了。但是馬里潭基金會中沒有一個人曾經提出過停止搜索的建議。菲哲斯同緊閉着雙唇，他那堅強有力的下顎許久沒迸出一句話來。時



海洋像一匹貪婪的怪獸，有着一個永遠無法填滿的腸胃，只要你消失了奮鬥的勇氣，它能把你立刻吞噬。考利船長斟酌當前的情況，毅然下令船速減慢四分之一，維持原來航線。

海上救難船員對滔天巨浪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的，但是這一個夜裡，將會在他們心中烙下了一個永難磨滅的回憶。有一個船員帶着嚴肅的態度低聲吟道：

「她正像一架有血有肉的飛機，但却無法離陸騰空！廿七年來，我未曾見過這樣的海洋。我步入史巴基的船房，見到他也在六神無主的整理衣箱，坐立不安。我爬進他寢箱的上舖，把肘部用繩繫起來，我開始發現我是消瘦得多了。這種令人恐懼的場面，坦白說，我是早已厭倦了。船隻在左右波動！前後顛簸！一下升至波峯，一會兒又降到波谷。我不想上甲板去，我更不喜歡我身處之境……」這是海上救濟船員罕有的心靈爆發。

至二十五日中午，「福瑟芬號」的災難漸成過去，只見船身和桅杆都滿佈着鹽污。它已經在足足十六海哩的速度下駛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可是離「阿爾庇蘇拉號」所報導「黎賽斯特號」的位置至少還有四〇〇哩呢！

在二十六日早晨，由於有颶風的經過，搜索區氣

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了，他顯然是處於沉思中。

「他得想到這一點」，一個助理說：「如果「黎賽斯特號」不幸沉沒，他應該設法由海底把廢船打撈上來。他這幾天朝思暮想的都是這一件事，每次由哈里法克斯電訊站發出呼叫，我們最怕聽到的是「柴瓦特·畿發」已經發現棄船的消息。如果真有這等事，我確信菲哲一定從海軍處偷寄一艘驅逐艦出海擊沉「柴瓦特·畿發」，從荷蘭人的手上用粗暴的手段取回「黎賽斯特號」來的。」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瞭望員報告有船在南方水平線上出現，「荊蘭號」上因而產生了一陣不小的騷動。但是不久即發覺該船並非衆所期望中的漂流棄船。它正在航線上乘風前進。克勞夫不顧一切下令船頭轉向全速追趕。也許這是唯一的機會了，這艘陌生的船或會有所發現亦未可知。「荊蘭號」緊隨着它，由於對「柴瓦特·畿發」有所顧忌，不便使用無線電。正午之前已漸漸迫及這艘陌生船了，原來這是挪威籍的輪船「愛爾格號」。「愛爾格號」上的水手對於「荊蘭號」的追趕大爲驚惶。這也難怪，在浩瀚的大洋裡，這樣一艘小艇竟深入幾千哩，它們目的何在呢？克勞夫立刻告訴他們，可是，天呀！對方回答說他們一無所見，他們從來未發現過這一艘漂流的棄船。

「荊蘭號」無可奈何掉轉船頭重新開始其搜索工作。船員個個沮喪萬分；他們希望完全破滅了，甚至生出向哈里法克斯返航的念頭來。

「我們可以計算得出來的，」一位工程師說：「我們的燃料也至多能維持二十五天。到時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海上飄流的滋味，那和「黎賽斯特號」有何分別呢！但是我們都知道菲哲的脾氣，他不會樂意看到我們空手回港的！」。

船隻漸漸向南方趨近，拖船上熱不堪言，船員們開始脫除厚重的夾克，但是汗水仍從舵手臉上源源而下。

已經是二十六日下午十三時了，當史巴基由艙房中疾奔出來時，克勞夫船長正在細心盤算是否仍然要繼續搜索。史巴基三步併作一步地衝入海圖室將一份電報塞入船長手中。這份簡明的電報是任何在百哩以內的其他船隻都可以和「荊蘭號」在同一時間內收到的。電文說：

SS詹姆士麥克亨利於十二時三十五分會親睹漂流中之棄船，位置為北緯33°33'西徑49°33'船名確為倫敦之黎賽斯特號，現已有極大之傾斜角度，不利於航行。

克勞夫船長立刻在海圖中找出正確位置，啊！距

離現時所在地點不過只有四〇哩，「再重向東南方前進！」他大聲向舵手呼喊。這時，羅斯大副飛快地跳到傳聲管邊和艙底輪機室的總工程師希金斯通話。

「它真的發現了！僅僅只有四〇哩遠，啊！齊厄斐，現在盡你的一切力量，把船行駛到你所能達到的最大速度吧！」

「荊蘭號」掉轉方向，在茫茫大海中追尋獵物。柴油機發出震耳的嗡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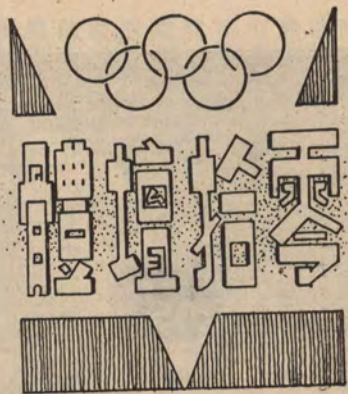
船上的人手全部行動。獼猴島雖知必在附近，但因地形特殊，不易發現，因而所有的目光都一齊向前集中。

兩小時的海程似乎永無終止之時。十五時十分，一個紐芬蘭人攀上桅杆的頂點，向前眺望，一會兒他大聲狂叫：「天啊！那不是嗎？我看到它了！」

在船橋側方的副船長大吼回問，「那兒只有它一條船嗎？」

「是的！正像一個冬天的老婦一樣孤獨！」

（未完待續）



國際業餘網球賽的——

「大滿貫」(Grand Slam)

滿貫」全勝冠軍終於再次重現。

半世紀以來，在國際業餘網球賽中，僅有一個網球選手得過一次「大滿貫」冠軍——在一年的比賽季節中得到世界最主要的四項錦標，他是美國的唐布傑(Don Budge)，一九三八年他囊括了澳洲，法國，英國溫布爾頓與美國的錦標，事隔二十四年，唐布傑雖在網球界仍享盛譽，但却已青春老去，多年來雖也不乏年輕小伙子雄心勃勃，有心再來一次歷史重演，但從來沒有人成功過。

今年的世界體壇，頗多突出新聞，都會轟動一時，網球界也出了特號新聞，那便是二十四年前的「大

九月中旬在美國林山(Forest hill)，澳洲的

一個瘦小身材(五呎九吋)，腰部內曲的網球選手，紅頭髮的洛德拉佛(Rod Laver)，以壓倒性的勝利獲得了美國業餘冠軍，因而完成了他的「大滿貫」，打破了唐布傑保持了幾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獨佔記錄，拉佛這次的得勝關鍵，是他贏了同國的選手洛埃·艾姆遜(Roy Emerson)，去年艾姆遜曾擊敗了拉佛，獲得美國的錦標。

拉佛代表澳洲比賽台維斯杯，已歷兩屆，但從未



大滿貫「冠軍」洛德拉克

在同一年得過這四項重要頭銜中的兩項，但在今年的網球季節中，他突然變得猛銳無比，幾立於不敗之地，先後得過意大利、荷蘭、挪威與瑞士的錦標，在法國與澳洲又贏了艾姆遜，因此獲得「大滿貫」的希望甚濃，激起他的全部靈活的雄心，七月間在溫布爾頓，他在令人難信的短短五十三分鐘內，打敗了他另外一個同國的選手馬丁·莫利甘(Martin Mulligan)，賽畢之後，他頗感不好意思，不斷的喃喃自語：「我一定觸怒和得罪了馬丁。」

最後在美國這最後的一關，他開始心情緊張，他說這樣的緊張，一定會影響比賽，但除了他自己之外，別的人都不會發覺到有任何失常之處，在預賽中他如狂風摧殘殘葉，在六場比賽中，他祇僅僅輸了一盤(Ger)，最後與艾姆遜的決賽，頭兩盤他以六比二，六比四領先，艾姆遜以五比七贏回一盤，第四盤的第一局他攻破了艾姆遜的發球優勢，之後一路風順，如願以償的完成了四項錦標的全部賽程。

在今年之前，從沒有一個網球專家預測過他能夠如此的戰績輝煌。在澳洲，網球如同袋鼠般是這一個國家的象徵，他一家四兄弟，從小便在他球迷的父親領導下，成為每天不斷的功課，他的母親也時常扔下圍裙，走出廚房，和她的兒子們爭奪一球的勝負。十五歲

時，他退學專攻網球，在澳洲有名的網球家哈利·郝普曼(Harry Hopman)的手下受教，他的如炮彈般的發球和網前球，以他的矮身材而言，已達可能的極點，他堅強有力的落地球與旋球使他的長抽無往不利，最後一刻握拍姿勢的迅速變換，使他直擊底線球，或作高旋球及低轉球，皆能隨心所欲，使對方莫測高深，這是他的看家本領，但從整個的技巧來說，他總嫌吃了身材的虧，並因頗有神經質，缺乏堅忍的耐力，如果不是一路無阻，速戰速決的優勢情形下，他的「大滿貫」本錢不大可能。在溫布爾頓的最後決賽，他會輸過兩次(一九五九與一九六〇年)，在美國林山也兩次不利(一九六〇與一九六一年)，好像頗難出人頭地——直到出現奇跡的今年九月。

棒球的偷壘年

在拉佛勝利之後，免不了有人將他與二十四年前的唐布傑作一比，當然多年來網球技術的日新月異，並非僅是個人方面的優秀問題，八十歲的有名網球指導，麥塞比斯利(Mercer Beasley)說：「拉佛比唐布傑更多幾手，他可以勝過唐布傑。」職業網球界的翹楚，甲克·克拉瑪(Jack Kramer)，一九四七年曾奮力「大滿貫」的比賽中，功敗垂成，他較有冷靜的看法，他說：「到現在為止，他尚未達到唐布傑的水準，席德曼(Sedman)、甘齊爾(Ganzale

去年，棒球大聯盟的大喧觀，楊基隊勇猛無比的羅傑馬利士(Roger Maris)狠命的打了六十一支本壘打，支出打出球場界圍，打破了貝貝羅斯(Babe Ruth)保持了三十四年之久的記錄，風頭之健，恍在目前，但一年易過，又是看台滿座，棒球員窮喝啤酒，大顯身手的時光。在今年，令人興奮的場面又層出不窮，一個刁巧矯捷，能跑能跳，能鑽能滑的球手，隸屬洛杉磯道奇隊席下，三十歲的游擊手(Short stop)毛利偉爾斯(Marry Wills)，在全季節比賽中，偷了一〇六次壘，成為從所未有的「偷壘大王」。



偷壘大王毛偉爾斯偷壘之一剎那

「打破提可布 (Ty Cobb) 九十六壘的記錄，他的這個記錄還是距今四十七年的一九一五年所創下的。」

「Go go go.」偷壘真是一種藝術，看台上的入窮喊，羅傑不負衆望，每次總是安然抵壘，他的滑壘，真是一絕，但見塵土飛揚，在差之毫厘的一剎那間，人總是比球先到。棒球這種玩意兒有時候真有點邪門，所謂速度，那即是試試投手神經和捕手投球至二壘的本領。偷壘不算稀奇，但罕得有人偷三壘，更難得有人偷至本壘得分。在一季中，偉爾斯偷了十四次三壘，兩次本壘，有兩次，他連續偷至三壘，所有的偷壘被殺的次數全部僅十二次（一九一五年，提可布被殺出局三十八次）。

他打破記錄那天，與聖路易隊對壘，在第三局時，他獨自在壘，然後如澳洲的野兔般竄向二壘，聖路易的捕手想投殺他，不幸球遠至中外野，於是偉爾斯偷成了他的第九十六壘，拉平了四十七年前的記錄，四局之後，他又準備偷入二壘，投殺的球迅即跟蹤而至，看來他已難逃此關，但幸得球稍微高了一些，他乘機低滑而安全進壘，他的第九十七次偷壘已使他在棒球史的記錄簿上記上一筆。賽後，有一個聰明人送給他一張球壘說：「這是專誠送給你的，這是一張你

用不着偷的壘。」偉爾斯深深道謝接受了——馬上又開始他的偷壘。

在這季中，道奇隊在 National league 中頗有奪魁的趨勢，這一隊雖在擊球方面不算凶狠，但却以偷壘爲看家本領，在領先四局之後，可惜後勁不繼，偉爾斯也難撐大局，最後終爲舊金山的巨人隊所乘，後來居上。

美俄第四次田徑對抗賽

七月間在美國波洛阿托 (Palo Alto) 史丹福體育場舉行的美俄第四次田徑對抗賽，兩國高手齊集，其中保持有世界記錄之運動員多達十餘人，十五萬觀眾捧場，戰況激烈。美國男子方面與歷屆情形相似，仍遙遙領先，猶以鏈球選手柯諾利 (Hal Connolly) 另創世界記錄之新猷當難能可貴，他以 231.10'，



傑女跑短美國
魯芭美

112' 之差打破他個人所保持的世界記錄，美國隊在二十二項賽事中，奪得十七項金牌（包括七項金銀牌俱得），鐵餅與跳遠兩項本預測難得奪魁，但結果却輕易而得，俄國選手布魯米爾 (Brunel) 以七呎五吋打破他個人所保持的跳高世界記錄。男子總分美國以二八比一〇七獲勝。

女子方面如事先預測，美國以六六一四一落後，但美國短跑女健將魯道美 (Wilma Rudolph) 成績出衆，尤以其優美之風姿博獲全場選手及觀眾之讚賞。

也許你會對下面這一種攝氏化華氏，華氏化攝氏的方法發生興趣，因爲它是比較容易記憶的。

不論你想從攝氏化華氏或是從華氏化攝氏，首先你在已知的溫度上加 40。然後，如果是華氏化攝氏，便乘以九分之五，如果是攝氏化華氏，便乘以五分之九。最後將所得的數減去 40，便可以得到你的答案了。

這個方法是絕無錯誤的。

美國現代的藝術界裡派別分歧，主張各異，論辯攻擊，藝壇上儼然也是一片戰場。但是也有不屑於涉足於此種門戶之爭，做入主出奴之態，而置身局外，從事嚴肅創作的。如畫家安諾·鄔艾斯 (Andrew Weith) 便是一例。鄔艾斯的作品並未受其他畫家的影響，因為他絕少到藝術館去參觀，他是完全不受所謂「潮流」的影響。可以說他是當代美國傑出的畫家中的孤立畫家，但是他藝術上的成就却是人人讚揚的。不論是寫實主義畫家，不管是抽象派畫家，都敬慕他；在他的魔力之下，內行外行都為之傾倒。他的畫乍一看，顯得是靜止的，其實情感極其充沛。他的畫看來是寫實派的，但是透過他那寫實的窗子，卻可以望見遠處更為高級的真實。

今年二月，在巴法羅的阿布萊納克斯藝術館曾舉行了一次鄔艾斯的畫展，計有一百四十三件展出，為歷來鄔艾斯畫展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不論其水彩畫，卵黃調色畫，或其他粉筆畫等，其技巧之完美，柔和而強烈的感情都極為明顯。他筆下所表現的美國只是表面上是今日的美國；而根本上所表示出來的則是令人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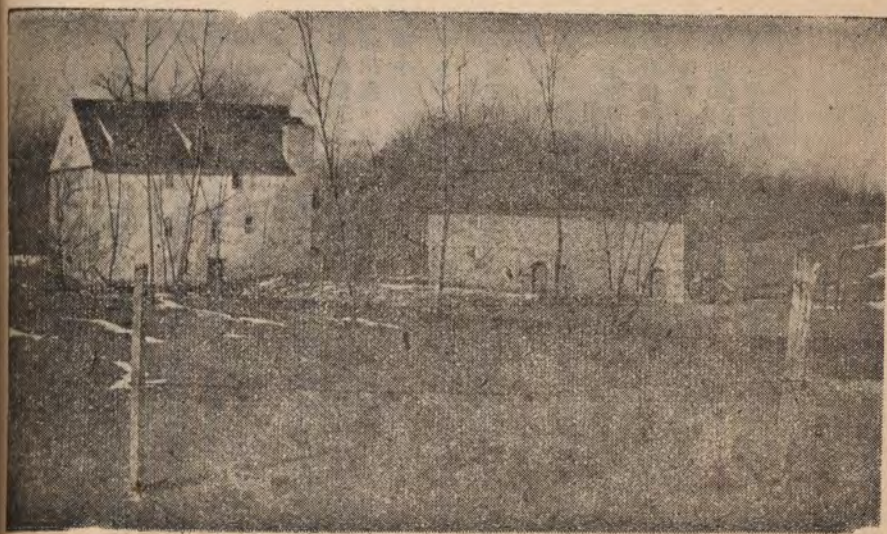
「奧魯森女士」一片荒獨蕭索，幾令人窒息。 一九五二年作。

藝壇拾錦

美國畫壇上的超然畫家

鄔艾斯

—張振玉—



「磨坊」富有淒寂荒涼之美。 一九六二年作。

蒼茫之感的萬古如斯的一片地方而已。荒遠的古代，當年的人群，當年的大地，是過去了；但是鄧艾斯的筆下描繪的却暗示出了人類的過去。他畫的一棵樹似乎是在沉思往事，他畫的一間房子似乎是藏着過去的幽靈。

美國十九世紀的詩人與散文家梭羅(Henry Thoreau)在綜述他旅行的經驗時，他說：「我的遊踪處處，可是只限於我的家鄉麻省的康可特城。」鄧艾斯也像梭羅一樣不願離開他的家鄉瓦魯登。不過他在賓州的茶德津遊歷的地方不少，他在那裡過冬；在緬因州可萊港度夏。

鄧艾思的父親是名插圖家N. C. (Newell Conners) 鄧艾思，最初住家在茶德津，從哈佛、派勒學畫。當小鄧艾思的繪畫天才一顯出來，那時才十三，四歲，他父親便把自己所知的繪畫秘訣一一傳授給他，但是從來沒有強迫他要繼承自己繪畫的風格。所以當這個為人子者論到他父親時，他說：「家父不愧一個名師，因為他一向不把自己如何作畫向人講。他所講的只是要畫的那個對象，以及那個對象的性質。他只是教你如何了解那對象的深度，而不是教給你那個對象應該怎麼畫。」

鄧艾思生而孱弱，在小學一年級就生病。因為肺

無遲疑，一律割愛。在冬天與夏天兩者之間，他特別喜愛冬天，就因為冬天樹木葉子脫落，大地裸露無餘。甚至他用顏色也避免紛雜迷亂，他習用的都是暮色昏黃的暗淡淒迷的顏色。

他的名畫之一是「桂斯丁娜的生活」。這幅畫裡畫的是一個瘸腿的女人在蹣跚走向山坡頂端一所房子。那張畫完成之後的第五年，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他又畫了一幅「奧魯森女士」，仍然是「桂斯丁娜」的重現。這幅畫畫的明顯動人，是頑強與嬌柔的對照，是勇敢與頹廢的衝突，用臉上條條的縐紋與牆壁上斑駁瀾漫的痕跡暗示艱苦多難的歲月。在另一幅畫「磨房」裡，他表示陰鬱的心情與大地的強力，在那寂寥的畫面上仍顯示一種衝突之力，那就是大地似乎是在努力掙扎，想用力逃脫掉嚴冬的控制。

如果在別人的手下，鄧艾思所畫的粉泥剝落的牆壁，荒涼的田園，行將坍塌的房子裡的長長的走廊，都會給人以造做失真之感，但在鄧艾思筆下，景物的力量却非等閒，因為景物都染有人的情感。鄧艾思能畫一個凍了水的水槽，就給人一種淒涼孤獨的感覺，如同看見一個孤苦無依的兒童一樣。他畫的破敗的穀倉也似乎在同憶當年的好日子；一個黑洞洞的窗子在鄧艾思的筆下，也有他筆下的黑人的眼睛裡所顯出的

病纏綿不愈，就未再進學校。他到十四歲時，幾乎還無法看書，直到今天仍需要他妻子矯正他拼寫的錯誤。童年時既然多病不能上學，他父親倒很喜歡，因為兒子天天在家與他相聚，他並且說：「不上學沒關係，因為大畫家不是在學校學出來的。」小鄧艾思，年復一年的過去，成就越來越大，直到後來在生人面前介紹時，人家說：「這位就是安諾·鄧艾思的父親。」在美國現代畫家當中鄧艾思的畫售價最高。達樂司博物館新近以五萬八千美元購買了鄧艾思的一張畫「紳士」。鄧艾思雖然是雛鳳清於老鳳聲，但是他仍然希望將來有朝一日能像他父親一樣，被稱為是某某人之父。他的唯一的弟子就是他那十六歲敏感的兒子傑姆士。他心裡在納悶是否將來有一天，人家介紹他時會說：「這位是傑姆士·鄧艾思的父親。」

老鄧艾思曾經說：「要像一塊海棉。吸入生活中的每一種經驗，但是不要忘記，在表現自己時，要把自己的經驗擠個罄盡。」鄧艾思在四十五年的生活經驗中所吸收的，就是在地理上他那個狹小的世界中那廣大的內容。在他那個小世界之中，每一個山邱都具有人格與情感。假若他的畫似乎是以精簡出之的緣故，筆，那便因為他要把他所畫的一切以精簡出之的緣故。他的章法高妙，只要有礙於畫面「精要」之處，他毫

痛苦。鄧艾思所描繪的世界是古老，厭倦，悲傷，與處處的傷痕斑斑的世界。他所喚起的不是引人懷念一個樸實平民的美國，而是對全人類的一種無限的憂鬱與悲愁。

(Time Nov. 2, 1962)

有一家研究機構的辦公室牆上貼着一條銘言：

「任何一個問題，當它解決以後，是很簡單的。」

× 要認識上帝的最好方法是去愛許多事物。

× 習俗的改變：一度西方會流行一種風氣，每

星期洗澡一次，但每天却都上教堂。

× 睡眠沒有其他的藝術；當你要想獲得酣睡時

，你必須保持整日的清醒。

× 女人比男人聰明，因為她們知道得很少，而

明瞭得很多。



唱片界最近的新消息是四十五轉古典唱片的復活，自從一九四八年哥倫比亞發行了革命性的三十三轉唱片後，勝利公司立即於次年推出了四十五轉唱片與之抗衡，其音色優美，失真較小，發行之初確也風行一時。但由於它有一項最大的缺點無法克服，不能將較長大的作品在一張唱片上錄完，仍然要像七十八轉唱片一樣的腰斬段。對愛好古典音樂者而言，這是最不可恕的缺憾，因此不久就終於失敗在三十三轉唱片之下。但是三十三轉唱片，由於速度較慢，單位長度內需要錄下的訊號要較四十五轉為多，尤以愈靠近中心情形愈嚴重，致使失真情形無從改善，同時音量強弱範圍也有很大限制。立體唱片成功以後，由於在同一條音槽裡又多了一個訊號，這種缺點也就更形顯著。立體唱片初發明時，竟致無法錄下與普通唱片等

強的音量範圍。因此也就令人緬懷到四十五轉唱片的優美音色，終致使它再度復活。新的四十五轉唱片與過去已完全不同；第一取消了舊式的中心大圓孔，改用與三十三轉唱片相同的小孔，其次它的直徑也不再是七吋，而是十二吋。因此新的四十五轉唱片，在外表上看起來，與三十三轉完全相同，僅只是將轉速提高而已。經此改動之後，每一面可以錄下十餘分鐘，甚致二十分鐘的音樂，對於長大型作品，不致再有腰斬之慮。失真則可減至最低，尤其對立體唱片最為有利，目前開始製做這種唱片的廠家，只有次要的一兩家，已出品的唱片也只有少數幾張，一切仍處於試行階段。能否推翻霸佔唱片天下十餘年之久的三十三轉，目前尚難預料。

X X X X X

廠名：Connoisseur Society CS-362

售價：美金六·九八元

這是一張新的四十五轉十二吋立體唱片，所錄樂曲是六首十八世紀的法國作曲家的作品，其一是三首五只橫笛合奏的作品，係法國作曲家包依斯莫特（Joseph Bodin de Boismortier 一六九一—一七五五）所作，由法國最著名橫笛獨奏家 Jean-

Pierre Rampal 領銜演奏。另一是法國作曲家柯瑞蒂（Michel Corrette 一七〇九—一七九五）所作的三首小協奏曲，所用樂器為三只橫笛一具低音琴（Continuo）。這幾首作品由於所用樂器編配特殊，能予人一種清新出塵之感。立體錄音的效果很好，二音軌之間沒有絲毫空洞之感。在一般情形下橫笛合奏的錄音是頗為困難的，它們的混合音調常會在唱片上造成一種令人不愉的聲調，近似於內調失真（Intermodulation Distortion），但在這唱片中沒有這種缺點，頗為難能可貴。這張唱片無論在音質，音響範圍，失真立體效果等方面，均較三十三轉唱片為佳，足以證明新唱片的優點。

X X X X X

貝多芬第三交響曲「英雄」

指揮：卡拉揚

樂隊：愛樂交響樂隊

廠號：中國 SCA-1018

英雄交響曲是一首我們極為熟悉的作品，無庸多事介紹，我們所要注意的只是指揮與錄音的優劣。卡拉揚目前雄踞歐洲樂壇，佔據了無數的重要位置，但評論家對他的看法却是毀譽參半，認為他喜於故意改動原作對樂器的編制，以新奇，誇張來沽名釣譽。同

時他在指揮時常喜緊閉双目，不用樂譜，流於賣弄。然而在另一方面卡拉揚也有他的長處，他有驚人的記憶力，無窮的精力，與控制樂隊的能力。他所指揮的這首英雄交響曲，評價並不高。直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那一位指揮家能勝過托斯卡尼尼的演奏（Victor LM-2387），若以立體而言，則以克林伯爾（Angel s-36853）居首。卡拉揚充其量也只能居第三位，不過這張唱片原版（Angel 36000）錄音極佳，故尚有可取。惟原版並非立體，讀者購買時務請注意，勿被標紙所矇騙。中國出品的唱片，常有中心不正的毛病，這張唱片也是如此，B面偏差甚多，至第四樂章實已令人無法忍受。

X X X X X

莫札特：降B調低音管協奏曲

A 調單簧管協奏曲

低音管：布魯克 Gwydion Brooke

單簧管：布里梅 Jack Brymer

指揮：畢勒爵士

樂隊：皇家愛樂交響樂隊

廠號：亞洲 ASC-12

莫扎特所作的協奏曲範圍非常廣泛，除了這兩首之外還有橫笛協奏曲，雙簧管協奏曲，銅角協奏曲等，

幾乎包括了當時管弦樂隊中所用的全部樂器，作曲家再無第二人能有這樣完整的協奏曲作品了。低音管協奏曲完成於一七七四年，全曲共分為三個樂章，快板，慢板及迴旋曲。低音管原是一件笨重的樂器，演奏上受有很多限制，非有極熟練的技巧無法勝任。但是這樣一件樂器，在莫扎特的作品中，竟也變得輕鬆愉快，毫無笨笨之感。布魯克為現代極有名的一位低音管獨奏家，本唱片中一二兩樂章的節奏部份也是他自己配寫的。單簧管協奏曲完成於一七九一年，也由三個樂章組成。單簧管的音色較爽朗，極具戲劇性而富變化。這張唱片錄於一九六〇年，為畢勒爵士在世最後一年中的作品，原廠號為 Capitol SG-7201。錄音音色非常圓潤，獨奏樂器與樂隊之間的區分極為明晰，平衡適度。翻版後尚能保留原唱片的優點，亦無失真產生，惟一遺憾仍為表面雜音較大。

X X X X X

史特汶斯基：彼德羅契柯 Petručka

指揮：安司美

樂隊：瑞士交響樂隊

廠號：London CM-9229 (立體 CS-6009)

彼德羅契柯是一部最常演出的芭蕾舞劇，這是史特汶斯基開始脫離浪漫樂派，進入他獨創一格的作風

的第一首作品，他以一篇寓言式的諷刺故事寫成了這首芭蕾舞劇，彼德羅契柯是劇中的一個傀儡，象徵了在帝俄時代受壓迫的低級社會中的小人物，傀儡戲班的主人代表了沙皇，另一個傀儡摩爾則是暴君的走狗。音樂極為生動多彩，並且採用了幾首俄國民謠。安司美曾前後三度灌錄這部作品，他的演奏自然適度，能夠深入，且使聽眾也成為劇中一份子，較作者親自指揮的一張 (Columbia ML-5732, MS-6332) 更有過之，同時錄音也較佳。

X X X X X

雷維爾：達孚尼斯與克羅伊 Daphnis and

Chloe

指揮：孟奇 Charles Munch

樂隊：波士頓交響樂隊

廠號：RCA Victor LM-2568 (立體 LSC-2568)

在第一次大戰前後數十年間，影響舞台音樂最大的無疑是戴雅費列夫的俄羅斯芭蕾舞團，曾有不少作曲家們為這個舞團寫作芭蕾舞劇，史特汶斯基的「彼德羅契柯」，「書之祭」，都是在這種情形下寫成的。雷維爾的這部「達孚尼斯與克羅伊」也是如此，故事是十五世紀希臘的傳說。這首作品非但是雷維爾的最佳

傑作，也是所有法國音樂中最美麗的作品。雷維爾並將芭蕾舞劇改編成二首組曲，其中第二首時常在音樂會中演奏，但最近許多指揮則更喜在音樂會中演奏全部樂曲。這張唱片錄音的時間是在一九六一年二月，曲中色調的變化，強烈的對比，與沉倦的氣氛，成為孟奇有生以來最完美的演奏錄音。音質柔和，合唱部份配襯適度，雖稍覺遙遠，但却更能顯出原作的神秘與詩意。這張唱片無疑是最具權威的代表作。

X X X X X

瑪勒：第九交響曲

指揮：華爾德

樂隊：歌倫比亞交響樂隊

廠號：Columbia MZL-276 (立體 MZS 676)

二張

二十世紀中最偉大的一位指揮家華爾德，已於今年年初作古，一生有六十年的時間致力於將美妙的音樂呈現給世人。當他初任指揮時，即以瑪勒的作品而命名，二人師生的關係極為密切。瑪勒生前未曾聽到的兩首作品：「第九交響曲」與「大地之歌」也是由華爾德擔任首次公演的。這張唱片係一九六一年年初的錄音，除本曲之外，歌倫比亞公司並將華爾德在練習時的情形也另外附錄了進去，使他們對這位大師的

一位英國科學家相信，有些人在整夜不眠之後，比終宵安眠在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現。勃勞特朋脫博士經過多次實驗以後，發表他的報告說，當人們的腦子受鼓勵振奮的時候，他所做的工作成績最好。

他又說，當工人對他的工作過度集中精神，結果效率便會低落。「可是整夜不眠却會避免這種情形，」他說道：「因為那時頭腦受到刺激鼓舞。不過這種情形只能偶一為之，頭腦並不是永遠能接受刺激的。」

實驗時，志願受試驗的人保持清醒一、二晚，研究人員發現他在喧鬧的環境下反而比在安靜的環境下更能使工作表現出色。因為喧鬧可使他保持振奮警覺的頭腦。

大地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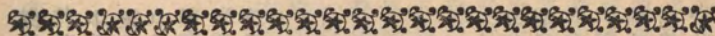
台北市北縣三重市
福德南路廿四巷二號

新書出版

睽睽目衆

這是一部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地下間諜組織反抗德軍為盟軍蒐集情報的故事極為引人入勝但故事卻又極端忠實並非嚮壁虛構全書二十餘萬字在反攻大陸聲中是一部值得我們參考借鑒的好書。

訂戶七折優待 每冊定價12元
款付各地郵局 2587劃撥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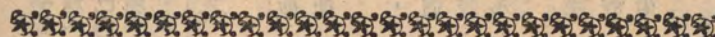


美國紐約是一個多彩多姿的大都市，它具有多種不同的品質。它最偉大，也最脆弱，最刺激，也最悲慘，它在各方面是最富有吸引力的，最使人發生幻想的。讀者！您想得到它那真實的影像嗎？請試一讀本書各作者在富於感情的筆下，用交織的愛與恨描繪成的小說畫吧！

匯款請利用本刊所附劃撥單郵局不便地區可以小額郵票代款

新書預約

定價每冊十元
預約每冊六元



經濟部 聯合工業研究所

工業服務處

接洽處

一、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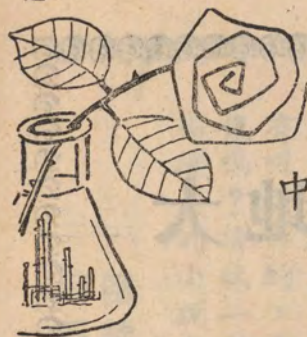
電話 一二三一
一二三二

二、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
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究製修及校驗各種儀器

歡迎

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
簡則函索即寄



榮譽貢獻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溶劑廠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
五種新產品有興趣，
欲獲得詳細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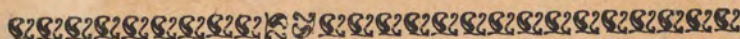
請逕函

台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
或
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 苯——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 甲苯——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酞酸等。
- 二甲苯——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 水醋酸——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 正己烷——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
二段一一三號
電話：
四八六一一至
四八六一九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 程 業 務 部

業務要目

1. 代理洽購國外化學工業製造方法之專利權。
2. 代理裝建實驗工場，以供製造方法之改進及產品品質之改良。
3. 代理籌劃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4. 代理申請美援工業作投資分析及工程計劃。
5. 代理化學工廠作設計、安裝、試工、運輸等工作，解決工廠操作疑難問題。
6. 代理各項自動控制儀器系統之設計及儀器設備安裝等事項。
7. 代理各項油料儲運設備之設計安裝。（包括鋪設油管及建築油槽泵房等）。
8. 承辦醱酵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9. 承辦單件淨重八十噸以下各項化工機件之起重安裝工程。
10. 承辦各種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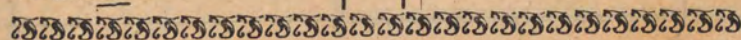


接洽處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3號

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技術組



現在拍成照片...

以後可以一再欣賞！



使用 柯達黑白軟片...

Kodak

你將獲得最佳的拍攝

貴客如有查詢美國柯達公司各種產品或使用性能請洽

威立照相機器材行 **Wylie Photo Co.,**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五號 Tel 26624
22474